

大漠來客（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著

狂魔無情，刀客重義；天魔盟羣魔亂舞，天下英雄盡失色。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懸疑、詭秘、刺激，情節着着出人意表，是一篇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第28年

39

$5.00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血雨紅燈
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九元

毒神仙
武俠小說
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十一元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洗腦人

每本港幣十二元



每本港幣十一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最新之作——雪刀後傳故事：⌊大漠來客⌉，這是一篇驚心動魄的故事，懸疑詭秘、驚險刺激兼而有之。內容敘述雪刀傳人龍玉郎在動盪的江湖，羣魔亂舞之下，秉承乃父正義風範，挺身而出，力抗羣魔，過程相當精采，情節着着出人意表，是龍乘風一部近期金牌巨著，幸勿錯過。請參閱今期第 3 頁。

☆　☆　☆

歐陽雲飛的諧趣中篇故事⌊少年英雄傳⌉，下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出人意表在所難免，切勿錯過，由41期起，歐陽君再一新篇⌊小魚吃大魚⌉隆重刋出，本故事情節風趣動人，凄艷感人肺腑，表露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揭露人間的眞僞善惡，正邪之間，涇渭分明，誠屬一篇既哀感動人，又風趣惹笑的故事，屆時敬希購閱。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南宮雪傳奇故事之⌊英雌無淚⌉，內容講述江湖中的兩大人物⌊劍書生⌉與⌊刀神⌉在一夜之間離奇被害，一切証據使南宮雪百口莫辯，她歷經幾番生死，終於緝捕元兇，但是……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39期

（總號14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刀好漢初遇小賭徒

未牌時份，紅日當空，在洛河南岸，一行商旅正沿河邊向北行走。

為首一人，騎着一條驢子，口中經常唸唸有辭，年紀約莫六旬開外，雖然天氣酷熱，但身上却還是披着一件殘舊的皮袍。

在他後面，總共有二十餘人和三輛馬車。

馬車既儎人，也裝貨物，衆人除了皮袍老者不斷唸唸有辭之外，其餘人等都是一片沉默，絕少開口說話。

只有在中間的馬車裏，不時傳出一個人混濁的咳嗽聲，從這咳嗽聲聽來，車廂中人顯然正在生病。

天氣實在是太酷熱了，連馬匹也懶洋洋的，走動得毫不起勁。

倏地，遠處傳來一陣急驟馬蹄聲響。

馬蹄聲響越來越近，不久，總共三十六騎人馬已從背後追了上來。

這一撥人馬，為首的是一個紫臉大漢，他腰懸雙刀，目光烱烱，跟隨在他背後的三十餘騎人馬，也是殺氣騰騰，各種各樣的兵刃寒芒亂閃，奪人眼目。

皮袍老者嘆了口氣，從驢背上落下，眼神疲倦地看着紫臉大漢。

紫臉大漢也盯着皮袍老者的臉，過了好一會才道：「俺是『雙刀好漢』譚廣，跟着俺的全是好漢幫的熱血兄弟。」

皮袍老者點點頭：「我知道了。」

譚廣雙目暴睜，道：「你怎知道？」

皮袍老者道：「你現在已經說了，我自然知道。」

譚廣冷冷一笑，道：「然則，俺的來意，你又可曾清楚？」

皮袍老者道：「咱們是魚肉，你們是鋒刀，既然不幸遇上了譚幫主，咱們的貨物就只好拱手奉送。」

護廣臉色倏變，怒道：「好漢幫不是盜匪幫，俺不是帶着幫中兄弟前來打劫的。」

皮袍老者道：「如此未知譚幫主有何賜教？」

譚廣冷冷道：「俺只想帶一個人回十傑盟，了結一樁武林懸案。」

皮袍老者喟然道：「十傑盟的一切，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內裏所發生之事。」

譚廣道：「尊駕心意如何，俺是管不着的，只要你把此人交出，咱們馬上便走。」

皮袍老者道：「譚幫主要的是什麼人？」

譚廣道：「席二先生。」

皮袍老者眉頭一皺：「咱們這裏沒有這麼一號人物。」

譚廣怫然不悅，道：「你不肯交人，只怕對大夥兒都沒有什麼好處。」

皮袍老者道：「此處既無席二先生，又如何能把此人交出？譚幫主一定是弄錯了。」

譚廣目中寒芒閃動，道：「俺要瞧個清楚，倘若真的沒有席二先生在此，咱們馬上便走。」

皮袍老者道：「咱們的人全在這裏，你瞧個飽好了。」

譚廣道：「站在路上的，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確是沒有席二先生此人，但還有三輛馬車，咱們可得要搜上一搜。」

皮袍老者道：「馬車裏裝着的，全是貨物。」

譚廣道：「真的沒有人？」

皮袍老者正要說話，中間那輛馬車忽然又响起了一陣混濁的咳嗽聲。

譚廣面色一寒，喝道：「車裏的是什麼人？」

皮袍老者忙道：「是個病人。」

譚廣冷笑道：「你剛才不是說馬車裏裝着的全是貨物？怎麼又會藏着一個病人來着？」

皮袍老者道：「此人患了嚴重傷寒症，不能吹風，所以不可以搜車。」

譚廣嘿嘿一笑道：「俺不相信，來人哪，把車門打開，俺要看看車子裏的到底是何方神聖！」

立刻有兩個勁裝漢子向馬車掠去，但這兩人還沒有接近車子，就已無聲無息地倒下。

譚廣臉色一變，怒叫道：「好歹毒的暗器。」

皮袍老者頓時面露焦急神色，對譚廣說道：「你們還是速離此地，車子裏的人絕對不是席二先生——」

譚廣怒道：「不管是不是席二先生，他已殺了本幫兩個兄弟，換上你是幫主，可以就此離去嗎？」

皮袍老者嘆了口氣，道：「死了兩個，總比全軍覆沒的好。」

譚廣「呸！」一聲，道：「俺不信這個邪，待俺領教領教車中高手暗器絕技！」

雪刀後傳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大漠來



說着，雙刀齊齊出鞘，隨即暴喝向中間那輛馬車標前。

「雙刀好漢」譚廣的確是一條好漢、硬漢。

他再也不要幫中別的兄弟冒險，而是親自揮刀上陣。

譚廣練的是「南北二仙刀法」，相傳是百餘年前武林怪傑「南仙」戴鴻山及「北仙」傳梅姬所合創，其後失傳多年，直至譚廣出道江湖，這一套刀法才又再重現於世上。

「南北二仙刀法」堪稱武林一絕，八十年後武林第一高手風雪老祖曾見過這套刀法，其後對「雪刀浪子」龍城璧道：「此乃天下第一奇門刀法，若單以招式而論，至今余仍未想出破解之法。」

連風雪老祖也破解不了的刀法，江湖中堪稱絕無僅有。

若以此推算，譚廣豈非足以成為當世武林之頂尖高手？

但事實却又並非如此，因為他只懂得「南北二仙刀法」之前十二招，而整套刀法却有九十六招之多。

換而言之，他只有「三度板斧」，倘若在十二招之內不能戰勝對手，就必敗無疑。

而「南北二仙刀法」最厲害的絕招，並不在最前之十二招，而是在最後十八招。

但縱然如此，譚廣憑着這十二招刀法，已足以獨霸一方，成為好漢幫幫主。

兩年前，曾有人慫恿他向雪刀浪子龍城璧挑戰，但他斷然拒絕。

他認為龍城璧已歸隱泉林之中，向他

挑戰是毫無意義的，而且，他也直言不諱，說自己的武功肯定敵不過龍城璧。

譚廣最瞧不起的，就是夜郞自大之輩，所以，他雖然出身草莽，但却從不會妄自尊大，目中無人。

此際，他親自衝向那輛馬車，就是因爲不敢小覷車廂中人。

他寧願自己冒險，也不能讓幫中兄弟白白送死。

譚廣是一條眞正的好漢！

＊　＊　＊

「南北二仙刀法」第九招的名堂是「千封萬鎖」。

這是全屬守勢的招式，現在，譚廣就是用這一招刀法來護住全身。

這是先求無過，不求有功的打法。

但他這一招刀法剛使出，脅下已給人點了七處穴道。　這人點穴的手法極是高明，譚廣只覺側邊人影一晃，還沒有看見那人是誰，七處穴道已被點住。

譚廣大驚，雖然他早已提高警惕，但怎樣也想不到車廂中人尚未發難，橫裏又再殺出一個程咬金。

譚廣七處穴道被制，手中雙刀同時跌在地上。

「譚幫主息怒，我是來救你的。」譚廣聽見一個人在他耳邊說話。

此時，好漢幫幫衆都是大爲緊張，有人已疾衝過來，對譚廣身邊那人喝道：「快放開咱們的幫主！」

只見那人年方十七八歲，是個年輕黑衣武士。

黑衣武士冷哼一聲，道：「我若要殺譚幫主，你們這些飯桶又有誰能阻止得住？」

好漢幫幫衆無不相顧駭然，就在這一陣錯愕間，黑衣武士已把譚廣背起，臨走時還把譚廣所用雙刀插入他腰間刀鞘之內。

皮袍老者這才鬆一口氣。

好漢幫幫衆見幫主被擄走，自然急急追趕，但那黑衣武士輕功高明得出奇，雖然背負着譚廣，但脚程還是比衆人快捷得多。

蛇無頭不行，好漢幫氣勢洶湧而來，但還沒有找到席二先生，已是潰不成軍。

皮袍老者一聲令下，這一隊商旅又再繼續前進，而中間那輛馬車，仍然不時有混濁的咳嗽聲傳出來。

＊　＊　＊

譚廣給一個年輕的黑衣武士背走，當時的感覺實在很複雜。

「這人是誰？他的武功肯定在俺之上，爲什麼要點了俺的穴道，然後再把俺帶走？」譚廣心裏在想。

黑衣武士背着他走了好一段路，才把他輕輕放下，道：「好險！」說着，又把譚廣的穴道解開。

譚廣看了他一眼，忍不住問：「何險之有？」

黑衣武士冷冷一笑，道：「譚幫主，你可知道那輛馬車之內，有一個怎樣的人物？」

譚廣道：「俺懷疑那人就是席二先生。」

黑衣武士道：「但那人決不會是席二。」

譚廣道：「你怎知道一定不是？」

黑衣武士道：「席二先生武功雖高，但和車中那人相比，却也有如螢光比皓月，不堪一提。」

譚廣臉色一變：「不是席二，又還會是誰？」

黑衣武士道：「那人身份異常神秘，恐怕連老哈薩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譚廣道：「老哈薩是不是那個老頭兒？」

黑衣武士道：「不錯，老哈薩是西藏依舍族族長，但他母親却是漢人，而且還是朝廷一品大員雷克業的姊姊。」

譚廣道：「老哈薩怎會來到中原？」

黑衣武士道：「他是奉命而來的。」

譚廣道：「奉誰人之命而來？」

黑衣武士道：「『塞外一條龍』宇文智。」

譚廣臉色陡變，失聲道：「宇文智仍然活着嗎？」

黑衣武士道：「三十年前，宇文智在瀧關血戰青城及點蒼兩派高手，雖然身受重傷，又中了十幾枚暗器，但他還沒有死，而且後來還創立了天殘敎。」

譚廣吸一口氣，道：「老哈薩也是天殘敎中人？」

黑衣武士道：「不錯，他是四大護法之一，外號是『大愚者』。」

「是不是大智若愚之意？」

「不錯，老哈薩爲人謹愼，雖然武功甚高，但却絕少出手傷人。」

譚廣眉頭一皺，道：「他何以要把一個神秘高手送往洛陽？」

黑衣武士道：「你怎知道他們一定是前往洛陽？」

譚廣道：「從洛河往北走，便是洛陽，他們若不是前往洛陽，又會去什麼地方？」

黑衣武士道：「他們並不是前往洛陽，而是繞道向鐵衣堡進發。」

「鐵衣堡？老哈薩爲什麼要前往鐵衣堡？」

「我也很想知道眞相。」

譚廣目注着黑衣武士，良久才道：「閣下年紀雖輕，但身手已然遠在譚某之上，請問兄弟怎樣稱呼？」

黑衣武士道：「我沒有姓名，只有一個綽號。」

譚廣奇道：「人怎會沒有姓名的？」

黑衣武士道：「孤兒往往就是這樣的。」

譚廣這才恍然，道：「那麼兄弟的外號是——」

「小賭徒。」黑衣武士抿嘴一笑，道：「這綽號是我師父送的，你認爲怎樣？」

譚廣一笑道：「這綽號很不錯，未知尊師又怎樣稱呼？」

小賭徒微微一笑，道：「小賭徒的師父，自然就是老賭徒了。」

譚廣「哦」的一聲，道：「尊師的綽號也不錯，但他老人家總該有姓名罷？」

小賭徒搖了搖頭，道：「他也沒有姓名，他和我一樣，都是他奶奶的孤兒。」

譚廣又是眉頭一皺，小賭徒接着又道

：「我師父說，他的綽號，原本也是叫小賭徒的，但後來年事漸高，所以就把那個『小』字改爲『老』字。」

譚廣道：「天下間賭徒何只萬千，但你這個小賭徒却很特別。」

小賭徒笑了笑，道：「人生在世，得快活時且快活，不快活的事，最好就是遠而避之。」

譚廣道：「但不快活的事若然來了，想避也是避不開的。」

小賭徒道：「我知道你是一條好漢，但却有點愚蠢，明知幹不來的事，又何苦把它擔在膊頭上？」

譚廣道：「爲了十傑盟盟主之死，俺一定要把席二先生抓回去！」

小賭徒道：「十傑盟盟主是怎樣死的？」

譚廣道：「咱們的盟主，是由十個帮會推舉出來的，小兄弟，你可知道他是一號怎樣的人物？」

小賭徒道：「我知道，十傑盟盟主是秦濟安，外號人稱『鐵掌仁心』，不但武功高，而且博學多才，是個文韜武略兼備之英雄人物。」

譚廣道：「但秦盟主却在十天之前，給一個朋友出賣，結果死於歹人之手！」

小賭徒道：「那個朋友是誰？」

譚廣怒聲道：「正是席二！」

小賭徒道：「你怎曉得一定是席二先生害死了秦盟主？」

譚廣道：「當日秦盟主身邊只有席二一人，若不是他，又有誰能用毒鏢暗殺秦盟主？」

小賭徒道：「可有人目擊兇案發生？」

譚廣道：「此事本有秦盟主之書僮阿亭可以作証，但阿亭後來也給暗殺死了。」

小賭徒道：「好毒辣的手段。」

譚廣道：「所以，俺一定要把席二找出來，帶回十傑盟總壇嚴加審問！」

小賭徒道：「你怎知道席二先生就在這一行商旅之中？」

譚廣道：「是長沙帮用飛鴿傳書通知我們的，該帮探子查出，席二就在這一行商旅之內。」

小賭徒沉吟半晌，道：「席二先生也許眞的在這一行商旅中，但在中間那一輛馬車裏的，肯定不會是他。」

譚廣奇道：「小兄弟何以如此肯定？」

小賭徒道：「我已暗中留意那一輛車很久了，有一件事，說來十分古怪。」

譚廣道：「是什麼樣的事？」

小賭徒道：「車廂裏不時會冒出陣陣白烟。」

譚廣一呆，道：「難道有人在車廂裏燒飯不成？」

小賭徒道：「當然不是，照我看，這些白烟，是由一個或者是兩個人體內散發出來的。」

譚廣越聽越是不明白，道：「車廂中何以會散發出這種白烟？」

小賭徒道：「也許有人在車廂裏練內功，但也可能有人在車廂裏運用內勁，爲病人療傷。」

譚廣道：「縱然如此，也不能証實車廂裏的人一定不會是席二。」

小賭徒道：「這些白烟，乃是熱氣，但席二先生所練的武功，却是『冰山大雪掌』，決不能沾染任何熱氣，更不能靠這些熱氣來治療傷病。」

譚廣這才恍然，道：「難得小兄弟如此細心，如此說來，車廂中人的確不會是席二。但不是席二，却又會是何方神聖？」

小賭徒道：「宇文智特派遣老哈薩把此人護送至鐵衣堡，必有深意。」

譚廣道：「鐵衣堡堡主『淸水雙槍』嚴鐵衣近年來絕少在江湖上露面，老哈薩護送神祕高手前往鐵衣堡，說不定有極重大圖謀。」

小賭徒道：「這是用不着說的，但我所知道的事極其有限，將來局勢怎樣演變，咱們是要小心觀看的。」

譚廣怔怔地望住小賭徒，忽然問：「俺還是想不出，你爲什麼要救俺這個粗漢子？」

小賭徒道：「這就是種善因，得善果的最佳明證。」

譚廣一呆，繼而呵呵一笑，道：「俺幾時種過什麼善因了？」

小賭徒也哈哈一笑，道：「難道你忘記十年前上元佳節所發生的事了？」

「十年前上元佳節？」譚廣皺眉沉思，想了很久之後還是搖了搖頭，道：「俺每年上元佳節都喝得醉醺醺的，別說事情已相隔十年，就算只是相隔一天，俺也已忘記得乾乾淨淨。」

小賭徒道：「譚帮主雖然忘記了，但我却永遠也忘不了，當天晚上，若不是你把幾個流氓打走，恐怕我已給那些流氓殺掉。」

譚廣呵呵一笑，道：「這種事，經常都會發生，俺可記不得這許多。」

小賭徒道：「如今，譚帮主最好就是暫時不做帮主。」

譚廣一怔，道：「做不做帮主，俺不大在乎的，但不做帮主又該做什麼？」

小賭徒道：「做鐵衣堡的侍衛。」

譚廣初時一呆，但他想了一想，隨即明白：「你是要俺混入鐵衣堡裏？」

小賭徒點點頭，道：「不錯，咱們要看看鐵衣堡內，究竟出了什麼大事。」

譚廣道：「但怎樣才能混入鐵衣堡？」

小賭徒忽然嘻嘻一笑，從懷中掏出兩片金葉子。譚廣又是一楞，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賭徒道：「是我在兩天前贏回來的。」

譚廣還是不明白：「這和混入鐵衣堡又有什麼相干？」

小賭徒道：「鐵衣堡的侍衛領班叫韓順，他什麼都不喜歡，就是最喜歡這個。」

譚廣目光一亮，道：「你有把握可以收買韓順？」

小賭徒道：「當然有把握，否則也不會白白送羊入虎口。」

譚廣考慮了片刻，終於點點頭說道：「好，咱們就這樣決定！」

＊ ＊ ＊

鐵衣堡在洛河之北，金石崗之南麓。

鐵衣堡堡主嚴鐵衣，以一對短槍成名

於江湖，由於他練的是「清水飛瀑追魂槍法」，所以他的外號就叫「清水雙槍」。

嚴鐵衣是武林大豪，不但本身聲名顯赫，兼且門下弟子高手輩出，儼然是名門大派主宰風範。

但這一天，嚴鐵衣却是心事重重，整日愁眉不展。

他門下大弟子「金槍太歲」阮立斯是最瞭解師父的，睹狀不禁問：「師父，您老人家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嚴鐵衣搖搖頭，道：「我沒事，我一切都很好……」

阮立斯道：「師父，弟子知道你老人家心裏一定有事，爲什麼不肯說出來，好讓弟子分憂？」

嚴鐵衣嘆了口氣，道：「你是帮不了師父的。」

阮立斯道：「但最少也該讓弟子想想辦法。」

嚴鐵衣默然良久，才道：「天殘教中人來了。」

阮立斯道：「來了又怎樣？」

嚴鐵衣道：「爲師在十五年前，曾欠下天殘教教主宇文智一筆勾腸債，你可還記得嗎？」

阮立斯道：「師父曾經說過，十五年前，師父害了一場大病，結果是全憑天殘教中一位高手把你重病治好的。」

嚴鐵衣道：「不錯，當年，若不是天殘教中一位高手相救，爲師早已嗚呼哀哉，歸登極樂世界。」

阮立斯道：「師父準備怎樣清還這一筆勾腸債？」

嚴鐵衣道：「不是爲師準備怎樣清還，而是要看天殘教要爲師怎樣。」

阮立斯道：「是否天殘教挾恩自重，對師父有所爲難？」

嚴鐵衣道：「十五年前，爲師被天殘教所救，十五年後，天殘教也要爲師救一個人……」

阮立斯道：「師父要救的是什麼人？」

嚴鐵衣道：「天殘教的金衣特使不肯說，但料想必是教中極重要的人物。」

阮立斯道：「師父既曾受天殘教大恩，這一次救人，該是義不容辭之事，未知師父何以憂心忡忡？」

嚴鐵衣嘆了口氣，道：「宇文智雖然命令教中醫仕把爲師的病治好，但此人心術不正，爲師對此人越來越是失望。」

阮立斯道：「宇文智若是心術不正，當年又怎會救師父一命？」

嚴鐵衣道：「這正是宇文智厲害之處，他知道爲師向來恩怨分明，所以存心要給我這個極大的恩惠，他相信，爲師總有一天要回報這次救命之恩的。」

阮立斯這才恍然，道：「難怪師父悶悶不樂了，得人恩果千年記，這本是十分應當的，但宇文智若是個武林敗類，師父所欠下他的恩情，說不定會變成日後極大的禍胎。」

嚴鐵衣道：「本來，爲師爲宇文智救治一人，也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據丐帮消息所傳，此人實乃武林中最大的一個禍胎……」

阮立斯臉色一變，道：「若是武林中的大禍胎，那可不能把他救治，否則救此一人，將來又有無數生靈塗炭之事發生。」

嚴鐵衣道：「爲師所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點。」

阮立斯道：「丐帮那邊的消息，可曾知道這惡魔是誰？會不會就是宇文智？」

嚴鐵衣搖搖頭，道：「此人決不會是宇文智，而是一個比宇文智更加厲害的大魔頭，否則丐帮那邊也不會顯得如此緊張！」

阮立斯道：「師父，你又不是著名的神醫，何以要您老人家來救治那個大魔頭？」

嚴鐵衣道：「現在爲師也不知道眞實情況是怎樣的，但天殘教的金衣特使既已來了，此事必然不假。」

阮立斯道：「還有丐帮那邊消息，向來都是十分可靠的。」

嚴鐵衣道：「雖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但這一次，爲師却是左右做人難，不知道該怎樣處理才好。」

阮立斯道：「以弟子愚見，咱們非要知悉那個大魔頭究竟是誰不可。」

「不錯，爲師也是這樣想，」嚴鐵衣沉吟半晌，接道：「宇文智如此着重這個大魔頭，必然大有道理，倘若咱們能夠弄清楚這個大魔頭的眞正身份，事情就好辦得多。」

阮立斯道：「這件事，就交給弟子去查一查怎樣？」

嚴鐵衣考慮良久，才頷首道：「也就只好這麼辦了，但你務須小心，千萬小心！」

阮立斯點點頭道：「弟子知道了。」語畢，立即離去。

嚴鐵衣望着他的背影，面色越來越是凝重。

＊　＊　＊

韓順是個身形魁梧，臉方鼻大的中年大漢。

他看來很可靠，說話總是令人很容易信服，也很容易相信他這個人。

但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貪財。

貪財的人，無論看來怎樣可靠，實際上必然是大不可靠的。

但嚴鐵衣並不知道韓順是個這樣的人，所以，鐵衣堡的防衛，隨時都可能出現很大的漏洞。

小賭徒很清楚韓順的爲人，也知道近幾個月以來，韓順在牌九桌上輸得焦頭爛額。

所以，他用兩片金葉子，就已把這個人收買下來。

他和譚廣都成爲了鐵衣堡的侍衛，在韓順的安排下，他倆的身份是不容易被察覺出來的。

小賭徒對韓順說道：「我和這位譚大哥只逗留一天，在這一天之內，你當作什麼都看不見好了。」

韓順答應了，他若不答應，那兩片金葉子就不會落在他的手裏。

譚廣悄悄的對小賭徒道：「你有把握可以查出眞相？」

小賭徒道：「查得出固然要查，查不出也要查了再說，總之，這一次事情大不尋常，否則我師父也不會派我出來攪這一

趟渾水。」

譚廣道：「那麼你師父呢？」

小賭徒道：「他老人家也許閒着，也許正在賭桌上賭得天昏地暗，連吃飯拉矢也忘記了。」

譚廣眨着眼，眼神顯得相當古怪。

＊　＊　＊

由老哈薩所率領之「商旅」，已漸漸逼近鐵衣堡。

中間那一輛馬車，仍然不時傳出混濁的咳嗽聲。

老哈薩的面色很沉重，彷彿背上有一個很巨大的擔子。

他從塞外大漠來到中原，就是為了要把一個人護送到鐵衣堡。

這是天殘教教主宇文智的命令，他是無法抗拒的。

但老哈薩却也知道，中間那一輛馬車內的神秘人物，根本就用不着任何人來保護。

那人也許眞的病了，但他的武功還是足以殺退强敵。

從塞外遠道而來，老哈薩已不只一次遭遇到襲擊，但任何人都無法接近中間那一輛馬車，更無法傷害得到車廂中人。

至於那輛馬車的車把式，只是一個尋常的牧人，他只懂摔跤，對於其他殺人的武功是一概不會的。

老哈薩成為天殘教的一份子，說來也是相當奇怪的，他本來和天殘教毫無淵源，但有一次，老哈薩在沙漠的一片綠洲裏遇上了三條大灰狼，雖然有兩條給他殺了，但他也身受重傷，眼看形勢不妙，忽然間一柄飛刀從天而降，把最後一條灰狼置諸死地，老哈薩才倖免於難。

發出這一柄飛刀的人，是一個長得相當瀟洒的中年漢子。

他是漢人，也正是天殘教教主宇文智。

就是這樣，他認識了宇文智，後來還成為天殘教的四大護法之一。

當時，宇文智看來還很年青，其實已是年逾五旬。

老哈薩加入天殘教後，很少為天殘教做事，他是依舍族族長，族中很多事情都要由他來決定，所以，除了每年一度總壇大會之外，老哈薩甚至很少和天殘教其他人物接觸。

但不管怎樣，他到底是天殘教四大護法之一，只要宇文智發出命令，他還是不能抗拒的。

現在，由老哈薩率領的這一支「商旅」，有一半是依舍族的族人，而另一半，則是宇文智派來的高手。

這些高手武功怎樣，老哈薩並不太清楚，但中間那輛馬車內的神秘人物，武功肯定極高，但病況也似乎相當嚴重。

老哈薩是個謹慎的老人，他不想節外生枝，也不想看見太多流血火併，所以，他渴望能夠早一點到達鐵衣堡，早一點完成這個神秘的任務。

鐵衣堡終於就在目前，老哈薩望着這一座深沉而宏偉的古堡，不禁長長地吐出口氣。

他心裏在想：「總算來到這裏了，大概不會再有節外生枝的事情罷？」

那知心念未已，忽聽「嗤」一聲响，一支羽箭從東北方勁射而至，不偏不倚，居然在中間那輛馬車車把式頭上的帽子射落下來。

那個車把式一摸腦袋，登時驚呆住了。倘若這一箭稍為低兩三寸，他此刻焉還有命在？

老哈薩面色倏變，喝道：「是誰施放冷箭？」

喝叫聲甫落，東北方一棵杉樹後面立刻閃出了一條窈窕的人影。

只見這人腰裏猩紅腰帶、穿灰長筒馬靴、勁裝銀光閃閃，外披一件黑色披風，但膚色却如雪一般晰白。

她的眼珠明亮動人，笑容美艷不可方物。

她看來不過十八九歲左右，但一身武功顯然不弱，否則也射不出如此「駭人」的一箭。

這年輕女郎把一柄輕巧的金弓插在腰帶間，然後笑容滿面地走了過來。

她在笑，但老哈薩充滿皺紋的一張臉却緊繃着。

年輕女郎走到老哈薩的面前，笑道：「老前輩，我的箭法怎樣？」

老哈薩沉着臉，道：「妳是什麼人？」

年輕女郎道：「過路的人。」

老哈薩一怔，道：「既然只是路過於此，何以施放冷箭傷人？」

年輕女郎抿嘴一笑，道：「我幾時傷害了人？」

老哈薩道：「這一箭雖然未曾傷人，但却也危險萬分，須知人命關天，姑娘怎可以用這種方法來開玩笑？」

年輕女郎搖了搖頭，道：「我也不是跟你們開玩笑的，這一箭，是告訴你們，本小姐可不是省油的燈。」

老哈薩一呆，道：「你以為如此這般露了一手，就可以唬嚇得住我們了？」

年輕女郎嫣然一笑，道：「你們心裏怎樣想，我是不必理會的，我只想向你們要一個人。」

老哈薩先是一楞，繼而仰面大笑，道：「又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呆子。」

年輕女郎黛眉一蹙：「又是一個？難道先前已有人向你們要人嗎？」

老哈薩道：「這個妳是不必知道的，我只想知道，姑娘想要的是什麼人？」

年輕女郎道：「小賭徒！」

「小賭徒？」老哈薩不由大感詫異：「他叫什麼名字？」

年輕女郎輕輕咬唇，道：「小賭徒便是小賭徒，那裏有別的名字。」

老哈薩眉頭大皺，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小賭徒，姑娘找錯地方了。」

年輕女郎道：「我不相信，他是個鬼靈精，一定是躲了起來。」

老哈薩道：「咱們是遠行運貨的商旅，何來地方可以把什麼小賭徒收藏起來？」

年輕女郎道：「我要搜一搜才能相信你的說話。」

老哈薩道：「姑娘要從那裏搜起？」

年輕女郎道：「他一定是躲在馬車裏。」

老哈薩搖搖頭，道：「馬車裏儎的都

是貨物，沒有妳想找的小賭徒。」

年輕女郎哼一聲，不再理睬老哈薩，身子輕輕一縱，瞬即來到了第一輛馬車之前。

立刻有五六個漢子攔住這女郎。但女郎輕功巧妙，身法靈活有如穿花蝴蝶，那五個漢子雖然都是會家子，却還是阻攔不住她。

年輕女郎以快速手法打開第一輛車廂木門，只見車廂內堆滿着棉花、木材、葯料之類的東西。小賭徒不在第一輛馬車內。

年輕女郎又哼一聲，再向中間那輛馬車疾掠過去。

老哈薩忍不住大叫道：「姑娘小心——」雖然這年輕女郎十分刁蠻，但老哈薩還是不忍看見她死於車廂中人的手下。

但年輕女郎怎會聽從老哈薩的勸告，她又以同樣的手法把第二輛馬車車門打開。

車門一打開，她怔住了。

不但她怔住，老哈薩也是大爲訝異。

第二輛馬車之內，竟然空空如也，既沒有任何貨物，也沒有任何人。

＊　＊　＊

年輕女郎馬上再搜第三輛馬車，在這輛馬車裏，她只能看見一大堆枯乾了的樹葉。

這也是一件古怪的事，這些枯乾了的樹葉有什麼用？

年輕女郎不知道，但也不想追究下去。

她只想找到小賭徒，但小賭徒却不在這裏。

老哈薩心中疑慮重重，他最想不通的，就是第二輛馬車裏怎麼會沒有人？

當然，理由是很簡單的，車廂中人必然是先行離開，所以年輕女郎才會看不見他。

但車廂中人何以要先行離去？

老哈薩最不明白的就是這一點。

年輕女郎找不着小賭徒，不禁很是失望，她向老哈薩嘆了口氣，道：「這次是我的不對，那位哥兒給我白白嚇了一場，這錠銀子算是我賠給他的。」說着，把一錠最少有十兩重的銀子拋給那個車把式。

那漢子接過銀子，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做了一場不可思議的怪夢。

年輕女郎走了，在西南方一叢樹林裏，正有一個人目光痴呆地望着她的背影。

但年輕女郎不知道，更不知道這人的眞正身份……

＊　＊　＊

年輕女郎雖然走了，但老哈薩這一支「商旅」並沒有繼續向前進發。

原因很簡單，連最重要的「護送人物」也不見了，老哈薩又怎能繼續前往鐵衣堡？

老哈薩不但不能繼續前進，而且還擔心得要命。

他下令衆人馬上去找尋，但車廂中人到底是什麼模樣，大家都是全不知道的。

原來這一隊人馬自塞外出發至今，從來沒有人直接見過車廂中人。

即使老哈薩也不例外。

車廂中人除了吃飯和喝水之外，唯一最需要的，就是第三輛馬車所盛載的乾枯葉子。

每天正午，車廂中人都要五斤乾葉，但怎樣用法，衆人却是全不知情，但均料想是用來治病的。

老哈薩剛下令找尋車廂中人，一個金衣人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金衣特使！」老哈薩有點驚奇地望着這個金衣人。

金衣人神情凝重，道：「大爺已向鐵衣堡進發。」

老哈薩目光一亮。

「大爺」就是車廂中人。

老哈薩吸一口氣，對金衣特使道：「大爺既已前往鐵衣堡，咱們是否也該跟着？」

金衣特使道：「不必了，你們就在這裏等候大爺。」

老哈薩道：「大爺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金衣特使道：「該回來的時候就回來，你用不着焦急。」

老哈薩道：「但我怎知道誰是大爺？」

金衣特使道：「大爺身上，是有一塊『天殘玉令』的。」

老哈薩心中咕嘀，暗道：「這大爺是什麼身份，教主連『天殘玉令』也交給了他？」

金衣特使又對老哈薩道：「你們暫時就在這裏紮營，若有別的變故，本座將會通知。」

老哈薩點點頭，道：「知道了。」

＊　＊　＊

在鐵衣堡外，一個勁裝漢子正在探頭探腦，暗中注視着不遠處的一支「商旅」。

這勁裝漢子就是阮立斯。

阮立斯爲人機警，輕功也十分了得。

但這一次，他還沒有查到什麼，就已給一隻手抓住了右邊肩膊。

「別動！」背後有人冷冷喝叫。

阮立斯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他一直以爲自己行動靈捷，正是神不知鬼不覺，那知他的一切舉動，早已落在敵人的眼中。

阮立斯只覺得右邊的肩膊疼痛得十分厲害，顯見敵人的內功着實非同小可。

他眞的不敢動。

背後那人又道：「你是不是鐵衣堡出來的？」

阮立斯遲疑半晌，才道：「是的。」

那人冷笑一聲，道：「嚴堡主近來怎樣了？」

阮立斯道：「他老人家很好。」

那人道：「你是不是嚴鐵衣的兒子？」

阮立斯搖搖頭，道：「不是。」

那人道：「那麼，你和嚴鐵衣之間怎麼稱呼？」

阮立斯道：「他老人家是我的授業恩師。」

那人冷冷道：「你帶我去見他。」

阮立斯道：「鐵衣堡不是可以讓人隨便進出的地方。」

那人「呸」一聲，道：「放屁！鐵衣堡又不是銅牆鐵壁，我若要潛進去，簡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阮立斯道：「那麼你自己潛進去好

了。」

那人咳嗽一聲，忽然五指力道暴增，阮立斯立刻聽見肩胛碎裂的聲音。

這種痛楚可不容易抵受，阮立斯登時痛得暈倒過去。

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背後已沒有那人的踪影。

阮立斯又是痛楚，又是驚懼，正要回鐵衣堡向師父稟告，忽然有人閃電般出現，攔在他的面前。

阮立斯驚魂未定，正要出手招架，但這人已嬌笑一聲，道：「這位壯士，我想知道一個朋友的下落，你可以帮帮忙嗎？」

阮立斯定睛一看，只見站在面前的，是個又年輕又漂亮的女郎，單從聲音判斷，就可以肯定她絕不是那個捏碎自己肩胛骨的惡魔。

阮立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望住這年輕女郎道：「妳要找誰？」

年輕女郎道：「一個穿黑衣的小武士，他叫小賭徒。」

阮立斯搖搖頭，道：「我不認識這個人，更沒見過他。」

年輕女郎不禁面露失望之色，但她接着又道：「你是不是受了傷？」

阮立斯道：「是有一點點傷，但沒有大碍，不勞姑娘費心。」

年輕女郎凝視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噫」的一聲，道：「照我看，你好像很痛楚，似乎傷得不輕。」

阮立斯道：「我的事，你最好不要多管，還是各走各路罷……」

年輕女郎道：「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阮立斯向鐵衣堡一指，道：「我是鐵衣堡的人，現在自然要回鐵衣堡去。」

年輕女郎仰首向鐵衣堡望了一眼，隨即抿嘴一笑，道：「這堡壘看來很有點氣派，說不定小賭徒會在裏面。」

阮立斯奇道：「鐵衣堡有氣派和那個小賭徒又有什麼相干了？」

年輕女郎道：「我知道小賭徒的性子，他最喜歡凑熱鬧，又最喜歡把別人的地方鬧得天翻地覆，此處顯然有這麼一個好去處，小賭徒又怎會輕易錯過？」

阮立斯怔怔地看着她，臉上的表情十分古怪。

年輕女郎又道：「聽說鐵衣堡的堡主，是個脾氣十分好的好好先生，究竟是不是眞的？」

阮立斯咳嗽一聲，道：「應該是的……」

年輕女郎道：「瞧你這個人呆頭呆腦似的，嚴堡主不會也是這樣的罷？」

阮立斯活到現在，還是第一次給人用「呆頭呆腦」這四個字來形容，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但他這時候也懶得計較，就算這女郎說自己像豬，那麼就當自己眞的是個大笨豬好了。

年輕女郎想了想，又對阮立道：「我要見嚴堡主，順便逛逛鐵衣堡，你是否願意引見引見？」

阮立斯苦笑了一下，道：「我連姑娘貴姓芳名也不知道，又怎能代爲引見？」

年輕女郎嫣然一笑，道：「我姓席，叫席婉芳。」

阮立斯道：「原來是席小姐，失敬！失敬！未知席小姐師承何門何派？」

席婉芳道：「我的武功，都是我爹親自傳授的。」

阮立斯「哦」的一聲，道：「未知令尊大人名諱怎樣稱呼？」

席婉芳道：「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爹席二先生。」

阮立斯的臉色倏地變了：「你是席二先生的女兒？」

席婉芳道：「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阮立斯咳嗽連聲，過了很久才說道：「妳眞的要見嚴堡主？」

席婉芳微微一笑，道：「反正都已來到了這裏，不見一見嚴堡主，豈不可惜？」

阮立斯考慮了很久，才點了點頭，道：「好的，我現在就帶妳去見師父。」

* * *

鐵衣堡內，形勢一片緊張。

負責守衛鐵衣堡的韓順，給一個從天而降的怪人捏碎了肩胛骨，情形就和阮立差不多。

這怪人很瘦，但穿着的一襲白袍却很闊大，以致令人看來，覺得裏面好像是空蕩蕩的。

韓順的骨頭可不比阮立那麼硬，怪人一逼之下，他就乖乖的完全服從。

怪人要見嚴鐵衣，韓順馬上就把他帶到聚義廳。

但嚴鐵衣並不在聚義廳。

白袍怪人雖然瘦骨嶙峋，但一雙眼睛却是大得出奇。

他左顧右盼，喝道：「嚴鐵衣在那裏？怎麼還不滾出來！」

他語聲粗暴，脾氣亦不甚好。

由於韓順被制，鐵衣堡不少武士及門下弟子都已湧了過來。

白袍怪人根本沒有把這些人放在眼內，怒叱一聲又道：「嚴鐵衣，你再不出來，我就再不客氣了。」

韓順心中叫苦，暗道：「你現在就很不客氣。」

一個姓胡的弟子把鋼刀一揚，道：「這位朋友，你找堡主有什麼貴幹？」

白袍怪人「呸」一聲，兩眼直瞪着這姓胡的弟子，道：「你算是老幾？憑你也配跟我老人家說話？」說完，凌空一掌向他胸前劈至。

這姓胡的弟子，是嚴鐵衣最寵愛的徒兒，武功不弱，但平時對同儕的氣燄也最是囂張。

他叫胡康年，擅長掌法及天雷刀法。

白袍怪人一掌向他劈至，他不閃不避，心想：「你這癆病鬼般的傢伙，掌力再厲害也比不上本少爺。」

他向來眼高於頂，雖見韓順被制服，但却也不以爲意。

在胡康年心目中，韓順之流根本就是不足一哂的脚色。爲了要在同儕面前炫燿自己的掌功，他毫不猶疑地跟白袍怪人硬拚了一掌。

他以爲最少可以接得住白袍怪人這一

掌，那知兩掌一碰之下，胡康年整個人立時有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了出去。

胡康年一倒下，形勢更是緊張，其餘武士和嚴鐵衣的徒兒都準備一湧而上。

便在這時，廳外一人沉聲喝道：「別輕舉妄動！」

這喝叫之人，正是嚴鐵衣。

白袍怪人一見嚴鐵衣，立刻就把韓順推開：「嚴堡主，久違了！」他這樣說，顯然是認識嚴鐵衣的。

嚴鐵衣面上木無表情，道：「我早就該猜到是你。」

白袍怪人咳嗽兩聲，咳聲十分混濁，過了半晌才道：「嚴堡主，這裏談話似乎不太方便，咱們換過地方慢慢再說如何？」

嚴鐵衣搖搖頭，道：「不必了，正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你有什麼話，儘管在這裏說個清清楚楚好了。」

白袍怪人臉色一沉，道：「嚴鐵衣，你以為自己真的是個正人君子？」

嚴鐵衣冷冷一笑，道：「嚴某既非聖人，也不是君子，但縱然做了錯事，甚至是虧心事，嚴某是絕對不怕承認的。」

白袍怪人咳嗽着，道：「我這一次，可算是有求於你，但你也別太趾高氣揚了。」

嚴鐵衣道：「瞧你的面色，確然不太好。」

白袍怪人道：「我是給一個卑鄙小人暗算，所以才會變成這樣的……」

嚴鐵衣道：「你現在變成怎樣了？」

白袍怪人道：「少廢話，你到底救不救？」

嚴鐵衣道：「我還不曉得尊駕什麼地方生了毛病，又該如何救法？」

白袍怪人道：「讓我進入冰玉石室！」

嚴鐵衣「吼」一聲，道：「原來你是中了火陽神掌！」

白袍怪人道：「是又怎樣？快讓我進冰玉石室去！」

嚴鐵衣道：「若是別人中了火陽神掌，我一定會送他進入冰玉石室，但你却不行！」

白袍怪人怒道：「難道你連宇文教主也不肯賣帳？」

嚴鐵衣冷然道：「嚴某不錯曾欠下宇文智莫大恩惠，但我還是不能救你！」

白袍怪人「呸」一聲，道：「這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嚴鐵衣道：「為了武林大局着想，嚴某就算做一個負義之人，却又如何？」

白袍怪人倏地發出一聲獰笑，道：「嚴堡主，你以為可以阻攔得住我進入冰玉石室嗎？」

嚴鐵衣道：「你要闖入冰玉石室？」

白袍怪人道：「冰玉石室裏的冰河彩玉床，本來就不是鐵衣堡之物，你憑什麼把它據為己有？」

嚴鐵衣冷冷道：「不憑什麼，就只憑機緣二字，正是機緣者得之，無機緣者緣慳一面。」

白袍怪人怒道：「你想獨霸冰河彩玉床，首先得問問本座！」

嚴鐵衣道：「要怎樣問法？」

白袍怪人道：「問問本座的一雙鐵掌！」

嚴鐵衣冷冷道：「你中了火陽神掌，若勉强動手，只怕傷勢會迅速惡化！」

白袍怪人哼的一聲，道：「這個用不着你來費心！」

嚴鐵衣道：「其實，我是可以為你治好身上傷勢的，但有一個條件，只怕你不肯答應。」

白袍怪人道：「你想怎樣？」

嚴鐵衣道：「先行廢掉一身武功！」

白袍怪人臉上肌肉抽搐，冷冷道：「我的武功可以廢掉，但你又怎樣？」

嚴鐵衣道：「只要你不再身懷歹毒絕倫的害人魔功，嚴某願意奉陪！」

「奉陪？你怎奉陪法？」白袍怪人道。

「嚴某也自行廢掉全身武功，做一個平凡的人。」

嚴鐵衣一拍胸膛朗聲說道。

白袍怪人怪笑連聲，道：「鐵堡主，你這一身武功，算得上什麼了？怎能跟本座苦修數十年的神功相比？你要自廢武功，那是你的事，本座只會當是戲曲般在旁慢慢欣賞。」

嚴鐵衣道：「你還是速離此地，也許在別的地方，還有人可以救你一命！」

白袍怪人「呸」一聲，道：「本座從千里以外而來，豈能就此離去！」

嚴鐵衣道：「你若不走，只怕一輩子也走不了！」

白袍怪人哈哈狂笑，道：「久聞鐵堡主的清水飛瀑追魂槍是武林一絕，今天適逢其會，正好領教領教！」

嚴鐵衣臉色一沉，雙手一抖，已把一對金光閃閃的銀槍亮了出來。

廳中一名弟子陡地叫道：「師父，殺鷄焉用牛刀，就讓咱們五個徒兒把這瘋子收拾好了！」

「不必！」嚴鐵衣沉聲道：「憑你們的斤兩，還不足以扳倒這一個大魔頭！」

白袍怪人冷冷道：「你倒有點自知之明，知道門下的徒子徒孫還不成氣候，但只怕你也高明不到什麼地方去！」他剛才還說嚴鐵衣的槍算是武林一絕，但接着却又把嚴鐵衣奚落一番。

嚴鐵衣却不生氣，只是沉着地盯住白袍怪人。

大漠君子席二先生

大廳中，嚴鐵衣與白袍怪人在執拗不已，在大廳外，却有兩人正在密切注視着。

但誰也不會留意這兩個人，因為他們是穿着鐵衣堡侍衞服色的。

這兩個人就是譚廣和小賭徒。

譚廣看得很緊張，甚至連額際都淌着汗水。

小賭徒看了他一眼，輕聲道：「你怎麼了？是不是很熱？」

譚廣道：「不熱！不熱！」

小賭徒道：「你現在看清楚了沒有？」

譚廣一呆，道：「看清楚什麼？」

小賭徒道：「那個穿着白袍的瘦妖。」

譚廣目光一亮，道：「什麼？原來他就是北邙山的『銅皮瘦妖』司空煥？」

小賭徒搖頭，道：「不，他不是司空煥，外號也不是叫什麼瘦妖，我只是說他瘦得厲害而已。」

譚廣道：「既不是『銅皮瘦妖』司空煥，又是何方神聖？」

小賭徒道：「是個武功極厲害的高手。」

譚廣道：「何以見得？」

小賭徒道：「他若不是頂尖高手，嚴鐵衣也不會對一個受傷得如此厲害的人這般忌憚。」

譚廣道：「照俺看，這個什麼瘦妖不像是受了傷。」

小賭徒道：「你怎曉得？」

譚廣道：「他若是受了傷，精神就不會這樣好。」

小賭徒道：「他是強作精神奕奕之狀的。」

譚廣道：「他受了什麼傷？」

小賭徒道：「他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譚廣道：「火陽神掌？你聽過有這種武功嗎？」

小賭徒道：「怎會沒聽過？不但聽過，而且還練過。」

譚廣吃了一驚，怔怔地望住小賭徒，道：「你練過火陽神掌？」

小賭徒道：「這又有什麼稀奇了？武功是由人創造出來的，既有人創造，也有人加以改進，當然也有人去苦學、練習。」

譚廣道：「那麼，火陽神掌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小賭徒道：「是輸錢派的。」

「輸錢派？」譚廣一呆，道：「是賭輸的輸？」

小賭徒道：「不錯，因為這一派的掌門，年輕時經常賭錢，但却屢賭屢敗，所以輸得心頭火起，於是就自創了火陽神掌。」

譚廣聽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小兄弟，你在開什麼玩笑？」

小賭徒道：「你不相信？」

譚廣道：「這一派的掌門是誰？」

小賭徒道：「我師父老賭徒。」

譚廣一怔，道：「原來你師父是一派掌門，未知輸錢派中有多少人馬？」

小賭徒道：「掌門人是我師父，門下弟子就只有我一個。」

譚廣道：「其餘的人呢？」

小賭徒道：「就只有咱們師徒兩人。」

譚廣道：「這麼說，這瘦妖怪是給你師父所傷的了？」

小賭徒道：「不錯，早一陣子，師父派人告訴我，叫我留意留意老哈薩這一夥人，想不到原來有這麼一個大魔頭，而且還跟我師父交過手。」

譚廣道：「你不知道這瘦妖怪的真正來歷？」

小賭徒道：「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什麼正人君子。」

譚廣道：「咱們要不要幫嚴幫主？」

小賭徒道：「看看情況再說。」

這時候，白袍怪人已和嚴鐵衣動上了手。

嚴鐵衣以一雙短鎗出戰，他雖然明知白袍怪人絕非善類，但却還是態度從容，氣勢上絕不輸於對手。

白袍怪人一出手，就以右手食指點向嚴鐵衣窩心穴。

嚴鐵衣倒竄三尺，槍尖急晃，以守為攻。

白袍怪人出手奇快，身形急動之下滿頭亂髮更亂，但攻擊力之強，却是勢不可當。

雖然赤手空拳，掌力、指力以至拳頭威力，都能令人膽戰心驚。

嚴鐵衣臉色森然，連接退出七八步，一雙短槍全以守勢應付。

他看來依然很鎮定，但心裏却是緊張萬分的。

他若不能戰勝白袍怪人，鐵衣堡可能馬上就會遭遇到一場血腥浩劫。

但要怎樣才能戰勝白袍怪人？這也是費煞思量的事。

＊　＊　＊

在大廳外，除了譚廣和小賭徒看得目不轉睛之外，還有兩個人也剛好趕到。

那是阮立斯和席婉芳。

阮立斯驀然看見師父正在和一個怪人動手，臉上的神情立刻變得緊張起來。

他甚至想上前協助師父，但席婉芳却阻攔住他，同時說道：「你是幫不了嚴堡主的。」

阮立斯一呆，道：「妳怎知道其中一人是我師父？」

席婉芳微微一笑，道：「你師父以一對短槍名震武林，難道我還會猜錯了？」

阮立斯吸一口氣，道：「妳沒有猜錯，但那個白袍人又是誰？」

席婉芳道：「我正想仔細瞧個清楚。」

阮立斯道：「妳認得他是誰？」

席婉芳道：「好像有點面熟，但一時間却又記不起來……」

阮立斯沉吟半晌，忽然皺眉道：「師父似乎一直不肯用進攻招式，那是什麼緣故？」

席婉芳道：「嚴堡主能守得穩，已算不錯。」

阮立斯一凜，道：「妳是說，那個白袍人武功比我師父還高一點點？」

席婉芳搖了搖頭道：「不是高一點點，而是高出很多。」

阮立斯道：「但照我看似乎不像，這白袍人的武功若是遠勝師父，師父還能抵擋得住嗎？」

席婉芳道：「嚴堡主能抵擋到現在，全然是因為白袍人身上有傷，而且傷勢還相當不輕。」

阮立斯面露狐疑之色，就在這時，白袍人發出了兩下咳嗽聲。

「是他！」阮立斯不由失聲輕叫。

「他？你見過他了？」席婉芳盯着阮立斯的臉。

阮立斯道：「我雖然沒見過他的樣子，但却認得他的咳嗽聲。」

席婉芳道：「他是什麼人？」

阮立斯道：「他就是捏碎我肩膊的人！」

席婉芳臉色微變，道：「此人來歷必然非同小可。」

阮立斯咬了咬牙，道：「他為什麼要

和師父打起來？師父能否把這惡魔殺掉？」

席婉芳道：「照看很難。」

話猶未了，嚴鐵衣已給白袍怪人一掌擊中左肩，登時跌落一支短槍。

阮立斯正想衝上前助師父一臂之力，席婉芳却伸手阻攔。

原來阮立斯還沒有出手，已有兩個鐵衣堡侍衛衝殺上來。

這兩個鐵衣堡侍衛出手奇快，尤其是年輕人，他用的是一把短刀，刀快人快，招式着着快如閃電。

阮立斯訝然地望着這兩個侍衛，道：「他們是誰？」

席婉芳撇了撇嘴，道：「一個是混蛋，另一個是混蛋的跟班。」

阮立斯却在說道：「咱們堡裏，可沒有這樣的兩個侍衛，他們是冒充的……」

席婉芳冷冷一笑，道：「這混蛋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什麼不好冒充，連嘍囉小卒也冒充一番，眞是沒志氣。」

阮立斯一怔，忽然道：「是不是最好冒充皇帝？」

席婉芳道：「冒充皇帝雖然是滅門大罪，但倒是挺有種的主意。」

阮立斯道：「妳說的那個混蛋，年紀是大的還是年輕的傢伙？」

席婉芳道：「年紀大一點的那個是跟班，年紀輕的是混蛋。」她罵的那個混蛋，正是小賭徒。

忽聽一人淡淡笑道：「席小姐，妳怎可以這樣罵我的朋友？」

席婉芳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個神態瀟洒而又有一點懶洋洋的藍衣人。

藍衣人腰間懸掛着一柄刀，刀柄是古銅色的。

席婉芳不禁心頭噗通一跳，道：「你是誰？」

藍衣人微微一笑，道：「我是小賭徒的朋友。」

席婉芳道：「你沒有姓名嗎？」

藍衣人道：「我姓什麼叫什麼，對妳來說是半點也不要緊的，在妳心目中最要緊的還是小賭徒。」

席婉芳哼一聲，臉龐不再看那藍衣人，但阮立斯却向藍衣人走了過去。

阮立斯望住藍衣人，道：「我見過你一次，也知道你是誰。」

席婉芳佯作沒聽見，眼睛仍然看着小賭徒、譚廣和嚴鐵衣三人苦戰白袍怪人。

藍衣人忽然嘆了口氣，道：「浩劫來了，這一次，只怕你們是抵擋不住的。」

阮立斯一凜，道：「什麼浩劫？」

藍衣人道：「大惡魔帶來的浩劫。」

阮立斯道：「你說的那個大惡魔，就是正和我師父動手的白袍人？」

藍衣人道：「不是他還有誰？」

阮立斯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藍衣人道：「宇文刲。」

「宇文刲？」阮立斯臉色一變，道：「宇文刲和天殘教教主宇文智有淵源嗎？」

藍衣人道：「宇文刲是宇文智的叔父，當年在武林的稱號是『玉面天魔』！」

「玉面天魔宇文刲！」阮立斯不禁深深的抽一口涼氣。

藍衣人道：「在黑道上，宇文刲是前輩，他看來不太老，但年紀比我爺爺還大。」

阮立斯道：「只是，他現在怎樣也談不上是『玉面』，說他是『瘦面天魔』倒還差不多。」

藍衣人道：「他臉孔變成怎樣，那是不太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他又回到中原來了。」

阮立斯道：「宇文刲從前也在中原？」

藍衣人道：「十五年前，他已年紀不輕，但却還是個很好看的男人，當時，他又有另外一個外號，被稱爲『黑道第一郎君』。」

阮立斯一怔，道：「那時候你幾歲？」

藍衣人莞爾一笑，道：「就只有幾歲那麼大。」

阮立斯道：「那兒，你怎知道宇文刲在十五年前的樣子是怎樣的？」

藍衣人道：「我曾看過他的畫像。」

阮立斯道：「是誰繪畫的？」

藍衣人道：「席二先生！」

席婉芳聽到這裏，立刻忍不住回頭凝視着藍衣人。

「你認識我爹？」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曾經有過兩面之緣，有一次，還看見妳在一間大屋門外騎馬練箭。」

席婉芳「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我知道你是誰了。」

阮立斯道：「他是誰？」

席婉芳道：「他一定就是龍玉郎。」

「『雪刀奇俠』龍玉郎？」阮立斯詫異地望着這個藍衣人。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不錯，我就是龍玉郎，也是小賭徒的朋友。」

* * *

宇文刲雖然身上帶傷，但他的武功仍然不可小覷。

小賭徒雖然出招奇快，但宇文刲的招數却是老路縱橫，使小賭徒難有可乘之機。

就在這時候，堡外忽然殺聲震天。

龍玉郎面色一沉，對席婉芳道：「宇文刲的人來了。」

席婉芳冷冷一笑，道：「來得正好，反正本小姐正在技癢。」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別太輕敵，宇文刲麾下的殺手，不乏黑道中的元凶巨寇，一不小心，就會給他們暗算。」

席婉芳咬了咬牙，道：「我不怕。」

阮立斯也叫道：「我也不怕。」

這時候，已有一羣頭上紮着紅布的青衫漢子衝了進來。

但爲首一人，却是一個長相猙獰可怖的頭陀。

席婉芳抽出了一柄長劍，一兩個起落，就已攔住了頭陀的去路。

頭陀一揮方便鏟，猛地喝道：「好大膽的丫頭，竟敢擋住千月頭陀的去路！」

席婉芳哂然一笑，道：「原來是湘北頭陀大盜千月，你怎麼會跟着宇文刲這個老混蛋？」

千月頭陀怒道：「放妳媽的屁，竟敢出言侮辱宇文盟主？」

「宇文盟主？咱們幾時推舉宇文刲做武林盟主了？」席婉芳冷冷說道。

千月頭陀道：「別以為只有武林盟主，還有咱們的天魔盟！」

「天魔盟？」席婉芳「呸」一聲，道：「這算是什麼？邪魔外道的大會合？」

千月頭陀道：「天魔盟早在百年以前，已經威震中原武林，那時候，妳這個小丫頭還不知道身在何方！」

席婉芳冷冷一笑，道：「彼此彼此而已。」

千月頭陀道：「他奶奶的，妳簡直是活得不耐煩！」

「煩」字甫出口，精鋼鑄造的月牙鏟「颯」聲向席婉芳直插而去。

席婉芳身形急速轉動，飛、挪、騰、移、滑步、倒踩七星步，甚至連鐵板橋的功夫也使將出來。

千月頭陀臉色一沉，冷冷道：「真還有兩下子，難怪膽敢如此猖狂！」

席婉芳連閃十一招，到了第十二招，她連消帶打，使出了一招「織女穿梭」，急刺千月頭陀脅下要穴。

千月頭陀手中月牙鏟倏地一橫，以一招「羅漢拜天」把席婉芳的劍勢封住。

席婉芳也劍勢急攻，輕描淡寫地使出了一招「青柳拂揚」，又是一記看似輕柔，實則殺傷力是異常厲害的殺手鐧招數。

千月頭陀眼色一變，月牙鏟有如車輪般急劇轉動，又再把席婉芳的進攻招數門住。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條淡青的人影從外面飄至。

那是一個臉上戴着銀色面具的青袍人，他手裏有刀，刀長三尺八寸，重二十三斤，刀背極厚，但刀鋒却比紙還薄。

這是「滇池大砍刀」，鑄刀者乃是滇地附近的一個老鐵匠梁實手。

梁實手以鑄刀名聞天下，但他一直沒法子可以鑄造一柄可以媲美風雪之刀的寶刀。

這是他一直引以為憾的事，但除了風雪之刀之外，他所鑄造的刀，可算是當今武林絕頂之寶。

「滇池大砍刀」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氣的，但刀主是誰，却沒有多少人知道。

席婉芳早已留意着這個青袍人，但却不知道此人是敵是友。

直至青袍人揮刀向她進襲的時候，她才能肯定此人是天魔盟中人。

千月頭陀有了青袍人之助，要對付席婉芳，自然是容易得多。

阮立斯却突然殺將過來，他雖然一邊肩胛骨受了傷，但仍然能夠用另一隻手揮槍殺敵。

可是，他還沒有正式發出一招，而青袍人的大砍刀已砍在他臉上。

刀鋒入肉最少半尺！

這一刀自然是致命的，阮立斯連憏呼也沒有發出，就已頹然倒了下去。

阮立斯之死，使席婉芳大為驚怒，雖然她只是和阮立斯認識不久，但心中已把他當作是朋友。

但這戴着銀面具的青袍人，一出手就把阮立斯殺掉！

席婉芳為了要給阮立斯報仇，劍招一變，改為攻向青袍人。

但青袍人武功極高，席婉芳始終未能佔着半點便宜。

千月頭陀獰笑道：「野丫頭，妳還是乖乖投降罷！」

席婉芳明知形勢不妙，但要她屈服認輸，却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青袍人始終沒有開口說話，他的出現，似乎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要殺人！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是霸氣的刀法，霸氣的原則。

席婉芳已陷入騎虎難下的局面，但就在此際，一道燦爛的刀光斜斜地飛了過來。

青袍人的身子倏地一陣顫抖，他並不是感到害怕，而是因為想不到會在這裏看見這一柄刀。

「風雪之刀！」青袍人失聲叫了出來。

＊　＊　＊

龍玉郎手持風雪之刀，攔在席婉芳面前，道：「讓我跟這兩位前輩過幾招。」

千月頭陀正待動手，青袍人却喝道：「憑你的材料，只可以對付一般二三流的脚色，這位龍少俠，還是讓我來領教領教好了。」

龍玉郎道：「尊駕怎知我姓龍？」

青袍人道：「龍氏世家龍城璧大俠，一把風雪之刀傳給龍玉郎閣下，此事江湖上人盡皆知，除非在下根本認不出這柄風雪之刀，既然認出了，閣下還會是別人嗎？」

龍玉郎道：「我這一柄刀，尊駕曾經見過了？」

青袍人道：「不錯，那時候，這柄刀還在令尊手中。」

龍玉郎道：「如此，敢問前輩高姓大名？」

青袍人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在下姓甚名誰，對龍少俠來說，是半點也不重要的。」

席婉芳聽得心頭火起，道：「這種鬼鬼祟祟，蒙頭蒙面的混蛋，又怎會把真實姓名披露？」

青袍人冷冷一笑道：「姑娘的嘴好刁。」

席婉芳道：「嘴巴是用來說話的，誰叫你詞鋒笨拙？不過，這也很難怪閣下的，正是名不正，言不順，現在無論你說什麼，咱們也不會相信。」

青袍人嘿嘿一笑，道：「席二先生有妳這麼一個女兒，可算是倒足三輩子的霉。」

席婉芳「呸」一聲，道：「我爹對我視如掌上明珠，你休想挑撥離間。」

青袍人冷冷道：「妳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可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連妳的老子，他也曾吃過不少大虧。」

龍玉郎雙眉一揚，道：「不管尊駕是誰，你們還是馬上離開鐵衣堡，少生事端為上。」

青袍人道：「說來說去，還是嚴堡主太過份了，他若肯為宇文盟主療傷，又怎會弄至如此田地？」

龍玉郎道：「宇文封若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嚴堡主自然會救他。」

青袍人冷笑道：「茶樓酒肆皆仙佛，宇文盟主成不成佛，又有什麼相干？」

龍玉郎道：「宇文封若是尋常江湖人

物，自然是沒有什麼相干的，但他是魔中之魔，虎狠中的虎狠，嚴堡主不欲縱虎歸山，那也沒有什麼不對！」

青袍人「呸」一聲，道：「一派胡言，不倫不類！」

龍玉郎哂然一笑，道：「尊駕若聽不慣在下這些論調，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青袍人道：「聽說你已盡得龍氏世家『八條龍刀法』眞傳，今天正好領教領教！」

龍玉郎拱了拱手，道：「恭敬不如從命。」

青袍人伸開兩手，以左手握着滇池大砍刀。

龍玉郎却雙手低垂，刀尖直指向地下。

雖然沒有人能看得見他的臉，但却能感覺得到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

人的殺氣，遠比任何神兵利器更可怕。

龍玉郎面對着青袍人，他當然感覺得到對方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殺氣。

但他不怕。

因爲他知道，風雪之刀能抵禦這種殺氣。

人在刀在，不管遇上怎樣可怕的敵人，也總有一戰之力。

青袍人終於出刀。他的刀勢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沉猛，但他的身形却宛若流星，斜起縱落，他只是一刀虛點龍玉郎膻中穴，接着又忽地冲天躍起，這一次去勢更勁更急，再回來時已是一刀七式，刀勢越發奇妙得不可思議。

這是什麼刀法？

龍玉郎心裏是有點印象的，但這印象太模糊了，一時之間，他沒法子可以想得起。

但他可以斷定，自己出道江湖以來，一定從沒遇上過這種刀法。

既然從來沒有遇過這種刀法，他又怎會有印象？

龍玉郎是知道的，那是他父親龍城璧，曾經對他講解過武林中不少刀法名家的絕學，而這一套刀法，龍城璧必然是曾經對他提及過的。

但龍玉郎在一時之間，却是無法想得出來。

幸好這也並不太重要，無論對方使用的是那一門那一派的刀法，最重要的是能否化解應付。

青袍人的刀法雖然奇妙得不可思議，但龍玉郎却還是能夠應付裕如。

青袍人對龍玉郎的刀法，也是越來越感到驚奇。

他是第一次領教龍氏世家的「八條龍刀法」。

當年，「雪刀浪子」龍城璧就是憑着「八條龍刀法」和「龍心神訣」名震五湖四海，甚至聲威遠及塞外的。

龍玉郎幾乎就是另一個雪刀浪子。

青袍人苦戰不下，心裏開始有點着急，但龍玉郎的心情也並不悠閒。

因爲他已看出，鐵衣堡的形勢越來越是不妙。

宇文刲的援手極衆，鐵衣堡除了本身的堡勇、侍衛、武士和弟子之外，雖然還有若干武林高手仗義相助，但却還是抵擋不住天魔盟排山倒海般的猛烈攻勢。

龍玉郎知道自己並非「孤掌難鳴」，但敵勢龐大，想守住鐵衣堡，已是希望十分渺茫之事。

席婉芳也正在和天魔盟的高手殺得難分難解。

龍玉郎與青袍人之戰，雖然殺得難分難解，但龍玉郎自信可以在五十招內取勝。

但敵人來勢洶湧，龍玉郎根本就沒法子可以和青袍人比拚到五十招之外。

席婉芳正和千月頭陀陷入苦戰，她江湖經驗淺薄，並未看出鐵衣堡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

那邊廂，小賭徒與嚴鐵衣聯袂苦戰宇文刲，但譚廣却已倒了下去。

小賭徒連眼睛都紅了，他決定要和宇文刲拚命到底。

宇文刲在激戰一番之後，忽然劇烈地咳嗽，連身子也在顫抖。

嚴鐵衣立刻向小賭徒叫道：「這惡魔內力不繼，咱們決不可放過他！」

這時，他已中了宇文刲兩掌，傷勢絕對不輕，但他仍然戰意堅決，非要把宇文刲擊敗不可。

小賭徒的心情却反而有點矛盾。雖然他很想擊敗這個白袍人，但此際見白袍人內傷發作，又似乎覺得勝之不武。

本來，這一刻是小賭徒和嚴鐵衣可以擊敗宇文刲的大好機會，但由於小賭徒這一陣的猶疑，便把這個機會輕輕放過了。

因爲宇文刲已有援手湧至。

最少有十二個身懷絕技的殺手圍住了小賭徒和嚴鐵衣。

嚴鐵衣知道再也沒有機會了，不禁長嘆一聲，對小賭徒道：「這位兄弟，你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但小賭徒不肯。

他絕不是貪生怕死之輩，這是賭徒的性格。

但就在這時，忽見一道紫色的人影飛了過來，小賭徒一怔，才看清楚這人的臉，脅下神堂穴已給這人點住。

那是一個紫衣人。

紫衣人年約七旬，鬚眉皆白，神情有點古怪，目光也是怪怪的。

小賭徒雖然給這紫衣老人點住了神堂穴，但却沒有驚怒，只是有點詫異和無奈的表情。

因爲這個紫衣老人，就是他的授業恩師老賭徒！

* * *

在鐵衣堡東北十五里外，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寺院。

這寺院的方丈，法號無可，提起了無可大師，可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古怪出家人。

無可大師有一句說話，是經常掛在嘴邊的。

他常說：「無可無不可。」

比方說，有一個人問他：「和尚能否吃葷？」

他一定會回答：「無可無不可。」

甚至有人問他：「和尚能否吃狗肉。」

他也同樣會這樣回答：「無可無不可。」

有一次，有一個武功比他厲害得多的江湖大盜，拿着一柄七十二斤重的斧頭站在他面前，道：「俺要劈開你的腦袋，你怎麼說？」

他還是回答道：「無可無不可。」

結果，那個江湖大盜眞的一斧向他的腦袋劈下去。

無可大師動也不動，一副坦然受死的樣子。

但江湖大盜並沒有眞的砍下去，只是虛晃一招，就把斧頭收回。

無可大師微微一笑，問那個江湖大盜：「施主何以臨崖勒馬？」

江湖大盜哼一聲，道：「你是個白痴的出家人，我若用這柄斧頭殺你，恐怕將來連自己也變成一個白痴。」

這是江湖大盜所說的理由，但事實是否如此？

江湖大盜自然是心中有數的。

江湖大盜並不怕無可大師，但却知道無可大師有無數朋友。

無可大師的朋友，範圍極是廣濶，從京師的達官貴人，以至市井的販夫走卒，都不乏他的朋友。

而江湖大盜最忌憚的，是無可大師的幾個武林朋友，諸如「偷腦袋大俠」衛空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殺手之王」司馬血、醫谷第二號神醫梁大夫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老賭徒，也是無可大師的朋友。

現在，老賭徒與小賭徒就在這間寺院裏，看着無可大師正在搓脚。

＊　＊　＊

出家人可以在大庭廣衆之前搓脚嗎？

無可大師曰：「無可無不可。」

搓脚這種動作雖然看來不雅，但却不犯法，既然並不犯法，在斗室之中固然可以搓之，在大庭廣衆之前搓之，又有何不可？

對無可大師來說，搓脚是一種享受。

不但搓脚是享受，連放屁也是一種充滿快感的享受。

但你若以爲他是個草包子，那却是大錯特錯了。當他還沒有出家之前，他曾經中過狀元。

眞眞正正的狀元爺！

但他當了三年官，就向皇上辭官歸故里，初時天子又驚又怒，命令他不得辭官，否則殺無赦，甚至還要誅連九族。

但無可大師却對皇上說：「微臣乃孤兒出身，自幼自讀經書，連老師也沒有一個，皇上要誅微臣九族，難矣！難矣！」

皇帝給他氣得臉色都變了，正待把他推出午門斬首，但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在他耳邊輕輕吹了一口氣。

要知道金鑾殿上守衛森嚴，皇帝是九五之尊，又有誰能如此接近皇帝，並且在他耳邊輕輕吹一口氣？

皇帝大驚，但左顧右盼，身邊何來有人？

正當皇帝驚疑不定之際，他又聽見一個人有如蚊吶般細小的聲音在耳邊响起：「我是天上的神仙，狀元爺既然要辭官，聖上就准奏好了，否則，唉……」

這聲音雖然細小，但却淸晰可聞，皇帝再四顧視盼，身邊那裏有人？連最接近自己的宮娥太監，也站得遠遠的，而且顯然不是他們的傑作。

最後，皇帝准奏了。

他當然永遠也不會曉得，這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傑作。

衛空空在金鑾殿外運用內勁，把一口氣集成柔細的氣流，在皇帝耳邊輕輕吹過去，再用「蟻語傳聲」之法在遠處向皇帝說話。

皇帝做夢也想不到江湖中人會有此技倆，還眞的以爲天界神仙有所指引，只得准奏了。

這狀元爺辭官後，却並非歸還故里，而是出家做和尚。

不到三年，他就成爲了一間寺院的方丈。

這就是無可大師。

＊　＊　＊

無可大師一面搓脚，一面看着老賭徒的臉。

老賭徒却在看着小賭徒。

小賭徒忍不住問：「我的臉有什麼好看？」

老賭徒道：「正因爲你的臉色不大好看，所以爲師更要多看幾眼。」小賭徒道：「這是什麼道理？」

老賭徒道：「爲師要看看你的氣色。」

小賭徒道：「我的氣色怎樣？」

老賭徒道：「不太好。」

小賭徒立刻長長吐出一口氣，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

老賭徒一呆，道：「你好像高興得很？」

小賭徒道：「師父說我的氣色不太好，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事。」

老賭徒奇道：「你瘋了？爲師說你氣色欠佳，何以還值得高興？」

小賭徒道：「道理太簡單了，師父不妨撫心自問，您老人家給別人看相，有那一次是準確的？」

老賭徒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無可大師却立刻大笑起來，還一拍大腿，道：「有其師必有其徒，師父是個妙人，徒兒更妙，眞是妙不可言。」

老賭徒瞪着他，道：「你搓你的臭脚，咱們師徒之間的事，你最好不要多管閒事。」

無可大師一笑，道：「你近來一定手風不順，輸得頭焦額爛，所以脾氣也變壞了。」

老賭徒冷哼一聲道：「你這算是待客之道嗎？」

無可大師道：「貧僧已把施主視爲上賓，至少到現在，貧僧還沒有放屁。」

老賭徒道：「放屁並不像說話，要放便放，要是無屁可放，就算你想放也不行。」

無可大師又搓了搓脚，笑道：「說得好，果然不愧是放屁高手。」

小賭徒有點不耐煩，道：「咱們躲在這裏，並不是辦法。」

「放屁！」老賭徒瞪了他一眼，道：「誰說咱們是在躲避？」

小賭徒道：「徒兒正和那個大惡魔廝殺，您老人家何苦硬是把徒兒拉出來？」

老賭徒冷一笑，道：「形勢不妙，你還猷在那裏幹嗎？」

小賭徒道：「雖然敵人衆多，但只要大家齊心協力，那怕——」

「怕他媽個屁！」老賭徒臉色一沉，道：「天魔盟這一次可說是精銳盡出，務求一定要攻佔鐵衣堡，憑咱們這些人手的力量，又怎敵得過宇文封麾下的精英高手？」

小賭徒道：「但咱們一走，嚴堡主這條性命還能保得住嗎？」

老賭徒道：「嚴堡主早已抱定玉石俱焚的決心，而且這一場浩刧，鐵衣堡是避無可避的。」

小賭徒道：「但咱們却在鐵衣堡最危難的時候撤退！」他說到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異常沉重。

老賭徒道：「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乃是愚勇。」

小賭徒吸一口氣，想反駁師父，却又說不上話來。

無可大師忽然吐了一口痰，又把芒鞋穿上，道：「此處並非久留之地，你們還是快點上路罷。」

老賭徒臉色一變，道：「死和尚，你不把老夫當作朋友了？」

無可大師道：「你以爲貧僧怕兩位會連累本寺嗎？」

老賭徒冷一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誰曉得你心裏怎樣想？」

無可大師道：「你是不是很想除掉宇文封？」

老賭徒道：「這是武林中最大禍胎，此人不除，江湖亦難有寧日。」

無可大師道：「要除掉宇文封，首先要對付宇文智。」

老賭徒道：「這個老夫是知道的，但這位天殘教教主，並不容易對付，他比狐狸還更狡猾。」

無可大師道：「宇文智雖然狡猾，但他始終要冒出來的。」

老賭徒道：「你知道他會在什麼時候冒出來嗎？」

無可大師道：「他現在就已冒了出來。」

老賭徒一怔，道：「你是說，宇文智已到了中原？」

無可大師道：「連他的叔父宇文封都已到了中原，宇文智又豈甘寂寞？」

老賭徒不由嘆了口氣，道：「這下子可真熱鬧了。」說到這裏，忽然盯着無可大師的臉，道：「你怎知道宇文智已到了中原？」

無可大師道：「貧僧雖然坐鎮本寺之中，但能洞悉世情，雖然是遠至天南地北的事，也瞞不過貧僧的耳目。」

老賭徒嘿嘿一笑，道：「在老夫面前，你少吹牛行不行？」

無可大師嘻嘻一笑道：「這個嘛，無可無不可！」

就在這時候，小賭徒忽然「噫」的一聲叫了起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女郎，她就是席婉芳。

＊　＊　＊

席婉芳是女孩子，但却在和尚寺裏出現，老賭徒忍不住問無可大師，道：「這個也可以嗎？」

無可大師微微一笑，他的回答還是那一句：「無可無不可，既然這位女施主想進入本寺，貧僧又何苦把她拒諸門外？」

席婉芳扠着腰走了過來，目注着無可大師道：「我要進來，又有誰阻攔得住？」

小賭徒道：「我能。」

席婉芳一跺脚，道：「你敢？」

小賭徒道：「妳若不守規矩，我現在就把妳踢出寺外。」他的話聽來很不客氣，但臉上却是笑吟吟的。

老賭徒忽然向禪房外一望，道：「外面還有什麼人？」

席婉芳笑了笑，道：「是龍大哥。」

「龍大哥？那一位龍大哥？」小賭徒立刻有點緊張地問。

席婉芳淺淺一笑，道：「他就是龍玉郎。」

＊　＊　＊

龍玉郎也來了。

無可大師當然早就知道，但他一直沒有向老賭徒說。

老賭徒看着龍玉郎，一直看了很久，才道：「太像了！太像了！」

席婉芳道：「他太像誰了？」

老賭徒莞爾一笑，道：「當然是太像他的父親龍城璧龍大俠。」

席婉芳道：「前輩見過龍大俠？」

老賭徒道：「何只見過，還跟他喝過酒，賭過牌九，也曾動過手拚命。」

席婉芳道：「是誰贏了？」

老賭徒道：「喝酒他贏，賭牌九我勝，到了動手拚命的時候，兩個都輸。」

席婉芳一怔：「怎會兩個都輸的？」

老賭徒哈哈一笑，道：「咱們各出三招，結果兩人都掛了彩，還不是兩個都輸了嗎？」

無可大師淡淡一笑，對龍玉郎道：「他老人家的意思，你懂不懂？」

龍玉郎搖了搖頭，道：「不懂。」

無可大師道：「他的意思，是說他和你的老子是好朋友，所以你遇上了他老人家，必須恭恭敬敬，因爲他是前輩，你是晚輩，懂了沒有？」

龍玉郎立刻頷首道：「晚輩懂了。」

「懂個屁！你別聽這個瘋和尚胡說八道！」老賭徒怪叫起來，道：「老夫可不是那麼迂腐的人，前輩又怎樣了？只不過是他媽的虛長幾歲，又何必弄得如此拘謹？玉郎，你坐到這邊來，老夫有話要問你。」

龍玉郎沒有遲疑，立刻就走到老賭徒身邊坐下。

老賭徒看了他一眼，又再看看小賭徒。

然後，他才對龍玉郎道：「這是小賭徒，是老夫的嘔血徒兒。」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是你老人家嘔血，還是小賭徒嘔血？」

老賭徒道：「他是風流快活之人，又怎會嘔血？只有老夫看見他的時候，才會給他氣得嘔血而已。」

小賭徒笑了笑，道：「龍兄不必擔心，我師父血多，嘔一點出來是沒關係的。」

老賭徒嘿嘿一笑，道：「玉郎，你聽見了沒有？這就是老夫的寶貝徒兒。」

龍玉郎道：「他很好，最少不會在師父的面前過份拘謹，這豈不是與前輩的心意不謀而合嗎？」

老賭徒呵一笑，道：「連你也來抽老夫的後腿了，撇開這個不談，你怎會溜入鐵衣堡的？」

龍玉郎道：「晚輩喜歡看熱鬧，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熱熱鬧鬧的時候，晚輩一定不會錯過。」

老賭徒「唔」一聲，道：「你父親年輕時，也是這種脾氣，但你可知道，他有時候也會很寂寞的。」

龍玉郎點點頭，道：「家父也曾經說過，浪子生涯，本來就是和寂寞分不開的。」

老賭徒道：「你知道就好了。」

龍玉郎道：「浪子是一種很特別的人，這一點，就連我爹都是這樣說。」

老賭徒道：「龍氏世家已變成了浪子世家，也許連龍城璧的孫子以至曾孫子，將來也是天涯流浪的浪子。」

龍玉郎道：「做浪子也好，浪女也好，總比做瘋子好。」

老賭徒道：「你為人怎樣，自己是應該心裏有數的，我們既然有緣相聚，就不妨痛飲幾杯，祝賀祝賀。」

龍玉郎道：「能飲千杯，固然高興，若是只能共飲一杯，也是緣份，只是，以前輩的金漆招牌，不說賭幾手，却說喝幾杯，似乎是有點『文不對題』。」

老賭徒道：「這世間上文不對題的事何止萬千，東一筆西一筆，左一記右一記，又有多少是對的？」

龍玉郎挖了挖耳朵，道：「前輩越說越深奧，晚輩實在不太明白。」

老賭徒道：「不明白是好事，正是人生難得糊塗，你少擔心，總之，再困難的事也會有解決的辦法。」

龍玉郎道：「前輩對鐵衣堡之局勢，有何看法？」

老賭徒道：「看法不太妙。」

龍玉郎道：「你擔心天魔盟會在中原武林勢力復熾，死灰復燃？」

老賭徒道：「不是擔心，而是形勢已經有此跡象。」

龍玉郎道：「然則有何解救妙法？」

老賭徒道：「還是那句話：先喝幾杯，慢慢再算。」

龍玉郎道：「前輩既然無酒不歡，晚輩自當奉陪。」

老賭徒哈哈一笑道：「各位武林朋友，這和尚寺和別的和尚寺不同，除了人肉之外，幾乎是要什麼有什麼的，說到喝酒，更是稀鬆平常之事。」

無可大師臉色一寒，道：「老施主，你太過份了。」但旋即又朗聲說道：「小禿和尚，快把地窖的女兒紅拿來，要最好的兩罈！」

＊　＊　＊

女兒紅很香，但在小賭徒的感覺裏，世間又有什麼香氣可以比得上席婉芳的一顰一笑？

無可大師看着小賭徒，又看着席婉芳，臉上不禁綻出個得意的微笑。

老賭徒忍不住喝道：「禿驢，有什麼好笑？」

無可大師道：「此時不笑，更待可時？」

老賭徒道：「你的腦袋準是他媽的大不正常，連笑起來的時候也像是猢猻放屁。」

無可大師道：「老施主的火陽神掌練成怎樣了？」

老賭徒道：「不太好。」

無可大師道：「連宇文刲也着了你的道兒，怎麼還說不太好？」

老賭徒道：「你以為老子一個人就把宇文刲打傷了？」

無可大師眨眨眼，道：「不是一個人，難道是一千個嘍囉圍攻宇文刲不成？」

老賭徒道：「是六個。」

無可大師道：「除了你這個老施主外，還有五個又是何方神聖？」

老賭徒道：「『塞北之熊』任冠天、『獨行一鈎半月眉』鄧南、『雨中怪叟』施大幻、『柔水姥姥』薛碧如、還有一個，唉，老夫一看見他就頭疼……」

無可大師一怔，道：「這又是何許人也，居然會令你這種人物頭疼？」

老賭徒道：「你見過懂輕功的大象沒有？」

無可大師搖搖頭。

老賭徒又問：「你見過可以淹死一匹水牛的大酒罈沒有？」

無可大師又搖搖頭，龍玉郎的眼睛却忽然亮了：「你是說我舅父？」

老賭徒道：「你有幾個舅父？」

龍玉郎道：「無論我有多少個舅父，但像那樣的舅父，全天下也許只有一個。」

無可大師道：「這個懂輕功的大象到底是誰？」

龍玉郎道：「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俠』。」

無可大師眉頭一皺，道：「貧僧只聽過『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可沒聽過『天下第一號大醉俠』的名堂。」

老賭徒道：「別人可以說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但龍少俠却不能，只可以說是『天下第一號大醉俠』，因為唐竹權畢竟是他的舅父！」

無可大師唸了一句佛號：「阿彌陀佛，原來如此，搓搓脚趾。」說着，居然真的又在搓脚。

席婉芳只看得眉頭大皺，小賭徒趁機拉着她的手：「咱們到外面走走好不好？」

席婉芳想說「不好」，但不知怎的，却點了點頭。

無可大師又在眯眯的笑，老賭徒冷笑一聲，道：「瞧你這副賊相，有那半點像個出家人？」

無可大師道：「像不像出家人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像不像有福之人，你瞧貧僧的福氣怎樣？」

老賭徒登時為之氣結。

＊　＊　＊

鐵衣堡形勢驟變。

嚴鐵衣已戰死陣中，此刻鐵衣堡已爲天魔盟所佔據。

夜深時候，兩條人影迅速接近鐵衣堡。

這兩條人影，一胖一瘦，胖的極胖，瘦的極瘦。

胖者胖如大酒桶，乃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瘦者瘦如高竹竿，此人姓施名大幻，綽號「雨中怪叟」。

鐵衣堡在黑夜中宛如巨獸，靜悄悄地伏在山邊。

唐竹權仰首一望，嘆道：「眞乃壯哉。」

施大幻道：「你是說自己還是說這座堡壘？」

唐竹權道：「老子並非用『壯哉』兩字就能形容透徹的，你可知道，老子最討厭的就是你這張嘴巴，眞是他媽的狗嘴長不出象牙，又怎及得唐大少爺滿嘴都是象牙象齒？」

唐竹權冷冷一笑，忽然道：「在大漠一戰的傷勢已痊癒了嗎？」

施大幻悻悻然道：「六人合戰大惡魔，結果還是佔不到便宜，說來眞是丟臉，還提來作甚？」

唐竹權道：「這都怪老子不好，還沒有動手就已喝得醉醺醺。」

施大幻道：「你一年中又有幾天是清清醒醒的？」

唐竹權道：「老子現在就已清醒得很。」

施大幻道：「剛才老夫見過老哈薩了。」

唐竹權目光一閃，道：「老哈薩是你的老朋友，他有什麼話跟你說？」

施大幻道：「他說自己很苦悶。」

唐竹權一怔道：「他苦悶些什麼了？」

施大幻道：「老哈薩很後悔這一次跑到中原來。」

唐竹權道：「來了便來了，爲什麼要後悔？」

施大幻道：「老哈薩說，這一次把一個武林大惡魔護送到中原，不管日後情況怎樣，都是罪過。」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老哈薩未免太瞧得起自己了，宇文刲要來便來，幾時用得着他來護送？」

施大幻道：「這倒不然，這一次宇文老魔捱了老賭徒一掌，可不是說笑的。」

唐竹權道：「你認爲老賭徒的火陽神掌眞的那麼厲害？」

施大幻道：「你何不試一試老賭徒的掌力？」

唐竹權道：「老賭徒也許是有兩下子的，但總會有解救之法。」

施大幻道：「除了進入冰玉石室，躺在冰河彩玉床七七四十九天之外，似乎就沒有更有效的辦法了。」

唐竹權道：「但據說有一種乾枯了的葉子，把它煮沸之後，可以驅除火陽神掌的掌力。」

施大幻道：「那是一種很古怪的葉子，生長在甘肅一帶，但這種葉子只能暫時驅除火陽神掌掌力。」

唐竹權道：「要澈底解除火陽神掌掌力，還是要靠冰河彩玉床？」

施大幻道：「正是這樣，所以，鐵衣堡才會惹上這一次天大的麻煩。」

唐竹權道：「這都拜老賭徒所賜。」

施大幻奇道：「又和老賭徒有什麼相干了？」

唐竹權道：「若不是老賭徒用火陽神掌打傷了宇文老魔，宇文老魔就不會來到鐵衣堡。」

施大幻道：「話可不能這樣說，歸根究底，還是我們六大奇俠不中用，要是當天能夠把宇文刲解決，如今就不會弄得烏烟瘴氣。」

唐竹權搖頭不迭，道：「你這種說法，未免是本末倒置了，老子大不同意，再說，咱們六人，又有那一個是什麼大俠、奇俠了？有些是酒鬼，有些是賭鬼，也有色迷迷的老淫蟲……」

施大幻兩眼一瞪：「你說誰是老淫蟲？」

唐竹權笑了笑：「何必緊張，老子又不是說你。」

施大幻哼了一聲，道：「少廢話，當日六人苦戰宇文刲，宇文刲固然中了一記火陽神掌，但咱們這一邊也損折了三人，唉，死得最慘的就是任冠天，他連半邊腦袋也給宇文老魔劈爛，眞是他媽的慘不忍睹。」

唐竹權道：「所以，這次咱們一定要爲任冠天等報仇。」

施大幻道：「鐵衣堡已成爲魔窟，你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扭轉乾坤？」

唐竹權想了想，道：「最妥善的辦法，莫如逐個擊破。」

施大幻道：「射人先射馬，擒人先擒王，咱們只要幹掉宇文刲，其餘的嘍囉小卒便容易對付。」

唐竹權道：「宇文刲如今必已躺在冰河彩玉床上，倘若能殺入冰玉石室，這老魔頭必死無疑。」

施大幻道：「這個還用你來說嗎？但要怎樣才能殺入冰玉石室？」

唐竹權道：「最妙的法子，就是挖一條地道，然後從地道殺將過去。」

施大幻冷笑道：「你挖過地道沒有？」

唐竹權想了想，道：「三十年前挖過一次。」

施大幻道：「該地道有多少丈？」

唐竹權道：「什麼多少丈？那條地道是用來給烏龜爬的，只有兩尺。」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但你可知道，從這裏挖地道進入鐵衣堡，最少有多少丈？」

唐竹權乾笑道：「這就不大清楚了，但照看照算，最少也有五十丈光景罷？」

施大幻道：「從這裏挖地道進入鐵衣堡，已經難乎其難，若要把地道出口挖到冰玉石室更是難乎其難。」

唐竹權點點頭，道：「不錯，難就難在不知道冰玉石室在鐵衣堡的什麼地方。」

施大幻道：「縱使知道，也沒有用。」

唐竹權道：「爲什麼沒有用？」

施大幻道：「鐵衣堡建在石山之下，地質堅固異常，若要在這種石地裏挖地道，簡直比登天還難，就算可以挖得通，說不定已經是三年後的事，那又有什麼用

處？」

唐竹權嘆道：「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眞是麻煩！」

施大幻道：「所以，以咱們目前的力量，要殺宇文封是大不容易的，但却可以先把宇文智幹掉，把宇文封的勢力削弱。」

唐竹權道：「宇文封這一次負傷前往鐵衣堡，表面上是由老哈薩護送，但宇文智必然暗中跟隨着。」

唐竹權道：「宇文封固然是老魔頭，宇文智也不好對付。」

施大幻看着他胖大得驚人的肚子，道：「怎麼了？居然害怕起來啦？」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老子怕什麼？若眞的害怕，也不會陪着你潛到這裏來。」

施大幻道：「宇文智是一條狐狸，要抓狐狸，首先就得查出狐狸的踪跡。」

唐竹權道：「要查出狐狸的踪跡，非要有靈敏如狗的鼻子不可，老子經常滿身酒氣，這個鼻子實在不怎麼中用，所以這次非要靠你不可。」

施大幻罵道：「他媽的，你分明兜圈子罵老夫是條狗。」

唐竹權笑道：「老子何必要罵你是條狗？」

施大幻道：「誰曉得你心裏是怎麼想的？」

唐竹權道：「老子只想幹掉宇文封和宇文智，爲『大漢君子』葉瓊報仇。」

一提起「大漢君子」葉瓊，施大幻的神色就沉重下來。

葉瓊在風沙滿天的大漠裏是君子，在中原武林的時候也是個君子。

一個眞正的謙謙君子。

他從不沽名釣譽，永不做任何對不起朋友的事。

他是儒者，也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江湖上，認識葉瓊的人並不多，甚至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葉瓊這個名字。

那是因爲葉瓊不喜歡出鋒頭，甚至不願意有人知道「大漢君子」的存在。

但他還是有不少朋友。

可是，他既有不少朋友，也有不少敵人。

君子對付敵人的手段，總是溫和、留有餘地的，但敵人卻不會這樣。

更尤其是宇文封那樣的敵人。

連葉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樣惹上這麼一個仇家的。

他只是把一個盜牛賊的武功廢了，然後把他遠遠驅逐。

但他永不知道，這個盜牛賊原來是宇文封的私生子。

即使是宇文封，也從來不會在人們面前承認有這麼一個兒子。

但儘管這樣，盜牛賊還是他的骨肉，葉瓊廢了他兒子的武功，幾乎就像是廢掉宇文封的武功一樣。

也許宇文封失掉的並不是武功，而是失掉了一種埋藏在心底裏的希望。

望子成龍，人皆如此。

凡人如此，宇文老魔心裏的想法，也莫不如此。

就是這樣，宇文封下令追殺葉瓊。

其實，殺是殺，但卻沒有追。

因爲根本用不着追，葉瓊從來沒有逃走過一次。

無論在任何環境，任何情況之下，他絕不逃避，即使泰山崩在眼前，他也會睜大眼睛瞧着。

勇者無懼，君子也無懼。

懼內者不是君子，是老婆奴，懼敵者更不是君子，而是懦夫。

君子不但是仁慈的，也是勇敢的，葉瓊就是一個這樣的君子。

所以，雖然他身負絕世武功，到最後還是不免死在宇文封的手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宇文封要殺葉瓊，方法實在是太多了。

＊　＊　＊

雖然葉瓊死於風沙蔽天的大沙漠裏，但消息還是傳了開去，而且傳得比任何人想像還要快。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在一個月之後就已聽到這個消息。

把這個消息傳給他知道的是老賭徒。

老賭徒雖然是個狡猾精明混帳兼而有之的賭徒，但唐竹權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的說話。

因爲老賭徒從來沒有騙過唐竹權一次。

唐竹權是葉瓊的老朋友，雖然每次相見，總是前者喝酒後者喝茶，但當這兩個人相處在一起的時候，時間就不會過得寂寞。

葉瓊是謙謙君子，唐竹權是粗話連篇的酒徒，但這並不表示這兩種人不可能共處在一起。

朋友就是朋友，世間上不乏乞丐與王子結成知己的例子。

這並不是故事，而是必然曾經發生過，以後也會有機會發生的事實。

不爲什麼，只因爲人類還有人性，只要人性不滅絕，任何人都可能跟另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結交成爲知己朋友。

友情永遠是可貴的，擁有眞正的友情，遠比擁有財富珍貴千萬倍。

所以，當唐竹權聽見葉瓊被殺訊息的時候，他立刻把一罈醇酒拋進湖水裏。

湖水冰冷，但他的一顆心更冰冷，冰冷得連血液都已凝固。

兩個月後，有六個不要命的江湖人挑戰宇文封。

那是一場慘烈的遭遇戰，就連宇文封也想不到這六個人聯手的威力，竟然是那樣的厲害。

但那一戰並未能殺掉宇文老魔。

他只是受了傷，但仍然活着。

現在，宇文封就在鐵衣堡中，他在冰玉石室裏治療傷勢。

施大幻說得很對，只要先把宇文智幹掉，就能削弱了宇文封的勢力。

但怎樣才能殺掉宇文智？

宇文智又在那裏？

施大幻不知道，唐竹權也不知道。

但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忽然來了。

這人並不高大，相貌也很普通，所穿的衣衫看來毫不起眼，就像個年紀老邁的窮秀才。

但誰也不敢小覷他，除非是不認得席二先生的人。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席二先生來去無踪，是個行藏飄忽不定的江湖異人。

就連他的女兒也很難找到他。

但他若要來，卻是沒有多少人能阻擋得住。

施大幻望住席二先生，欲言又止。

唐竹權卻嘆了口氣，道：「席兄，聽說你又惹上了麻煩事。」

席二先生淡淡道：「麻煩事就像是叫化子身上的跳虱，誰能避得了？」

唐竹權道：「但這一次，你惹上的虱子可比河馬更大。」

席二先生道：「比河馬還大的就不會是虱子。」

施大幻點點頭，道：「不錯，反過來說，比虱子還細小的也就決不會是河馬。」

唐竹權道：「是虱子也好，是河馬也好，席兄，你現在是少點露面爲佳。」

席二先生道：「是不是爲了十傑盟的公案？」

唐竹權道：「不錯，江湖上，誰不知道『鐵掌仁心』秦濟安是一條好漢，但卻偏偏死在席二先生的『冰山大雪掌』下。」

施大幻道：「謠言止於智者。」

席二先生卻搖了搖頭，道：「但這並非謠言，而是鐵一般的事實。」

施大幻吃了一驚，目住着席二先生道：「你眞的殺了秦濟安？」

席二先生坦然道：「殺了便是殺了，這又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

施大幻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道：「武林中有一種人是殺不得的。」

席二先生道：「秦濟安就是這種人？」

施大幻道：「不錯，他是十傑盟盟主，統領着十個勢力不弱的幫會，你殺掉他，無異是引火自焚。」

席二先生道：「不殺也殺了，你是不是要席某後悔流淚？」

施大幻連連搖頭，道：「大丈夫流血不流淚。」

唐竹權立時罵道：「放屁！葉瓊一死，你不是立刻抱頭痛哭嗎？」

施大幻嘆息一聲，道：「老夫不是大丈夫。」

唐竹權道：「但也不是個混蛋。」

施大幻一怔，繼而笑道：「你總算肯說出一句公道話。」

唐竹權道：「老子本來就是個公道的人，所以才會心廣體胖。」

席二先生忽然問：「唐兄，你是否想找宇文智？」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你知道他在那裏？」

席二先生道：「當然知道，否則也不會來找兩位。」

施大幻一愕：「你知道咱們在這裏？」

席二先生道：「宇文刲已殺入鐵衣堡，兩位還會袖手旁觀才是怪事。」

施大幻道：「宇文智下落如何？」

席二先生道：「他在平關口。」

施大幻一呆，道：「在平關口作甚麼？」

席二先生道：「準備伏擊十傑盟。」

施大幻道：「十傑盟中人怎會在平關口的？」

席二先生道：「秦濟安死後，十傑盟就由莫鐵山執掌牛耳。」

施大幻道：「莫鐵山？是不是外號人稱『快戟三郎』的莫老三？」

席二先生道：「不錯，此子年紀雖輕，但武功高，頭腦冷靜，又有謀略，確是大將之材。」

唐竹權卻冷冷一笑，道：「但莫鐵山缺少的是江湖經驗。」

席二先生道：「唐兄言之有理，所以，他雖然經過深思熟慮，才統領十幫高手準備對付天殘教，但結果必將難逃一敗，除非……」

「除非怎樣？」唐竹權道。

「除非有高人幫助，十傑盟才能渡過這一場厄刦。」

「咱們三個，算不算是高人？」

「不算。」席二先生淡淡道：「咱們只是窮人、老人和肥人，和『高人』二字實在相差十萬八千里。」

唐竹權一笑，道：「所以，咱們應該袖手旁觀了？」

席二先生道：「本來應該是的，但很奏巧，咱們這三個人，都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

唐竹權哈哈大笑，道：「說得好，咱們都是江湖上的怪物，又怎能以常理而度之？」

施大幻望住他，又看着他胖大得驚人的肚子，半晌才道：「唐老兄又有什麼高見了？」

唐竹權乾咳一聲，道：「老子的高見是：馬上殺到平關口，好讓宇文智知道什麼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施大幻仍然怔怔的看着他。

唐竹權瞪着他：「你在看什麼？」

施大幻悠然一笑，良久才慢慢的說道：「一隻比大象更肥的黃雀。」

* * * *

平關口地勢險要，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莫鐵山帶着二百八十九個來自十個幫會的好漢，眼神凝重地遙望着平關口。

他沒有把自己也算作是一條生命，在他的心裏，只有這二百八十九個好漢，二百八十九個兄弟的熱血翻騰着。

秦濟安還活着的時候，他曾經對一個隱士說過：「小莫外表冷靜沉着，但他體內的血卻是燙熱的。」

隱士一直隱居山林之中，他沒有見過莫鐵山，甚至沒有聽過莫鐵山的名字。

秦濟安這樣說，他就只好聽着。

隱士並不瞭解莫鐵山，但他瞭解秦濟安，他知道秦濟安不會看錯人，秦濟安怎樣形容莫鐵山，莫鐵山就一定是個怎樣的人。

現在，秦濟安死了，莫鐵山挑着他遺下來的擔子，這擔子很重，關係十傑盟逾千兄弟的性命，更關係及最少半邊武林的形勢。

莫鐵山不能失敗，他一失敗，十傑盟



龍玉郎與席婉芳突然出現在無可大師方丈室門外。

就完了。

所以，他外表冷靜，心裏也希望自己眞的可以完全冷靜，完全理智地面對強敵。

但莫鐵山還是莫鐵山，雖然「鐵掌仁心」秦濟安死了，但他這個人還是沒有改變。

外表沒有改變，內心也沒有改變。

＊　＊　＊

莫鐵山的師父是崑崙派名宿「雷霆刀」上官九。

上官九雖然以刀法馳名武林，但他晚年一直苦研金陵呂家的「絕情十八戟」。

經過十載艱苦鑽研，上官九終於把「絕情十八戟」去蕪存精，化爲「雷霆十三戟」。

莫鐵山八歲拜師在上官九門下，最初三年練刀，其後六年一直苦練「雷霆十三戟」。

他十七歲出道江湖，第一戟就和大同府武林大家「無定雙飛劍」于泰聲戰成平手，第二戰七招之內擊敗「終南二怪」，立刻名噪江湖，到了二十歲那年，已加入十傑盟，又更是盟中「玉令幫」的幫主。

玉令幫在十傑盟中是第三大幫會，莫鐵山成爲幫主後，把幫中大小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還化解了幫中數次重大的危機。

於是莫鐵山在十傑盟中聲譽日隆，在秦濟安遇刺之前，他已成爲十傑盟中第二號人物。

爲了十傑盟，莫鐵山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他的面孔雖然冰冷，但他的血的確是燙熱的。

敢於洒熱血，拋頭顱的，正是莫鐵山這種人。

夜色漸漸褪了，東方天際開始露出一線曙光。

闖平關口，是勢在必行的，莫鐵山雖然不知道平關口是否藏有伏兵，但他還是不敢草率行事。

他已派出兩個輕功高明的手下前往探路。

「平關口一切平靜，沒有敵人潛伏着。」這是他兩個手下帶回來的報告。

莫鐵山緩緩地點了點頭，他身邊一些盟中好漢聽見了，都不禁輕輕吁了一口氣。

莫鐵山終於決定在黎明時候闖過平關口。

但平關口眞的那麼平靜嗎？

＊　＊　＊

莫鐵山身先士卒，帶着二百八十九個兄弟穿過平關口。

平關口地形險要，就像是一隻平躺在大地上的巨大葫蘆。

而最險要之處，就在葫蘆口似的一條羊腸小徑。

這裏只可容一匹馬經過，倘若有伏兵在外面，形勢就十分危險。

這是易守難攻之地，但莫鐵山必須帶着十傑盟的兄弟穿過去。

天殘教、天魔盟羣魔既已到了中原，十傑盟就決不能做縮頭烏龜。

莫鐵山深信，即使秦濟安活着，他也會帶着這些兄弟上陣迎戰。

秦濟安看莫鐵山是看得十分透徹的，但莫鐵山又是否同樣瞭解秦濟安？

莫鐵山自己當然是不知道的，但唐竹權卻很清楚。

不但唐竹權清楚，施大幻也很清楚，但最清楚秦濟安爲人的，卻不是這兩個江湖怪傑，而是席二先生。

席二先生的確殺了「鐵掌仁心」秦濟安。

但秦濟安的外號，只對了一半，那是「鐵掌」二字，至於「仁心」，卻是浪得虛名而已。

秦濟安並不是一個眞正的俠士、英雄，而且還是天魔盟的「潛心護法」！

誰也很難想像得到，十傑盟的盟主，竟然會是天魔盟的護法！

秦濟安是奸細，奸細中的奸細！

但他卻有一副假面具，足以蒙騙十傑盟逾千兄弟，甚至整個中原武林的人物。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秦濟安的底細還是給發覺了。

席二先生忽然一舉刺殺了秦濟安，消息傳出，哄動了整個武林。

只有幾個人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們都知道秦濟安並不是「仁心」之輩。

秦濟安死後，莫鐵山暫居其位而代之，他並不知道秦濟安竟然是天魔盟中人，還決定要爲秦盟主報仇。

江湖傳言，席二先生是天殘教的長老。

唐竹權和施大幻當然不相信，因爲這兩個江湖怪傑都知道，席二先生的一個師弟，就是給宇文智所殺的。

席二先生只有一個師弟，而且師兄弟的感情比別人一般同胞兄弟還更親切。

但宇文智卻殺了席二先生的師弟！

只有瞭解席二先生的人，才會明白這個打擊對席二先生是何等沉重。

席二先生又怎會成爲天殘教的長老？

天殘教和天魔盟之間的關係，異常密切，宇文智是宇文刲的侄兒，也是宇文刲的一員大將。

天殘教若被消滅，天魔盟就再也不能捲土重來，稱霸於中原武林！

所以，天殘教的一舉一動，席二先生都極爲重視。

雖然十傑盟逾千好漢，現在都把席二先生當作是大仇人，但席二先生卻反而不斷暗中維護着十傑盟。

事實上，席二先生殺秦濟安，也是全然爲了十傑盟着想，只是十傑盟中人並不知情而已。

唐竹權雖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但他並不糊塗，對席二先生的爲人怎樣，是十分清楚的。

宇文智既已在平關口準備伏擊十傑盟，唐竹權自然不能坐視。

施大幻亦然。

所以，總算莫鐵山走運，他和十傑盟的好漢都遇上了救星！

* * *

在拂曉時份，宇文智成竹在胸地，目睹着十傑盟進入葫蘆的絕險地帶。

他成功地瞞過了莫鐵山的探子，使莫鐵山以爲平關口是平靜的。

但實際上，平關口雖然沒有伏兵，但在半里外的一座密林裏，卻佈滿着天殘教的精銳殺手。

這是極陰險的一着。

莫鐵山不動，他也不動。

莫鐵山一動，宇文智就率領着數十高手，三百餘嘍囉，以最快速度把平關口封住。

他要攻其不備，把莫鐵山殺個措手不及。

這計劃本來是十分完善的，但在最緊要的關頭上，忽然殺出了三位高手。

這三個人正是席二先生、唐竹權和施大幻！

這三人不動則已，一動則氣勢如虹。

席二先生雖以冰山大雪掌馳名江湖，但他此刻所用的卻是少林羅漢拳。

少林羅漢拳是最普通不過的一種武功，連一般股江湖耍雜藝之輩筆也懂，但若以高手與庸手施展之威力相比，自有天淵之別。

席二先生在十二歲即苦練少林羅漢拳，對這一套拳法之招數自是異常嫻熟。

此時，再貫以沉猛內力，這一套拳法的威力立刻盡露無遺，不少天殘教殺手都在這羅漢拳下受傷。

唐竹權也是赤手空空，他施展唐門五絕指法，一下子就重創了五六人。

施大幻擅使暗器，也擅用鐵筆點穴，在這一役，他施展渾身解數功夫，眞是當者披靡。

莫鐵山這才如夢初醒，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宇文智心中充滿驚怒，暗道：「總不相信，憑你們幾個老怪物，就能救得了十傑盟！」

只見他身如怪鳥，三兩個起落已來到了施大幻面前，喝道：「來者何人？」

施大幻看了他一眼，微笑道：「老夫是你的老祖宗。」一舉鐵筆，就向宇文智當胸點去。

宇文智輕吸一口氣，身子忽然向後掠起。

施大幻冷笑道：「又前又後，算是什麼玩意？」

只見宇文智的輕功，就像是一片落葉。

施大幻在冷笑中追出，去勢異常急勁。

就在這時，宇文智身邊斜斜地射出了一條灰色的人影。

灰色的人影，灰色的一桿長槍。

長槍長八尺六寸，槍身略呈蜷曲，形狀看來有點特別。

這灰衣人的槍法也很特別，連唐竹權一看，也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颯！颯！颯！一連三槍，每一槍都刺向施大幻的要害。

施大幻忽然笑了。

但他的表情看似在笑，但也彷彿不是在笑，說得正確一點，那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唐竹權驀地變色叫道：「唐門槍法？」

他是杭州唐門老祖宗的兒子，雖然他從來沒有用長槍作爲武器，但唐門槍法他在十歲之前就已十分熟悉。

灰衣人的槍法一使出，唐竹權就已感

到很熟悉了，但直至施大幻面上露出這個似笑非笑表情的時候，他才驚覺，這灰衣人所用的就是唐門槍法。

施大幻為什麼會露出這種古怪的表情？

其實是太可怕了，他本來是面對面和灰衣人交手的，但忽然間，灰衣人像是一條狡猾的蛇兒，一眨眼間就已轉到他的背後。

施大幻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快的身手。

等到他感到不妙之際，槍尖已從他胸膛直透出來。

槍尖本來是灰色的，但這時候已染滿了觸目驚心的血漿，變成一片血紅之色。

是否灰衣人的身手極快？

不錯，他的身手的確相當快，但卻又不是真的快得不可思議，而施大幻之所以無法招架得住，全然是因為另外有人吸引着他的注意力。

那是宇文智的眼神！

宇文智的眼神，使施大幻那樣的老江湖也為之一陣懾住。

那是旁門左道的迷心大法。

迷心大法有很多種。

有些迷心大法需要特定的環境才能施展，但也有些迷心大法，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施展出來。

當然，這還得要看看施展迷心大法者的功力深淺而定。

宇文智內力修為極高，那是無可置疑的，再加上他所使的迷心大法特別邪門，所以，在激戰中仍能分散施大幻的注意力。

施大幻只是瞥了宇文智一眼，就再也招架不住灰衣人「倒捲竹簾」這一槍。

唐竹權一看見這招槍法，已肯定那是杭州唐門的槍法，但這灰衣人是誰，他怎會懂得使用唐門槍法？

唐竹權可說是當局者迷，但席二先生卻比他清醒得多。

席二先生忽然冷喝道：「是偷學的！」

此言一出，唐竹權登時恍然大悟。

席二先生一語點破，這灰衣人的唐門槍法，的確是偷學的。

正因為這是偷學回來的槍法，所以招式並不正宗。

甚至可以說，這只是「形似」唐門槍法的槍法而已。

但儘管這槍法只是偷學回來，但它的威力還是相當驚人，再加上宇文智從旁以迷心大法相助，施大幻一個不小心就上當了。

施大幻瞪着眼，滿臉都是不服氣的表情。

但儘管他不服氣，不甘心，灰衣人這一槍還是要了他的老命。

他死了，唐竹權立刻發出一聲駭人的吼叫，同時向那灰衣人撲過去。

別說這灰衣人殺了施大幻，就算是施大幻把他擊敗，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唐竹權也要向這個偷學槍法的惡賊查問到底。

唐竹權一撲出去，席二先生又在後面提出了警告：「小心宇文智的妖法！」

所謂「妖法」，就是指宇文智的迷心大法。

唐竹權也是老江湖了，席二先生一提醒，他自然立刻會意。

宇文智也沒有再施展迷心大法，因為他這個法寶已給席二先生識破，即使再施展也很難可以迷惑得住唐竹權這種老江湖。

唐竹權恨極灰衣人，一出手就是唐門五絕指法。

灰衣人仍然以唐門槍法招架。

唐竹權越瞧越是真切，不等怒火上沖，怒道：「你是從那裏偷學的！」

灰衣人嘿嘿一笑，卻沒有說話。

席二先生又在遠處叫道：「他是經過易容的！」

唐竹權冷笑道：「老子要把這廝的假面具撕下來！」

灰衣人連連倒退，退了一步又一步，顯見他已漸漸招架不住。

唐竹權越戰越勇，眼看不出十招就可以把灰衣人擒下，但天殘教那邊人多勢眾，灰衣人一支持不住，立刻又有幾個刀斧手攻殺過來。

唐竹權罵道：「不要命的蠢材！」他出手奇快，不到三幾個照面，已有三人給他用五絕指法擊殺。

但那個偷學唐門槍法的灰衣人卻已在混亂中，溜掉了。

唐竹權大怒，吼叫道：「混蛋，老子一定會把你抓住，然後碎屍萬段！」

吼叫聲未已，背後已有人暗暗一笑，道：「只會亂放屁，又有什麼用？」

唐竹權猛然回頭，其實他還沒有回頭，殺手鐧招式已殺將過去。

在他背後說話的，是一個揮舞兩柄巨斧的黑衣大漢，席二先生又向唐竹權提醒：「此人乃崆峒山『斧魔』郝大郎——」

席二先生的話還沒有說完，郝大郎左手的斧頭已給唐竹權奪去。

唐竹權不但精於唐門五絕指法，對於擒拿手空手奪白刃的功夫，也有極高深造詣。

郝大郎一斧被奪，不由臉色驟變。

他從來也沒有遇上過這種情況，才一兩個照面之間，就給人奪去一柄斧頭。

唐竹權雖然並不使用斧頭，但只要有東西給它拏着，便是武器。

別說他現在拏着的是一柄斧頭，就算只是一個芋頭，也可以變成厲害無比的殺人武器。

郝大郎左手斧頭被奪，急忙以右斧揮向唐竹權的肚子。

唐竹權的肚子很大，照說是很容易被砍中的。

但郝大郎這一斧偏偏砍了個空。

他砍了個空，唐竹權奪回來的斧頭卻一下子砍在他的臉龐上。

* * *

灰衣人在混亂中退後。

他殺了施大幻，肯定已立下了很大的功勞，但唐竹權有如怒獅般向他襲擊，卻使他為之心神震駭不已。

那並不只是因為唐竹權的武功，還有他的威嚴！

別以為「天下第一大醉鬼」是個一場糊塗的醉貓，他也有威嚴的一面。

對朋友，對親人，甚至對家僕，他都

不會擺出威嚴的樣子，唯獨對行爲鄙劣的人，他的威嚴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顯露出來。

只要有人行爲鄙劣，無論這人跟唐竹權的關係怎樣，唐竹權都決不姑息。

這灰衣人是誰？他爲什麼會懼怕唐竹權？是不是因爲他偷學了唐門老祖宗唐老人的獨門槍法？

不錯，這灰衣人的槍法，的確是偷學的，現在，他的容貌是經過改裝的。

倘若他沒有經過易容，唐竹權一定可以立刻就認出他是誰。

他叫唐安，是杭州唐門的一個書僮，但那已經是二十餘年以前的事了。

換而言之，唐安已在二十餘年之前離開了杭州唐門。

他是給唐竹權趕出唐門的，當時，他犯的過錯是欺負老弱婦孺。

雖然唐安沒有殺人，也沒有傷人，但他損害了好幾個老弱婦孺的尊嚴！有些傷痕，從外面是看不出來的。

唐安沒有傷害別人的肉體，但却把別人的內心世界摧毀。

這種傷害，同樣不可以輕恕，結果，唐安就給唐門大少爺趕了出來。

但唐安還有更不可饒恕的罪行，直至他離開杭州很久很久以後，才陸續被揭發出來。

唐竹權很後悔。

他後悔當天的決定太草率，他不該輕易放走唐安。

可是，唐竹權還沒有知道，唐安竟然有膽量偷練唐老人的槍法！

但儘管唐竹權不知道，但唐安還是對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極爲忌憚。

唐安很想一走了之，越快離開平關口越好。

但忽然間，有一個藍衣人封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一個年輕而瀟洒的藍衣人，這人不但外表瀟洒，刀法也很瀟洒。

他只是隨隨便便露出兩招刀法，就已經使得唐安爲之心驚膽戰。

「是八條龍刀法！」唐安失聲叫了起來。

藍衣人淡淡一笑：「你認得這套刀法嗎？」

唐安當然認得，因爲他在二十餘年之前，曾經見過雪刀浪子，也見過龍城璧使用這一套刀法。

「你是……你是龍玉郎！你一定就是龍玉郎！」唐安叫道。

他不但認得八條龍刀法，也認得藍衣人手裏的刀。

風雪之刀！

這藍衣人既懂得使八條龍刀法，又有風雪之刀在手，當然就是龍城璧之子——「雪刀奇俠」龍玉郎！

不錯，的確是龍玉郎來了。

龍玉郎就像是一堵牆，攔在唐安面前。

也許像是一堵牆的並不是龍玉郎，而是他手裏的風雪之刀。

刀如牆壁，完全封住了唐安的退路。

唐安咬了咬牙，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我不是想逼死你，只想你回去向我舅父解釋解釋。」

唐安道：「有什麼要解釋的？」

龍玉郎道：「最少，你該解釋解釋，怎樣練成唐門槍法！」

唐安叫道：「我用的是楊家槍，可不是什麼唐門槍法！」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你爲什麼要把我當作呆子？」

唐安眼色一變，突然右手一揚，最少有十來件暗器閃電般射向龍玉郎。

龍玉郎的眼色却沒有變，他甚至連腳步也沒有移動一下。

他只用腕勁舞動手裏的刀。

風雪之刀馳名天下，八條龍刀法不但能對付各種兵刃，也能擊碎世間上絕大多數的暗器。

唐安的暗器功夫，倒不是偷學的。

他離開唐門後，曾經拜了一個師父，那是黑道上頗有來頭的「千手太歲」荊楚。

荊楚的暗器功夫若不到家，也不會被稱爲「千手太歲」。

唐安拜他爲師，別的功夫沒練到多少，但一手暗器却練得甚爲到家，就算談不上出神入化，最少也是箇中能手了。

但龍玉郎刀法一閃，唐安所發射的暗器就宛如泥牛入海，瞬息之間變得無影無踪。

唐安只能聽見「叮叮」之聲亂响，响過了一陣之後就沉寂下來。

他所有的暗器都不見了，但有一件却不知怎的倒飛了回來。

那是一根淬上奇毒的鋼針。

鋼針倒飛回來，插在他左邊的肩膊上。

唐安想把它拔出來，但龍玉郎的刀尖已抵在他的咽喉上。

「別動！」龍玉郎的聲音一片冰冷，臉色也是一片冰冷。

唐安深深吸了一口氣：「你要怎樣？」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你以爲我想怎樣？」

唐安道：「我不是你肚子裏的蟲，又怎知道你想怎樣！」說到這裡，他的背脊已濕透。

龍玉郎道：「別拖延時間了，我舅父一定有話想問你。」

唐安忙道：「我不想見他！」

「但老子却很想瞧瞧你的臉！」他背後驀地响起了一個粗豪的聲音。

唐竹權又來了。

刹那間，唐安只覺得背上彷彿有千百條蟲正在爬行着。

「但老子不必瞧，也已知道你到底是誰！」唐竹權的聲音聽來又是憤怒，又是威嚴：「你就是唐安！」

唐安倏地回頭，他回頭不是向唐大少爺反擊，現在，就算給他吃下豹膽熊心，他也不敢動手。

他回頭是向唐竹權跪下。

「大少爺饒命！大少爺饒命！」

唐竹權冷笑：「你還記得老子嗎？」

唐安道：「小人屢受唐家大恩，大少爺對小人的好處，小人永遠不會忘記的……」

唐竹權看了龍玉郎一眼，道：「這個

卑鄙小人向老子求饒，就算不是聲淚俱下也差不多了，你瞧老子該怎麼辦？」

龍玉郎道：「最重要的，是看看他是否誠心悔改。」

唐竹權道：「好像是的。」

龍玉郎一怔，繼而笑道：「只是好像而已？」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當然只是好像而已，難道你看不出他臉上是經過易容的？一個連眞面目都不敢示人的卑鄙混蛋，又怎會誠心悔改？」

他的話才說完，跪在地上的唐安突然一躍而起。

唐安在還沒有躍起之前，已射出一蓬暗器，而他躍起之後的走勢，也不是撲向唐竹權，而是向後急竄。

龍玉郎站在一旁，沒有加以理會。

他的舅父既已來了，唐安又還會溜到什麼地方去？

＊　＊　＊

唐安向後急竄走勢極快，而且也許是他一輩子以來溜得最快的一次。

但唐竹權比他更快。

別以為唐竹權是個大胖子，行動必然十分遲鈍，他要快起來的時候，簡直可以媲美一頭兇悍敏捷的豹子。

這是奇蹟，也是奇觀。

唐安雖然知道唐大少爺武功卓絕，但還是不知道，唐竹權的輕功竟然在他之上。

唐安縱使先行以暗器阻止唐竹權，但唐竹權的身形並未因此而被阻慢。

他閃開了所有的暗器，同時追前，一爪就抓住了唐安的脖子。

唐安大吃一驚。

唐安的脖子從來沒有給人這樣抓住。

不但從前沒有，以後也不會有人抓住他的脖子了。

因爲唐竹權這一爪已把他幹掉。

唐安在肩膊上毒針還沒有完全發作之前，便已氣絕畢命。

唐竹權瞪住他，啐了一口罵道：「幹得這麼痛快，已算是便宜了他。」

龍玉郎嘆了一口氣，道：「這是自作孽，不可活！」

唐竹權目光轉移到他的臉上，道：「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龍玉郎輕輕一笑，道：「我跑到這裏來，是因爲這裏夠熱鬧。」

唐竹權一呆，才道：「你早已知道宇文智到了平關口？」

龍玉郎道：「不是我知道，而是有個出家人知道。」

唐竹權道：「是那一個多管閒事的出家人？」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是無可大師，除了無可大師之外，還有兩個賭徒。」

唐竹權目光大亮，道：「是一老一少兩個無賭不歡的混蛋？」

龍玉郎但笑不語。

不但無可大師、老賭徒、小賭徒都來了，還有席婉芳也不甘寂寞。

現在，無論小賭徒要去什麼地方，席婉芳都會跟着。

這一來，平關口的確夠熱鬧了，而這種變化，是宇文智事前無法料得到的。

不但宇文智料不到，莫鐵山也料不到。也幸虧如此，十傑盟這一次才能避過可怕的刦數！

＊　＊　＊

天殘教在平關口伏擊十傑盟，本來是充滿信心的一仗，但在羣豪先後趕援之下，宇文智終於無法如願以償。

天殘教損折了不少精銳部屬，但施大幻却也死在天殘教槍下。

唐竹權誓言要爲施大幻報復，雖然唐安已經伏誅，但宇文智却已溜走。

老賭徒看着施大幻的屍首，不禁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個老怪物賭輸了。」

無可大師却搖搖頭，道：「老怪物施主沒有輸，他贏了。」

老賭徒大惑不解地凝視着無可大師。

無可大師輕咳一聲，緩緩地接道：「老怪物施主不但沒有輸，也沒有死，以後無論隔了多少年，人們還是不會忘記他這麼一號人物的，你們說是不是？」

唐竹權首先轟然喝采，叫道：「這一次，禿頭說得很對！」

老賭徒也不禁慨然道：「說得好！說得對！施大幻仍然活着，人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這麼一號人物。」

說是這麼說，但施大幻之死，畢竟還是令人爲之傷感的。

唐竹權忽然瞪着一個人。

這人落寞地走了過來，他的脚步是沉重的，但更沉重的還是他臉上的神情。

那是莫鐵山，世人一直認爲他很謹愼的莫鐵山。

唐竹權本來很想把他痛罵一頓，但看見他這副表情，却又罵不出來了。

誰不會有錯？

魯莽行事的人固然會常出錯，一生惟謹愼的諸葛孔明也會有錯，否則也不會痛失街亭。

——街亭之失，雖然並非直接失於孔明之手，但他還是要負上一部份責任的。

莫鐵山當然比不上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若是一棵大樹，那麼莫鐵山充其量只是一根小草。

大樹也會被大風搖動，更何況只是一根微不足道的小草？

所以，唐竹權很快就原諒了他。在他還沒有走到自己面前的時候就已原諒了。

老賭徒怔怔地看着莫鐵山，忽然叫道：「你還認得我這個老東西嗎？」

莫鐵山立刻回答：「你不是老東西，你是個老英雄，値得萬人欽敬的老英雄。」

老賭徒哈哈一笑，道：「別拍我的馬屁，老東西吃不消。」

無可大師向莫鐵山走了過去，道：「十傑盟是不是由你率領？」

莫鐵山緩緩地點了點頭。

無可大師道：「做盟主要有做盟主的氣勢，你懂不懂？」

莫鐵山搖搖頭，但忽然又點點頭，道：「我明白，若連統領雄師的將軍也垂頭喪氣，那麼以後也用不着打仗了。」

無可大師道：「你知道就好！」

莫鐵山道：「所以，我已不打算繼續率領十傑盟的兄弟。」

無可大師「哦」一聲，道：「這算是什麼，是引咎退位了？」

莫鐵山道：「十傑盟的兄弟，每一條性命都是寶貴的，我不能把他們的性命當作自己的賭注。」

無可大師道：「你怕賭輸？」

莫鐵山道：「賭贏抑或是賭輸，那還是另一回事。」

無可大師道：「什麼意思？」

莫鐵山道：「我根本不配賭這一注。」

無可大師道：「你不配誰配？」

莫鐵山道：「秦盟主若還活着，他——」

「胡說！」唐竹權倏地吼叫起來，「你認識秦濟安有多深，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莫鐵山臉色倏地一陣發白：「我只知道，他是『鐵掌仁心』，他是武林中的長者，德高望重的前輩……」

「放屁！」唐竹權冷笑不迭：「秦濟安若眞的是這麼一個人，席二先生也不會殺他！」

「席二先生！」莫鐵山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他在那裏？」

「席某就在這裏！」席二先生的聲音立刻响起。

他早已站在唐竹權的背後。

唐竹權的身形是那麼胖大，別說是一個席二先生，就算有三個席二先生站在他背後，別人也不容易察覺出來。

莫鐵山的眼睛立刻紅了，他不但眼睛血紅，連一雙手也在發紅。

他恨不得立刻就把席二先生碎屍萬段，但他畢竟還可算是個謹愼的人。

最少，他外表看來如此。

所以，他只是用一種充滿仇恨的眼光盯着席二先生。

他要聽聽席二先生的分辯。

但席二先生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很冷靜很冷靜地站在那裏。

爲他分辯的並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而是一個來遲了的灰袍老者。

這灰袍老者年逾古稀，手裏提着一桿松木紅纓槍，正是名滿天下、人稱杭州唐門老祖宗的唐老人！

神龍破霧蓄銳以臨

唐老人是武林中著名的老頑固。

他在杭州的時候，杭州總是特別太平的，就算有人想生事，只要知道唐老人在杭州，立刻就不敢再生事端。

莫鐵山是杭州人，他自幼就知道唐老祖宗這個武林前輩。

若說杭州境內，有誰能鎮得住莫鐵山，有誰能令莫鐵山衷心敬仰的，此人自非唐老祖宗莫屬。

莫鐵山想不到唐老人也會來到平關口。

不但他想不到，就連唐竹權也想不到。

唐老人就是一個這樣的江湖前輩，他看來頑固得像是一塊石頭，但這塊石頭却經常來無影，去無踪，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唐老人一現身，就握住了席二先生的

手腕。

他拖着席二先生，來到莫鐵山面前，輕輕呼喚了一聲：「莫盟主！」

莫鐵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胸膛起伏，眼神早已不再冷靜。

他激動得幾乎想哭出來。

但他為什麼會這樣激動？是不是因為想念着秦濟安之死？還是因為唐老祖宗的出現？

又抑或是席二先生就在咫尺之前？

莫鐵山說不出，因為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唐老人望住他。

唐老人的眼神才是最冷靜，最清晰的。

「莫盟主！」唐老人又再輕輕呼喚，「你是否恨極這個人？」

「這個人」自然就是指席二先生。

莫鐵山點點頭。

唐老人道：「你如此痛恨席二，是否因為他殺了秦濟安？」

莫鐵山又點點頭。

唐老人續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原因沒有？」

莫鐵山道：「沒有。」

唐老人道：「那麼，你是怪錯席二了。」

莫鐵山楞住。這句話若是出自他人之口，他一定不會相信。

但唐老人的說話，又有誰能懷疑？更尤其是像莫鐵山這個杭州人，他根本就不敢懷疑！

唐老人不打誑語！他的說話比許多許多道貌岸然的人還更可靠得多。

接着，唐老人就放開了席二先生的手，然後對莫鐵山道：「席二出手比我早，假若他出手遲一兩天，那麼殺秦濟安的人就不是他，而是老夫！」

莫鐵山呆住了。

唐老人冷峻的聲音繼續在他耳邊响起：「秦濟安是個假仁假義的老匹夫，他是宇文智麾下的『鐵面魔將』！」

唐老人不打誑語！

他的話就像是石頭，就像是鋼鐵，聽來最無情，但也最實在。

若不是鐵一般的事實，唐老人絕不會說出來。

＊　＊　＊

鐵衣堡外表看來還是和平時一樣，但內裏的情況却是緊張極了。

宇文智在平關口的挫折，使鐵衣堡形勢更加吃緊。

羣雄聲勢浩大，進攻鐵衣堡乃是勢所必然的事。

宇文智奉命回到鐵衣堡防守，這是最後關頭，萬萬不能有失。

只要等宇文封傷勢痊癒，羣雄聲勢再浩大，天魔盟也不會放在眼內。

但宇文封還要多久才能痊癒？

冰河彩玉床是否眞的可以治好宇文封的傷勢？

宇文智決定要進入冰玉石室看個清楚。

要進入冰玉石室，並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現在，冰玉石室之外，更有着極森嚴的守衛。

但宇文智是宇文封的姪兒，又是天殘教教主、天魔盟中的一員大將，他要進入冰玉石室，又有誰能夠加以阻攔？

冰玉石室相當寬敞，中間放着一張色彩絢燦，似石非石、似冰非冰的床。

還沒有接近這張床，就已感到陣陣寒氣逼人。

宇文封躺在這張床上，雙目而且緊閉，雙手抱膝，兩足底朝天，姿勢甚是怪異。

宇文智凝神瞧着宇文封，看了很久很久，才說出了一句話：「盟主，他們來了。」

宇文封沒有回答，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睜開。

宇文智輕輕咳嗽一聲，道：「盟主，可以醒一醒，和姪兒說兩句話嗎？」

宇文封還是沒有反應，就像是一個死人。

但他還沒有死，他只是在運用內氣療傷。

宇文智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盟主的傷勢，似乎比姪兒想像中更加嚴重。」

宇文封的身子忽然顫抖。

宇文智的眼中忽然現出了殺機。

就在宇文封顫抖之際，宇文智的手裏同時射出了一件物事。

那是一件鐵蒺藜！

鐵蒺藜雖然只有一枚，但在鐵蒺藜的四週，還有數十根細如牛毛的毒針。

鐵蒺藜一出手就已嵌入了宇文封的胸膛，其餘數十根毒針，也絕大多數射中了宇文封。

但宇文智的臉色却在這刹那間驟變，他陡然驚呼：「你不是宇文封！」

躺在床上的宇文封沒有反應。

現在，無論他是否眞正的宇文封，都不會再說話，宇文智的暗器，已夠讓他死一百次！

就在宇文智驚呼之後，一個人冷冷的聲音倏地在背後响起。

「他叫赫連棠，無論身材和樣貌，都和我有七八分相似，只要稍為加工夫，就能瞞過世間上絕大多數的人。」

那是宇文封的聲音，眞眞正正的宇文封。

宇文封就在宇文智的背後。

宇文智這一次眞的不敢動了。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隔了很久才說道：「你一直都沒有信任過我！」

宇文封道：「不，我曾經有一段時候，對你是完全信任的。」

宇文智：「是在什麼時候？」

宇文封道：「當你還沒有完全羽翼成長的時候。」

宇文智：「後來呢？」

宇文封道：「後來形勢變了，你在盟中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

宇文智道：「但這都是你一手造就的……」

宇文封道：「可是，你並不是一條忠心的狗，而是一頭充滿了野心的豺狼。」

宇文智道：「這一點，你早就該看得出來。」

宇文封道：「當然，但我還是很有信

心，可以把你駕馭，直至有一天……」

宇文封說到這裏，突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宇文智皺了皺眉，道：「爲甚麼不說下去？」

宇文封又沉默了很久，才道：「我發現了一個祕密。」

宇文智道：「甚麼祕密？」

宇文封道：「你根本不是我們宇文家族的人。」

宇文智的臉色發白，道：「你敢說我並不姓宇文？」

宇文封道：「這不是敢與不敢，而是事實根本如此，而且，這個祕密，你自己比我還更早知道。」

宇文智額上冷汗如雨，道：「我不姓宇文，姓甚麼？」

宇文封道：「赫連！」

「赫連？」宇文智笑了，但他這種笑容却比哭還更難看着。

宇文封道：「不錯，你眞正的姓名，應該是赫連智，而不是宇文智。」

宇文智慘笑一聲，道：「從那時候起，你就不再信任我了？」

宇文封道：「我不能相信一個這樣的姪兒。」

宇文智道：「倘若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呢？」

宇文封道：「那倒沒關係，可惜你早已知道，唉，紙又怎能包得住火？」

宇文智咬了咬牙，道：「這許多年以來，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宇文封道：「江湖上，誰不在利用別人？倘若連這一套都不懂，這個人除了出家做和尙之外，只怕已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幹得出來。」

宇文智深深的吸了口氣，道：「只怕做和尙也得有點手段！」

宇文封道：「你說的不錯，做大和尙除了要靠修行之外，還須怎樣利用別的小和尙，老和尙。」

宇文智道：「我會記住盟主的教訓的。」

宇文封冷冷一笑：「現在才記住，已經太遲了，你可知道，剛才中了你一枚鐵蒺藜和幾十支毒針的赫連棠，和你有甚麼淵源？」

宇文智心內一寒，忽然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我怎會和這人有甚麼淵源？」

宇文封嘿嘿一笑，道：「你的老子叫赫連良，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給宇文漸殺了。」

——宇文漸就是宇文封的同胞親弟弟，宇文智的「父親」。

宇文智眉頭緊皺，道：「那麼赫連棠呢？」

宇文封殘酷地在笑，笑了好久才慢吞吞地道：「他才是你眞正的叔父！」

宇文智倏地怪叫起來：「胡說！」

宇文封道：「你們赫連家的人，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下顎都凹了下去。」

宇文智怔住。

宇文封續道：「你現在不妨看清楚一點，躺在冰河彩玉床上的人是否也是這樣？」

宇文智看了一眼，的確是這樣。

宇文封沒有說錯，躺在冰河彩玉床上的人，的確具有這個特點。

宇文智突然發出了一聲狂吼，他沒有轉身，只是雙手向後一揚，立刻就有數十道烏光向宇文封身上罩了過去。

宇文封却在這剎那間飛躍到宇文智頭頂上。

宇文智暴雨般的一蓬毒針，他一躍起就已全部避了過去。

但宇文智似乎早已料到這一着。

宇文封的身子剛飛到他的頭頂，他已從懷中摸出一柄軟刀。

刀一抽出，刀鋒立刻向宇文封小腹要害急劃。

宇文封在空中發出一聲獰笑，身形又已猝變，一擰就已閃開那一刀。

宇文智再攻，刀招每一着都殺氣凌厲，着着都是拚命招數。

但宇文封姿式靈捷，宇文智雖然狠着迭施，但還是傷不了宇文封分毫。

驀地，宇文封發出一聲鋪天蓋地的巨喝。

在巨喝聲中，他擊出詭祕莫測的一掌，而且一掌就已印在宇文智的背心上。

「你，你！」宇文智仰天長嗥，聲音裏充滿着驚訝：「你騙人！你根本就沒有受傷！」

他現在終於明白了，但現在才明白，已是太遲。

宇文封冷冷一笑，道：「我不錯曾經中了火陽神掌，但傷勢絕不如傳說中那麼嚴重，而且，更沒有躺在冰河彩玉床上療傷的必要！」

宇文智的身子已僵硬，他慘笑道：「你把我從塞外騙到這裏來，就是要引我上鈎。」

宇文封道：「你若沒有背叛我的決心，無論我佈甚麼樣的局，用怎樣的餌，也不會令你上鈎。」

宇文智道：「你知道，我從來都是不服你的……」

宇文封道：「所以，你就只好落得如此收場。」

宇文智終於完全明白了，但等到他一切已明白的時候，一切都已成爲過去。

他終於「咕咚」一聲栽倒下來。

* * *

莫鐵山的信心已恢復過來。

在唐老人的鼓勵下，他有信心把十傑盟重新整頓，面對着強大的敵人。

在鐵衣堡外，有着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

席二先生却在這時候舞劍。

在數百英雄好漢面前舞劍。

他舞劍的姿式並不靈巧，甚至並不好看，只是令人有一種莊嚴、沉肅的感覺。

席二先生舞劍時衣袂閃動，人影漸與夜色溶爲一體。

只有劍鋒光華逼人眼睫，令人精神一震。

舞劍後，席二先生盤膝而坐，身子緊靠在一株大樹旁邊。

毫無疑問，他是武林一代宗師，無論武功、見識都卓絕不凡。

席婉芳是他的女兒，但她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舞劍。

舞劍和練劍是不同的，她只見過席二先生練劍。

雖然如此，她很明白席二先生爲甚麼會在此時此地舞劍。

那是一種鼓勵，席二先生要藉着舞劍來激發起每一個人的戰意。沒有戰意，縱使雄師百萬，也難保不會在陰溝裏翻船。

席二先生絕不輕易在人前舞劍，正因爲如此，他這一次的舞劍更能激勵羣雄。

小賭徒忽然悄悄的對席婉芳道：「令尊不愧是武林奇人，我佩服他老人家。」

席婉芳抿嘴一笑，道：「你佩服我好不好？」

小賭徒道：「妳是席二先生的掌上明珠，我當然也會佩服妳的。」

席婉芳「嗤」一聲笑了起來，道：「語無倫次。」

老賭徒忽然靠近過來，板着臉孔道：「席小姐，是不是小混蛋又欺負妳來着？待老夫一掌斃了他，好讓妳消氣消氣。」

說完，眞的一掌拍在小賭徒背上，小賭徒「啊呀」的叫了一聲，接着就倒了下去。

席婉芳當然知道這兩師徒是鬧着玩的，她連看也不看小賭徒一眼，昂着臉就溜了開去。

若在平時，這幕好戲一定會惹來陣陣笑聲。

但現在，每個人的眼睛都只盯着席二先生，或者是凝視着夜色中的鐵衣堡。

龍玉郎也不例外。

他知道，一場激戰很快就會展開，那將會是武林中極慘烈、也極重要的一役。

＊　＊　＊

在鐵衣堡大廳內，宇文封坐在大椅上，在他面前有六盆炭火正燃燒得很旺盛。

大廳裏只有他一個人，他曾下過這道命令：「沒有本座的准許，誰都不能進來。」

但忽然間却有個人走了進來，那是老哈薩。

老哈薩跪在宇文封面前，道：「屬下參見盟主。」

宇文封沒有殺他，因爲老哈薩是經過他准許才進入大廳的。

「老哈薩，請抬起你的臉。」宇文封道。

老哈薩緩緩地抬起臉龐，他的臉龐滿是皺紋，也滿是歷經滄桑的痕跡。

宇文封不禁嘆了口氣，道：「老哈薩，你更蒼老了。」

老哈薩點點頭，道：「是的。」

宇文封道：「你是天殘教中人，也是天魔盟中人，但你從前一直沒有見過本座。」

老哈薩道：「是的。」

宇文封道：「但你今夜却要見本座，而且非見不可，那是爲了甚麼？」

老哈薩道：「屬下只想告訴盟主一件事。」

宇文封「哦」的一聲，道：「這件事那麼重要嗎？」

老哈薩道：「是的。若不是那麼重要，屬下根本就不會來。」

宇文封道：「宇文智曾經對本座說過，你是個很奇怪的人。」

老哈薩道：「也許不是很奇怪，而是很愚昧。」

宇文封道：「你有什麼話，不妨直言。」

老哈薩道：「屬下懇請盟主速離中原，回到塞外去。」

宇文封目中寒芒暴射：「爲甚麼要馬上回去？」

老哈薩道：「因爲盟主若不回大漠，眼前就有一場浩刦爆發。」

宇文封冷冷一笑，道：「是十傑盟的浩刦？還是咱們天魔盟的浩刦？」

老哈薩道：「雙方的浩刦。此戰一旦爆發，勢必玉石俱焚，兩敗俱傷。」

宇文封沉吟良久，才道：「但縱從使本座願意離開中原，十傑盟那一夥自命英雄之輩會讓開一條生路嗎？」

老哈薩道：「只要盟主願意回到塞外去，屬下願意作使者，與唐老人商議。」

宇文封道：「你認識唐老祖宗？」

老哈薩道：「唐老人二十年前曾到塞外，與屬下甚爲投緣。」

宇文封道：「所以，你有把握說服唐老人？」

老哈薩道：「爲大局着想，屬下相信唐老祖宗也不會妄動干戈，只要能化戾氣爲祥和，一切事情都好商量，請盟主放心。」

「放心！放心！」宇文封哈哈一笑，道：「你願意作使與唐老祖宗商議，本座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老哈薩面上露出喜色，道：「既然如此，屬下立刻出堡作使。」

宇文封輕輕揮了揮手，道：「你去罷。」

老哈薩匆匆退下。

但他還沒有離開大廳，一枝袖箭已穿過他的咽喉。

袖箭並不是宇文封發射的。

射出這一枝袖箭的人，是宇文封麾下四大殺手之一的「箭魔」石天鐸。

宇文封麾下的四大殺手，除了石天鐸之外，其餘三人是「月影刀」常鑠、「鐵袖金爪」裘長星及「紫衣侯」姜穩。

這四大殺手對宇文封絕對忠心，遠比昔日之宇文智還更可靠。

而且，這四大殺手都很清楚宇文封的心意。

——宇文封若要回到塞外去，又何須老哈薩作使？

——宇文封若要回到塞外去，他當初根本就毋須再入中原。

可惜老哈薩完全不明白這兩點，所以，他只好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他栽倒下去的時候，宇文封正在輕輕嘆息……

＊　＊　＊

無可避免的一戰已形成，雙方都在屏息以待。

唐竹權忽然想喝酒。

但這裏沒有酒，就算有酒，他也不能喝，因爲唐老人就在他身邊。

此時此地，喝酒不宜。

既無酒可喝，唐竹權只好閉目凝神，回想起往年舊事。

他想起了司馬血、衛空空、時九公。

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寃家。

而這幾個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很能喝酒。

當然，無論他們的酒量怎樣厲害，還是比不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

唐竹權又想起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的酒量雖然不如「酒囊」衞空空，但和他喝酒却是最痛快的。

龍城璧如此，其子龍玉郎又怎樣？

＊　＊　＊

龍玉郎的酒量究竟有多大，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怎麼清楚。

但他的「八條龍刀法」已練得火候十足，却是無可置疑之事。

不但唐竹權這個舅父很喜歡他，老賭徒和小賭徒也同樣喜歡他。

龍玉郎和他父親一樣爽快，不但喝酒的時候爽快，說話和做事的作風也同樣爽快。

當唐竹權在鐵衣堡外思前想後之際，龍玉郎已潛入鐵衣堡中。

他是怎樣潛進來的？

這一點，就不能不佩服老賭徒的本事了。

老賭徒悄悄的帶着龍玉郎和小賭徒，從鐵衣堡後山那邊繞過去，等到覷準了機會，才用奇門異術的「破土法」潛進堡中。

龍玉郎和小賭徒都不懂得使用「破土法」，但老賭徒既已進入鐵衣堡，要接應兩人進入堡中，就決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老賭徒爲什麼要帮着龍玉郎和小賭徒潛入鐵衣堡？

答案只有一個：「是爲了要刺殺宇文刦！」

——只有殺掉宇文刦，這一場可怕的浩刦才可以避免。

這種想法絕對是正確的，但想大功告成，却絕不容易。

老賭徒甚至命令小賭徒，這件事絕對不能讓席婉芳知道，而且還要編造一個故事，好讓她不再跟着小賭徒。

於是，小賭徒對席婉芳說道：「師父在平關口之役中了一枝毒鏢，非要趕往醫谷治療不可。」

席婉芳連忙道：「我們馬上陪他老人家前往醫谷。」

小賭徒搖搖頭，道：「我已對師父說過了，但師父不答應，說妳是應該留在席二先生身邊的，而且咱們很快就會回來……」

就是這樣，小賭徒擺脫了席婉芳，跟着師父和龍玉郎悄悄地溜入鐵衣堡。

小賭徒就和他的師父一樣，具有賭徒本色。

雖然明知道鐵衣堡是龍潭虎穴，但兩人說闖就闖，連眉頭也沒皺一下。

龍玉郎倒是經過一番考慮的。

他並不是考慮自己的安全，而是考慮及此舉對整個大局的影响是好是壞。

他明白，這一次闖入鐵衣堡刺殺宇文刦，不啻應是等於一場賭博。

但他最後還是決定賭了。

＊　＊　＊

宇文刦並不在冰玉石室之中，他根本就毋須躺在冰河彩玉床上。

老賭徒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吃麋鹿。

一隻烤得十分香滑可口的麋鹿。

在他身邊沒有人，只有一壜酒香四溢的竹葉青。

老賭徒哈哈一笑，道：「好酒。」

宇文刦淡然道：「你還沒有喝過這壜酒，怎知道這一定是好酒？」

老賭徒道：「聞一聞它的香味，已知十之八九。」

宇文刦道：「你以爲自己的鼻子很可靠？」

老賭徒道：「總算不差。」

宇文刦道：「但照本座看，你的鼻子比豬還不如。」

老賭徒道：「何以見得？」

宇文刦道：「本座喝過這一壜酒，所以很清楚這壜酒是優是劣。」

老賭徒道：「你認爲這壜竹葉青不好？」

宇文刦道：「這一壜根本不是竹葉青，而是女兒紅，江南的女兒紅。」

老賭徒皺了皺眉，道：「這麼說，老夫的鼻子實在是太差勁了……」

宇文刦道：「你若不相信，不妨拿去品嚐品嚐……」語聲未落，已把整壜酒向老賭徒扔了過去。

老賭徒當然知道，這一壜酒扔過來的時候，最少已被貫注上逾千斤的力道。

但他還是必須把這壜酒接住，以免一上來就失了威風。

但就在他凝運眞氣準備接過酒壜之際，一道雪亮的刀光倏地在他面前閃起。

「小心，酒壜上有毒！」那是龍玉郎的聲音。

老賭徒急急縮手。

只聽見「答」一聲响，酒壜已給一柄刀的刀鋒輕輕托住。

那是風雪之刀。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

宇文刦的眼睛倏地亮了，就像是一隻兇悍的猛獸。

「好刀！」

龍玉郎道：「但這壜酒的確不太好，你還是收回去罷。」

刀鋒一晃，酒壜有如離弦之箭般向宇文刦射去。

宇文刦揮掌迎向酒壜，「波」一聲响，酒壜立刻四分五裂。

老賭徒「哼」一聲，瞪了小賭徒一眼，喝道：「還等什麼，出手！」

但小賭徒還沒有出手，一隻金光燦爛的爪已向他背後疾抓而至。

這是金爪！

是「鐵袖金爪」裘長星殺到了！

裘長星既已殺到，「月影刀」常鑠、「紫衣俠」姜穩及「箭魔」石天鐸當然也在左右。

宇文刦麾下的四大殺手，早已在大廳外邊虎視眈眈，此時既已動上了手，四人自然不會呆閒地站着。

老賭徒爲小賭徒接了裘長星一爪，但常鑠的月影刀又已掩殺而至。

常鑠的刀，勁道詭異，有直招，也有圓的殺着。

老賭徒急速後退，橫掌斜斜反擊常鑠。

但又有一根鐵杖砸了過來，那是「紫衣侯」姜穩的「十字魔杖」。

老賭徒的嘴唇有點發乾，沉濁地喝道：「該拚則拚，今天且看鹿死誰手！」

話猶未了，「嗤」的一聲响，一枝袖箭已射入了他的左肩。

那是「箭魔」石天鐸的袖箭！

＊　＊　＊

龍玉郎一直盯着宇文封。

宇文封是天魔盟盟主，此人不除，中原武林將永無寧日。

他不怕宇文封。

但以老賭徒及小賭徒之力，能否抵禦宇文封麾下的四大殺手？

老賭徒已受了傷，雖然他連悶哼也沒有發出來，但畢竟左邊身子已染滿了鮮血。

小賭徒還算是相當鎮定的，他也沒有說什麼，只是和師父緊靠在一起。

兩人以背對背，儘量減少背後遭敵人暗算的機會。

可惜這已是老賭徒中了袖箭之後的事。

常鑠揮舞月影刀，他的身材雖然矮小，但這一柄刀却超過四尺。

詭異的人，詭異的刀招。

連老賭徒也不敢輕視。

小賭徒忽然問師父：「這一手咱們賭什麼？」

老賭徒笑了笑，回答道：「賭大小好不好？」

小賭徒道：「誰來當莊？」

老賭徒道：「由你當莊好了，我押小，賭一千兩。」

小賭徒道：「好的，受下了！」語聲甫落，右手一揚，三顆骰子向常鑠的臉龐怒射過去。

常鑠大笑揮刀，三顆骰子立刻變成六顆，而且瞬息間便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如此彫蟲小技，也敢班門弄斧——」常鑠大笑。

但他笑聲未落，一張烏溜溜的牌九已嵌入他的胸膛裏。

這一張牌九是用精鋼鑄造的。

打出這一張牌九的是老賭徒。他冷喝道：「這是鵝牌！」

鵝牌一出，常鑠就捂着胸口倒了下去。

四大殺手已除掉其一，但老賭徒又再中了一杖。

姜穩的十字魔杖。

這一杖把老賭徒的右膝打碎，再也站不起來，只能在地上爬着。

小賭徒却道：「師父，這一注你贏了！」

老賭徒怪聲笑道：「吃大賠小，自然是他媽的贏了。」

兩師徒說得輕鬆，但形勢却已變得十分兇險。

宇文封冷冷地看着龍玉郎，忽然道：「你的朋友很不妙了，你怎麼還不去帮忙帮忙？」

他是要龍玉郎分神。

但龍玉郎只是看着宇文封的臉，但却好像完全沒有聽見宇文封的話。

其實，他心裏很想協助老賭徒和小賭徒，但他心裏更明白，只要自己稍一分神，宇文封就有可乘之機。

為了要殺宇文封，一切都得丟開。

宇文封又在揶揄：「看來，你並不如江湖傳聞中那麼講義氣。」

龍玉郎還是沒有說話。

就在這一瞬間，他看見了一個人直闖進來。

那是席二先生！

＊　＊　＊

小賭徒編造的故事，雖然可以瞞得過席婉芳，但却瞞不過席二先生那樣的老江湖。

他一聽女兒這樣說，就知道老賭徒和小賭徒打算潛入鐵衣堡。

老賭徒和小賭徒有辦法潛入鐵衣堡，席二先生當然也有他的辦法。

也幸虧他有辦法，否則老賭徒和小賭徒就大有危險了。

席二先生一到，龍玉郎登時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他大可以集中精神對付宇文封。

宇文封凝視着龍玉郎手裏的刀，忍不住又再讚了一句：「眞是好刀！」

這時候，席二先生已一掌劈在姜穩的鼻樑上。

姜穩也還擊了一杖，但這一杖並未擊中席二先生。

四大殺手已去其二，老賭徒和小賭徒都是為之精神大振。

但就在這時，天魔盟又有援手趕至，雖然這些援手武功不及四大殺手，但由於人數衆多，一起湧殺過來的威力也是十分可怕的。

宇文封不由面露微笑，對龍玉郎道：「你大概還沒清楚，咱們天魔盟在中原武林的勢力有多大！」

龍玉郎神色不變，却忽然問：「你用不用武器？」

宇文封道：「有時候用，有時候不用。」

龍玉郎道：「現在呢？」

宇文封想了想，道：「你可知道，我能使用多少種不同的武器？」

龍玉郎道：「用兵之道，貴精不貴多，兵器的道理也是一樣的。」

宇文封道：「所以，你只會用刀，風雪之刀。」

龍玉郎沒有回答，因為他覺得回答這個問題是多餘的。

宇文封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從寬闊的袍袖裏取出一塊布。

一塊黃布。

這也算是武器嗎？

當然算，在宇文封這等高手的手裏，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武器。

只見軟棉棉的一塊黃布，一經宇文封貫注內力之後，立刻就變得硬綳綳的，宛像是一把鐵尺一樣。

宇文封的眼神深深的緊迫着龍玉郎。

「來罷。」他以武林前輩的口吻說。

龍玉郎輕輕地點點頭，然後平淡地揮出了第一刀。

刀鋒在刹那間恍似幻變成雨絲。

漫天雨絲，好像還襯托着若隱若現的霞彩，這算是那一門的刀法？

這就是「八條龍刀法」嗎？

不！這絕不是「八條龍刀法」，但這並不犯法。

高手過招，若老早就規限自己用什麼刀法，這是不智的。

除非這人只懂一種刀法。

龍玉郎當然不只懂得一種刀法，所以，他不一定會在敵人面前使用「八條龍刀法」。

關中有刀法名家諸葛穎，他早已在二十五年前就評過「八條龍刀法」。

他認爲：「八條龍刀法精深博大，正氣凜然，是君子的刀法、王者的刀法，但愚見以爲，倘能以他種刀法相輔，成果必然更佳。」

當時，不少刀法名家都表示大不以爲然，甚至有人罵他是個瘋子。

直至後來有人說了一句話，大家才不敢再說什麼。

那句話是這樣的：「諸葛先生之言一針見血。」

而說這句話的，並非別人，乃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其後，有人問濟南府武林大豪龍隱，龍隱也說道：「城璧之言有理，諸葛先生高見。」

龍隱是龍城璧的父親，連龍氏父子都這樣說，諸葛穎的見解自然是大有道理的。

龍城璧可不是隨口亂說的，當龍玉郎開始練八條龍刀法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對兒子說。

龍玉郎悟性極高，經父親指點之下，很快就已明白到箇中奧妙。

如今，他面對强敵，一出手所施展的就不是八條龍刀法。

在十招之內，他連續轉換了三套刀法，每一套刀法都是截然不同的。

宇文刲以黃巾對拆，十招之後，他冷笑道：「你只敢試探，不敢全力出擊，算是好漢嗎？」

他要激怒龍玉郎。

龍玉郎沒有生氣，只是刀勢倏地一變，使出了一招「神龍破霧」。

這是八條龍刀法裏的絕招。

宇文刲總算開了眼界，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龍玉郎只是使出了第一招八條龍刀法，就已刺破了他的胸膛。

宇文刲驚呆地看着龍玉郎，滿臉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色。

「這就是八條龍刀法？」

龍玉郎緩緩地點了點頭。

宇文刲慘笑一聲，欲言又止。

龍玉郎接道：「這一刀的名堂，是『神龍破霧』，其實用這一刀來對付宇文盟主，根本是絕不足夠的。」

宇文刲怒叫道：「但你已得手，本座已敗在這一刀之下！」

龍玉郎搖搖頭，道：「你並非敗在這一刀之下，而是敗在你自己的手裏。」

宇文刲睜大了眼睛：「你說本座是驕兵？」

「不錯，驕兵必敗，」宇文刲背後忽然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而玉郎却是蓄銳以臨，一出手就全不保留，與其說他只敢試探，不如說他使用刀招的方法十分聰明。」

宇文刲緩緩地轉過身子，看見了一個神態威嚴，手握松木紅纓槍的老人。

唐老人不打誑語，他如此評論這一戰，這一戰就必然是如此的。

宇文刲忽然服氣了。

「好刀！好刀法！好聰明的年輕刀客！」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就倒了下去。

就在這一天，鐵衣堡重入中原羣雄之手。

宇文刲敗亡，天魔盟瓦解，可怕的災劫已成爲過去。

老賭徒雖然受了傷，走路不太方便，但他臉上的神情十分愉快，就像是在賭桌上大殺三方的勝利者。

事實上，他的確贏了。

他贏了，小賭徒也贏了。

小賭徒還贏取得美人的芳心。

三天後，唐竹權向席二先生道：「聽說席先生很少喝酒？」

席二先生淡然一笑，道：「你不是想找在下拚酒罷？」

唐竹權搖搖頭，道：「豈敢！豈敢！」

席二先生道：「未知唐兄又有何指教？」

唐竹權道：「席先生雖然不大喜歡喝酒，但唐某却是個酒癮大得出奇的酒桶。」

席二先生道：「這個在下知道，武林中每個人都知道。」

唐竹權咧嘴一笑，道：「席先生知道就好了，唐某現在就想喝酒。」

席二先生道：「要喝酒，有何難哉，何必對在下說？」

唐竹權道：「若是尋常的酒，自是酒到拿來，但唐某現在想喝的，却是……」

席二先生眉頭一皺，道：「唐兄何事吞吞吐吐？瞧你平時也是一個十分爽快的粗豪人物。」

唐竹權又笑了笑，才道：「唐某想喝的是喜酒！」

席二先生這才恍然大悟，道：「是老賭徒叫你來說親的？」

唐竹權道：「非也，是唐某看得着急了，所以……」

席二先生倏地面色一沉：「這算是什麼！」

唐竹權忙道：「不算什麼，席先生若不高興，就當作沒這回事好了。」

「誰說沒這回事？」忽然間，老賭徒直衝過來，兩眼瞪着席二先生道：「小徒是不是配不上令嫒？」

席二先生瞧着他的腿：「你的傷勢怎樣了？不疼啦？」

老賭徒道：「爲了小賭徒的婚事，這條廢腿就算跑斷了又算得上什麼！」

席二先生一呆，繼而哈哈一笑：「好師父！」

老賭徒眉頭一皺，道：「別老是說老夫，小徒和令嫒的婚事……」

席二先生道：「越快越好！」

老賭徒一怔，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一　　　　高石・編繪

九紋龍史進（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37　王進見史進武藝已經學好，想想這裏雖好，但不便久留，便要辭別史太公父子，去延安府。史進一聽，苦苦挽留。



38　王進立意要走，史進父子苦留不住，只好安排筵席送行，並贈白銀百兩。



39　王進母子向史太公告了別，史進叫莊客挑了行李，親送十里路程。



40　史進灑淚拜別師父，望着王進母子走遠了，想到師傅被高俅逼得這樣四處逃奔，不禁對高俅更加仇恨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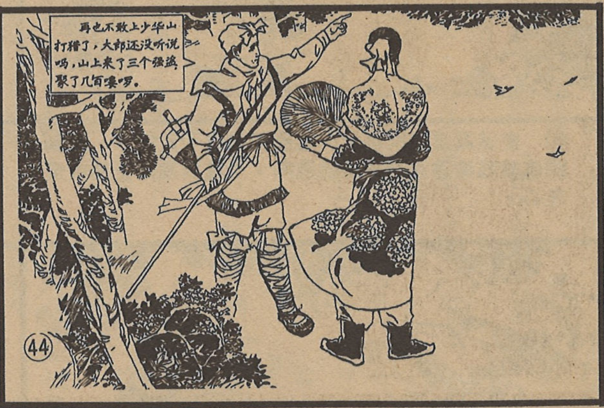
41　王教頭走後，不到半年，史太公染病死去。史進也不愛管理家業，整天在莊後練習武藝，與人較量拳棒，結交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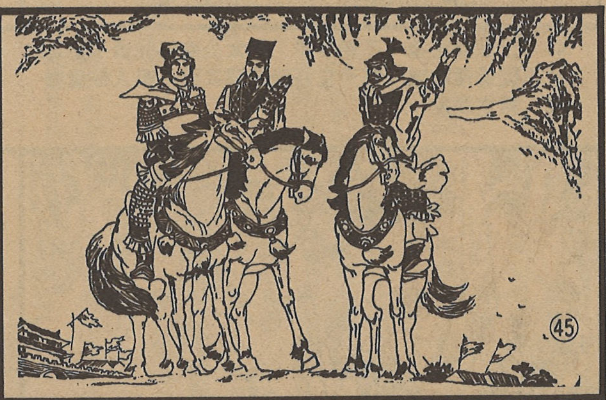
42　轉眼又過了三四個月，時當六月中旬，天氣炎熱。一天，史進坐在打麥塲邊柳蔭下乘凉，忽然，見一個人在對面松林裏探頭探腦，向莊上張望。



43　史進跳起身來，趕過去一看，認得是獵戶李吉，就大聲喝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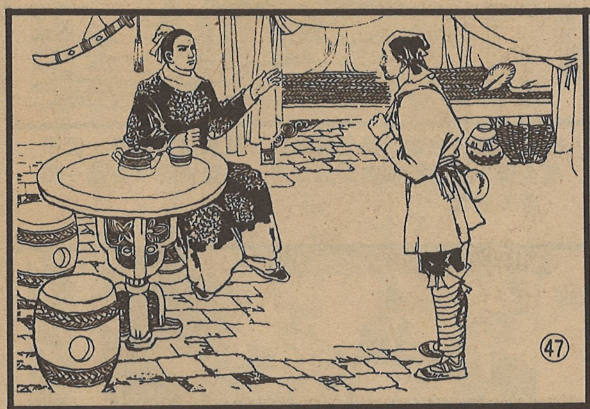
44　李吉慌忙上前行禮，說是來尋莊上的王四去喝酒。史進問李吉爲甚麼近來不挑些野味來賣，李吉就指指北面的少華山，說了起來。



45　原來少華山上新來了一伙好漢，紮下一個山寨，有六七百軍士，一百多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叫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叫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叫做白花蛇楊春。



46　史進原已聽說華陰縣出三千貫賞錢捕捉這三個人。他本來沒把這事放在心上，今天聽李吉一說，才想到應該有個防備。



47　史進回到家裏，叫王四吩咐莊客殺兩頭肥牛，拿出自造的好酒，再去挨戶通知，請三四百戶莊戶來莊上議事。



48　莊戶們來了，在史家草堂上團團坐下。史進一面向莊客勸酒，一面說明要大家合力保護村莊，防備少華山上的人下來騷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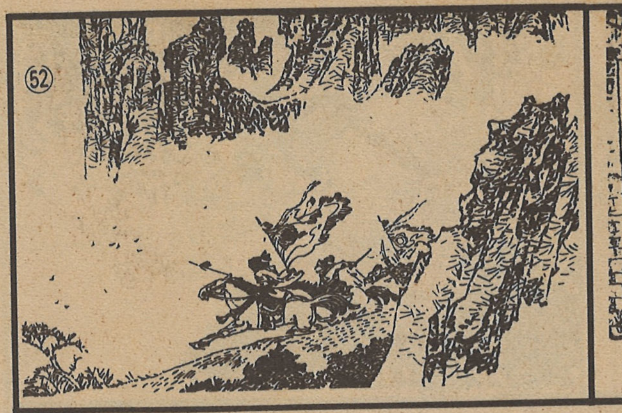
49　莊戶們都表示全靠史進做主，喝過酒，就各自回家準備去了。



50　卻說少華山寨中，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爲了準備抵抗官軍，正在商量積儲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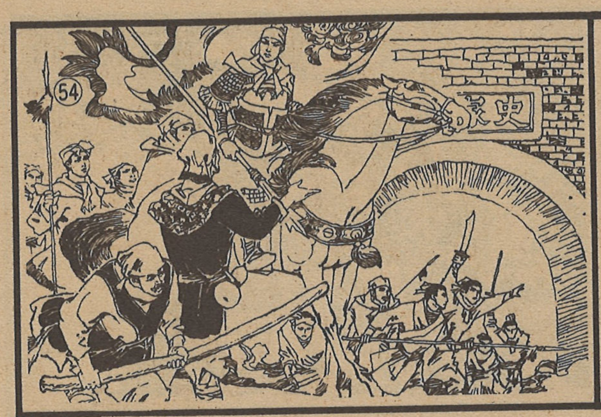
51　照楊春和朱武的意思，最好不要去驚動史進；陳達卻不信史進有甚麼本領，定要先打史家村，後取華陰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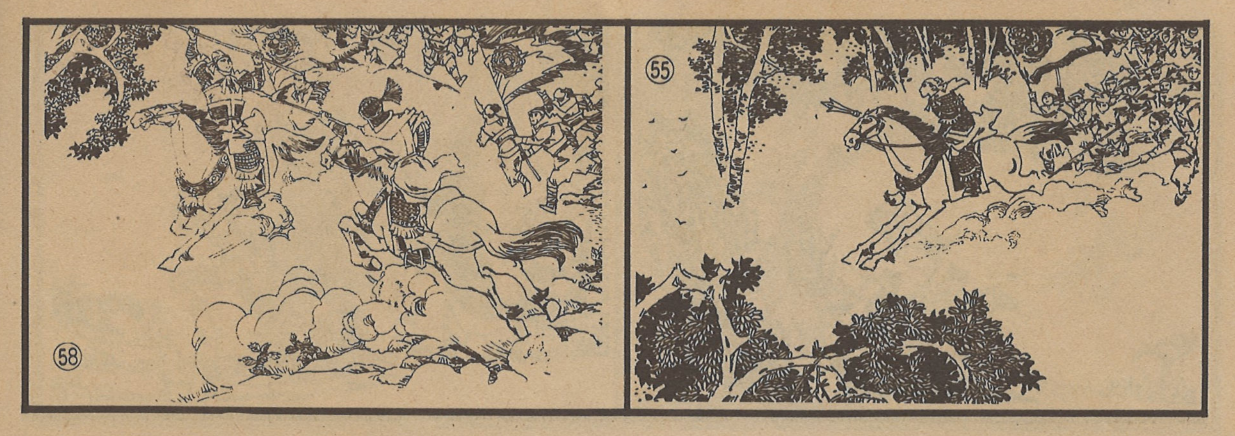
52　陳達不聽勸阻，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十五個軍士，鳴鑼擂鼓，下山飛奔史家村去了。



53　史家莊上的梆子敲起來了。莊前、莊後、莊東、莊西，馬上聚起三四百人，都帶了刀槍棍棒，一齊湧到史家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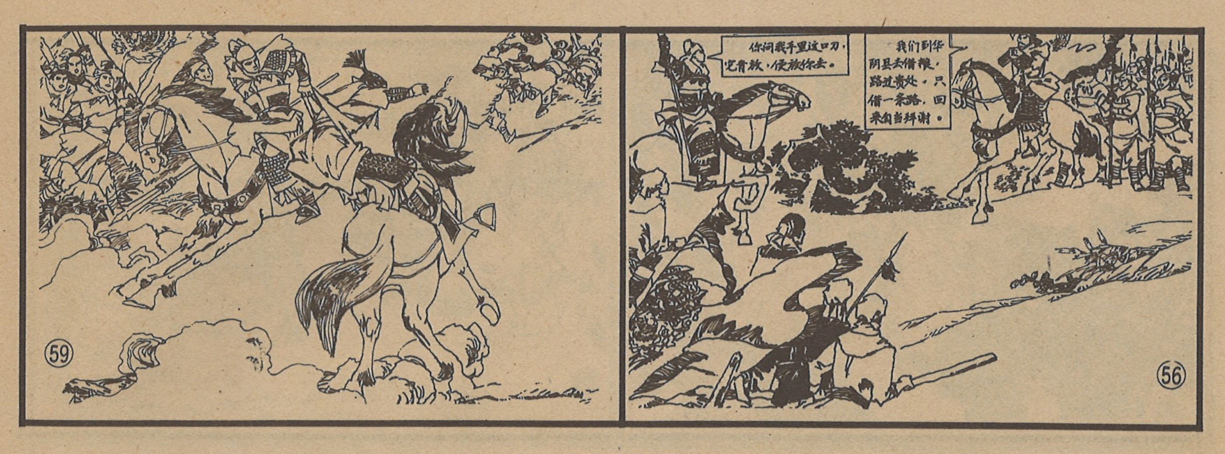


54　只見史進早已全身披掛，騎上那匹火炭赤馬，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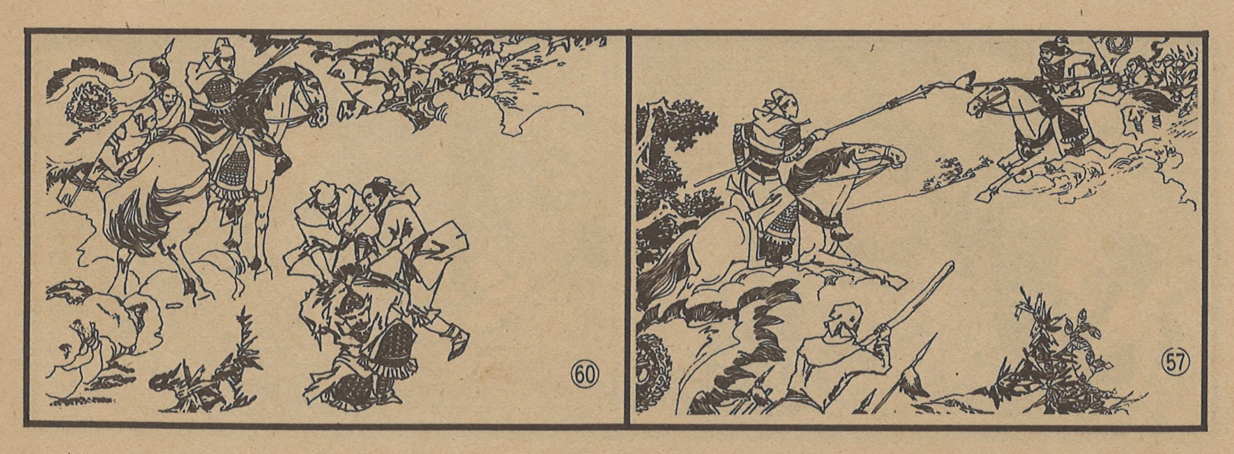
58　兩個鬥了好一會，史進露個破綻，讓陳達把槍朝他心窩戳來。

55　史進一馬當先，衆人齊聲吶喊，衝到北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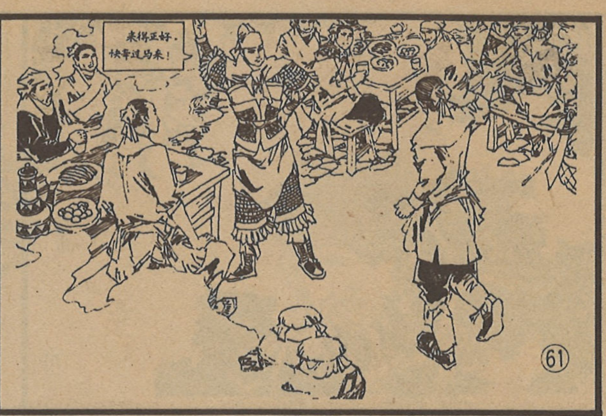
59　史進把腰一閃，陳達戳了個空，向前一傾。史進只一挾，把陳達摘離了馬鞍。

56　陳達飛奔到村口，見有了防備，馬上將軍士擺開。史進大聲喝問，陳達卻耐着性子欠身行禮，只求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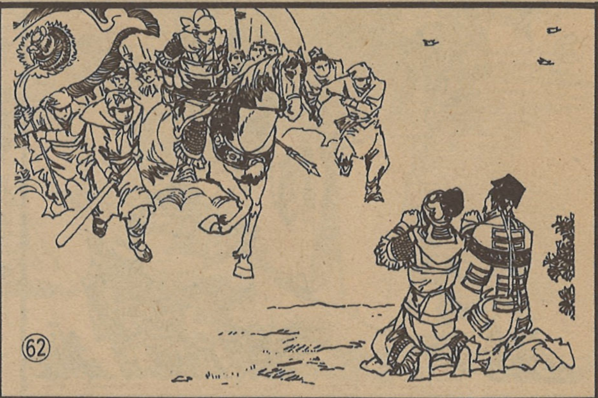


60　史進把陳達丢在地上，叫莊客綁了。三四百人趁勢吶喊，把少華山上的人都趕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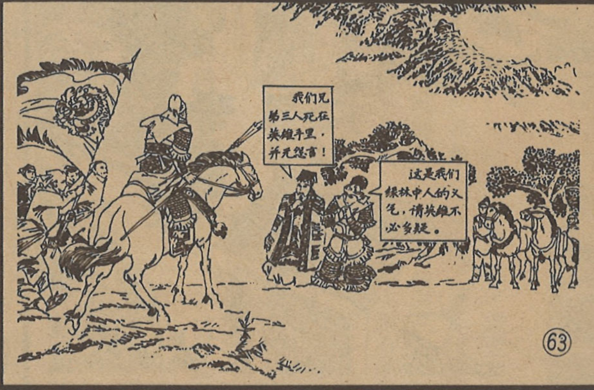
57　陳達連說好話，史進只是不肯放他們過去。陳達大怒，把手中點鋼槍一挺，拍馬過來。史進也掄刀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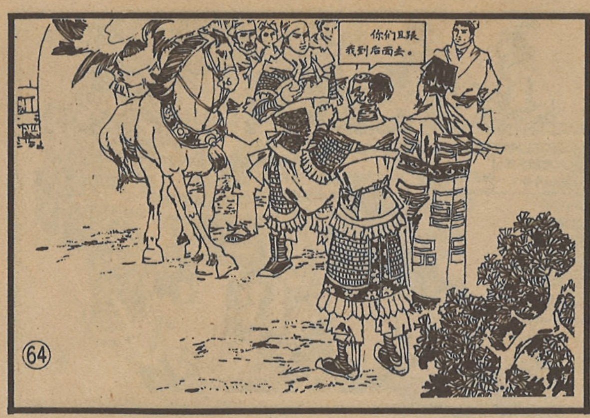
61　史進回莊，把陳達關了起來，又和大家飲酒，決定等拿了朱武、楊春，一起解到華陰縣去領賞。正喝得高興，外面又打起梆子，莊客進來報告，說是回去的人把朱武、楊春叫下山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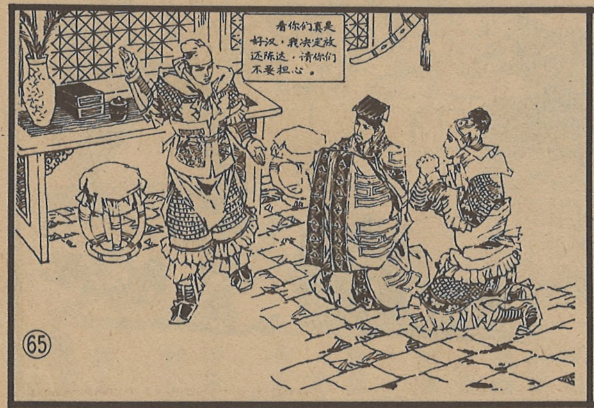
62　史進上了馬，剛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手裏也不拿兵器，已經來到莊前。兩人見了史進，滾鞍下馬，雙雙跪在地上。



63　史進見狀，大聲喝問："你們這是幹甚麼？"朱武、楊春流着淚表示他們三人和幾百軍士，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誓同生同死，所以跑來求史進把他們一起綁了解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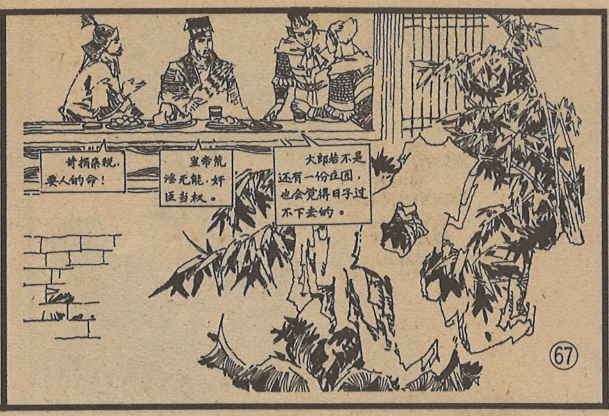
64　史進心想：他們的義氣這樣重，我若拿他們去解官請賞，豈不教天下好漢耻笑？於是就叫二人起來。



65　朱武、楊春跟到後廳，又跪下請史進捆綁。史進再叫他們起來，他們只是不肯。自古好漢識好漢，史進終於決定放出陳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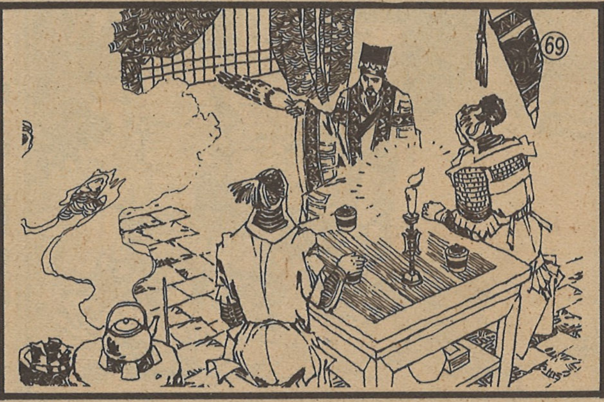
66　史進親手給陳達鬆了綁。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史進。



67　史進在後廳擺了酒席，款待三人；他們談得十分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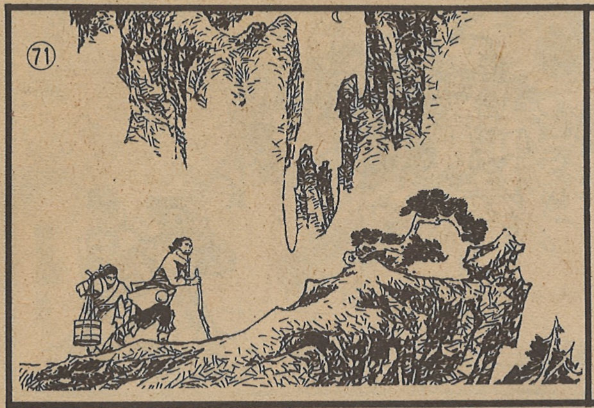
68　三人喝了一會，又謝過史進，趁夜回山去了。



69　三個頭領回到山寨，商量着過幾日備些禮物送給史進。



70　過了幾天，他們從富商那裏搶了些珠寶，差兩個軍士，在黑夜裏送到史家莊。



71　幾天後，史進也特地做了三件戰袍，煮了幾只肥羊，派王四和另外一個莊客送到少華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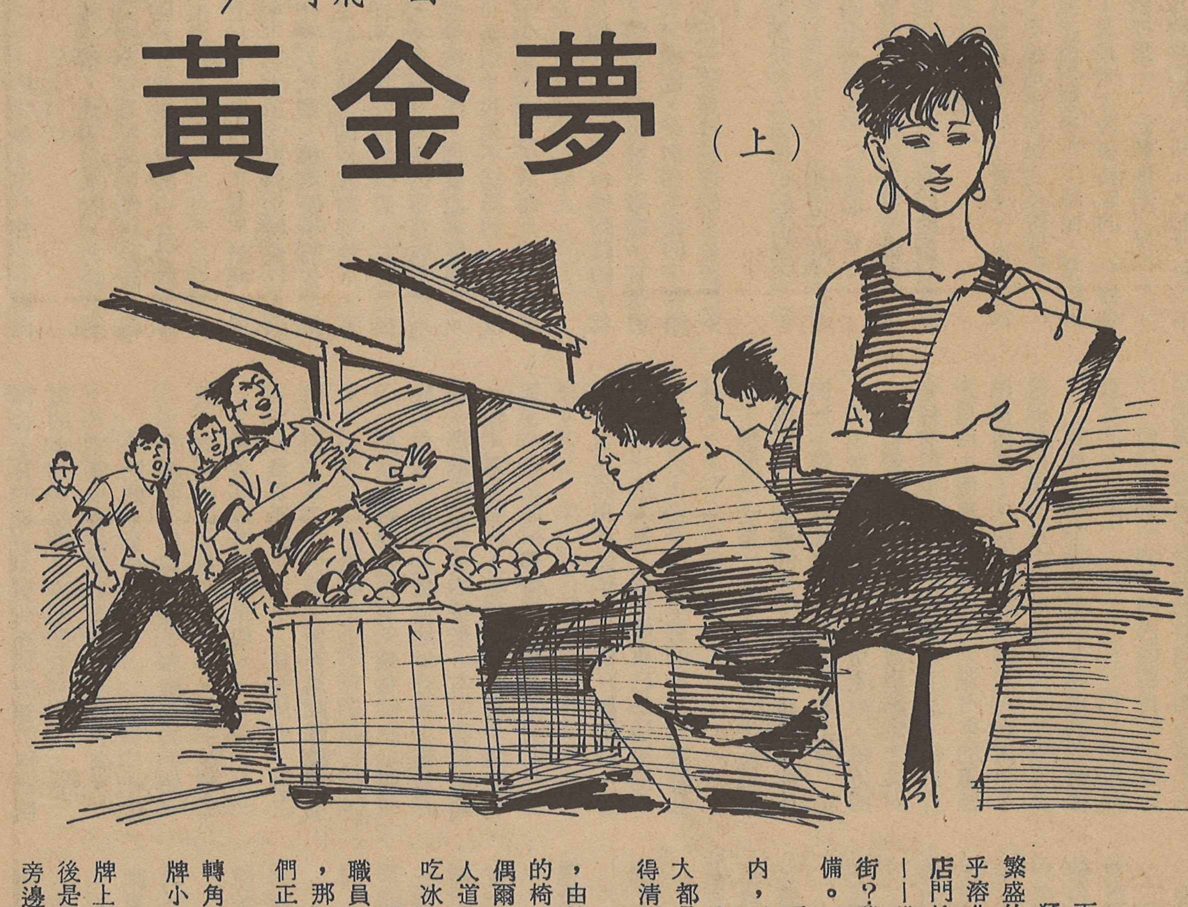


72　從此史進常常與山上來往，和朱武他們成了好朋友。轉眼快到八月中秋，史進寫了封信，差王四送去，約三個頭領中秋晚上前來飲酒談心。　（待續）

都市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黃金夢（上）



鬧市刦案

下午三時二十七分。

猛烈的陽光，烤晒在鬧市中的那條最繁盛的商業大道上，瀝青路面被烤晒得幾乎溶化了，在三十二度的酷熱天氣下，商店門前的行人道上，行人顯得疏疏落落的——誰願意在如此酷熱的天氣下，出來逛街？雖然商店內都裝有冷氣機或是冷氣設備。

而通常在二時許到五時前的這段時間內，正是這條商業大道最冷清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內，那些商店或是商場，大都是「門堪羅雀」的，而那些職員也樂得清閒，嘆其冷氣。

一間頗具規模的珠寶金飾店內的職員，由於一個顧客也沒有，都呆坐在飾櫃後的椅子上，毫無意義地東瞧瞧西看看的，偶爾，也會看一眼像火爐一樣的店外的行人道上的行人，却難得看到一個眼睛可以吃冰淇淋的熱女郎。

因此，表面上看起來，那些商店內的職員在這大熱天時，能够悠閑地在嘆冷氣，那是一份頗爲寫意的職業，但那知道他們正因爲太過悠閑而感到的那一份懨悶！

就在距那家珠寶金飾店五六間舖位的轉角處，有兩檔以手推車作「檔位」的無牌小販正在擺賣着，做生意。

一檔是擺賣衣服的，用硬紙皮做的招牌上，大書：公司跳樓貨，平到你笑。然後是大大的用阿拉伯文寫的「10」字，旁邊是個「元」字，也就是說，「10」

手法新奇

元一件，確是認眞抵買。但看清楚「10」元下面原來還有一個極之細小的「起」字。也就是說，手推車上的物件，不單有十元的，也有十五、二十。甚至三十四十一件的，很多人就是上了這個當，以爲「車檔」上的貨物皆是十元一件，待到你見獵心喜，揀中一件後，以爲是十元，誰知那小販却說是三十元一件的，你剛想：「不是十元一件麽？招牌上寫得明明白白的啊。」

那小販馬上「理直氣壯」地伸手指一下與「十元」兩個大字簡直不成比例，有如牛髀與蚊髀的那個「起」字，振振有詞地說道：「阿姐（或先生），你看清楚吧，是十元起，十元一件的是這些，還有，那些是二十元一件的，最貴的是四十元一件。任揀，你這一件若在公司買，價錢是七十多元，認眞抵買，就買了這一件吧。」說着，他已伸手從你的手上拿過那件衣服，裝入一個粉紅色的薄塑膠袋內，然後遞還給你：「多謝三十元。」到了那時，你雖然感到有被欺騙的感覺，也只好不大情願地接過那個膠袋，拿出三十元來。

因爲你若是不買的話，肯定會被那小販「篤」背脊：「有無攪錯，唔買你就不要又睇又揀的，混吉咩！」

大多數的人正因爲不想被對方「篤」背脊，所以，便明知被揾「老襯」，也只好吞下那口氣，帮襯他。

這裏所舉的，只是那些街頭小販做生

意的手法之一，在這裏，不打算一一詳說了。

另外的一檔，是賣生果的，那輛手推車却比普通的手推車要高，大概要高一截左右，那個大大的鐵皮做的「盆」內，分別擺放了橙與提子。

大概是在早一段時間生意不錯吧，橙與提子都剩下不太多。由於這時候行人疏落，沒有什麼人光顧，那兩個小販皆沒精打彩地倚在行人路邊的兩根路牌柱下，不過，目光却不停地左張右望着，大概是提防那些專門掃蕩無牌小販的事務隊忽然「殺」到，要是被拉住，那就血本無歸了。

兩個小販似乎也是不認識的，互相沒有交談過一句話。而且，兩個人的年紀都很輕，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這個年頭，只要是能够賺到錢的，都有人去做，特別是幹無牌小販的，更是男女老少皆有，據說，做街頭小販的，每個月賺的錢，比一個銀行經理的入息還要多哩。

難怪有那麼多人去做小販了。

× × ×

三點四十一分。

那兩個在這半個鐘頭內沒有做過一「單」生意的小販，都不約而同地抬起右手，看一眼腕上的手錶。

而兩人也隨之站直了身子，人也顯得精神起來，不停地在左張右望着。

——莫非他們忽然心生警惕，預感到會有阿SIR或是市政事務隊的人來掃蕩不成？所以打醒十二分精神。

但行人疏落的行人路上，根本就沒有阿SIR的影子，更別說那些穿了特別制服的市政事務隊員的人影了。

空氣依舊炙悶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三點四十五分。

那兩個小販同時覷了右腕上的手錶一眼，同時抓住了車子的把手，似乎要離去。又或者隨時準備走鬼吧。

大概那兩個小販有一種預感吧，就在兩人抓住車子的把手，對面馬路那邊驀地有人大叫：「走鬼啊——！」

對面馬路那邊也有三幾檔無牌小販一聽「走鬼」，馬上慌急地推着車子奮力奔跑，那種爭先恐後的情形，有如衝鋒陷陣一樣，路上的行人唯恐會被殃及，閃避不迭。一時之間，那情景就像「打到來」那樣。

這邊的那兩個年輕小販在聽到那一聲「走鬼」的刹那，急忙將自己那輛手推車掉轉頭來，沿着那條半直的行人路拔脚狂奔。

對於「走鬼」這種「奇景」，凡是住在這個大都市裏的人，大都目睹過其「盛況」，那可說是驚險刺激兼而有之。

也所以，凡是遇上小販走鬼，附近的途人都會走避不迭，以免遭到無妄之災。曾經有不少人就是因爲走避不及，被那些走鬼的小販車子撞倒，或是濺出來的滾油熱湯燙傷了。因此，若是遇上「走鬼」，附近的人莫不避之如避猛虎。

自然，也有人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去觀看的。

起碼，那一列店舖內的職員，在聽到「走鬼」聲後。便都翹首向外面張望，一睹那些小販推着車子狂奔豕突的刺激場面，稍解懨悶。

那兩個年輕的小販推着車子，有如風馳電掣般一瞬間便已奔到那家珠寶金飾店前。

有幾個路人遠遠地便已躲避到店舖前面，或是乾脆走入店舖內，以免遭到無妄之災，被狂牛一樣奔馳過來的車子撞倒。

那些店舖內的職員看到如此刺激的場面，無聊的神色頓時變得興奮起來。

豈料，就在這刹那，那兩個推着車子狂奔的小販不知怎的，似乎控制不了那兩輛手推車，去勢倏地一拐，猛衝向那間珠寶金飾店左右兩邊的飾櫃。

其中那輛賣生菓的車子撞向右邊那個擺放了珠寶鑽飾的櫥窗飾櫃。

而那輛賣衣服的車子，則撞向左邊陳列了金飾的櫃窗飾櫃下的那名護衛員！

那名護衛員警覺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驚慌之下，三魂皆冒地從坐着的櫈子上滑落在地上，以免被那輛車子兜頭撞個正着。

只聽「轟」的一聲，那個護衛員被車子猛撞在身上，刹時失去了知覺。

嘩朗乒乓聲中，那兩輛車子先後將兩邊的飾櫃玻璃撞破，而那兩個推車的小販在車子撞上櫥窗飾櫃的刹那，已放開了車子，一個閃跳，衝入珠寶店內。

那些職員在目睹兩輛車子猛撞向店前的櫥窗飾櫃時，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誰也想不到，跟着會發生的事情。

直到那兩個小販衝入店內，同時疾喝一聲，道：「打刦！不准動！」那些店員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驚震恐駭地僵在原地，有如被點了穴道般，不敢稍動一下！

因爲那兩個小販的手上，就像變魔法一樣，赫然握着一支左輪及「曲尺」，指着兩邊飾櫃內的職員！

就在這瞬間，也不知打從那裏衝來兩個手挽手提旅行袋的青年，分別自左右那兩個被撞破的櫥窗飾櫃內，風捲殘雲般，將其內的珠寶鑽飾及金飾一掃而空，塞入各自的手提袋內。

而那兩個青年不但手上戴了手套，在這大熱天時，居然還穿着了長袖的恤衫，大概是保護雙手不會被那些破碎的玻璃割傷吧。

由此可見，這伙刦匪是早已有預謀的了。

而且，所用的手法也頗新鮮。

附近店舖內的人起初根本不知是打刦，都抱着瞧熱鬧的心情，走出來觀看，及至發覺形勢不對，嚇得急不迭縮回店舖內，以免萬一警匪駁火鎗戰時，會被流彈誤傷！

「吱——」地一下急煞聲，那四名刦匪馬上有如一陣旋風般，向那輛急速地煞停在珠寶店前馬路邊的房車奔去。

其中那名手持左輪的小販——刦匪，在奔出珠寶店的刹那，示威地向天花板上開了一槍，同時厲喝一聲：「誰動，就打死誰！」

「砰砰」的車門關閉聲中，那四個刦匪先後鑽入了車內，那輛房車的馬達咆哮一聲，恍似一匹脫韁的野馬般，「刷」地

往前疾馳而去。

「鈴鈴鈴……」一陣急驟的警鐘聲就在這時响了起來。

那輛載着刦匪的房車「吱——」地一個急拐，轉入了前面那個路口的橫路中，不見了。

× × ×

那伙刦匪行刦的過程，不足兩分鐘。

而手法之「新鮮」，亦是近年來衆多的刦案中，可說是一種「創新」。

而整個行事過程之緊密配合，證明那伙刧匪在行事之前，是經過一翻週密的部署的。

在行刦的過程中，不但珠寶店内的那些職員驚震得目定口呆，就連附近的途人，與及馬路對面那些商店的職員或顧客，目睹之下，也爲之駭呆住了。

× × ×

最先趕抵案發現場的是兩名在附近巡邏的巡警。

他們是從身上帶着的無綫電太空機中，聽到總部發出的緊急指示，馬上飛奔趕抵現場的。

刦匪却已逃逸無踪。

他們看到的，只是那兩輛撞破了橱窗飾櫃玻璃的手推車，與及被刦掠一空的破爛橱窗飾櫃。

這時候，那個被撞得暈倒過去的護衛員已被珠寶店内的職員救起來，但仍末醒轉，那名警長立刻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太空機，通知總部，立刻召派一輛救護車前來。

而珠寶店的前面，已圍了一大堆人在看熱鬧，也不知他們是從什麽地方冒出來的。事發的時候，却一個也看不到。

一陣警車的「嗚嗚」警號聲終於傳來，一輛警車風馳電掣馳至，從車上跳下的數名警員，跟着，便是一輛「衝鋒車」趕到來，車上十數名藍帽子立刻將附近一帶封鎖了，並且將圍觀的人羣驅散，方便警方人員偵查。

接着，警方的便裝人員也趕到，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

而根據一些目擊證人的口供，警方指揮總部已利用無綫電，發出指示，通知各地區的警方人員，留意一輛橙黃色的豐田房車，車牌號碼是XD4×××。

珠寶店的職員在經過點算後，發覺被刦匪刦去了價值一百三十萬的珠寶鑽飾及金飾。

幸好，除了那名護衛員被手推車撞倒昏暈過去外，沒有什麽人受傷。

兩個小時後，那輛賊車終於在一處停車場的旁邊被警方發現了。

負責這件刦案的重案組探員楊琛接報後，馬上帶了兩名手下得力幹探，趕往現場，展開偵查，希望能從那輛賊車上留下的指紋或是物件，發現有關那伙刦匪的來龍去脈。

而他在趕往發現賊車的現場時，已猜到那輛房車九成是一輛失車，結果，那果然是一輛失車，那個車牌號碼也是假的。

這是刦匪慣用的手法之一，楊琛可謂見慣不怪，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他那兩名手下一個在套取指紋，另一個則在車内搜查起來。

而他則站在一邊，抽着烟，思索着。

較早前，在中區的一家珠寶鐘錶店，曾發生過一宗刦案，手法與這一宗有點大同小異，兩宗案件的匪徒皆是以車子撞破店面前的橱窗飾櫃上的玻璃，以閃電手法刦掠其内的物品，不同的是，前者是以房車衝上行人道，撞破橱窗飾櫃的玻璃，而後者用的是手推車。

但手法却可說是同出一轍。

——這會不會兩伙刦匪是同一帮的？

——又或是後一伙刦匪在電視及報章上看到前者的作案手法後，觸動靈機，師承其法，只作了小小的改動——以手推車代替房車。

在楊琛的腦海中，接連閃過這兩個念頭。

晚上七時正的電視新聞報導，對於日間那宗珠寶金飾店的刦案，就有詳盡的報導。

這自然成了市民在晚飯時談論的熱門話題。

警方偵查了近三個小時，對於那伙刦匪的來龍去脈，至今仍然沒有半點頭緒。

× × ×

卡凡昨晚在報館中，已知悉了那宗刦案的詳情，因爲他工作在那家報館也有派記者去採訪，所以，他得以「先睹」。

因此，他這一天早上所買的那一份早報雖然在頭條刋登了昨天那宗珠寶刦案，他只是看了一眼那些大字標題，便沒有再去留意細看了。

這時候，還差十二分鐘便到八時，上班的時間是八時半，若是搭巴士，十分鐘左右便可以到達他工作的報館。還有三十二分鐘可以給他吃早餐。

他每天早上，差不多都是在巴士站前的那家茶餐廳内吃早餐的，今日也不例外，他一逕走入那間茶餐廳内。

才在靠櫃枱旁的那張枱子旁坐下來，那個年紀只有二十上下的伙計，已走到他的身邊，笑說道：「卡凡先生，早啊，一個早餐？」

卡凡聞聲抬頭，見是這家茶餐廳的少東兼伙計，由於是老主顧，彼此熟絡得有如朋友一樣，當下忙笑說道：「阿榮，早晨，就來一個早餐吧。」

「又來一個早餐——。」阿榮拖長聲音朝「水吧」那邊叫，邊「落單」。

「阿榮，今日怎麽這樣好唱口？吃了草龍麽？」卡凡打趣地向阿榮笑說。

阿榮正想說話，坐在櫃枱内的那個收銀員——何小姐已搶先笑對卡凡說道：「阿榮今日何止吃了草龍，直情是吃了蜜糖埕（蜜瓜），當然好唱口了。」

卡凡笑看着何小姐道：「到底是什麽開心事？像吃了蜜糖埕一樣？」

「何小姐——」阿榮有點赧然地朝何小姐叫。

「今日，阿榮那位女朋友從離島出來看他啊！」何小姐眨着眼說，臉上滿是捉狹的笑意。

「阿榮，什麽時候認識了一個女朋友的？」卡凡笑望着有點侷促的阿榮。「怎麽我從來沒有聽你說起的？」

阿榮不好意思地笑着。何小姐又插口笑說道：「認識還不到一個月，他包得密

密實實的，我還是昨天才聽老細──他的爸爸說出來，才知道的。」

「哈，是怎樣認識的?」卡凡滿有興趣地看着阿榮。「說出來聽聽。」

阿榮正想說話，這時候恰好有一個客人走進來，他馬上如釋重負地乘機走過去招呼對方。

而卡凡要的那份早餐亦已送來了。

卡凡也就專心吃着早餐，因爲他還要趕着乘車上班。

吃完那份早餐，時間已經是八時十六分，連報紙也沒有時間再看了，付了錢，便匆匆向巴士站走去。

巴士站排了一條人龍，不太長，大約十多個人左右，排在卡凡前面的，是一個年紀很輕，大約二十多歲的女郎。

那女郎穿着頗新潮，穿一件背心形的淡黃綫衫，下面是一條窄身的牛仔布迷你裙，脚上穿一雙平底涼鞋，頭髮剪得很短，耳上戴了一對很誇張的耳墜，是塑膠玻璃做的那一種，火紅色的，非常之搶眼，有如兩朵燃着的火焰，卡凡正是被其那雙耳墜吸引了，不禁瞧多了她──她的背面兩眼。

那女郎却沒有發覺到背後的卡凡以好奇的目光在瞧着她那雙大耳墜，只是緊緊地摟住那個「手抽」型的大手袋，不住地朝路面張望着，似乎急着要趕往什麽地方去。

──要是急着趕往什麽地方，大可以乘搭「的士」，路面上的「的士」穿梭般飛馳着，十輛有三兩輛是空的，不難截到一輛。

在衆人的盼望中，巴士終於來了。

排着隊的人待巴士停定後，自覺地守秩序魚貫上車。

卡凡跟着那女郎往前走，走到巴士的前門，那女郎一脚踏上了巴士。

驀地，有兩個人自前後兩邊疾撲向那個女郎，就連跟在後面的卡凡，也看不清楚那兩個人是打從那裏衝出來的。

跟在後面的人有人發出噓聲──以為是不守秩序的人乘機「搏懵」，不排隊想上車，所以向那兩個人發出噓聲。

卡凡在那一刹間，也以爲那兩個人是「搏懵」想搶上車去，所以，他也不以爲意。

──這種情形，相信凡是擠慣巴士的人，都會遇見過，因此，大多數人還是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畢竟，這種不守秩序的人，還是極小數的。

而一般的人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前面的人，都不理會，那自己爲何做醜人出頭干預?大多數的人就是基於這種心理，所以，便沒有人加以干預，反正又不是一窩蜂的有十數二十人搶上車，只是三兩個，未必會影响到自己上不了車，那何必做「醜人」?說不定對方眞是有急事要趕着到什麽地方，那何不行個方便?

卡凡正是基於這種心理，所以沒有阻止那兩個人的行動。

直到那兩個人一個伸手將那女郎拉下車，另一個去搶她摟着的大手袋，卡凡才驚覺到，那是兩個搶匪。

排着隊上車的人都見到了，不少人發出驚叫聲，但却沒有人挺身阻止那兩個人的行動。

不，應該說有一個，那就是看得最清楚的卡凡。

那個女郎在冷不防之下，被從後面衝上來的那個人伸手一把從車上拉下來，跌倒在地上，發出一聲痛叫，但却仍緊緊地摟着那個手袋不放鬆半點。

但從車頭那邊衝過來的那個人身子一俯，探手一把抓住女郎那個大手袋，發力一扯。

那個女郎張口大叫：「搶嘢啊！救命！」緊摟在胸前的那個大手袋却已被搶了過去。

那兩個人見已得手，立刻轉身往不同的方向飛奔。

那個女子顧不了身上的疼痛，掙扎着從地上爬起身來，往搶了她手袋的那個傢伙撲去。

這時，排隊上車的人，與及在車上的人，還有途經的路人，都莫不嘩然大叫，但却沒有一個敢見義勇爲，追截那兩個搶匪。

那個搶了手袋的匪徒才奔出兩步，驀地脚下一絆，身子失去平衡，「啪噠」一聲，猛然撲跌在地上。

那人當然不會無緣無故被絆倒的，而絆倒他的人，正是卡凡。

──卡凡伸脚疾向那人的脚下一勾，那人便被絆得跌了個餓狗搶屎。

那人搶到手的那個大手袋，也因爲那一跌而脫手掉了出去。

卡凡一個箭步搶撲上去，欲抓住那個人。

那個人却負痛地猛一個翻身，手臂向上反揮起來，寒光閃閃劃向卡凡的胸腹與及手臂。

──那人反臂揮出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把彈弓刀。

眼快的人一眼瞥到之下，發出一陣驚叫聲。

卡凡也大吃一驚，搶撲落去的身子倏地一歪，閃避那人又兇又狠揮劃過來的那一刀。

但仍然被那把彈弓刀在右手前臂側上，劃了一刀。

卡凡痛得叫出聲來。

那人手一撐，從地上竄起來，撲向掉在前面路面上的那個手袋。

卡凡却在歪跌落地上的刹那，一脚掃向那人的雙脚。

「啪」一聲，那人被掃個正着，身子一歪，斜跌落地上。

卡凡也顧不了右手臂上的刀傷，霍地跳起身來，飛脚踢向那人的身上。

那人立刻一連兩個翻滾，避過卡凡那一脚，接竄跳起來，仍然不溜逃，轉身撲向地上那個手袋。

但那個女郎已將手袋撿了起來，發足狂奔而去。

那人欲追，不知是誰突然大聲呼叫：「警察來了！」

那人聞言臉色驟變，手臂一揮，刀光暴閃，將竄撲過去的卡凡逼跳開去，隨即便往一條橫巷狂奔而去。

卡凡隨尾緊追。

那人倏地擰身反臂一擲，將手中的彈弓刀擲射向卡凡。

卡凡急忙窒步歪身閃避，嗖地一聲，那把彈弓刀挾着一縷勁風，自他的身側飛射過去。

卡凡欲再追時，那人已奔入橫巷內，就算再追下去，也無法可以追趕上那人，所以，他猶豫起來。

他之所以猶豫，不單是恐怕追不上那個搶匪，徒勞無功，還因爲手上的傷口痛得厲害，最主要的是，還是他忽然想到，自己還要趕着上班的，因此，一時之間，令到他猶豫不决。

就在這一瞬間，那個搶匪已在橫巷內消失了影踪，而一陣急驟的脚步聲，飛快地傳來，卡凡急忙扭頭望過去，只見一個警察飛奔而至，而他亦决定放棄追趕那個搶匪。

至於另一個搶匪，在奔過馬路對面後，已逃得無影無踪」。

但那個被人搶手袋的女郎，亦已不在現場，溜走了。

幸好排隊上車的人及那輛巴士沒有離開，有人挺身向那警員作證，說出剛才發生了什麽事！

卡凡由於與那個搶匪糾纏過，又受了傷，再加上那個被搶的女郎又溜走了，所以，他可算是整件搶刦案中，唯一最重要的目擊證人。

由於他受了傷，所以，那個警員在調查整件案子的經過時，首先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召一輛救傷車來。

而附近店舖內的人，亦熱心地拿出急救箱，替卡凡將右手臂上的傷口先包紮起來，以免血流不止。

最後，救傷車終於來了，卡凡被載返醫院加以治療手臂上的傷口。

而他這一日，大概也不用再趕返報館上班了。

× × ×

卡凡右臂上的那道刀傷雖然不算重，但也縫了五針，遵照醫生的吩咐，在家中休息。

至於報館方面，他只好打電話回去告知一切，旣然有醫生證明，他的頂頭上司——老總自然絕無異議，雖然有不少工作是要卡凡去處理的。

卡凡從醫院回到家中，坐在沙發上，感到有點百無聊賴，不禁又回想起早上發生的事情來。

這一回想之下，他馬上便發覺了有幾個問題似乎有點不合情理。

第一，那兩個搶匪若是普通的刦匪，那爲什麽偏偏要搶刦那個女郎的手袋，而不去搶別人的？當時排隊上車的人中，可不單止那個女郎的啊。

第二，那兩個搶匪似乎是早有預謀的，時間與行動都配合得很好，而且，也像是早已伺伏在巴士站附近的，若是，那就顯然不是普通的搶刦案了。

第三，那個女郎在事情發生後，是不該匆匆離去的，當然，有些胆小怕事的人，是會在事後溜走的，那是出於一種慌怕的心理，再加上不想惹上麻煩，因此便一走了之，但那個女郎不像是一個怕事的人，不然，她也不會被搶刦時，仍然死死地摟着那個手袋不放，若是一般的女子，在那種情形下，大多數都會因爲驚怕而失措，不會仍緊摟着手袋不放的。而且，在他與那個搶匪糾纏時，那女郎那種奮不顧身撲前去撿回手袋的情形，也是一般的女子做不出來的「大胆」舉動，除非那個手袋內裝着什麽極之貴重的物品。

那麽，那兩個搶匪就是有「目的」而動的？

——莫非那個手袋內收藏了毒品之類的非法物品不成？

卡凡忽然間閃過這個念頭。

他之所以這麽想，那是因爲早一段時間的報章上披露，那些毒販無所不用其極，居然利用小孩子來替他們將毒品從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那麽，利用女子來運送毒品，也絕不出奇，要是所猜不錯，那就是一幕黑吃黑的活劇了。

卡凡越想，發覺早上發生的那宗搶刦案，疑點越多，他幾乎已肯定，那個女郎絕不單純。

這也引起了他的興趣。

忽然間，他想到他的老友兼死黨——泰迪，他决定撥個電話給泰迪，相信他對今早發生的那宗搶刦案一定大感興趣。

——卡凡與泰迪這一對老友，都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而且，也愛多管「閒事」——看不過眼，或是令到他們好奇心大發的事情，他們都極有興趣去「管」一下，也所以，他們被有些人稱爲龍虎雙傑。那是因爲他倆曾協助過警方破獲過不少罪案，有幾次還得到警方的嘉獎。

卡凡正想拿起話筒，撥動號碼盤，門鈴却在這時候「叮噹叮噹」地响起來。

卡凡只好放下話筒，起身走到大門前，從門眼中，看看是誰找他。

門外站着兩個人，一個年約四十上下，另一個約三十出頭，雖然那兩個人都穿着便裝，但卡凡一眼便看出，兩人是警方的便裝人員。

這是憑他的經驗看出來的。

他將大門打開。

站在門口那兩個人中的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打量一眼鐵閘內的卡凡，說道：「你就是卡凡先生麽？」

卡凡點點頭道：「是……」

不等他反問，那中年人已接口說道：「我們是警方人員，他是我的助手。」指一下身旁的同伴。「這是我的證件。」手一招，隔着鐵閘，將手上的證件遞到卡凡的眼前。

「卡凡定睛細看，看清楚那確是警方發出的證件，並且看到證件上寫着對方的姓名及職務：楊琛，探長。

他忙邊將鐵閘打開，邊說道：「原來是楊探長，找我有什麽事？」

「卡凡先生，我們可以進來麽？」楊琛頗客氣地說。

「當然可以。」卡凡將身子閃讓一下。「請進來。」

楊琛與他的助手進入屋內，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卡凡對兩人說道：「喝杯茶麽？」

楊琛擺擺手。「卡凡先生，不用客氣，請坐下來說話。」

卡凡雖然心中有點狐疑，但却多少猜

到，楊探長忽然找上門來，大概是爲了今早巴士站的那宗搶刼案。坐下後，他問道：「楊探長，有什麽事？請說。」

「是關於今早在巴士站那宗搶刼案的。」楊探果然是爲了那件事來找卡凡的。

「楊探長，我不是都落了口供麽？我知道的，都已經向警方說了，你們還要知道什麽？」卡凡有點詫異地瞧着楊探。

楊探答非所問：「卡凡先生，相信你也知道昨天發生的那宗珠寶刼案吧？」

卡凡有點摸不清頭腦地道：「知道，電視有播放。報紙有登載。楊探長，你忽然提起昨天那宗刼案，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楊探道：「卡凡先生，我之所以忽然提起昨天的那宗刼案，那是因爲我們在今早發生搶刼案的巴士站附近，撿獲一隻鑽戒。」

卡凡心頭一動，脫口接道：「楊探長，莫非那隻鑽戒，是昨天那宗刼案中，被刼去的其中一件物品？」

「卡凡先生，你的思想很靈敏。」楊探長讚賞地看一卡凡一眼。「那顆鑽戒，確是昨天那宗刼案的失物之一。」

「那……今早的搶刼案與昨天的珠寶刼案豈不是有關連？」卡凡驚震得呆了一下，吸口氣，他的雙眼忽然大睜着，脫口說道：「楊探長，你不是懷疑我與昨天那宗刼案有關吧？」

「不，不，不！」楊探長連連擺手。「我們根本就沒有懷疑你。我雖然是第一次與你見面，但對你這個人有很全面的了解，你以前曾與一位朋友，協助警方破獲過不少罪案，堪稱爲模範市民，對於你，我們又怎會懷疑呢！」

一頓，接說道：「我們懷疑那個被搶匪搶奪手袋的女子，與昨天那宗搶刼案有關！」

「因爲我們懷疑，那隻鑽戒是從那個女子的手袋內或是身上掉出來的。」一直沒有說過話的那個探員，接口說道。「我們更懷疑，那女子的手袋內，可能裝載了一部份的賊贓，而那兩個搶匪，極有可能不知怎的知悉了，才下手搶刼那女子的手袋。」

「撿獲的那隻鑽戒我們已送到昨天被刼的那家珠寶店去驗證過，確定了那確是昨天被刼去的一件貴重的鑽戒。」楊探長又接口說道：「昨天被刼去的一批珠寶鑽飾及金飾中，居然有一件出現在今早那宗搶刼案的現場，因此，我們懷疑，那個被搶的女子與及兩個搶匪，都有極大的嫌疑，所以，我們這一次來，是想你向我們詳細地描述一下，那個女子的相貌身材，手袋的形狀顏色，還有那兩個搶匪的身材樣貌衣着。希望你與我們合作。」

卡凡道：「楊探長，只要能够有助你們破案，我極願意與你們警方合作。」

「卡凡先生，要是每一個市民，都像你這樣樂意與我們警方衷誠合作，相信我們的破案率會提高不少倍。」那個探員說道。

「阿SIR，這是每一個市民應盡的義務。」卡凡說道。「撲滅罪行，人人有責。」

「卡凡先生，請你現在再詳細地描述一下那個女子與及兩個搶匪的形貌衣着，好麽？」楊探長說着已拿出一本筆記本來，準備記錄。

那個探員也拿出筆記簿來。

× × ×

楊探長與他的助手在卡凡的家中逗留了約一小時三十分鐘左右，滿意地告辭離去。

在走出大門前，楊探長熱烈地握着卡凡的手搖了好一會，才鬆開手離去。

卡凡將門關上，長長地吁了口氣，正想走回客廳，打電話給泰迪，看看他在不在家，電話却在這時「鈴鈴鈴——」地响起來。

卡凡連跑帶奔，一手抓起話筒，「喂」了一聲，同時在心中猜忖着，到底是誰打電話來給他。

「卡凡麽！」話筒內馬上傳來一把帶點磁性的男人聲音。

「泰迪！」卡凡一聽，便認出是老朋友兼死黨泰迪的聲音。「你今天不用拍戲麽？我正想打電話給你！」

「卡凡，本來是要拍戲的，但今天早上拍一個特技鏡時，出了小小的意外，我的左腿側撞瘀了一大塊，不能再繼續拍下去，導演只好叫拍另一組戲，我在家中悶得發慌，便打電話到你工作的那間報館找你，本來是想約你今晚吃飯的，你的同事却說你今早遇上事故，沒有上班，所以我便打電話來找你。」泰迪一口氣說到這裏，頓了一下，關切地問道：「卡凡，發生了什麽事故？」

卡凡却先不答泰迪的詢問，反問道：

「泰迪，你的腿傷不太嚴重吧？」

話筒中馬上傳來泰迪「哈」的一聲笑聲。「卡凡，別緊張，雖然走起路來有點拐，但三兩日後，便不碍事的了。你還未說發生了什麽事故啊！」

「是這樣的，今早我在巴士站排隊搭車上班時，遇上了一宗搶刼案。……」卡凡將今早發生的事情，向泰迪詳細地說了一遍。

「卡凡，你臂上的傷口不嚴重吧？」泰迪急急問。

「縫了幾針，不太重。」卡凡語聲輕鬆地說。「泰迪，怎麽那樣巧，我們居然在同一日，同一個上午發生事故，都受了傷，眞玄！」

「卡凡，咱們也有個多月沒有見面了。」泰迪低沉地說。「難得今日我們都遭遇到意外，閑在家中，那何不聚聚，你認爲如何？」

「好啊！」卡凡滿口答應。「泰迪，我立刻趕來你那裏，你在家等我。」

泰迪却道：「不，我是在街上打電話給你的，還是我到你那裏，你等我吧。」

卡凡聽他那麽說，不再堅持道：「好吧。」

泰迪在那一邊收了綫。卡凡將話筒放下，躺在沙發上，等候泰迪的到來。

大約二十分鐘後，門鈴忽然响起來。

卡凡馬上從沙發上一跳起身，急急走去開門。

打開了大門，外面站着的，果然是泰迪。

「泰迪。」卡凡歡叫一聲，將鐵閘打

開。「快進來。」

「卡凡！」泰迪邊走入去，邊高興地叫了一聲。「我們可說是難兄難弟了。」

卡凡將門關上，笑說道：「若不是這樣，我們今天怎會有空相聚。」

「泰迪，你怎麽不小心？」卡凡帶責地說，看着泰迪那走起路來微拐的樣子。「瞧你拐成那個樣子，還說不緊要，眞有你的！」

「卡凡，別大驚小怪的！」泰迪輕鬆地笑說道：「比起以前那種斷手折脚的情形，這一次可說是好多了。倒是你手上的傷，不要緊吧？」

「不大要緊。」卡凡揮揮手臂。「醫生說，一個星期後就可以拆綫。」

「既然都是輕傷，那就樂得偷閒暢聚一下。」泰迪生性樂觀不羈。「有沒有啤酒，拿一罐來，潤潤喉。」一屁股坐在沙發椅上。

「怎會沒有啤酒。」卡凡邊向雪櫃那邊走去，邊說道：「只要你喝得了，喝一打也有。」

拿了兩罐啤酒，遞一罐給泰迪，坐下來，打開「蓋掩」，喝起來。

「泰迪，怎麽不去找你的蘇小姐？」卡凡用手抹抹嘴角，瞧着泰迪說道。

「她在三天前，已去了外地公幹。」泰迪愁眉苦臉地說。「這一個月，我不用指望見到她。」

「哈，你這個傢伙，我還以爲你是個重友輕色的人，原來是找不到她，才找我的！」卡凡怪叫起來。

「冤枉！」泰迪叫起冤來。「我根本就沒有打電話找過她，她到外地公幹去了，就算找也找不到她。」

「哈哈，你不打自招了。」卡凡忍着笑說道。「你是知道她到了外地公幹，才找我的，那還不是一樣！」

「好了，好了。」泰迪無奈地說道。「算我怕了你，今晚，我請你吃飯，成了吧？」

「嗯，這還差不多。」卡凡終於笑出來。「說正經的，你與蘇小姐拖手仔也有一年了吧？有沒有想過與她組織一個二人世界？」

「沒有啊。」泰迪聳聳肩道。「拖手仔很好啊，既浪漫，又溫馨，我可不想這麽快便結婚。」

「泰迪，你以前不是這樣想的啊。」卡凡叫起來。「怎麽忽然間改變了？你的年紀已不輕了，難道你想到四五十歲才結婚？只怕你忍得了，蘇小姐却等不了。」

狐疑地打量了泰迪一眼後，又說道：「泰迪，你與蘇小姐不是發生了什麽事情吧？」

「卡凡，你想到那裏去了？」泰迪哈哈大笑起來。「我不過逗一下你，你却信以爲眞。老實說，只要她答應嫁給我，我馬上便與她結婚！」

「你到底有沒有向她提說過？」卡凡着急地道。

「我很想向她說，却不知怎的，就是提不起勇氣向她說。」

「你怎麽忽然變得那麽胆小了？」卡凡仔細地瞧了泰迪一眼。「我怎麽看，你與以前也沒有什麽不同啊！」

「我也不明白。」泰迪苦笑一聲。

「嗯，我明白了。」卡凡忽然雙眼一睜。「你那種心情乃是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情，之所以會那樣，那是因爲你太重視她，換言之，就是太愛她了，萬一她拒絕你，不但令你大失所望，也恐怕因此而失去她，我說得對麽？」

「對，你說得對極了！」泰迪一拍大腿。「卡凡，你眞不愧是我的多年老友兼死黨！」

「爲我們的友情永不損褪，乾！」卡凡將啤酒罐擧起來。

「乾！」泰迪拿起啤酒罐往卡凡手上的罐子一碰，然後各自仰起頭，將罐內的啤酒倒入口內。

機緣巧合　閃電破案

由於泰迪的左脚有點不方便，所以，卡凡提議，就在附近的一處大排檔吃飯算了。

泰迪是個「無所謂」的人，何況，大排檔吵的菜比一般的酒樓菜館要「够鑊氣」，他平時是很喜歡光顧大排檔的。

兩人就在一家叫祥記的大排檔坐下來，要了四樣小菜，兩枝大啤，慢慢「嘆」着。

「泰迪，在你來之前，重案組的那位楊探長曾來找過我，他是負責昨天那宗珠寶劫案的，昨天發生的那宗劫案，你有聽聞麽？」

「那麽大的新聞，我要是不知道，豈非成了白痴。」泰迪吐出一根鵝腿骨來。「怎麽？難道那位楊探長以爲，今早發生的那宗搶劫案，與昨天的那件劫案有關連不成？」

「泰迪，你猜對了？」卡凡眨眨眼道。「警方人員在今早搶劫案現場的地上，撿獲一枚鑽戒，經過鑑定，確定那是昨天那間珠寶金飾店被劫去的一批珠寶金飾中的一件！」

喝口啤酒，卡凡接說道：「你說，是不是有關連？」

「怎會這麽巧的？」泰迪詫聲道。「警方不是懷疑你吧？」

「不是。」卡凡搖搖頭，說道：「他們懷疑那個被搶的女郎，有可能是那伙劫匪的同黨或是接贓的，而那個被搶的手袋內，極可能裝着一部份贓物，而那兩個搶匪，不知從那裏知悉內情，因此來個黑吃黑。」

「有道理。」泰迪用力點點頭，說道：「要是一般的搶匪，當時在排隊上車的人那麽多，爲何不搶另一個的，却偏偏揀中她！」

「楊探長與他那位助手就是這麽說，」卡凡道：「他們都認爲，那枚鑽戒極有可能是在那個女子的手袋內掉出來的！」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是從那女子的手袋內掉出來的！」泰迪揮揮手說。「卡凡，警方這一次可要大大地嘉獎你一番才是，要不是你，昨天那件劫案怎會這麽快便有了新的發現與突破！」

「這是純粹巧合。」卡凡笑笑道。「如今那些劫匪作案的手法越來越新奇大胆，簡直令人意想不到。我倒是希望警方能夠盡快破案，煞一下那些匪徒的氣焰，不

然，只怕會越來越猖獗！」

「卡凡，你不是靜極思動，有意揷手偵查這件刦案吧？」泰迪凝眸注視着卡凡道。

「難道你不想麽？」卡凡也盯着泰迪。「我們好久也沒有運動運動了。」

「卡凡，別忘記那伙人是有鎗的。」泰迪吐口氣道。「那可不是玩的！」

「泰迪，你怎麽了？」卡凡叫起來。「要不是我親耳聽你說出來，我眞不相信，你會說出這種鋭氣全消的話來，不是因爲蘇小姐吧？」

泰迪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卡凡，你以爲我是那種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人麽？」頓一下，正經地道：「虧你還是我的老友兼死黨，居然這麽不了解我。」

「泰迪，這麽說，你是答應與我一道偵查那件刦案了？」卡凡頓時高興得差點大叫起來。

「那是當然了。」泰迪道。「剛才，我不過和你開個玩笑吧。」

「但你的脚……」卡凡忽然皺着眉頭，看着泰迪的左脚。「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那不大方便行動啊。」

泰迪伸展一下左脚。「不碍事的，你放心吧，若是遇上什麽事情，就不會拐的了。」

喝下一口啤酒，看着卡凡，說道：「你準備從那裏着手追查？」

「當然是從那個女郎與兩個搶匪這兩方面下手了。」卡凡成竹在胸地說道。

「但我們對那三個人的來龍去脈，根本一無所知啊！」泰迪皺皺眉頭。「到那裏去找那三個人？」

「我們可以在巴士站附近一帶找尋那個女郎。」卡凡將他的想法說出來。「我猜那女子極有可能是在那附近居住的，要是猜得不錯，她一定會在那一帶地方出現的。」

「嗯，這個主意不錯。」泰迪連連點頭表示贊同。「今早才發生事情，我相信那女郎必定有如驚弓之鳥，這一兩日之間，必會躲匿起來，你以爲是麽？」

「換轉是我，也會暫時躲匿起來。」

「那麽，我們就過兩天，才到巴士站附近去碰碰運氣吧。」泰迪說完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啤酒。

「不！」卡凡說道。「我認爲今晚就應該到那附近去逛一下，說不定有意外的收獲。」

泰迪沒有說什麽，只是面帶不解之色地看着卡凡。

卡凡馬上接口加以說明。「泰迪，我猜那兩個搶匪極有可能不甘心今早的行動功敗垂成，說不定今天整日都在那附近守候那個女郎的踪影，我們決不能放過每一個機會。」

「說得對！」泰迪精神一振。「卡凡，我們今晚就馬上展開行動。」

「那就要吃飽一點了。」卡凡興奮地說道。「泰迪，吃吧。」

泰迪笑嚷道：「你叫我吃，自己却不吃，是不是想脹死我？」

卡凡馬上挾了一大箸菜，塞入咀巴內，語聲含糊地說道：「我不是在吃麽，誰說我不吃？」

泰迪聽得幾乎忍不住將才喝下的一口啤酒噴了出來。

× × ×

那一帶都是住宅區，所以，一過九點鐘，那一帶便很冷落，連路燈也似乎比鬧市中的那些街燈昏黯。

當然，附近還有一些商店在營業，但都是冷冷清清的，因爲路上的行人疏疏落落的。

這時候已是九時三十八分。

泰迪與卡凡在那一帶閒逛着，看來像是在散步，實則，兩人「打雀咁眼」，在留意着附近出現的路人。

在一座住宅樓宇的側面，一個籃球場上，有一羣青少年在嘻鬧着，泰迪與卡凡看在眼內，不禁搖頭感嘆。

「泰迪，如今的青少年人實在越來越不像樣，我們那時代怎會像現在這些青少年這般放浪形骸的，唉，難道物質越文明，人就越失落的麽？」

「卡凡，應該說這是潮流。」泰迪道：「我們那個時代有阿飛，跟着是嘻皮士，崩仔，油脂早由，大槪每一個時代，都有這麽樣的一羣吧。」

「泰迪，不知道到了太空時代，又會出現怎樣的一羣？」卡凡語氣中帶着杞憂道。

「別杞人憂天吧。」泰迪笑說道。「那時候的時世，就讓那時候的人去憂慮，解決吧。」

迎面走來兩名巡警，看到兩人一個拐脚，一個手臂上纏扎着綳帶，不免帶點思疑地打量了兩人幾眼，幸好却沒有向兩人查問一番。

球場內那一羣青少年發覺有警員巡過來，馬上停止了嬉鬧，有幾個甚至偷偷地溜之乎也。

那兩個巡警沒有因爲那樣便不理會那一羣青少年，仍然走入球場內，疾言厲聲地訓斥了那羣青少年一頓。

卡凡與泰迪已走出很遠了。却仍然隱隱聽到那個警員的聲音。

行行復行行，兩人不知不覺間，已行遍了那附近的每一條街道，却一無所獲。

兩人一點也不氣餒，雖然有點失望，仍然繞着那層住宅樓宇再走下去。

——要是沒有什麽發現，大可以當作是一種睡前的適當運動，而兩人也沒有抱着第一晚行動便有收獲的心情來碰運氣的，所以，兩人對於是否有收獲，顯得不太緊張。

兩人又走到那座籃球場的外邊，先前的那羣青少年大槪被那兩個警員趕走了，裏面靜靜的，不見一個人影。

「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要不是那兩個警員，眞不知那羣青少年人嬉鬧到什麽時候，附近的人家可就苦了，想睡個好覺也不可能！」卡凡吐口氣說道，替附近的人家慶幸。

瞧，那籃球架下，不是還有兩個人麽？」泰迪忽然指一下靠近一座樓宇的大門那邊的籃球架。

卡凡一向都有輕微的近視，白天還不覺得怎樣，在夜晚，那就差多了，除非他留神去看，不然，比較遠又昏黯的地方，他是看不大清楚的。

聽泰迪那麼說，他忙定神往那邊望過去，果然朦朧地望到有兩個人影正倚在籃球架下，面對着那幢住宅大廈的大門口那邊，所以，連泰迪也看不到那兩個人的臉面。

不過，泰迪却看出那兩個人不是先前那羣青少年中的兩個，而是兩個成年的男人。

那兩個人都穿着波鞋——運動鞋、T恤牛仔褲，瞧那種打扮，年紀也不會怎麼老。

「那兩個人若是在乘涼，怎麼穿得那樣整齊？」泰迪的腦海中即時閃過一個念頭。

心頭一動，他頓時覺得那兩個人大有可疑。

「卡凡，我們走入去看一下。」他伸手一拉卡凡，便從前面的一個入口走了入去。

「有什麼好看的啊？」卡凡嘀咕一聲，還是跟着走進去。「再走一轉，若是沒有什麼發現，今晚的行動就算了！」

「卡凡，說不定籃球架下的兩個人，就是我們要找的其中兩個。」泰迪壓低聲音在卡凡的耳邊說。兩道目光沒有離開過那兩個人的身上。

卡凡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睜大雙眼，打量着那兩個人，神色也顯得緊張起來。「泰迪……不會吧？」

「我倒希望那兩個人真是我們要找的人！」泰迪的目光瞬也不瞬，沒有離開過那兩個人的身上。

「泰廸，小心一點。」卡凡預先提醒泰廸。

泰廸點點頭，兩人暗中加倍小心，向那兩個人走前去。

就在兩人走到那個籃球架旁邊的時候，那兩個人蓦地同時掉轉頭來，瞧着泰廸與卡凡兩人。

卡凡與泰廸同時脚步一窒，四道目光射落在那兩個人的臉上，同時也暗中戒備着。

但馬上，兩人便頓時放鬆下來，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原來，那兩個人是一男一女，由於那個女的頭髮剪得很短，在背後望去，再加上角度的關係，根本看不出那是個女的，只有在正面，看到她聳起的胸部，與及比較清秀的眉目，才看出原來是個女的。

那可能是一雙情侶，在談情說愛。那變男女倒沒有什麼，但泰廸與卡凡却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卡凡一眼便認出，那變男女不是他們要找的人。

兩人互相覷看了一眼，低下頭，急急走過那個籃球架，往另一個出口走去。

那變男女也沒有說什麼，待兩人走遠一點，馬上又低聲細氣地談說起來。

——莫非戀愛中的人，真的有那麼多甜言蜜語？其實，應該說是——廢話。

泰廸與卡凡又走了一轉，結果，毫無發現。

腕上的手表內的長短針，已指在十時五十七分上，兩人決定「鳴金收兵」，明天再來這裏展開「狩獵」行動。

× × ×

回到卡凡的家中，却意外地在大門內的地上，發現了一張紙條。

開亮了廳中的電燈，兩人湊在一起，好奇地瞧着那張紙條上倒寫些什麼？

只見紙條上潦草地寫着兩行字：

——明天早上六時正，將鑽戒送到××街口的郵筒上面，若不照辦，小心你的狗命！

旣沒有日期，也沒有署名，根本不知送紙來的人是何許人也。

看完那張紙條，兩人互相覷了一眼。泰廸吁口氣說道：「卡凡，你以爲會是什麼人送這張紙條來的了。」

「極有可能是那個女子。」卡凡沉吟地道。「但也有可能是那兩個搶匪，應該是那三個人。」

「嘿嘿。」泰廸冷笑兩聲，道：「想不到他們居然找上門來，你認爲要不要報警？」

「當然要報警啊！」卡凡正容道。「這種事，單憑我們兩人之力，未必能解決得了，而我們也不是什麼超人，或是占士邦式的人物，所以，最好是與警方合作，抓到那些匪徒。」

「那就馬上撥電報警吧。」泰廸道。

「楊探長在臨走時，留下一張名片，我直接撥電話找他。」卡凡說着便從衣袋內掏出一張名片，瞧着上面所寫的號碼，撥起來了。

× × ×

卡凡與泰廸在早上五時四十五分，便離開了住所，施施然從紙條上所寫的那個路口走去。

從住所步行往那個路口，只需九分鐘左右。

而警方亦已在那附近佈下了天羅地網，只要留下紙條的匪徒一出現，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由於恐怕留下紙條的匪徒可能會派人監視卡凡所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廈，所以，楊探長沒有派出手下的幹探監視並保護卡凡。

那是因爲他顧忌到，萬一被那些匪徒發現了有警方人員在附近出現，那就前功盡廢，他不想錯失了這個捕捉疑匪，從而可以破案的大好機會。

爲免引起那些匪徒的思疑，因此，泰廸也只是陪卡凡落到樓下，陪他走出大廈，以後的事，便由卡凡獨力應付了。

電梯徐徐地升上來，打開門，泰廸與卡凡便走了進去。

按下那個「G」字的按鈕，電梯門關上，跟着往下降。

「卡凡，千萬小心啊。」泰廸忍不住叮囑卡凡一句。

卡凡抿抿咀，伸手揑揑泰廸的手臂，沒有說話。

說眞的，他一直有點緊張。

他不是緊張自已的安全，他相信警方一定會顧及他的安全的。他緊張的是，那些匪徒是否知道他已報了警，並偵查到警方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不上鈎，那就白費一番心血了。

電梯在降到「2」字時停了下來，門打開，走入一個仍然睡意惺忪的青年，大概是昨晚很遲才睡，所以雖然起了床，但

仍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

兩人也不以爲意。

直到那青年以一隻手橫着電梯門，不讓其關上，另一隻手上赫然亮出一把手鎗。同時低喝一聲：「不要動，不准叫，快走出去！」兩人才驚覺到情形不對。

兩人的心須同時一震，駭然望着那青年手上的鎗，立刻，兩人便確定那是一把眞鎗！但兩人却沒有乖乖地聽從那人的吩咐，走出去。

那青年眼中兇光暴閃。「是不是想嚐嚐子彈的滋味？」扣在鎗機上的食指緊了緊。兩人原本是想盡量拖延一下，看看是否有機可乘，如今看到那青年那種兇惡的樣子，頓時在心裏打了個寒顫，乖乖地往外走。

那個青年立刻一步退出外面，手上的鎗却一直指着兩人。

兩人互相閃了一眼慢慢地走出電梯。卡凡第一個走出去；當他一眼看到外面還有一個人站着，用手指按着外面的按鈕時，他幾乎忍不住叫出聲來。

幸好他馬上警覺到那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立刻極力壓抑心中的那一份驚異。

——原來，站在外面按着按鈕，不讓電梯門關上的人，正是昨天早上，在巴士站搶奪那個女子手袋的兩個搶匪中的其中一個——與他糾纏，並用利刀割傷他手臂的那一個！

那人一眼看到卡凡走出來，也「哼」了一聲。絕無疑問，他亦認出卡凡。

卡凡與泰廸却想不到，這兩個傢伙如此大胆，潛入大厦內，截住了他們。

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

「快走！」那個匪徒鬆開按在按鈕上的手指，讓電梯門關上並繼續下降。朝卡凡兩人搖動一下手上的那把尺長的利刀。

兩人不敢不從，依照吩咐，走向消防走火梯那邊。才走入後樓梯，那個持刀的匪徒立刻將消防門關上，持鎗的那一個則將兩人推到樓梯的轉角處。

「嘿嘿，想不到吧？」那個持刀的匪徒奸笑兩聲。「快將那枚鑽戒交出來！」朝卡凡伸出手掌。

「我那來的鑽戒交給你？」卡凡身上根本就沒有鑽戒，所以他只好裝糊塗！

「想死嗎？」持刀的搶匪狠厲地低喝。「你若是沒有那枚鑽戒，爲什麽又依照我們的吩咐，準備將鑽戒送到那個路口的郵筒上？」

卡凡被對方這一說，頓時啞口無言，因爲他根本不能夠說眞話，不然，只怕對方在惱怒之下，兇性大發，那他與泰廸就大爲不妙了。

「大佬，我根本與你們的事情無關，求你們放了我吧，我還要上班的。」泰廸開口哀求，好讓卡凡有時間編造出說詞。

「你別裝蒜了！」那持刀的傢伙低喝一聲。「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哼，想騙我們？你大概皮肉痕癢了！」

「你到底交不交出來？」那持刀的匪徒隨即便轉對卡凡喝道。「你這個龜蛋，昨天早上要不是你，我們早已得手了！」

「原來你們是覷準了，動手搶那個女子的手袋的！」卡凡脫口說道。

「廢話！」那持刀的一脚踢在卡凡的照面骨上，痛得卡凡臉上變色，又不敢叫出聲來，因爲那人手上的刀，已抵在他的小腹上。

「轉過身去！」那持刀的搶匪兇厲地低喝。

兩人不敢不從，乖乖地轉過身，面向牆壁站立。

「你不交出來，我一樣可以查出來？」持刀的搶匪獰聲道，握刀的手一抬，重重地在卡凡與泰廸的後腦上砸了一記！

兩個人悶哼一聲，栽跌落地上，昏暈過去。那兩個傢伙立刻動手在卡凡與泰廸的身上，搜查起來。

卡凡與泰廸的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麽鑽戒，因此，那兩個傢伙由頭搜到脚，也搜不到。但兩人却順手牽羊，將卡凡與泰廸身上的鈔票裝入自己的袋內。

「死龜蛋！」持刀的漢子咒罵一句，重重地踢了卡凡一脚。

「現在怎辦？」握鎗的那個吐口氣，望着臉上露出兇惡神色的握刀匪徒問。

「將他帶走！」握刀的匪徒咬着牙道。「我不信他吞了那隻鑽戒！」

「兩個都帶走！」握鎗的那個臉露難色。

「只帶走這個龜蛋！」持刀的匪徒又用脚踢一下依然昏迷未醒的卡凡。

× × ×

泰廸很快已醒過來，只覺後腦勺有如爆裂般劇痛，呻吟一聲，用手摸摸後腦，發覺模模糊糊的，不禁又發出一聲呻吟。

他的腦袋不但痛，也有點渾噩迷糊，直到一下鎗聲响起，震得他一下子從混沌中完全清醒過來。

他馬上便想起了卡凡，也醒起了剛才發生的事情。

「卡凡！」他四下一望，那裏有卡凡的影子！連那兩個匪徒也不知所踪了。

——卡凡一定是被那兩個傢伙帶走了！這個念頭馬上閃過泰廸的腦海。他立刻向樓下狂奔下去。

但才衝下兩級樓梯，他便猛地窒住了，定定地看着梯間的那個氣窗。

那個氣窗本來半封半開的，但這時已完全被弄開來，那就可以讓一個人爬出去，而在窗子對着的梯欄上，縛着一根尼龍繩，橫過樓梯，自窗口垂出外面。

泰廸忙探頭往那個氣窗外面探望，發現那根繩子一直垂落地下，而下面，就是一條橫巷！他望到橫巷的另一頭，有幾條人影閃沒在轉角處另一面的巷子內！

一陣叱喝聲也從那邊傳過來，跟着，又是一下鎗聲。泰廸猶豫了一下，決定從那個氣窗鑽出去，然後抓住繩子攀下去。

憑着他的身手，加上又只是二樓，那實在是優之爲之。

想到就做，他立刻頭先脚後，鑽出氣窗外面，抓住那根繩子，攀下去。

離地面還有五六尺時，他正想鬆手跳下去，却聽到一聲厲喝：「別動，停在那裏！我是警方人員！」

泰廸頓時僵在那裏，不敢動一下。

——那是爲怕引起誤會。

一會，才聽到那個人喝道：「好了，現在下來吧，慢慢下，不要亂來！」

泰廸往邊下攀，邊說道：「阿SIR

，我叫泰廸，是卡凡的朋友，他被兩個匪徒擊暈挾走了，我一時性急，想追上那兩個匪徒，所以便從這裏攀下來。」

「我沒有叫你說話！」下面那個警員喝道。「好了，現在將手舉起來，放在牆上，兩腿分開！」

泰廸只好依照那警員的吩咐，一一照做。雖然心裏有點氣惱。

那是一個便裝探員，手上握着鎗，小心地走到泰廸的背後，鎗咀指着泰廸，另一隻手則在泰廸的身上搜起來。

泰廸待他搜完，才說道：「阿SIR，……」

「將身份證拿出來。」那個警員却截斷了泰廸的說話。

泰廸忙往身上拿出皮夾子來，幸好那兩個匪徒拿去了他皮夾子內的鈔票後，沒有將之扔掉，放回他的褲袋內。不然，那就無從證明他的身份了。

那警員看過他的身份後，似已相信了他的身份，一邊將證件交還給他，一邊問道：「你的後腦上怎麽流血了？」

泰廸忙說道：「是被那兩個匪徒敲破的！」一頓，急急問道：「阿SIR，剛才接連响了兩下鎗聲。是否發現了那兩個匪徒，與他們駁火了，我的朋友卡凡在他們的手上啊！」

「放心吧，你的朋友已被我們從那兩個匪徒的手上救出來了，這時候就在前面巷口那頭等救傷車來，我帶你過去吧，待救傷車來了，與你那位朋友一道到醫院去治療一下後腦上的傷口吧。」

說完，便示意泰廸向前面巷口那頭走去，他則跟在後面。

「阿SIR，你們千萬要捉到那兩個匪徒啊！」泰廸走了幾步，忍不住對那個探員說。「那兩個匪徒一個手上有鎗，一個有刀，是兩個危險人物！」

「放心吧，一定會捉到那兩個傢伙的。」那探員滿有把握地說。「這附近一帶，我們已嚴密地封鎖起來！」

說着，已走到巷口，那裏圍了一堆人，泰廸一眼便看到，卡凡躺在那堆人當中的兩張椅子上，他忙加快脚步走上去。

一陣救護車的鳴叫聲恰在這時候傳來，跟着，一輛白色的車子停在巷口前的路邊，圍着的人馬上散開來，讓那兩個從救護車上走下來的救護人員替卡凡檢查一下，然後移到担架床上，抬上了救護車。

泰廸也上了車，由一個救護人員先替他將頭上的傷口消毒止血，包紮起來，接着，那輛救護車便開走了。

至於是否抓獲那兩個匪徒，泰廸就無從知道了。

× × ×

卡凡與泰廸是在翌日上午十一時出院的。卡凡受的傷較泰廸稍重，但却不算太重，本來，在敷了藥後，便可以出院的，但醫生却要兩人留院觀察一下，以確定兩人的腦袋是否受到震盪。

結果，經過一日一夜的觀察後，那位診治兩人的醫生認爲兩人很正常，沒有什麽異常，便批准兩人出院。

兩人辦好了出院手續，在醫院的大門前正欲截一部的士離去時，却看到楊琛駕駛着他那部座駕車，停在側邊的停車位上，從車上走下來，直向兩人走過來。

兩人忙趨前去向他打招呼道：「楊探長——。」

楊琛亦向兩人揮揮手，急走兩步，來到兩人的面前。看了兩人一眼，帶點訝異地說道：「卡凡先生，你們出院了麽？」

卡凡忙說道：「是啊，醫生說我們沒有什麽大碍，便准許我們出院。」

一頓，訝然道：「楊探長，你不是來找我們吧？」

「我是專誠來探望你們的。」楊琛伸手拍拍卡凡的手臂，再拍拍泰迪。「想不到你們這麽快便出院了，眞叫人高興。」

跟着又說道：「這一次，眞要多謝你們與我們警方合作，抓到了那兩個匪徒，總算破了那一件搶刧案！」

「不過，令到你們受了傷，很對不起。」楊琛接又眞心實意地對兩人說。

「楊探長，可否透露一些那件搶刧案的內情？」泰迪好奇地問。

「當然可以，不過，要保密。」楊琛很爽快地說。「那天早上那件搶刧案中的那兩名搶匪，一個叫王達生，另一個叫包偉雄，其實，他們是有三個人的，第三個叫劉錫良，也就是昨天早上被我們打傷了右手，手上有鎗的那一個，三個全都叫我們抓住了。據他們供認，他們是有預謀去搶刧那個女子的手袋的。而那一次的行動，可說是黑吃黑。那個女子拿着的那個手袋，裝着一部份賊贜，正是那天那間珠寶店被刧去的珠寶鑽飾及金飾中的一部份。那三個傢伙之中的一個，正是那個女子的哥哥，因此他們能够知悉那女子手袋內裝着的東西是什麽，遂起了歹念，搶走那個手袋，發一筆橫財。可憐那個女子根本就不知道，搶她手袋的那伙匪徒中，原來有一個是她的哥哥！那個傢伙那一天沒有親自動手，是恐怕他的妹妹認出他，向她的男朋友說出來，他那條命就凍過水了！」

楊琛說到這裏，停下來，拿出一包烟，抽出兩支來，朝兩人面前一遞。「抽麽？」卡凡與泰迪都是不抽烟的，忙擺擺手，謝却了。楊琛將一支烟挿回烟包內，將另一支，叨在咀上，擦着了打火機燃着了那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悠悠地吐出來，一副陶醉的樣子。

「楊探長，聽你這麽說，莫非那個女子的男朋友，乃是械刧那間珠寶店的那伙刧匪中的一個？」泰迪反應敏捷。

「對！」楊琛又噴了口烟，讚賞地看了泰迪一眼。「據那個姓劉的搶匪說，他的妹妹的男朋友叫阿明，花名生鷄明，是一名大圈仔，非常之勇悍，未來本埠之前，曾經殺過一個人，鎗法頗準，是一個危險人物。」

抽口烟，又說道：「我差點漏了告訴你們。那個女子叫劉麗玲，洋名愛麗，十六歲便在歡塲混，今年只有二十一歲，自從『粘』上生鷄明後，才沒有出來做。」

「楊探長，那三個傢伙似乎知道不少『料』啊！」泰迪插口說道。「他們知不知道那伙刧案的下落？」

「知道就萬事大吉了。」楊琛用力抽了一口，然後將烟屁股用力摔在地上，踏上一脚。「他們連那個女子——劉麗玲，如今匿藏在什麽地方也不知道，更何况是

那伙刧匪！」

「這麼說，到目前爲止，仍然無法抓到那伙刧匪了？」卡凡有點着急地道。

「是啊！」楊琛攤攤手。「不過，總算有了突破，也掌握了一些新的綫索。起碼，比起兩日前，案情是大有進展了，只要能够找到那個劉麗玲，便可以找到生鷄明，那就不難一網打盡那伙刧匪！」

「楊探長，劉麗玲住在那裏，與及她的家人住在什麼地方，總該知道吧？」泰迪接口說道。

「那個劉錫良都供出來了。」楊琛說道：「我們已派人到那兩處地方搜過了。當然，那個劉麗玲不會蠢到躲匿在那兩處地方的。」

「探長，她極有可能會與她的家人聯絡的。」卡凡說道。「特別是女人，在那種情形下，都會忍不住向親人傾訴的。」

「卡凡先生，這一點我們已想到了。」楊琛道。「我已派了幾名手下在劉麗玲的家中，只要她一打電話回家，很快便可以查出，她是從什麼地方打回家的！」

咽了口口水，又說道：「我們也派出了大批人手，到各處去將那伙刧匪『挖』出來。不怕對你們說，這一次，我們警方一共調動了差不多半百人手，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那伙刧匪『挖』出來！」

「楊探長，那伙刧匪一定難逃法網的！」卡凡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卡凡先生，你與泰迪先生都是一流的警探人材。」楊琛抬起雙手，拍拍兩人的肩頭。「要是我的手下像你兩個那樣腦筋靈活，反應敏捷，我可輕鬆多了。眞可惜你兩個不加入我們警隊服務，浪費了人材！」

「楊探長，你太看得起我兩個了。」卡凡忙謙說道。「警方人材濟濟，我與泰迪算得了什麼？」

楊探長抬起右手看一下腕錶，對兩人說道：「快十二時了，我還要趕回警署去，你們要到什麼地方，我送你們一程。」

兩人忙說道：「楊探長，不用了。謝謝你來看望我們，你走吧，我們截街車坐回去就成了。」

楊探長沒有再客氣，向兩人揮揮手，便走回自己的座駕車前，拉開車門鑽入駕駛座內，發動馬達將車子掉轉頭開走了。

卡凡與泰迪亦截了一輛「的士」，先回卡凡的住處。

× × ×

泰廸與卡凡的頭上雖然貼着藥墊，有點難看，但傷口已不痛了。

而且，泰迪走起路來，也不再一拐一拐的了。

原來，他左腿側上被撞瘀的地方，經已全消，大致上痊癒了。走起路來不再感到抽痛，所以不用一拐一拐的了。

卡凡右手上的傷口，亦已不再隱隱作痛，再過三日，便可以拆綫了。

車子才駛過兩個路口，卡凡與泰迪忽然改變了主意，吩咐「的士」司機在卡凡住所附近的一間酒樓停下來——吃了午飯才回家。的士司機依照吩咐，將車子駛到那間酒樓的門前停下來，兩人付了車資，下車向酒樓走去。

在酒樓吃過午飯，由於距卡凡的住所只有一個街口，兩人便安步當車，走回那幢住宅大厦。

走過那個街口，前面數丈遠便是卡凡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厦，兩人走到住宅大厦前面的一座商塲時，忽然有一個人從商塲內衝出來，撲向他們。

卡凡與泰迪不由吃了一驚，急忙左右一閃，同時作勢還擊。

撲出來的那人却沒有向他們攻擊，而是撲跪在兩人的脚下，帶笑地向卡凡說道：「求求你救救我，將那枚鑽戒交還給我，求求你。」

卡凡在驚覺到有人自商塲內衝出來的刹那，確是以爲有人向他們襲擊，及至情形變得大出他意料之外，不禁又有點驚異，及至當他看清楚跪在地上的那個人的樣貌，他不由驚詫得睜大了雙眼，幾乎以爲自己看錯了。

跪在地上的是一個女子，赫然正是那天早上，在巴士站被人搶刧手袋，在混亂中却溜走了的那個女子。——劉麗玲！

「是妳！」卡凡脫口叫出聲來。

泰迪雖然沒有見過劉麗玲，但從劉麗玲剛才所說的話，與及卡凡的神情說話，已猜到她是誰。「卡凡，就是她？」

卡凡重重地點點頭。「她就是那個被搶手袋的女子——劉麗玲。」

這時候，附近的人看到一個女子撲跪在兩個男子的面前，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不少人在駐足觀看。

而劉麗玲却全不理會，仍然跪在地上，連聲哀求着：「先生，你做做好心，救救我吧，你若不將那鑽戒交還給我，也們會殺死我與阿明的！」

卡凡不想被人圍着看熱鬧，何況，眼前這個劉麗玲可說是破案的關鍵人物，決不能讓她再溜走。因此，他急忙伸手一把將劉麗玲拉起來。「劉小姐，有什麼說話，到我的住所再慢慢說吧。」

泰迪接口道：「妳也不想被人圍着像看什麼似的看熱鬧吧？何況，這裏說話也不方便。」

劉麗玲轉着眼珠瞥了一下附近圍觀的人，大概也感到在街上當衆像拍戲一樣被人圍着觀看，實在有點那個，於是點點頭，說道：「好吧。」

卡凡與泰迪二話不說，便帶着劉麗玲，急急走向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厦。

× × ×

「妳怎會以爲我將那顆鑽戒據爲己有的？」卡凡對坐在沙發上神色張惶的劉麗玲問。

「因爲我知道昨天有兩個人，那天在巴士站搶奪我的手袋的那兩個人，要你交出那枚我在那天早上遺失的鑽戒，那枚鑽戒若不是在你的手上，那兩個『仆街』怎會向你討取？」劉麗玲理由充足地說。

「妳爲什麼一定要找回那枚鑽戒？」卡凡再問。

「……那枚鑽戒是我的，我自然要取回！」劉麗玲支吾地說。

「但妳在街上向他哀求時，可不是這樣說的啊！」泰迪插口說道。

「我知道那枚鑽戒是賊贓，妳還是說實話吧！」卡凡加重語氣道。

劉麗玲的臉色變了一下，情急地道：

「我說了出來後，你是否肯將那枚鑽戒交還給我？」

「要是你說的令我滿意，我會說出那枚鑽戒落在什麼人的手上。」

「妳這麽說，那枚鑽戒不在你的手上了？」劉麗玲尖聲說道。

「我不想騙妳。」卡凡道。「確是不在我的手上，但我却知道落在什麽人的手上。」

「那好吧。」劉麗玲顯然很心急想得回那枚鑽戒。「阿明是我的『老公』。他就是打刦那間××珠寶店的……刦匪的其中一個，我是負責接贜，並妥善地收藏起來，但那幾個同黨思疑我與阿明挾贜潛逃到外地，要我將那批賊贜拿出來交由他們共同看管。……發現少了一枚鑽戒，據他們說那是最值錢的一枚，時值大約五十萬，他們不相信我所說的話，懷疑我『落了格』，一定要我交出來，不然，便會『做低』阿明與我，阿明這時候巳被他們綁起來，限我在今日十二時之前將那枚鑽戒交出來，又或是交出五十萬，不然，……」

「那伙刦匪一共有多少人？」泰迪急急說道。

「連阿明在內，一共五個。」劉麗玲悲淒地道。

接轉向卡凡，哀聲道：「你現在可以將那枚鑽戒的下落說出來了吧？你也不忍心阿明與我被他們『做低』的吧？」

「好吧，我說。」卡凡沉緩地說道。

「那枚鑽戒，如今正在警方的手中！」

「什麽？在警方的手中！」劉麗玲頓時絕望地尖叫一聲，身子搖晃了一下，似乎要暈倒過去，泰迪手急眼快，伸手將她一把扶住。「劉小姐，妳鎭靜一點，我們可以帮妳。」

「你們可以帮我？」劉麗玲頓時像一個快要沒頂的人突然抓住一塊木板般，雙手緊緊地抓住卡凡的手臂。「你們肯借五十萬元給我？」

「劉小姐，妳冷靜一點聽我說。」卡凡放緩了語聲道。「我們不是大富豪，根本就沒有五十萬那麽多錢，……」

「完了，我與阿明這一次死定了！」劉麗玲頓時歇斯底里地尖叫起來：「你們都是衰人，統通都是衰人！放開我，我要去見阿明，就算死，也死在一起。」

「劉小姐，妳不要這樣，冷靜點！」卡凡抓住劉麗玲的雙臂，搖晃着。「只要妳肯聽我們的說話去做，妳一定能够救回阿明的！」

「妳到底想不想救回阿明？」泰迪有如當頭棒喝般，向她喝叫一聲。

劉麗玲被喝得頓時靜下來，停止了掙扎，茫然地看了兩人一眼，自語般道：「你們眞的可以帮我救回阿明？」

「只要你肯聽我們的說話，我們担保一定可以救回阿明！」卡凡肯定地說道。

「只要能够救回阿明一命，什麽我也肯做！」

「聽着，只有報警，與警方合作，才能够救回阿明，明白麽？」卡凡瞧着劉麗玲，沉緩地道。

「不，我不要報警，我不想坐監！」

劉麗玲立刻搖晃着腦袋叫起來。

「聽着，你想坐牢，還是想死？」泰迪沉聲道。「妳與阿明都不想死吧？」

劉麗玲怔忡了一下，忽然抓住卡凡的手臂，惶急地叫道：「我不想死，阿明也不想死，我要與阿明在一起！」

「那就聽我們的說話，報警吧。」泰迪道。「如今，只有與警方合作，才能够救得了妳與阿明。」

「法官會不會判我與阿明坐很多年監的？」劉麗玲猶豫意動地問道。

「只要你們肯改過自新，加上妳又自願與警方合作，若是能够將那伙刦匪一網成擒，相信警方一定會代你向法官求情，得到輕判的。」卡凡向她解說。

「好吧。」劉麗玲終於下了决心。「請你們撥電代我報警吧。」

泰迪馬上撥電找楊探長通話。

× × ×

楊探長帶領一批幹練的警探，依照劉麗玲所供出來的地址，趕到市郊的一座農塲，經過一番鎗戰，終於將那伙兇悍的刦匪一網成擒。

遺憾的是在鎗戰中，阿明被擊斃了。

阿明不是在駁火中被警方擊斃的，而是被他的同伙——其他三個刦匪在與警方駁火時，拿來做擋箭牌，不幸被擊斃的。

原來，那三個刦匪憤恨劉麗玲出賣了他們，便拿阿明來報復，若是殺死他，萬一被警方抓住，謀殺罪是會被判死刑的，因此，誰也不肯動手殺阿明，結果，便想出了那一招毒計。拿阿明來作擋箭牌，借刀殺人！結果，阿明便那樣死了。

雖然阿明是個刦匪，但罪不至死，這樣死了，確是有點寃枉。

而泰迪，卡凡與劉麗玲在警方趕來接載他們到警署之前，差點被燒死在屋內。

原來，有一名刦匪一直暗中跟踪監視着劉麗玲的，她找卡凡泰迪兩人，他在暗中看到了，暗中跟着卡凡他們走回住所，……後來他在門外偷聽到卡凡兩人與劉麗玲所說的一些話，心知不妙，惡念陡生，馬上跑到外面，買了一小罐汽油，一綑鐵綫，偷偷回到卡凡的住所前，用鐵綫將鐵閘在外面反扎起來，然後將汽油倒在門外，正欲點火的時候，却被忽然從電梯內走出來的三名警員撞破並迅速地將他制服！

當卡凡三人知悉幾時會變成燒豬時，都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至於那三名警員之所以會忽然出現，那是楊探長在接聽了泰迪的電話後，爲了卡凡三人的安全起見，除了馬上派出兩名得力手下驅車趕來之外，還利用總部的無綫電指示在附近巡邏的警車，馬上趕到卡凡的住所，保護他們。

那三個警員就是在車上接到總部的指示後，立刻趕來的，那麽巧，撞破了那個刦匪的「殺人滅口」行動。

劉麗玲聞悉阿明死訊後，傷心欲絕。

原來，她與阿明確是想挾贜逃到外地，重新生活的，可惜事敗，以至阿明不幸死去。能够如此迅速地破獲那件珠寶刦案，並尋獲全部贜物，可說大出警方與楊探長意料之外，結果，卡凡與泰迪皆受到警方的褒獎，並且由警方最高層——警務處長親自頒贈獎狀及現金支票，加以奬勵。

卡凡與泰迪又一次協助警方，破獲一宗罪惡。

（全文完）

二期完短篇故事

范禮·文
可飛·圖

兒女英魂（上）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月色如水，映得江上泛起一陣銀波，在月色中看來，焦山顯得格外奇偉深邃，林木蒼翠。

長江到了鎮江這一段，豁然大開，江面寬闊，水流平穩，再加上屹立江中的金山、焦山，更襯得鎮江城形勢險要，非同凡响。

宋德佑元年，右丞相文天祥奉使，入元軍議和，元軍扣留文丞相，執文天祥至鎮江，天下震動。

江水看來仍然那麽平靜，但是平靜的江水中，有着洶湧的暗流，鎮江城中，自表面上看來，也像是没有什麽事發生，然而暗中，却也出現了洶湧的暗流。

熱鬧繁華的鎮江城中，只不過多了一個人，然而這一個人，便能引起軒然大波。文丞相被執，已到鎮江，每一個人的神色，都顯得沉鬱，尤其是江湖上的仁義之士。

這時，在焦山的一幅懸崖之下，江水拍擊着岩石，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激起一陣陣的浪花，在懸崖一塊凸出丈許的大岩石下，泊着一艘小船，船身在不斷搖晃着。船艙中，只有一張方桌。方桌上點着一盞油燈，燈光暗淡，映在桌旁三個人的臉上，帶着一片陰影。

三個人都默默不作聲，桌上則攤着一張羊皮紙，紙上置着縱横的街道，三個人都看着那張紙，神色凝重！

那三個人，兩個是中年人，一個高而瘦，另一個矮而肥。還有一個一臉英氣的年輕人，那矮而肥的中年人，手指在紙上慢慢移動着，終於停在一處地方道：「這條街，三日之前，兩端都有元軍守衛，趕開行人，有人見一輛馬車，密不透風，駛進街中的一所巨宅，宅門大開，馬車駛進之後，宅門就立時緊閉，接連三天來，元軍的大人物，進出不絕。」

年輕人雙眉軒動，道：「這樣說來，文丞相就是被囚在這所巨宅了？」

那矮胖子的樣貌，十分滑稽。當他蹙雙眉的時候，五官都擠在一起，他沉聲道：「可能是，但還要等胡炳來了，才能確定。他是鎮江城中的地頭鬼，一定可以打探出確實的消息來的。」

那高瘦的中年人道：「奇怪，他應該來的了！」

三個人一起抬起頭來，那年輕人撐開了船艙的窗子。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槍聲，傳了過來，滿江銀波的江面之上，有一艘船，順流搖了下來，來勢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近前，那矮胖中年人叫道：「是胡老弟麽？」

船上看來有三四個人，但是却無人同答，來船却已疾靠了過來，船尾有人拋起鐵錨，墮入江中！

船上那三個人，一見這等情形，都呆了一呆，各自伸手按向腰際，那年輕人心急，「嗆啷啷」一聲响，已將圍在腰際的一條十七節三撥銅鞭，抖了出來。

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來船上，有人道：「兀那船上的人，可是在等胡炳胡二爺麽？」

船上三人，互望了一眼，矮胖子道：「正是，胡二爺在何處，如何不見？」

來船的船艙中，鑽出了一個人來。月色之下，看得出那人清秀的一張臉，左右兩邊額上，皆有老大一搭紅記，看來十分駭人。他一雙眼睛，骨碌碌地轉着，道：「胡二爺負了傷，正在船艙中，請過來看視！」

船上三人齊吃了一驚。這時，艙中也傳出了一陣陣呻吟聲來。三人聽得出，那正是他們等他帶消息來的胡炳的聲音。三人立時出了艙，一躍而起，到了來船之上。來船上，原來蹲在船尾的兩人，這時也站了起來，三人也不在意，那臉有紅記的人，這時也縮回了艙中，三人一起走了進去，船艙之中，却是一片黑暗。

在黑暗之中，只聽得胡炳呻吟聲，陣陣傳來，顯見他傷得極重。矮胖子急道：「朋友，請掌燈！」

他才說了一句話，眼前陡地一亮，兩個火摺子同時晃着，火點着了兩盞燈。當燈火一亮之際，船艙中的情形，人人可見，進來的三個人，陡地一震！

只見在船艙中，除了那青臉漢子之外，另外還有四個人，那四個人中的三個，都執住了一個血人，一個站在那血人的身後，抓住了血人的頭髮。將血人的頭抓起來。那血人全身都是傷痕，烙痕，簡直已不復是人形。他赤着上身，身上墳起的深紫色鞭痕，少說也有七八十道之多。血珠子在鞭痕上一顆顆迸出來，看得人毛髮直豎。

而更令得三人震驚的，是當那血人的頭被硬抓了起來之後，他們認出，那奄奄一息的血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在等着的胡炳！

這時，只見胡炳的口唇抖動着，自他的口中，發出極其微弱的聲音來，他已然散亂的目光，停在矮胖中年人的身上，他的聲音，聽來實是令人心悸。他道：「趙大俠……我吃不住打……只得將你們的所在，供了出來，你們……可別怪我！」

一看到胡炳已成了一個血人，三人早已呆住了，直到胡炳講出了這句話來，三人才陡地一震，那年輕人立時回頭一看，只見艙門口，已有三個人堵住了退路，而在他們面前，連那臉有紅記的在內，有四個人之多！

胡炳只不過說了兩句話，但是那兩句話，却也足夠使三人明白發生了什麽事了，那是胡炳在探聽文丞相被幽禁在何處時失了手，落在敵人的手中，他吃不住拷，才將他們三人的所在處，供了出來！

三人一想到這裏，心中又驚又怒，不約而同，發出了一聲厲吼，同時，「鏘鏘」兩聲响，兩柄長劍，也已出鞘，三人一起背靠站定。

面上有紅記的那人，陰惻惻一聲冷笑，那拉住胡炳頭髮的人手一鬆，胡炳的身子，向下直倒了下來，「砰」地一聲响，倒在艙板上，雙眼翻白，已然死了。

額有紅記的那人一面冷笑着，一面道：「你們三人，還想動手麽？」

那年輕人怒喝道：「你先吃一鞭！」

他手腕一沉，手中的十七節鋼鞭，已然直揚了起來，鞭梢的尖簇，直刺對方的胸口，那人又是一聲冷笑，一翻手，「錚」地一聲响，竟將鋼鞭梢抓在手中！

那年輕人的十七節鋼鞭，每節兩寸，俱呈三稜，極其鋒銳，那人竟伸手將鋼鞭抓住，若無其事，三人都陡地一震，定睛看去，只見臉上有紅記的那人，手上戴着一副極細的白金綫織成的手套。那手套看來極其柔軟，是以他的手指能伸縮自然，但是却又不怕兵刃所傷。

一看到了這一副手套，三人心頭大為震動之餘，也立時想起了一個人來，那年輕人首先失聲道：「你，你是金掌天魔李魂！」

面有紅記的那人冷然一笑，道：「閣下大概是近年來頗出風頭的馬如風，馬少俠吧！這兩位，一定是人稱大江雙傑的趙大俠、曾二俠了。不知道三位是要動手呢，還是跟李某人回去？」

金掌天魔在說話之際，一手仍握着馬如風的七節鋼鞭的鞭梢。而馬如風也曾連連暗中用力，但是李魂却絲毫不動，絕對奪不回鋼鞭來！

大江雙傑和馬如風，知道對方七人之中，竟有一個是金掌天魔李魂，心中已涼了半截，因為這個金掌天魔，乃是黑道上第一高手，早就風聞他投了韃子，但也無由證實。如今自然是再無疑問了！然而，他們三人還是齊聲喝着道：「自然是動手了！」

李魂一等三人出口，立時發出了一聲怪叫，手背向上一振，馬如風一時之間，不捨得就此撤鞭，是以在李魂手臂向上一振間，一股大力湧到，他整個人都被震得向上，飛了起來，「蓬」地一聲，撞到艙頂之上。

馬如風在身子一被抖了起來之際，已知不妙，但是，根本不待他再掙扎的餘地，身子撞上了艙頂。可是他見機極快，一撞了上去，明知鞭是奪不回來的了，反手一鬆，雙掌齊出，「砰砰」兩掌，擊向艙頂，只聽得「嘩啦」一聲响，艙頂上已被擊穿了一個大洞，他身子一弓，「錚」地自艙頂的破洞之中，穿了出去。

馬如風一穿出了艙頂，便大叫道：「快走！」

他是在叫還在艙中的大江雙傑快設法逃走，因為對方人多，又有金掌天魔那樣的高手在，萬萬不是敵手，不走就只有像胡炳的後路了。

他「快走」兩字出口之際，人還在半空之中，也就在這時，「嗤嗤」兩聲响，月光之下，兩道晶虹閃耀，一前一後，已有兩柄月牙形的飛刀，向他疾射了過來，原來在那船的船頭和船尾上，還各有着一個人，飛刀就是由那兩個人發出來的。

馬如風身在半空之中，兵刃也已失去，一見飛刀射到，他只能在半空之中，硬扭了扭身子，可是兩柄飛刀的來勢極快，馬如風身子才一扭動間，兩柄飛刀，已將他一起射中。馬如風身形一側，「砰」地跌在船艙頂上，骨碌碌地滾到了船舷。

當他自船艙上滾跌之際，船艙之中，刀劍乒乓交擊，呼喝之聲，已然不絕於耳

，分明是大江雙傑，也巳和敵人動起手來。馬如風一躍而起，他肩頭上和腹際，巳是血流如注，傷得極重！

而船頭、船尾，剛才疾發飛刀的兩個人，這時巳經掠了過來，馬如風喘着氣，大叫了一聲，一聳肩，便巳跳進了江中，水花四濺，等到那兩人趕到船舷時，馬如風的身子，巳沉進了江水之中了！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接連幾下轟然巨响。每一巨响，船艙都塌下一大片來，接連幾下巨响過後，整個船艙，都巳塌下，圍住大江雙傑在動手的，是六個人，金掌天魔只是背負雙手，好整以暇地在一旁觀看。

船上的地方能有多大，八個武林高手在船上一動手，船身傾蕩不巳，大江雙傑水性極佳，誰都知道，是以圍住了他們動手的六個人，招數緊密，只是不讓他們二人有突圍而走的機會。

李魂的臉上，始終掛着寒森森的冷笑，他道：「兩位算了吧，大軍正用得着你們，留下來替大軍效勞，高官厚爵，有何不好？」

大江雙傑兩柄長劍，嗤嗤向前疾刺而出，逼開了一人。

他們一逼開了面前一人，身子雙雙躍起，眼看他們巳可以搶到船頭，再進一步，也可以躍入江中的了。可是，兩柄吳鈎劍，巳自他們身後攻到，逼得他們不得不撤招相格。而他們的去路，也被另外二人阻住。

大江雙傑一面拚鬥，一面大喝道：「什麼大軍，是宋軍還是元軍？」

李魂「嘿嘿」一聲冷笑着，道：「宋軍巳盡墨，如何還能當大軍之稱？自然是大元——」

他話還沒有講完，大江雙傑巳直向他衝了過來，喝聲說道：「比畜牲不如的奸賊！」

二人竟不發一言，兩柄長劍直刺向李魂，他們顧得反攻李魂，便難以顧及向他們攻來的兵刃，圍攻他們的人又多，他們劍勢雖快，但是劍才攻出，趙大的背上，巳被一柄宣花斧擊中，曾二的脅下，也被一柄單刀，直刺了進去。可是二人的雙劍，仍然向前刺出。

然而，他們巳受了致命傷，兩劍刺出，巳是無力，刺到了劍尖離李魂的胸口，還差三五寸之際，二人的身子巳向前直倒了下去，雙劍刺向艙板，「撲撲」兩聲，將艙板刺穿，人也倒伏在艙板之上。

李魂像是早巳知道大江雙傑的兩劍，必然刺他不到一樣，背負雙手站着，連動也未曾動過。直到二人仆在艙板上，他才冷笑一聲，道：「將他們翻轉來！」

立時有兩個人，將大江雙傑，翻了過來。這兩個名揚長江下游的武林高手，巳是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活不成了。李魂又冷然道：「還有一個呢？」

那發飛刀的兩人齊聲道：「中了我們的飛刀，跳水而去，也是死多活少！」

李魂冷笑着，抬頭向那塊突出在江上的岩石看去，道：「將他們二人，連胡老二的屍體，一起放在那塊岩石上。這幾天，事情多着啦，也好叫想來生事的人看看，不怕死的，只管來！」

船上的七八個人，齊聲答應，有人負了大江雙傑和胡炳的屍體，躍上了那塊岩石，將他們三人的屍體，靠在峭壁上，順手拉了山籐，縛住了他們三人的屍體，紮在樹上，不使跌倒。

遠處，可以望到鎮江城中，點點燈火。但是，大江雙傑和胡炳，却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了。只有別人可以看到他們，江上過往的船隻，都可以看到那塊岩石之上，有三具屍體，看到的人，大都不出聲，雖然他們心中，都知道這三人是爲什麼而死的。

×　×　×

天色濛濛亮，海灘上的圓石，被不時衝上灘來的江水，洗得很潔淨，一艘船緩緩駛來，靠在淺灘上，船頭上一個彪形大漢，用力舉起鐵錨來，雙臂一振，鐵錨「吁」地飛了起來，連着鐵錨的鍊子，發出一陣「嗆啷啷」的聲响，鐵錨「撲通」一聲，跌進了水中，濺起了老高的水花來。

那大漢又用力拉了拉，才轉頭叫道：「船泊岸了，大伙快出來吧！」

那大漢的話中，帶着很濃重的山東口音，他一聲才叫完，就聽得前艙之中，首先傳來了咭咭一陣笑聲，門帘一掀，走出了兩個少女來。

那兩個少女，一個身形頎長，另一個稍矮些。兩人都不過十八九歲年紀，一身的花衣，一面笑着，一面掠着自額上披下來的頭髮，那身形頎長的一個叫道：「大力哥，可是到了鎮江了麼？」

那大漢笑道：「可不是，老爺子呢？問問他們是立時進城去還是怎麼着？」

中艙突然又傳來了一下怪裏怪氣的笑聲，道：「只怕進不得城！」

隨着那怪裏怪氣的聲音，艙中走出一個瘦子來，那瘦子實在瘦得可憐，偏偏他一身衣服，又大得出奇，是以倒像是一支竹竿，撐住了衣服一樣，他一搖三晃，走了出來，那兩個少女立時嘟起了嘴，道：「鍾大叔又來說掃興話了，鎮江城是大地方，我們不立即進城去賣藝，找銀子，難道等在江邊餓死？」

那被稱爲鍾大叔的瘦漢子也不生氣，只是嘻嘻地笑着，道：「大丫頭益發牙尖嘴利了，不信，你去問你爹。」

那兩個少女略呆一呆，齊聲叫道：「爹！爹！」

她們二人的叫聲，十分清脆動聽，那大漢則巳拽過了跳板，搭到了岸上，自言自語道：「就算不進城，也得上岸去走走，在船上憋死了！」

他一面說，一面巳自跳板上，走了下去，他身形壯大魁偉，怕不有兩百斤重，壓得跳板「格吱」，「格吱」直响，這時，那兩個少女，也巳從後艙中，迎出了一個精神矍鑠，滿頭白髮的老者來。

那老者來到了船艙，向巳到了岸上的大漢望了一眼，大聲叫道：「大力，別上岸！」

大漢在岸上答着道：「我只是在岸邊走走。」

他像是生怕被人拉上船一樣，急急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一堆岩石之旁，突然之間，他發出了一聲怪叫。

那大漢的嗓門，本來就大得驚人，這

大聲一叫，眞可以說得是驚心動魄，將船上那幾個人，都嚇了一跳。身形矮小的少女，立時頓着足，道：「大力哥，你想死了，喧嘩鬼叫嚇人！」

那大漢則已轉過身來，朝陽恰好照在他的臉上，顯得他的臉色，十分蒼白，他張大了口，指着兩堆岩石中的一個縫，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那瘦漢子雙眉一揚，道：「大力不知道看到了什麼？」

那白髮老者皺着眉，搖着頭，道：「眞沒有辦法，那麼大的個兒，能舉得起三百斤重的石担來，偏偏胆小如鼠。」他講到這兒，提高了聲音，問道：「大力，你，你看到了什麼？」

那那大漢無名無姓，就是因爲他天生神力，是以人人都叫他大力，別看他身形魁偉，力大無窮，可是胆子却小得像是小姑娘一樣，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手指仍指着那塊岩石之後，直到老者一問，他才道：「一個，一個死人！一個死人！」

他大聲嚷叫着，老者和瘦漢子盡皆一怔，二人一起奔下船去，到了岸上，大力雙手捂住了臉，不敢再向前看去，那兩個少女，在船上神色也頗驚惶。

這五個人，連那白髮老者在內，決不是什麼英雄俠士，江湖上的豪傑，不錯，他們也是走江湖的，但是，不過是江湖上賣藝的班子，提起「宋家班」來，在大江以北的鎭市，鄉村，倒也很有些名聲，他們給大人、小孩，帶來過不少歡樂，也贏得過不少采聲。

那白髮老者姓宋，自然是班主。他叫宋元。那瘦漢子是宋元的好友，喚叫鍾登天。那兩個少女是表姐妹。頎長的一個是宋元的女兒，閨名玉兒。身形較矮的那個是宋玉兒的表妹，自小父母雙亡，跟着姨丈闖江湖，她叫作白月明，一班子五個人，倒也其樂融融。

這時，宋元和鍾登天，二人奔到了那塊大石之前，向大石後看去，果然，看到了一個人，一半身子在岸上，雙腿還沒在水中，那人的雙手十指，一起留在河灘之上，像是他掙扎到了這裏，想要爬上海灘來，但是却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完了，是以只好昏死在這裏。

在那人的身上，還有一絲的鮮血，在不斷地滲出來，順着江水的流動，向外飄了開去，宋元和鍾登天，全是老江湖了，一看到這等情形，齊聲道：「這人還沒有死，快扶他起來！」

二人一面說，一面已經爬上了那塊大石。

宋元和鍾登天攀過了大石，跳下河灘，將那人扶了起來，只見那人面如紙金，肩頭和腹際，各有一處傷口，兀自在滲着血，宋元伸手探了探那人的鼻息，還有一口氣。宋元揚頭叫道：「大力，快來帮帮手！」

他不叫還好，大力只是捂着臉，站在當地不動，他一叫，大力怪叫一聲，連連向後退去，揚手亂搖，道：「不，不行……我……怕死人。」

「宋元又好氣又好笑，罵道：「混帳東西，他不曾死，只不過受了重傷！」

大力仍然遲遲疑疑，不敢向前去，宋元和鍾登天二人無奈，只得一邊一個，架住了那人，越過了大石，向前走來，這時候，宋玉兒和白月明二人，也自船上走了下來。她們打量着被宋元和鍾登天抬着那人，只見他奄奄一息，實在已是死多活少，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那人很年輕，很英俊。

宋元和鍾登天將那人扶到了跳板旁邊，跳板十分狹窄，勢難扶得那人上船去，宋元又回過頭來道：「大力，你還站着幹什麼，還不過來帮手？」

大力遲疑道：「老爺子，這人……當眞沒有死？」宋元只得苦笑，道：「我騙你幹什麼？」

大力仍然在疑惑着，但是他總算遲遲疑疑，在向前走了過來，白月明最淘氣，看到大力那個樣子，心中早已又好氣又好笑，等大力走前了幾步，她低聲道：「夫力哥，小心些，要是他已死了，寃魂會纏住你的。」

一句話將大力嚇得魂不附體，雙手抱着頭，又遠遠避了開去，白月明樂得「格格」亂笑。宋元臉色一沉，道：「月丫頭，人命關天，這人經不起躭擱，你却還來開這種玩笑！」

捱了宋元的責罵，白月明做了一個鬼臉，吐了吐舌頭，也不敢再笑了，宋元明知大力受了嚇，不肯再來帮手的了，只得負起了那人，再由鍾登天扶着，慢慢的上了艙。

一到了船上，他就將那人扶進了艙中，向外叫道：「玉丫頭，月丫頭，你們別閒着，快找我們的刀傷藥來，再去熬一碗濃薑湯。」

二人答應着，輕輕巧巧上了船，大力哭喪着臉，也漸漸衝向跳板走了過來，他心中確實害怕，踟躕着不敢上船，只是在岸邊徘徊着。

就在這時，只見岸上四匹駿馬，疾馳而來，馬上的四個人，全是奇形怪狀，那四人馳到江邊，勒住了馬，盯住了大力望着。

大力給這四人，看得極不自在，他又最怕惹事生非，是以縮起了頭，像是恨不得將頭縮進頸子去，好像不讓他們看到自己一樣，大力的那種情形，惹得馬上那四人，一起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向船一指道：「這船是你的麼，你們從那裏來？幹什麼的？」

大力結結巴巴，道：「我們……從仙女廟來，宋家班是賣藝的，誰不知道。」

那四人互望了一眼，一起抖起韁繩，又向前疾馳而出，最後面的那人，在馳過大力的身邊時，順着手，揮起鞭子，「叭」地一鞭，抽在大力的膀子上。

那一鞭的力道，還着實不輕，抽得大力衣袖破裂，膀子上立時墳起了一道血痕，大力也不敢吭聲，只是伸起手，將鞭痕吮在口中。

而那四人，已漸漸馳遠了。

大力自然聽不到那四人在馳遠之後，講了些什麼，那四人一面馳出去，一面在交談，一個道：「昨晚殺了大江雙傑和胡老二，李前輩眞是好計，將他們三人的屍體，掛在江岸，有船自北來，非看到這三個人不可，也得自己思量思量了。」

另一個道：「自然是，要不然，昨夜

城中，怎有那麼平安，當然是他們三人的死訊，已傳出去了！」還有一個道：「聽說，昨晚在焦山脚下，還走了一個叫馬如風的？」

最後一個笑道：「那傢伙中了陳寨主的兩柄飛刀，又跌進了江中，自然是死多活少，我們且照着李前輩的吩咐，沿江岸飛馳，一看到有可疑的人物，立時下手，免得他們進城去生事。」

其餘三人，一起答應着，那四騎早已馳遠了，大力還呆立在江邊，恨恨地搓着手，自言自語地道：「神氣什麼？好在我皮粗肉厚，也不怕捱鞭子。」

在岸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艙中的那些人全不知道，他們將那垂死的人扶進了艙，鍾登天拉開了那人的衣服，那人傷口，已被江水浸得向兩旁翻轉了過來，看得宋元和鍾登天二人，不住搖頭，幸而他們走江湖賣藝的班子，賣的就是跌打刀創藥，鍾登天將大量的虎骨粉洒了下去，宋元又捏開了那人的牙關，灌了一小瓶熊胆下去，再將那人兩處傷口紮好，剝了那人身上的衣服，用一張舊被子，將那人的身子，裹了起來。

這時，白月明與宋玉兒，也端着薑湯，走了進來，鍾登天又將濃薑湯灌進那人的口中去。

白月明和宋玉兒二人，在一旁看着，白月明口快，問道：「姨丈，這人是什麼人。」

宋元並不轉過頭，他在那人的衣襟中，找到了一包金錁子，足有三五十兩重，他把金錁子放在一張桌子上，又找到了一封信，那封信已被水浸得透濕，信上的字跡，也全部化了開來，根本看不清上面寫些什麼。

他吸了一口氣，才緩緩地道：「我看他不是常人，一定是武林中的高手。」

宋玉兒皺着眉道：「可是他年紀還輕得很！」

鍾登天道：「年紀輕怎麼樣，總不見得人都像我們一樣，一輩子只是賣藝，年輕的俠客有的是，有一個俠客，叫馬如風，獨力格殺了四十鞭子軍官，救了揚州市大街一街的生靈，聽人說，他才二十來歲呢。」

鍾登天正在講着，只聽得裹在被子中的那人，已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

那人一發出了呻吟聲，各人的目光，便全都集中於他的臉上，只見那人青白色的咀唇在發着抖，發出斷續的呻吟聲，又過了片刻，才見到他睜開了眼來。

可是，雖然睜開了眼，却是目光散亂，是不是看得到眼前的東西，也是大有疑問，他睜眼之後不久，又閤上了眼，直到這時，才聽得他用極微弱的聲音道：「我在：：什麼地方？」

白月明搶着答道：「你是在我們的船上。」

那人又喘了幾口氣，才又道：「你們是什麼人？」

鍾登天道：「我們是賣藝的！」

白月明又搶着道：「宋家班，在大江以北，倒也小小有點名頭。」

白明月在那樣的時候，顯然地對於「宋家班」三字感到十分自負，而那人的口角，居然泛出一絲微笑來，道：「是，宋家班，我看過，有一位登高蹺的，可以說是天下無雙，還有位：：氣力：：眞：：大：：」

他講到這裏，已是上氣不接下氣，宋元忙按住了他的胸口道：「你別說了。」

宋玉兒撇了撇嘴，道：「爹，他怎麼不說我們走繩子走得好！」

宋元道：「你也得看他是不是說得下去，大力呢？快叫他上船來，在岸上，他這樣子太惹眼了。」

宋玉兒一轉身，出了艙，大聲叫了幾下，大力才上船來。他手臂上，仍是鞭痕宛然，衆人見了，都吃了一驚，忙問道：「怎麼了？」

大力滿臉委屈的道：「剛才有幾個人策馬馳過，有一個無緣無故，抽了我一鞭——這人：：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臉色好難看！」

那人休息了片刻，精神倒恢復得快。他又睜開眼來，臉上泛着慘淡的笑容，道：「你說我是死人還是活人！」

那人突然開了口，大力又嚇了一大跳，忙不迭向後退去。鍾登天趨前問道：「閣下何人，爲何受了傷，在江中飄蕩？」

那人嘆了一聲，又向船艙中的五人，看了半晌，才道：「我姓馬，名如風！」

這「馬如風」三字，才一出口，白月明和宋玉兒二人，首先叫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鍾登天和宋元二人，張大了口，闔不攏來。白月明和宋玉兒兩個女孩子，連忙趨前一步，瞪大了眼睛，望定了神色憔悴的馬如風，充滿了好奇的神色。

馬如風是近年來聲名大噪的少年俠客，大江南北，名頭响亮。他專和鞭子軍作對。遇有鞭子兵燒掠鄉村，強施殘暴，一叫馬如風遇上，便無倖理。有幾個僥倖逃過了馬如風的追擊，保住了性命的鞭子軍官，記住了他的樣子，命畫工繪了出來，掛在各處通道，城門之上，懸賞黃金千兩，取馬如風的首級。宋家班乃是逢鄉過鎮的賣藝班子，如何會不知道馬如風的名字。是以當他們知道自己救過來的這個人，竟是馬如風時，一時之間，又是驚駭，又是歡喜，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過了半晌，還是白月明先開口。她指着馬如風的頭，道：「你：：就是你，這一顆腦袋，值得千兩黃金？」

馬如風揚了揚眉，勉力一笑，說道：「現在可能已經漲價了，不止一千兩黃金了！」

宋元雖然是老於江湖，可是也直到此時，才緩過氣來。他忙叱道：「小孩子不要胡說！」

白月明捱了罵，嘟起了嘴不出聲，宋元忙又回過頭來，道：「大力，剛才馳馬經過的幾個是什麼人？」

大力道：「誰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宋元的面色，更是嚴重，又對鍾登天道：「你快到船頭去守着。」

鍾登天也是神色緊張，他道：「我們可要離開這裏？」

宋元搖搖頭，道：「不好，那會惹人起疑！」

他們在急匆匆你一句我一句間，馬如風已掙扎着，想在床板上坐起來。他道：

「列位，我是懸賞拘拿的重犯，窩藏者同罪。我已醒了，讓我走吧！」

馬如風才彎着身子坐起了一半，傷口處一陣劇痛，已痛得他的額頭之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面色灰白，口唇亂顫。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宋元忙伸手，按住了他的胸前，令他又躺了下去，正色道：「馬俠士，我們未曾發現你，沒有話說，既然遇上了，不等你傷勢痊癒，你絕不能走！」

馬如風苦笑着，道：「這位是宋老丈吧！老丈人的盛意，我十分領情，但是昨日焦山下一戰，我負傷逃脫，現在韃子必然已知倖存的是我。一定在搜尋我。這不免連累了各位，那就不好了！」

鍾登天面色一沉，道：「馬少俠，這是什麽話？莫非瞧不起我們走江湖賣藝的麽？」

大力在一旁，忽然沒頭沒腦，接了一句道：「誰敢瞧不起咱們？」

馬如風連忙說道：「這位言重了。而且我實在還有極要緊的事，絕不能在此久待。」

一直未曾開口的宋玉兒，直到這時才緩緩地道：「就算你有要緊的事，也得等傷好了才能辦！」

鍾登天道：「馬少俠，你好幾次出生入死殺韃子，爲了救百姓。總不能不讓我們老百姓也救你一次？」

鍾登天的聲音之中，實是充滿了至誠之意，聽得馬如風心頭，不禁心血上湧。在他蒼白的臉上，竟然也泛出了幾絲血色來。但是他隨即嘆了一口氣，道：「我不能救百姓，單憑我們血氣之勇，有什麽用處？能救國家的，只有一個人！」

大力又楞頭楞腦地，問道：「那人是誰？」

馬如風仍然長嘆一聲，並不回答。宋元和鍾登天二人齊聲道：「馬少俠指的，可是文丞相文大人？」馬如風閉上了眼睛，看他的神情，像是他已感到了極度的疲憊。但是他還是緩緩地點了點頭。

宋元將聲音壓得更低，道：「聽說文大人出使議和，却被韃子所扣，更將他帶去見韃子皇帝，是不是？」

馬如風又緩緩點了點頭，道：「他現在被押在鎮江！」

宋元、鍾登天、白月明、宋玉兒四人都吃了一驚。他們多多少少都知道文丞相起兵勤王，天下人心振奮的事。只有大力，却是渾然不覺，問道：「那個文丞相，却是幹什麽的？」

他話才一出口，白月明便狠狠瞪了他一眼，嚇得大力連忙住了口，不敢再說。宋元這才道：「馬少俠就是爲了這個……才受傷的？」

馬如風仍然閉着眼睛，這一次，他既不點頭，也不言語。需知江湖上的仁義之士，營救文丞相文大人，乃是性命相搏，置生死於度外的大事，行事自然也得機密異常。他雖然知道眼前的幾個人，决不會是韃子的眼綫，但他却也不想將他們的計劃，隨便說出來。

× × ×

宋元和鍾登天二人，一看到馬如風那樣的情形，自然也已明白了他的心意。是以他們已不再問下去。宋元道：「馬少俠，你傷得十分重，無論如何，得休息幾天。只要和我們在一起，是不會有人疑心你的。」

馬如風這時，根本連行動的能力也沒有，他只好又嘆了一聲，道：「可是，我想進城去！」

宋元和鍾登天互望了一眼，鍾登天道：「馬少俠，如果你現在有行動的話，傷勢轉劇，只怕……只怕……」

馬如風沉聲說道：「那我就煩你們一事。」

宋元忙道：「馬少俠如有吩咐，無不從命。」

馬如風說道：「你們進城賣藝，圍觀者必衆，可能在圍觀者之中，有我的朋友在——」

白月明心急道：「我們怎麽認得出他來呢？」

馬如風望着白月明，勉力一笑，道：「麻煩這位姑娘，在踩繩子的時候，將這個……」

他講到這裏，伸手向自己的身上摸去。一摸之下，才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早已被剝了個清光，他不禁大是窘迫，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鍾登天連忙道：「馬少俠要找什麽，你衣物全在。」馬如風說道：「是一塊玉珮。」

白月明忙在馬如風的濕衣中翻尋了起來，在一條腰帶上，找到了一塊玉珮。那玉珮一半玉質雪白，另一半却是血也似紅，白月明道：「就是這個？」

馬如風道：「是，姑娘將這個繫在腰上，在高處踩繩，我的朋友見了，就知道那是我的東西，一定會和你們聯絡的。」

白月明忙點頭道：「好，姨丈，我們這就進城去！」宋元點頭道：「馬少俠吩咐了的事，事不宜遲了。玉兒，你留在船上，服侍馬少俠。來，我們收拾傢伙，這就進城去！」

宋元一吩咐，鍾登天、大力、白月明三人，就忙了起來。宋玉兒也忙着收拾東西，不一會，應用的物件，搬了出來，扎成了兩大綑，全由大力挑着。宋元、鍾登天，白月明一起上了岸。臨上岸之際，宋元還着實吩咐了宋玉兒幾句，着她小心看顧馬如風。

當宋元吩咐宋玉兒留在船上，看顧馬如風之際，宋玉兒只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之事，一點也沒有想到別的，可是，等到衆人全走了之後，船上只剩下她和馬如風兩個人了，她的心中，就不免有些異樣的感覺。

馬如風是名聞天下的俠士，她只不過是一個江湖賣藝班之中的人，兩者之間相去實在太遠了。

可是這時候看來，這天下聞名的大俠士，却和普通人完全沒有什麽不同，他非但和普通人沒有不同，而且還那麽虛弱，傷得那麽重，需要她的照顧。

一想到了這一點，宋玉兒的心中，不禁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她只是怔怔地望定了馬如風，一動也不動。

馬如風閉着眼，他雖然閉着眼，但是也可以知道，宋玉兒正在望着自己。他感

到十分窘迫，船上只剩下了他和宋玉兒兩個人。他想靜下來，可是要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使他靜不下來。

過了半晌，他緩緩嘆了口氣，睜開眼來。宋玉兒明亮的眼睛，仍然注視着他。但一看到他睜開了眼，就垂下了眼皮。

馬如風緩緩地道：「你們是什麽時候到的？」

宋玉兒低下了頭，道：「天濛濛亮泊岸的！」

馬如風道：「你們昨天晚上，經過焦山脚下，可曾看到了——」

馬如風的話還未曾講完，宋玉兒已急急地道：「看到了，焦山脚下，一塊凸出的大石上，綁着三個死人。在他們的身旁，還插着老大的火把，眞駭人！過往的船隻，全都快快駛過，不願停留。」

馬如風痛苦得臉上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他的聲音也像是在嗚咽一樣，他道：「那三個人，昨晚是和我在一起的，他們全……死了！」

宋玉兒仍是怔怔地望着馬如風，她忽然道：「馬少俠，像你們這樣一身武功的人，一定是不怕死的了！」

馬如風緩緩地搖着頭，道：「人那有不怕死的？但是一件該做的事，就算明知要死，也一定得去做，這才叫俠士！」

宋玉兒道：「可是每個會武的人全是那樣？」

馬如風苦澀地笑了起來，道：「當然不，有很多人，一身武功，可是却用來爲非作歹，甚至認賊作父，有投靠了韃子的，唉！」

宋玉兒似乎也可以領會到馬如風那一下長嘆中所包含的沉痛心情。是以她不再言談，艙中也靜了下來。

× × ×

陽光燦爛，銅鑼在陽光下，閃着黃燦燦的光芒。大力一手提着銅鑼，一手握着鎚，用力地敲着。他站在一支竹竿旁邊，那竹竿上懸着一面錦旗，旗的邊緣已經有點破爛了，但旗上所綉的「宋家班」三個字，却還是那麽地鮮明。大力起勁地敲着鑼，「噹噹噹」的鑼聲，很快地將人從四面八方吸引了過來。一大羣孩童，擠着，擁着，早已圍成了一個圈兒。

那是在大街角處的一個空地，等到人越圍越多時，大力放下了銅鑼。宋元向四周圍作了一個揖，大聲道：「宋家班路過貴地，獻獻醜，討一點盤費，賣幾張膏藥，要得好了，多賞幾聲采，要得不好，衆位多多包涵！」他一回頭大聲叫道：「伙計！」

鍾登天當時一聲答應，連翻了三個空心觔斗，翻到了宋元的身邊。

大力已經拿過一綑竹子來，那一綑竹子，每一根都有五尺來長。大力將那綑竹子解開，一根插在一根之上，轉眼之間，便接成了一副足有三丈來高的高蹺。

尋常踩高蹺的也見得多了，但是三丈來高的高蹺，却也罕見。圍觀的人，都竊竊私議起來。有見過宋家班要技的，更是口沫橫飛，介紹起來。

鍾登天等大力接好了高蹺，他走了過去，手扶住了兩根高蹺，大力在他的背後，用力一推，只見兩根高蹺，陡地直了起來。當高蹺直起來的時候，鍾登天人就變成向前衝出去，只聽得那邊的人一聲嘩叫，人人都當要倒向前了。

可是，也就在高蹺向前，微微一傾之際，鍾登天的身子突然向上一挺，已經站直。他一站直，三丈來高的高蹺，又向後倒來，後面的人，又是一陣嘩叫。

可是，盡管高蹺前後搖晃，鍾登天擺動着身子，却始終未曾倒下來。

旁觀的人，這時方明白，那是鍾登天故意在玩弄着花巧，是以立時又一叠聲地喝起采來。鍾登天滿面笑容，雙足踏在高蹺蹬上，竟然又雙手一鬆，向四周圍作了一個揖，高蹺擺動，更是險象環生。直到鍾登天又扶住了高蹺，觀衆才齊齊鬆了一口氣。

鍾登天扶住了高蹺，向前走着，忽進忽退，走了片刻，在采聲不絕中，他又叫道：「拿來！」

大力一聲答應，「呼」地一聲，拋出了一股繩索。鍾登天一伸手接住，便向街角走去。他將手中的繩子，打了一個活結，結在一幢樓旁的屋角上。

這時候，不但廣場中圍滿了人，連兩面街道上，幾家大酒樓的窗口中，也擠滿了人，向外看着熱鬧。

鍾登天繫好了一端，又拉着繩子搖搖晃晃，走了過來。他用高蹺跨過了人叢，到了廣場的另一邊，又將繩子的另一端，結在另一幢房子的樓角上。

那根繩子，足有四五丈長，離地足有三丈，在半空之中，懸懸蕩蕩，就在這時，宋元突然向白月明大喝一聲，道：「還不上去！」

白月明裝出一副害怕之狀，道：「老爺子，那麽高，我實在不敢上去！」

宋元也裝着大怒，道：「那麽多人看着，你不上去怎麽行？小心我斬了你！」

他一面說，一面果然抄起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來，作勢欲砍。白月明叫着，一面以雙手遮着臉，一面滿場了奔着叫道：「我不敢上去，不敢上去！」

老於看江湖人賣藝的，自然知道，宋老兒決不是眞的要砍白月明。白月明也不是眞的不敢上那繩索去。可是，也有初次看到的，不知就裏，不禁義形於色，有幾個人，甚至走了出來，大聲斥責，呼喝着，責備宋元不該硬逼白月明上繩索去。

這時候，宋元持刀呼喝，白月明奔逃，不明就裏的途人大聲斥責。場子之中，着實亂得可以。但是突然之間，所有的聲音，都一起靜了下來。

只見白月明滿場子奔着，突然向大力奔了過去。一面奔過去時，一面還在叫道：「大力哥哥，宋老爹要殺我哩，快帮我一帮！」

她叫着，直撲到了大力的身前，只見大力兩條又粗又結實的膀子陡地一揮，已將白月明纖細的身子抱住，緊跟着大喝了一聲，道：「上去吧！」

他雙臂向上一送，只見白月明整個人，都已被他拋得向上直飛了起來。白月明也在那時發出了一下驚呼聲，就在那一下驚呼聲之後，所有的嘈雜聲响，全都停了下來。只見白月明是被拋高了二丈六七高下，眼看要跌下來了。自那麽高的半空中

跌下來，豈是鬧着玩的？是以人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白月明被拋高了兩丈六七之後，巳開始停止了上昇之勢，要向下跌來了。但也就在此際，只見白月明一伸手，在高蹺上的鍾登天，伸手將懸在半空中的繩子，陡地壓下了尺許，白月明五指緊抓，巳將繩子緊緊抓在手中，雙方配合得妙臻毫巔！

這一下，立時贏得了如雷的笑聲，原先聲勢洶洶，在斥責宋老兒的人，也呆住了。這才知道，原來那是班子中預定好了的手脚！

白月明一手抓住了繩，臉向下，還向所有的人，做了一個鬼臉，道：「這一下，不走兩趟獻獻醜，也不行哩，各位多多包涵！」

她人雖然在半空之中，但是在一陣采聲過後，人人屏住了氣息，四周圍又是靜得出奇。是以她清脆玲瓏的聲音，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白月明話一說完，身子又翻了過來，雙手抓了繩子，先連翻了十來個大風車，身子隨着繩子，倏上倏下翻騰着，眞是好看之極，在采聲如雷中，她身子一曲，雙脚巳踏在繩子上。

那時，她還是雙手雙足，一起抵在繩上的，但等到她雙足一踏在繩上之後，她的身子，突然向上挺了一挺，整個人巳站了起來。繩子晃動着，白月明的雙手，輕輕搖擺着，她人就在繩子之上。

然後，她慢慢地，試探地跨出了一步，又跨出了一步，等到她接連跨出了三步之後，她的動作，突然快了起來，迅疾無比地走到了繩子的另一端，一個急轉身，衣袂飄動，神采飛揚。這下子，更是看得所有的人，如痴如醉，直着嗓子，只管叫好。

白月明站得高，走得快，不但圍觀在空地前的人看得清楚，便是空地附近的幾條街道上，行人車馬，也都佇足而觀，擠了個水洩不通，附近的幾間茶樓門口，更是人人爭着，探出頭來觀看。

白月明在轉過身來之後，探手在腰際，輕輕一按，將馬如風給她繫在腰際的那塊玉珮，輕輕揚了一揚，在陽光之下，那塊玉珮，映着白光，更是質地晶瑩，映出一道道的光芒來。

也就在那一刹間，在街右的酒樓，二樓窗前的一副座頭上，有兩個中年人，神色陡地一變，互望了一眼，一個壓低了聲音，道：「咦，這小妞兒的玉珮，是馬兄弟的家傳之寶！」

另一個的神色，更是緊張，道：「一點也不錯，馬兄弟在大江雙傑遇難後，音訊全無，這玉珮在小妞兒身上，只怕他巳凶多吉少了！」

等他講到「凶多吉少」四字時，聲音巳大是哽咽，另一個忙道：「不見得，看那小妞兒的樣子，像是故意要人看她腰際的玉珮！」

那一個一聽，立時大喜，道：「若是那樣，那麽，在這班子賣藝人身上，可得馬兄弟的下落了！」

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一個自懷中摸出了一錠碎銀，放在桌上，二人一起站起來，擠開了站在窗前看熱鬧的許多人，急急走下酒樓來。

到了酒樓門口，站立着抬頭觀看的人更多。那兩個人推開了十來人，好不容易出了門口，但是街上也全是人，根本沒有法子走近空地去。二人正在乾着急間，突然聽得街那頭，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接着，便有人發起喊來。刹那之間，只聽得馬蹄聲，吆喝聲，叫喊聲，大哭大叫，在街上的那些人，全都亂了起來。四下狼奔豕突，再夾雜着「拍拍」的鞭聲，原來在街上的那些人，全被趕得如潮水般，向兩旁退來。

人潮退來的勢子實在太猛，將那兩個中年人，又逼回了酒樓之內。這時，街上可以說是亂到了極點。有跌倒的，有被擠得叫爹叫娘的，小孩子前一刻還在興高采烈，這一刻却是鬼哭神號。

在混亂中，只見十餘騎疾馳而來，就在廣場之前，勒住了馬，那十餘騎中，倒有八九個，全是蒙古兵的軍官，有兩三個是漢人。

那兩三個漢人，裝束古怪，樣子奇特，一望而知，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這時候，白月明在繩子上，也不再踩繩子了，只是怔怔地站着，看着宋元。宋元顯然也料不到突然之際，會有那樣的事發生，是以他也只好呆立着。

只聽得其中的一個韃子軍官，呼喝了兩聲，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講些什麽，一個漢子則策騎走前了一步，喝道：「誰是班主？」

宋元忙走向前來，拱手行禮，道：「小老兒宋元，是宋家班班主——」

他一句話才說完，只聽得「呼」地一聲响，問話的那人，揚起馬鞭，劈頭劈腦，巳向宋元鞭了下來。那一鞭的來勢極快，宋元如何避得開去！百忙之中，他只是側了側頭，「叭」地一聲响，那一鞭，還是斜斜地劈在他的左頰之上，頰上立時貫起了一道血痕。

大力在一旁，一見宋元無緣無故，捱了一鞭，心中大是不憤，立時大聲道：「爲什麽打人？」

那漢子冷笑一聲，道：「爲什麽打人？你們再在街上，聚衆喧嘩，一個個斬了你們，快替我收拾傢伙，滾出城去！」

四周圍人聲漸靜了下來，人人皆是敢怒而不敢言。

宋元一看這等情形，知道自己不依是不行的了，他唯恐大力又吃眼前虧，是以連忙向大力使着眼色，打躬作揖，道：「是！是！照老爺的吩咐就是！」他一面說，一面抬頭向上叫道：「丫頭，還不快下來？別耍了！」

白月明答應一聲，走到了繩子的一端，雙手抱住了鍾登天的一隻高蹺，滑了下來，鍾登天也忙着解繩結。宋元道：「我們立時就出城去，老爺多多包涵！」

那漢子回頭，向韃子軍官咕噥了幾句，韃子軍官一揚馬鞭，十餘騎又向前直衝了出去，散開的人，正在漸漸圍攏來，又是好一陣混亂。

等到蹄聲走過了，鍾登天巳解着繩子下了地，收起了高蹺。不但宋家班的幾個人，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東西，一聲不出，連再次圍攏來的途人，也是一聲不說。不

知道是哪一個人先開始，將一塊碎銀，向前拋了出去，一時之間，銀子，銅錢，如雨而下。宋元激動得含着淚，不住道謝，和白月明二人，將銀子、銅錢一起撿起，兜了一大兜。大力已挑起了傢伙，一行四人，走了開去。

他們走過了幾條街，跟在他們後面的人，已漸漸少了，宋元才嘆了一聲，道：「看來，鎮江城中，不是我們找飯吃的地方！」

他正在感嘆着，只見兩個中年人，快步來到了他們的身前。那兩個中年人，先不約而同，向白月明腰際的那塊玉珮，望了一眼，然後又向宋元拱了拱手，道：「老爺子，向你打聽一件事。」

宋元沉聲道：「不敢，請說！」

那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指着白月明的腰際，道：「這塊玉珮，是我們一位要好兄弟的傳家之寶，不知如何會在這位姑娘身上？」

白月明忙道：「原來你們認識——」

她下面「馬少俠」之字，還未曾出口，宋元便陡地喝道：「住口！」

宋元雖然不是什麼武林高手，但是他一生浪跡江湖。人心險詐詭異，高深莫測的事，却見得太多。他知道，馬如風首級值千金，正不知是多少人想找他，眼前這兩個人，看來雖然誠懇，但是在未知底細之前，又豈可胡言亂語？白月明給宋元一喝，不敢再言，宋元道：「兩位所指，却是什麼人？」

這時，他們恰好在一條街口，在街口的一塊木牌上，貼着一張老大的告示。

在那張告示之上，畫着一個人形，看來有七八分和馬如風相似，那兩個中年人一見間，呶了呶嘴，道：「就是告示上的那人！」

那告示，正是元軍畫影圖形，捉拿「叛賊」馬如風的告示。各州各府，各鎮各市皆有張貼。宋元呆了一呆，道：「兩位是他的什麼人？」

那兩人道：「是他的生死兄弟！」

宋元強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這樣說法，若是叫韃子奸細聽到了，却是殺身之禍！」

那二人正色道：「國已破，家已亡，個人生死，何足掛齒？我們和馬兄弟商議着，有極重要的事待辦，但是他忽然下落不明，請老爺子指點！」

對方的話已說到了這一地步，宋元實在是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推托的了，何況，馬如風要他們帶着那塊玉珮出來，就是為了要引起他自己人的注意。這時，白月明心急，已經好幾次想搶着講話，但是却被鍾登天在一旁，使眼色阻了下去。

大力在一旁，却是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別看他天生神力，身形壯大，但是實際上，他却是天眞純樸得如同小孩子一樣。

宋元又猶豫了片刻才道：「好，兩位且跟我們來，但是兩位的裝束，和我們身份不合，最好隔遠些，以免招人起疑。」

那兩個中年人大喜，道：「好，不知馬少俠現在，情形怎樣，尚祈告知！」

宋元說道：「他身受重傷，但性命無虞！」

他說完了這一句話，立時轉身，向外走去。大力、鍾登天、白月明跟在他的身後，等他們四人，走過了那告示牌，那兩個中年人才跟着向前走去。

看官，那兩個中年人一起步，看在會家的眼中，便可以知道他們是武功極高的高人。那兩個中年人，一個叫柏長青，另一個姓焦，單名一個烈字，是武林中出了名的高手。江南四俠中的年老和大老二，也正是和馬如風有聯絡，準備在韃子手中，救出文丞相的義士。

他們六個人，四前兩後走着，焦烈和柏長青二人，心中十分緊張，自馬如風忽然音訊全無，大江雙傑慘死之後，他們一伙十多個人，急得團團亂轉。如今忽然有了消息，如何不緊張？

也就是因為這一緊張，是以他們兩人，連後面跟着四個探頭探腦的人，也未曾覺察！

那四個探頭探腦的人，是從街角跟過來的，他們和焦、柏二人，保持着一、兩丈距離，看來像是尋常的路人一樣，四人中有一個，身形又矮又胖，神情詭異，一面走，一面在說：「不錯，這兩人是江南四傑中的人物，不知他們和賣藝漢子有什麼交道？」另一個道：「現在怎麼知道，跟下去看看，就一定可以知道了！」

還有一個神色蒼白的，顯得十分小心，道：「要不要先去報告李天魔？前面二人武功極高，若要動起手來，只怕不是他們的手脚。」

那人幾句話才一出口，另一個就「呸」地一聲，道：「你怎麼了？誰知道跟下去會發現什麼？現在去報告了李天魔，跟了一場空，就得捱罵。若有了發現，功勞又不會記在我們身上。升官發財的是他，你怎麼那麼蠢？」

那人捱了一頓責罵，不敢再說什麼，四個人仍然跟着宋元等六人。不一會，便已然出了城，直向江邊走去。一出了城之後，少了掩蔽，那四個人跟得也遠了些，不敢如此貼近，怕會被前面的人發現。

而前面宋元等六人，急於趕路，仍然未曾發覺已有人跟了他們好半晌。

行了不到半個時辰，大江已然在望，江水浩蕩。離遠望去，更是氣象萬千。在將到江岸時，那四個人便找了一棵大樹，隱身在樹後。眼看着宋元等六人，登上了那艘停在江邊的船。他們才走了出來，藉着樹木和江邊大石的掩遮，向前接近去。

却說宋元等一行六人，上了船隻。宋玉兒一聽得甲板上有人聲，就從船艙中走了出來，宋元忙道：「玉兒，馬少俠怎麼樣？」

宋玉兒將手指放在嘴唇上，壓低了聲音，道：「他才睡着了，看來傷勢是不礙了！」

一聽得馬如風睡着了，各人都不由自主，壓低了聲音，宋元沉聲道：「請進艙來。」

柏長青和焦烈二人，首先彎着身，走了進去，艙中的光綫很黑暗，也益襯得馬如風面如紙白，神情十分憔悴。二人立時搶前了幾步。宋玉兒忙道：「兩位，他才睡着，還是別吵醒他的好！」

宋玉兒已然將語言壓得很低了，但是

馬如風是何等樣的人物，雖然在熟睡中，也是極易驚醒，更何況他此際，身受重傷，身在險地，自然更是警覺。宋玉兒的話才一出口，他已睜開眼來。

馬如風一睜開眼睛來，柏長青和焦烈二人，便齊聲道：「馬兄弟！」

馬如風慢慢轉過頭，說道：「是誰來了？」

焦烈和柏長青又踏前了一步，馬如風已看清了二人是誰。在他蒼白的臉色上，立時現出了一絲笑容來，道：「兩位來了，那眞太好了！」

他一面說，一面掙扎着，揚起雙手來，握住了焦烈和柏長青的手臂。神色激動，顯得有說不出來的興奮，白月明在一旁忙道：「他們全是看到我在踩繩子時，懸着你腰際的玉珮，是以找到我們的。」

馬如風微微地喘着氣，問道：「多謝姑娘，兩位……你們來的時候，可有人跟了來？鎮江城中，敵人的高手太多，不可不防！」

馬如風一句話，提醒了焦烈和柏長青二人，兩人忙道：「宋老大，請你出去看看！」

宋元立時出了船艙，向岸上張望着。這時，跟了來的四個人，在離岸極近處，但是他們各自隱身在大石之後，宋元却是瞧他們不見。

是以，他看了一看，見江岸上渺無一人，立時又縮了回來，道：「沒有人，大力，你到甲板上去，見有人走近，立時呼喚。」

大力楞頭楞腦，答應了一聲，就走了出去。

柏長青這才道：「馬兄弟，大江南北，已有三十餘名高手，齊集在——」

他講到這裏，焦烈突然向柏長青使了一個眼色，柏長青也陡地醒起，他們聚集的地方，乃是極高度的秘密，要是給元軍高手知道，調兵遣將，自然不難一網打盡，如何可以隨便說出？是以他立時住口不言。

柏長青話講到一半，便陡地停了口，船艙中的氣氛，多少有點尷尬，宋元忙道：「馬少俠和這兩位慢慢詳談，我出去把風！」

馬如風忙叫道：「宋老丈，你們不用出去。」

他抬起頭來，望着柏長青和焦烈二人，道：「兩位，宋家班中人，雖然不是我輩江湖上俠義之士，但是他們甘犯奇險，救我在此，我們便和自已人一樣。而且他們肝胆相照，有許多武林中人，怕還遠遠不及祂們呢！」

在船艙中的宋元、鍾登天、宋玉兒、白月明四人，一聽得馬如風這樣稱讚他們，個個都激動得漲紅了臉，說不出來的高興，宋元忙道：「馬少俠，你那樣說，着實太抬舉我們了！」

馬如風微微一笑道：「你我之間，還客氣作甚，柏大俠，來的武林同道，全在何處？」

柏長青仍然壓低了聲音，道：「衆人分成了兩撥，一撥在城西，西落巷尾，振聲鏢局的舊址。另一撥，扮成了醫卜星相，小販雜耍，各色人等，在城南的土地廟中寄居，倒是不露痕跡。」

馬如風喘着氣，道：「由誰來總領其事？」

焦烈苦笑道：「馬兄弟，大伙全等着你啦！」

馬如風道：「怎麼可以等我？大江南北的豪傑之中，聲望、武功在我之上的，又不是沒有。」

柏長青道：「是，聲望資歷在你之上的，不是沒有，但若講到智謀奇妙，除馬兄弟之外，是不作第二人想。你不去主持其事，大伙兒都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來！」

馬如風苦笑道：「還說什麼智謀過人，焦山脚下中了伏，差點連命都送了！」

焦烈道：「勝負乃兵家常事，我們已聚會過兩次，一致公推你出來主持，偏偏你又音訊全無，如何不令人着急？天幸我們找到了你！」

馬如風在床上掙扎着，坐了起來，道：「你們看，我傷成那樣，如何還能作這樣大的事？」

柏長青說道：「這倒不打緊，來的高手之中，是有幾位神醫在。只怕你一見到了他們，將息上兩三天，便可以全然復元了！」

馬如風低着頭，沉吟不語，焦烈催道：「別猶豫了，衆豪傑全在等着你，快去與他們會合吧！」

宋元、鍾登天、宋玉兒、白月明等四人在一旁，聽得他們三人，在商議那樣的大事，全都不敢插嘴。宋玉兒秀眉緊鎖，她明知馬如風傷得極重，行走不便，但是她也聽出，這件事似乎非馬如風出面主持不可。是以她也抿着嘴，一言不發。

馬如風又嘆了一聲，道：「文丞相被囚在何處，是否已探明白了？」

柏長青道：「多少已有了一點眉目了，鎮清坊一所巨宅，原是鎮江將軍的宅第，連日來，守衛嚴密，文丞相多半是在那裏。」

焦烈接着又催促道：「馬兄弟，事不宜遲了，聽說韃子準備押文丞相北上。等到大軍押着文丞相啓程時，那就更難下手了！」

馬如風一聽到這裏，雙手在床上一按，奮力站了起來，道：「好，我去！」

在宋元他們離船而去的時候，馬如風已穿上了內衣，他一站起來，自然不致於赤身露體那麼狼狽。可是他傷得極重，才一站起，便覺得天旋地轉，再加上船在江邊，浪頭衝了上來，多少有點搖晃不定。是以才一站起，身子一側，便向焦烈的懷中，跌了下來。

焦烈忙一伸手，將他扶住。馬如風神色堅毅，道：「既是如此，我們快去！」

宋玉兒失聲道：「少俠，你傷得那麼重，如何還能夠走動？」

白月明也忙道：「不行，城內各處大街，都有你的畫像，你不能進城去！」

這兩個女孩子，全是神色焦切，她們所說的話，也都表示她們的心中，對於馬如風的安危，極其關切。馬如風心中，實是不能不感動！

他苦笑了一下，道：「我走得動要去，走不動也得去，不能再躭擱下去了。」

（未完·上）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少年英雄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小仙四人、公孫堡主公孫長風、西門堡主西門敬德都帶領兒子和高手在寶山相遇，兩堡代代世仇，今朝一觸即發，拚個生死，張小仙連忙轉移，按圖去找寶藏，又遇上阿巴達、烏克拉番僧，他們雖然受騙，對四大金剛亦無可奈何，要求收買大悲掌亦遭到拒絕，只好離開。晚上，張小仙等夜宿斷情庵，鬧了色狼怪道，又遇上情痴西門豪，早上又遇到公孫鳳，可惜這對情侶總是不相逢，張小仙答應代爲找人，但先去找寶要緊，來到藏寶處，又遇上公孫長風和西門敬德，正想向他們下殺手，三絕婆婆阻止，說出小仙和他們有關係，以後便知……

妙妙廟得寶　斷情庵團圓

多多打斷他的話，叱道：「大笨牛，你這個渾球，在咒婆婆死啦。」

經她這麽一說，大笨牛才曉得自己失言，忙傻呼呼的向三絕婆婆致歉道：「失禮，失禮啦！」

對這四個孩子，三絕婆婆是由衷的喜歡，慈祥的笑笑，未置一詞。

阿郎想到一件事，道：「婆婆昨夜去過『斷情庵』？」

「唔，今天一早還去看過你們，你們睡得正甜。」

張小仙道：「妳老人說要帶小仙子去見我娘？」

三絕婆婆笑笑，道：「婆婆是有這個意思。」

「什麽時候去。」

「過一兩天吧！」

「現在去不好嗎？」

三絕婆婆道：「眼前婆婆還有急事，找一個人。」

「誰？」

「情痴先生。」

「婆婆可知情痴是誰？」

三絕婆婆道：「我老人家猜想大概是西門豪。」

多多道：「本來就是，他自己已經承認啦。」

三絕婆婆說道：「可知道他現在的行踪？」

皮蛋道：「昨天還見他在『斷情庵』題詩呢，可能還在桐柏山中。」

三絕婆婆沉吟一下，叮嚀道：「如此，我老人家就先走一步，小仙子，記住婆婆的話，放過今天，勿對西門敬德、公孫長風採取行動，你們自己也要多保重，桐柏山中高手雲集，可千萬大意不得。」

阿郎點頭應是，三絕婆婆走勢如風，四個人一齊昂首上望，只見太陽又升高一些，恰巧從柳梢頭上射下，投入湖水之中，反射的光影，已將整個題詩石壁，全部照滿，又射向十里之外的對面山上去。

張小仙呢呢喃喃的默誦着詩句：「日

上柳梢頭，金光戲碧波」，已獲得印證，惟獨「盡在此山中」令他深感困惑，不知「此山」指的是眼前的石壁，還是另有所指。

正尋思間，有一個熟習的聲音道：「報告敎主，特派員空空前來報到。」

小和尚空空還是老樣子，一襲袈裟，稚氣未脫，張小仙朝他身後望一望，道：「你師父不了和尚呢？」

空空指一指頭頂上的山頭，恭恭敬敬的道：「在上面。」

多多愕着道：「那個野和尚在山上幹嘛？」

空空茫然的說：「俺不知道。」

大笨牛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罵別人笨的機會，咚！先給「空空一個爆栗子，說道：「笨啊，你不會先弄清楚以後再來報告。」

空空理直氣壯的道：「我抗議，是師父命我下來察看這裏的情況，小僧不接受就是抗命，抗命就會被開除，開除就不能當白吃敎的間諜啦。」

多多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來，交給他，笑道：「空空，你幹得很好，這一千兩銀子算是給你的獎勵，快上去吧，如有情況，隨時報告。」

空空眞是個鬼精靈，雙脚併攏，行了一個舉手禮，畢恭畢敬的道：「謝謝多多副敎主的厚賜，空空現在就告退，做地下工作去啦。」

禮多人不怪，又向阿郎、皮蛋、大笨牛一一行禮致意，張小仙及時對他說道：「空空，上去時可向野和尚提供一些假情報。」

空空愕然，問道：「什麼樣子的假情報？」

皮蛋道：「就是說謊話嘛，說公孫、西門二世家快要同歸於盡啦，下面再無別人。」

多多道：「可以鼓勵他下來，說寶藏在下面。」

大笨牛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道：「他下來之後，就把他宰掉，你就可以歸隊，吃香的，喝辣的啦。」

空空連連點了點頭，道：「我懂，我懂！」

扮」一個鬼臉，作微笑狀，當即匆匆離去。

西門、公孫二堡之戰，已進入白熱化，傷亡的數字在直綫上升，雙方皆傾全力以赴，决心要將對方澈底消滅，暫將奪寶之事拋諸腦後。

機會難得，阿郎毫不猶豫，立又飛上了題詩石壁。

這次，他將無血刀插入石壁的左方，開始敲敲打打的找尋是否有秘窟洞穴等存在。

片刻工夫，便將左上角的部位敲打遍了。

可惱，石壁迴音沉悶，顯係實心，並無洞穴存在。

也沒有找到任何機關暗門。

睹此情狀，阿郎甚覺迷惘，暗想：「怪事，難道說寶藏不在此地？」

心念中，本待再擴大範圍找找看，脚下黑忽忽的突然冒上一個人來，好快，就像冲天而起的大烏鴉，霎眼便到。

不是西門敬德！

也不是公孫長風！

而是多多她爹——大刀錢四海。

錢四海的「雙龍抛月刀」好厲害，刷！的一刀，先在石壁右下方砍出一條石縫來，刷！又是一刀，深達五寸以上，將刀留在石中，人也跳了上去。

皮蛋眼見錢四海站立「雙龍抱月」刀上，晃晃悠悠的好不逍遙，忘其所以的脫口喊了一聲：「好棒啊！」

大笨牛更樂，已經鼓起掌來，笑嘻嘻的，自以為是的道：「老丈人帮女婿，應該的，應該的。」

多多可不作如是觀，雙眉緊蹙，憂心如焚。

哥哥錢大進，姐姐小辣椒錢純純已接踵而至，多多嬌滴滴的叫了一聲，道：「哥！」

「哼！」

錢大進的答覆只是一聲冷哼。

多多轉對純純道：「姐！」

「哼，我不認識妳！」

話雖多，情更冷，壓根兒未將多多當親人看。

大刀錢四海乃是有備而來，從皮囊中取出一把尺許長的大鐵釘來，咻，咻，咻！當作飛鏢，射入另一道石縫中，很快便築成了一個五六寸寬，一尺多長的空中踏板。

接着，一躍而過，跳上踏板，拔出雙龍抱月刀，身手靈活，設計巧妙，顯得既威風，又神氣。

張小仙情不自禁的，豎着大姆指說：「讚！」

錢四海却給他澆了一頭冷水，報以一聲：「哼！」

「前輩，還有沒有大釘子，借在下幾支用用。」

「做夢！」

大刀錢四海記恨在心，不欲多言，掄起雙龍抱月刀來就是一輪猛砍。

此刀確非凡品，刀過之處碎石紛飛，每一刀砍下，都會現出一個不小的窟窿來，剎那之間，石壁的右下方，已遍佈坑坑洞洞。

說也邪門，到這個時候，仍然看不出寶藏所在的任何蛛絲馬跡。

「滾下來！」

「滾下來！」

却傳來兩聲暴喝，冒出來兩條人影，西門敬德跟公孫長風，破題兒第一遭採取聯合行動，騰空而起，分襲阿郎、錢四海，四個人凌空交手十數合，一齊被迫脚落實地，誰也沒有奈何得了誰。

阿郎的對手是公孫長風，盛怒之下，早將三絕婆婆的話忘記了，怒不可當的道：「老混蛋，不去跟西門老狗拚命，竟敢來找本敎主的痲煩，想死我張小仙就送你上西天！」

無血刀挽起一片狂飈，瀉銀潑金般呼嘯而出。

公孫長風是何等人物，怎容得下他如此張狂，暴跳如雷的道：「好狂的雛兒，不給你點苦頭吃吃，你也不會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斜飄五尺，避開刀鋒，從斜刺裏撲攻而上。

多多、皮蛋、大笨牛不肯坐視，方待故技重施，圍攻公孫長風，孰料，公孫長風的速度比他們快得多，身未動，招未出，已搶攻至阿郎面前，西門敬德被困的窘境未曾重演，張小仙反而陷入險地。

「娃兒，納命來！」

「老賊，你找死！」

蓬！蓬！蓬！三聲響，阿郎換刀為掌，硬拚三招，公孫長風的功力修為之深，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張小仙的大悲三絕招，居然對他不發生作用，反被公孫長風猛銳的暗力震退五六步。

皮蛋大怒，道：「把他圍起來，宰了他！」

大笨牛更火更怒叫：「先把他閹掉再說！」

四個人一條心，方待聯手出擊，公孫長風眼見西門敬德已殺入己方陣中，連連過關斬將，公孫世家這邊陣腳大亂，那還顧得下跟阿郎爭強鬥勝，當即疾縱而去，又與西門敬德拚上了。

場中很難得恢復了平靜，多多這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恭謹有禮的道：「爹，你老人家是什麽時候來的？這桐柏山中危機四伏——」

大刀錢四海不等女兒把話說完，便截口說道：「不要叫我爹，老夫不是妳爹，也沒有妳這個忤逆不孝的女兒！」

由於錢家父子兄妹的冷酷無情，頓使場面顯得甚是尷尬，皮蛋小心翼翼的拍馬屁說道：「錢伯伯，你這一把『雙龍抱月刀』好棒啊，再與無血刀聯合起來，一定可將那一道石壁夷為平地，順利的找到寶藏。」

大笨牛添油加醋的道：「找到寶藏就不得了啦，有金銀財寶，也有武功秘笈，富甲天下，無敵武林，到時候我們老大就跟多多拜堂結婚，一定要辦的驚天動地，轟轟烈烈，找二十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來抬花轎。」

皮蛋道：「那時候，錢伯伯就是小仙的老丈人啦。」

大笨牛道：「錢大哥是我們老大的大舅子。」

皮蛋道：「錢姐姐自然是不折不折的大姨子。」

大笨牛道：「兩家人變成一家人，老丈人兼做白吃教的太上教主！」

皮蛋道：「我這個總護法辭職，讓給大舅子來幹。」

大笨牛道：「我這個刑堂堂主也退休，請大姨子來當。」

二人自說自話，拿無聊當有趣，直氣得大刀錢四海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霍地「嘩啦啦」的抖一抖手中的雙龍抱月刀，將全部的怒火一古腦發洩在多多一個人的身上，吼道：「逆女，氣死我也，一刀劈死妳，老夫就不會再受這種侮辱了。」

說幹眞幹，毫不留情，三十斤重，丈二長的大刀，猛往自己女兒的頭上招呼。

「刀下留人！」

阿郎見狀大駭，刀出如電，噹！二刀相撞，火花四濺，硬將錢四海的雙龍抱月刀架空在半空中。

皮蛋冷哼一聲，說道：「哼，說翻臉就翻臉啦，這麽好的女兒不要，你想要什麽？」

大笨牛冷嘲熱諷道：「大概是想要『鬼胎穴』，或者卡馬，卡馬！」

怒吼聲中，錢大進，錢純純二話不說，發掌攻上來，却被皮蛋、大笨牛以大悲掌震退，同聲說道：「媽的，少林老烏龜，飛刀趙勇，邪僧不了，怪道張半仙等人都是我們的手下敗將，你們算老幾，那一個活膩了就站出來。白吃教保君滿意。」已暗運功力，扣好飛刀，蓄勢以待。

多多忙對三人道：「不許對我爹，我哥，我姐無禮！」

阿郎首先回應道：「多多，我答應妳，但保留正當防衛的權利。」

皮蛋道：「我也答應妳，如果妳老哥不殺我的話。」

大笨牛意想天開的道：「多多，妳拉個皮條，乾脆叫妳老姐嫁給我，就皆大歡喜啦。」

這個玩笑開得太大，小辣椒錢純純花容驟變，罵不絕口：「豬八戒，癩蝦蟆，不要臉的大笨牛，天下的男人死光了，姑奶奶也不會看你半眼。」

方自粉拳雙握，欲待給他一點顏色看看，山頭上這時有了動靜，有人丟下一塊石頭來，石頭上還綁着一塊布。

阿郎拾起來一看，見布條上寫着：「小心繩梯」四個字。

這無疑是特派員空空的傑作，他識字不多，字跡歪七扭八，多一半還是要猜出來的。

大刀錢四海本在伸長脖子偷看，阿郎好大方，送到他面前去，錢四海却反而別轉頭去不看了，大笨牛好不惱火，脫口罵了一句：「哼，老怪物！」

大家退後一些，齊將目光投注在山上，不久，果見垂下一道繩梯來。

繩梯一直在緩緩下降，下降至題詩石壁的下緣右側時始告停止。

又是一道繩梯，停在石壁左側，很快便看見從上面下來兩個人。

一個是邪僧不了和尚，另一個人並非小和尚空空，及至距離拉近時，才看清楚原來是駝背叟。

皮蛋說道：「赫，這兩個老傢伙搭上啦。」

大笨牛道：「搭上才好！一次解決最省事！」

駝背叟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元兇主犯，邪僧不了是輪暴秋水寒的色狼！阿郎恨滿心田，怒溢眉梢，當下一言不發，已自揚刀騰空而起。

「殺！」

張小仙好快的動作，好準的刀法，先打出一蓬霸王釘，亂他耳目，駝背叟覷準了無血刀是罩向他的上盤，急忙向外一盪，那知刀鋒一偏，却先斬斷了一根繩索。

「殺！」

又是一聲嬌叱，飛上來一個人，是天魔宮主人天魔女秋水寒，身輕如燕，掌力如刀，邪僧不了的注意力正放在阿郎身上，猛覺身後似有一股山一般的重壓撞上來，還沒有弄清楚來人是誰，更無還手的可能，悶哼聲中，已被震離繩梯墜下去。

「野和尚，地獄裏的油鍋正等着你下鍋去炸！」

叱聲中，天魔女秋水寒電瀉而下，「風狂雨驟」，「石破天驚」，兩招快攻，連成一氣，兜頭蓋面的洒下去。

哇！一聲慘叫，算是不了和尚的最後遺音，人尚未落地，命已經上了西天，被天魔女震得五臟碎裂，七竅噴血而亡。

與此同時，張小仙一連揮出二刀，早將繩梯割斷，駝背叟反擊無功，亦告失足墜落。

「老駝子，今天你要倒霉，有八條命也活不了啦！」

張小仙頭上脚下，挺刀疾追，駝背叟不愧爲是一流好手，竟在無血刀下超生，以毫釐之差，飄落實地。

不過，也已經掛了彩，頭頂之上被削去巴掌大小的一塊皮，已見到森森白骨。

也合該他倒霉，什麽地方不好落，偏偏落在秋水寒附近，雙脚未穩，又吃了天魔女的一掌，駝峯之上立刻開出一朶血花來，人亦搖搖欲墜。

阿郎飄身落地，秋水寒的第一句話便是：「孩子，你們是如何逃過那一場大火的？」

皮蛋道：「秋阿姨，我們福大命大，找到一個可以藏身的地窖。」

四名金劍使者，十二名銀劍使者已到，早將駝背叟團困起來，秋水寒道：「這駝背老兒跟你們又有何過節？」

張小仙恨聲說道：「是殺死風塵雙俠的元兇主犯！」

天魔女玉面一寒，道：「殺人償命，那就斃啦！」

「是，宮主！」

冷霜霜、徐雪梅同聲應是，拔劍而上，就要代爲行刑。

阿郎不表同意，道：「謝謝秋阿姨的盛情，還是由我們白吃敎自己來幹比較好吧。」

皮蛋接口道：「是嘛，自已動手才覺得爽，有成就感！」

啪！啪！手起掌落，先賞了駝背叟兩個嘴巴子，他用力極重，駝背叟又有內傷，實在承受不起，當場掉下來六顆牙，吐出一口血來，人也歪歪斜斜的倒下了。

股好給了大笨牛一個好機會，跳上背去，拿他當馬騎，口中大聲嚷嚷着：「卡！卡馬！」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駝背叟拚足全力，忽又挺身站起，將大笨牛摔了個四脚朝天。

大笨牛好不惱火，張口就罵：「媽的，死駝子，原來還是一匹瘋馬，看小爺爺我怎麽治你。」

飛起雙脚，通！通！兩聲踢在駝背叟的腿彎處，駝背叟雙腿發軟，立又跪了下去。

大笨牛貪心不足，還想上去過過癮，皮蛋道：「你下班啦，該我啦！」

跳上駝背叟的肩頭，硬將他壓倒在地，就騎在他的頭上，顛顫着，呼喊着：「卡馬！卡馬！」

他樂昏了頭，犯了一個大錯誤，兩條腿就在駝背叟的嘴邊，被他張嘴一口咬住了。

「奶奶的，你還會咬人，老子拔掉你的狗牙！」

皮蛋說拔牙，並沒有眞的拔，而是在他的腮膀子上插了一把飛刀，直從左邊推到右邊去，駝背叟奇痛難忍，不得不鬆開口。

馬屁大王騎了一會兒，又換上張小仙，一邊在他頭上磨刀，一邊卡馬，一邊故意向公孫長風、西門敬德示威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駝背叟老兒就是一個活榜樣，你們如果不想被本敎主卡馬，指點你們一條明路，自殺好啦！」

咔嚓！駝背叟已癱瘓在地，阿郎興味索然，無血刀寒芒暴吐，一刀便將他的腦袋砍成兩半，比切西瓜還要爽快俐落。

直看得大刀錢四海頭皮發炸，一股寒意直從脚底板升上來，招呼兒子錢大進，女兒錢純純，退到一邊去。

阿郎道：「秋阿姨，最後一名色狼也查清楚了。」

秋水寒聞言精神一振，道：「是那一個？」

阿郎道：「是怪道張半仙。」

皮蛋道：「已經把他閹啦。」

大笨牛道：「本來昨晚就可以把他宰掉，無情神尼那個老頑固不許我們在『斷情庵』裏殺人，被他逃得一命。」

天魔女秋水寒道：「可知這個狗道士的行踪？」

多多道：「凡是到桐柏山來的天下英雄，全是爲了聖僧哈里巴的寶藏，在此事尚未水落石出之前，相信他不會離開這裏的。」

秋水寒銀牙緊咬的道：「沒有離開就好，就算將桐柏山翻過來，本宮主也要將他碎屍萬段，阿姨想就此告辭。」

大笨牛道：「秋阿姨不想挖寶？」

秋水寒目注阿郎，笑道：「錢財乃身外之物，够用就好，阿姨也不想發大財，只等殺掉那狗道士後，便和我兒子同返天魔宮，安享餘年，不再涉足江湖。」

語音一頓，環顧一下遍地横屍，接着又說道：「奇珍異寶，可遇而不可求，你們也用不着拚死拚活，凡事隨遇而安就好了。」

阿郎鄭重其事的道：「其實我們也不是想發財，只因藏寶圖是張爺爺、張奶奶遺留下來的東西，總得有一個結果才對得起兩位老人家。」

多多道：「假如發了財，我們也不會留着自己用，會辦許多許多救濟大會。」

皮蛋道：「要是學會了什麽出神入化，可以移山倒海的武功，更可替天行道，打抱不平。」

大笨牛神氣活現的道：「對，就這麽辦，救濟大會之後，咱們再辦一個打抱不平大會。」

阿郎道：「救濟大會是請窮人吃飯送銀子，打抱不平大會如何辦？」

這下可把大笨牛難住了，他本是順口一句話，未及深思，聞言傻楞楞的道：「這當然還是要請老大來動動腦，我的大腦渡假去了。」

引得秋水寒、冷霜霜、徐雪梅等人都笑起來。

笑聲中，一行十七人便即告辭而去。

波羅門主阿巴達，總護法烏克拉，以及門下的四名高僧，却擦肩而過，迎面行來。

他們可不是空手而來，還抬着兩架用竹子做成的雲梯，往石壁下面一放，長度正好達到題詩之處的頂端。

換句話說，只要有這兩架雲梯，便方便多多，可將整個石壁任意挖空，令寶藏無所遁形。

張小仙看在眼中，對阿巴達道：「掌門人，高明。」

「阿彌陀佛」，阿巴達宣了一聲佛號，道：「張敎主要不要上去試試？」

張小仙雙眸之中閃過一抹狡黠的神采，詭笑道：「掌門人請，本教主不想撿別人的便宜。」

阿巴達也不再客套，立與烏克拉登上雲梯。

張小仙不撿人便宜，西門敬德和公孫長風却是撿便宜的專家，阿巴達、烏克拉才登上丈許高，二人巳掠頂而過，各佔一架雲梯，飛快的到達題詩之處。

尚不止此，公孫龍、虎、豹、美、西門英、雄、傑、亮，乃至二派所有的高手，皆轉移陣地，來到石壁之下，展開一場雲梯爭奪戰。

阿巴達好大的度量，與烏克拉等番僧一齊退到十丈以外去，雙掌合十，猛唸阿彌陀佛。

錢四海父子兄妹本有蠢動之意，見此情景，亦靜下來按兵未動。

張小仙乃是絕頂聰明之人，心知番僧詭計多端，坐觀龍虎鬥，待二世家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時，再行採取行動，坐收漁翁之利。

暗罵了一聲：「老狐狸！」再默察一下整個情勢，阿郎巳瞭然於胸，默不吭聲的領着多多、皮蛋、大笨牛悄然退走。

大笨牛說道：「老大，咱們不要挖寶啦？」

阿郎道：「當然要。」

皮蛋道：「那爲何臨陣退却。」

阿郎道：「寶藏根本不在此地。」

多多愕然道：「不在此地？」

張小仙條理分明的道：「我仔細觀察過，題詩石壁，是一整塊大岩石，不可能有洞穴秘窟存在。」

多多道：「可是，詩句說寶藏『晝在此山中』。」

阿郎道：「此山非彼山。」

皮蛋道：「是那一座山？」

阿郎道：「我懷疑是十里外被陽光反射的那一座山。」

四人一齊回頭，石壁上尚有餘光，將對面十里外山上的景物牢記在心，放步如飛而去。

× × ×

對面的山更高更險峻。

滿山遍野都是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裏面有一座廟。

這一座廟很小很小，比一般的土地廟大不了多少。

而且早巳破爛不堪，沒有香火，也沒有人管理。

但却很妙，因爲它的廟名就是叫：「妙妙廟！」

四大金剛很快便找到「妙妙廟」裏來，阿郎道：「你們說是不是這裏？」

多多踱出廟來，瞧一下對面十里外的題詩石壁，再看一下附近的景物，道：「沒錯，應該就是這裏。」

皮蛋瞧瞧看看道：「我同意多多的看法。」

大笨牛有樣學樣：「我同意皮蛋的意見。」

方位旣巳確定下來，四個人便開始在「妙妙廟」裏找，但找來找去却始終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徵兆。

這時大家才注意到，這個「妙妙廟」眞妙，連個最起碼的神像也沒有，僅有四片磚牆而巳，此外別無長物，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廟。

不！有一個香爐，就放在正中央。

香爐上還有字，一共兩行，是：

左三磚，右三磚

三磚之後有乾坤

大笨牛好快的反應，喜出望外的道：「我知道啦，我知道寶藏在那裏。」

阿郎道：「在那裏？」

大笨牛很有信心的道：「就在三重磚牆的後面。」

多多敲打一下牆壁，道：「但是，這裏只有一道牆。」

大笨牛道：「不是牆，可能是磚吧？寶藏大概是在左面三塊磚，右面三塊磚的後邊。」

皮蛋駁斥道：「不對，不對，寶藏只有一處，不會兩處，三塊磚是上面的？還是下面的？左邊的？或是右邊的？這太含糊籠統啦，我倒覺得與不了和尚早先從普陀山弄回來的那個金香爐，有異曲同工之妙。」

阿郎道：「說下去。」

皮蛋道：「這也是一個啞謎。」

多多道：「可知道答案？」

皮蛋道：「一時間還解不開。」

阿郎道：「大家動動腦嘛，大笨牛除外，他的腦巳經生銹啦。」

大笨牛正拿着一片牛肉乾嚼着，頗不以爲然的道：「哼，別狗眼看人低，俺是大智若愚，不願意跟你們爭風頭，今天就表現給你們看，誰怕誰呀。」

乾脆連牛肉乾也不吃了，面壁而立，動起腦來。

這小子的腦袋還眞靈光，不鳴則巳，一鳴驚人，片刻工夫便理出一個頭緒來，轉身驚呼道：「有啦，有啦。」

阿郎道：「有了什麽？」

大笨牛道：「有了啞謎的答案。」

皮蛋道：「吹牛，我還沒有想明白，你——」

大笨牛神氣的說：「你是豬腦，我是電腦，不通電不亮，一通電就亮。」

多多道：「死大笨牛，少拿蹺，快說出答案來。」

大笨牛偏不說，就地轉起圈圈來，神秘兮兮的道：「我要考考你們，答案就在我這個動作裏面，看誰天下第一笨。」

皮蛋以爲他在耍寶，嗤之以鼻，未加理會。

張小仙却忽有所悟，道：「我明白啦，我明白啦。」

大笨牛止步，道：「老大，你明白什麽？」

阿郎道：「磚者轉也！」

大笨牛將眼一瞪，說道：「然也！然也！」

多多欣然補充道：「左三轉，右三轉，三轉之後有乾坤！」

大笨牛道：「錯不了，有錯拿我的肉去灌香腸。」

阿郎不再言語，上前去抱住香爐就要轉。

大笨牛阻止道：「老大別動，動腦的人不動手，讓天下第一笨的人來。」

皮蛋陰溝裏翻了船，一時腦筋不靈光，成爲大笨牛取笑的對象，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接下阿郎的工作來。

抱住香爐，好重，可能是由於年代久遠的關係，使出吃奶的力氣，才慢慢的轉動開來。先向左面轉了三個圈，再開始向右面轉。

阿郎、多多、大笨牛全神貫注，密切注意着一切可能發生的變化。

右三轉已轉完，耳畔傳來一陣「軋軋軋」機關轉動的聲音。可是，眼前景物依舊，並無若何異常現象。

多多突如其來的驚叫，道：「房子在飛。」

阿郎凝神審視，果見「妙妙廟」的屋頂在向上飛。

然而，進一步觀察，却發現不是房子在飛，而是足下的地在下降。

下降的速度最初很慢，後來越降越快，四大金剛逢此巨變，皆不免有點驚惶，沒有人知道將會下降多深多遠，將會到達一個什麽樣子的世界？

此刻已在五十丈以下，上面天光一綫，眼前一片漆黑，想反悔也無路可回，只好認命奔向不可知的未來。

約莫下降了百丈左右，終於又靜止下來。

面前有一個石洞，洞穴的遠方射進來一絲亮光。

四人別無選擇，忙不迭的進入洞穴，迎向亮光。

猛聽身後傳來一聲「轟隆隆」的巨震，回頭看時，來路已被黃土亂石堵死。

大笨牛倉皇失措的道：「完啦，完啦，幾次大難不死，我看這一次準會死在哈里巴的陷阱裏。」

事情的確十分緊急，吉兇未卜，阿郎、多多、皮蛋連緊張恐懼的時間都沒有，那有閑工夫應大笨牛的話，迎着光綫，拚命的向前奔。

奔啊奔，光綫愈奔愈明亮，奔出洞穴，眼前的地勢豁然開朗。

只見，眼前是一條狹長的，可能是由於岩石分裂而形成的溝谷，不大，長約二十丈，寬僅三四丈。

裂縫一直延伸至百丈以上的頂端，光綫就是由此射入，可惜越高越狹窄，又無處攀附，無法當作出入的孔道。

地下，中心部位，最寬廣之處的石壁上，有一間天然生成的石屋，石屋的後方，一個巨大的石蒲團上坐着一尊披着袈裟寶相莊嚴的神。

嚴格來說，不能說是神，因爲這是天竺聖僧哈里巴坐化的肉身，也就是一般人所說，被視爲佛家修行最高境界的肉身菩薩。

稍前，一張石桌之上，放置着三樣東西：

一份哈里巴生前的遺言記事；

一本武功秘笈——「波羅經」；

一把翠綠色，長僅尺二，通體晶瑩透明的玉劍。

另外，在哈里巴坐化之處的兩旁，還堆放着一堆綴連成串的，五顏六色的各種寶石及翡翠、瑪瑙，乃至數十粒大小不一的明珠。

數量雖然不算很多，但却全部都是價值連城的瑰寶。

張小仙已將哈里巴的遺言記事看完，正交給多多、皮蛋共同閱覽中，大笨牛湊上去看了幾眼後，說道：「老大，俺喝的墨水太少，哈里巴的遺言又是文言文，看也看不懂，你就行行好，乾脆說給俺聽聽吧。」

阿郎沉吟一下，道：「聖僧哈里巴的遺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敍述他自己的出身來歷。」

大笨牛道：「盡人皆知，他不是從天竺國來的外國和尚嗎？」

阿郎道：「不錯，他是天竺人，是波羅門第十六代的掌門人，於百年之前才逃到咱們中原來。」

「身爲掌門人，幹嘛要逃？」

「因爲波羅門內部出了叛逆，要竊奪他掌門人的寶座，他爲了保全波羅門的命脈，又門不過強大的叛逆集團，於是他只好帶着『碧玉寶劍』及『波羅經』，來到中原。」

大笨牛問道：「那『碧玉寶劍』也能削鐵如泥嗎？」

「『碧玉寶劍』是波羅門的掌門信物，誰持有它，誰就是波羅門的掌門人。」

「那第二段又寫些什麽？」

多多已閱畢，道：「第二段是對進入此地的人的一些交代事項。」

大笨牛道：「這位番和尚是怎麽交代的？」

「聖僧哈里巴說，凡是有緣來到此地之人，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是波羅門的掌門人。」

「我們一下子進來四個人，難道四個都是掌門人？」

「照道理而言，我們四個已經是波羅門的掌門人。」

大笨牛高興的跳了起來，大呼小叫道：「萬歲！萬歲！好棒好棒啊，我大笨牛總算熬出了頭，也當上了掌門人！」

「且慢，想要當掌門人，必須在拜過聖僧的肉身菩薩後才正式生效。」

「拜師父可有見面禮？」

「有，那些翡翠、玉石、明珠就是送給我們的，但掌門人的位子只能說是臨時客串，『碧玉寶劍』及『波羅經』都也是臨時保管，將來是要還給人家的。」

「還給誰？」

「還給天竺波羅門。」

「那些東西無所謂，咱們只要有寶玉、明珠就不虛此行啦，但不知第三段裏又有何好事？」

皮蛋堆下一張苦瓜臉來，道：「你想得倒美，第三段裏沒有一件好事，都是壞消息。」

大笨牛惶急的說道：「是什麽壞的消息？」

「我們來時的路巳被堵死，此地也沒有別的出路。」

「那怎麽辦？」

「聖僧哈里巴交代，在石屋的右邊，有一道石壁，我們必須靠自身的功力破壁而出。」

大笨牛身形疾縱而起，到達右側，果見有一道向外凹進去，約丈許多圓的石壁。當下運起一掌眞力，猛烈一推，未見有絲毫動靜，返回石屋後，甚爲沮喪的說道：「完啦，完啦！那是條絕路，十個大力士也衝不破，咱們準會被哈里巴害死在這裏。」

阿郎笑罵，說道：「孺子不可敎也，枉費了聖僧的一番苦心，哈里巴的意思是，叫咱們在此苦練『波羅經』上所載的『波羅玄功』，一旦有所成就，便可破壁而出。」

大笨牛道：「需要多久的時間？」

阿郎概略的估計一下，道：「單憑一個人的力量，可能要數月之久，合四人之力，能夠修練到可以破壁而出的程度，大概最快也要七天的時間。」

大笨牛道：「慘啦，慘啦，我們剩下來的乾糧還不足五日。」

多多道：「聖僧有遺言交代，此處有水，水中有魚，可捕魚充飢，萬一不足，還可以捉山鼠吃。」

大笨牛道：「我剛才看過了，是有水，水中的魚兒太小，只有『香腸』那麽大，還不够塞牙縫，怎麽吃？」

多多寒着臉道：「太小也得吃，塞飽肚子就好，不然你去吃山鼠好啦。」

大笨牛不再吭氣，阿郎一本正經的宣佈：「從此刻起，一日三餐，兩頓乾糧，一頓小魚，不吃點心，沒有消夜，誰要是違規偷吃，一律以白吃教的教規治罪，在額頭上刺兩個字：餓鬼！」

言吧，親率多多、皮蛋、大笨牛，依照聖僧遺言行事，於拜過哈里巴的遺體後，立即展開研修「波羅玄功」的工作。

「波羅玄功」乃是最上乘的一種內功，亦即門外之人習稱的氣功，功力達到相當火候時，可以飛花取命，隔牆傷人，雖一彈指，便可置人死命於無形。

四人先讀經文，再背口訣，循序漸進，由淺入深。

大家都練得很勤很苦，整日皆盤膝打坐，猛練內家吐納之術，宛若入定老僧一般。

辛苦總會有代價，汗水是不會白流的，四個人本來就有相當深厚的武功底子，再加上食物難以爲繼的壓力，果在七日之內，吃完最後一口乾糧，捕完最後一條小魚後大功告成。

四大金剛聯手合力，將新學的「波羅玄功」叫至十二成，以大悲三絕招的一式「佛光普照」發掌，猛聽一聲巨大無匹的轟然巨震之聲傳處，一塊厚達三尺，重逾萬斤的石壁，嘩啦啦的應聲碎裂成數塊，向外拋飛出去。

外面是一條山谷，足下流水淙淙，東方旭日初升，又是一個美好的早晨。

「萬歲！我們死不了啦！」

「萬歲！我們將天下無敵！」

「萬歲！我們再辦一次救濟大會！」

「萬歲！肚子餓啦，我們快去找東西吃！」

將所有的瑪瑙，翡翠、玉石、明珠等，能裝的裝在口袋裏，能戴的當作大項鍊戴在脖子上，阿郎將「波羅經」小心收好，「碧玉寶劍」由多多捧着，四大金剛當即拜別聖僧哈里巴，以最快的速度尋找食物去了。

× × ×

四大金剛穿着白吃裝，脖子上戴着五顏六色的大項鍊，十足的騷包相，大搖大擺的奔行於深山絕谷之中。

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像獵人一樣，在四處尋找他們喜歡吃的野味。

忽見左方竄出一隻野兔來，多多道：「兔子肉嫩，我去捉！」

好快，身如春燕，一掠而過，嬌軀接連三個起落，巳飛到兔子的上方，玉臂一探，五根春筍似的手指眼看就要抓到手，那想到，狡兔三窟，眼面前正巧是野兔的另一個洞，被牠溜之大吉。

又有一隻山鷄振翅飛過，皮蛋道：「山鷄肉香，捉來打牙祭最好！」

人巳騰空而起，從斜刺裏包抄過去，詎料，山鷄聞警知變，被牠搶先一步飛過河去了。

「媽的，這簡直是跟我的肚子過不去，找死！」

咻！咻！咻！一口氣打出了三支飛刀，刀刀命中要害，山鷄是死了，可惜死在河那邊，河床太寬過不去，氣得皮蛋直跺脚。

還是大笨牛的運氣好，發現一隻小山豬，飛過去就坐在豬身上，雙手緊抓住豬耳朵，「卡馬！卡馬！」當馬騎，直騎得野豬筋疲力盡，順理成章的逮到手。

小山豬不大，約有四五十斤，當場宰殺，在河水裏清洗乾淨，就在河邊上搭起一個架子，找來一堆乾柴烤起來。

找柴的找柴，烤肉的烤肉，大家一齊動手，不到一個時辰，一隻香噴噴的小山豬便烤熟了。

大笨牛第一個喊叫道：「好香啊，快吃呀！」

伸手就去撕豬腿，却被阿郎攔住了，說道：「這樣吃，没意思，咱們玩個遊戲吧。」

皮蛋道：「肚子都快餓扁了，還玩什麽遊戲。」

阿郎詭笑道：「玩一個遊戲，吃起來會更有趣，更有味。」

多多道：「玩什麽遊戲？」

大笨牛道：「有屁快放，餓死人你要償命。」

張小仙招招手，領着大家退出去十幾丈遠，道：「咱們大家都把眼睛蒙起來，在原地轉二十個圈子，然後再分頭去找山豬，先找到的先吃，後找到的後吃，找不到的就別吃。」

多多、皮蛋、大笨牛都只是一個大孩子，對「玩」一向十分熱衷，一聽甚覺有

趣，當即一致表示同意。

於是，各自用自己的手帕將眼睛蒙起來，還互相檢查一遍，在原地轉了二十個圈子後，便開始尋找烤山豬。

雖然有點暈頭轉向，但野豬肉的香味甚濃，隨風飄散，大家皺一皺鼻子，嗅一嗅，方向差不多都摸對了。

有一個人的動作最快，是張小仙，早已坐在一旁，拿着一隻豬腿猛啃，因為他投了機，取了巧，當大家還在轉圈子的時候，他便已取下手帕，奔至烤架前已吃上了。

阿朗吃得津津有味，大笨牛來勢甚快，眨眼已在五丈以內，小仙急忙悄沒聲息的橫飄出去，拿着烤豬腿，將大笨牛引向另一個方向。

大笨牛喃喃咕咕的自語道：「怪事，怎麽烤豬肉的方向也會變，大概是風向在變吧。」

他自說自話，自作聰明，摸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了。

阿朗故技重施，又以同樣的方法，將多多誘開。

皮蛋的動作也不慢，僅三步之差，就要到達烤架下，張小仙心知一隻豬腿跟一整隻烤豬的香氣不能相提並論，情急之下，乾脆將一整隻烤豬給搬走了。」

皮蛋的脚已踩到了火堆上，多多，大笨牛則踩到了水裏去。

阿郎好樂，吃完一隻腿，又撕下第二隻來。

皮蛋一伸手，什麽也沒抓着，奇道：「媽的，火堆上沒有烤架，也沒有豬，難不成烤熟的山豬也會走路。」

烤熟的山豬當然不會飛，皮蛋一想就明白了，扯下手帕，脫口就罵：「死張小仙，你賊性難改，連自己的弟兄也使詐放刁，我今天和你沒完沒了。」

餘音未落，人已撲出，氣虎虎的去追打張小仙。

這一鬧，多多、大笨牛亦告恍然大悟，立如狂虎怒獅般加入追打的行列。

大笨牛邊追打邊罵：「臭張小仙，你是天生的大騙子，三天不騙人就渾身不舒服，今天非要把你打爛不可，還要罷免你教主的職務。」

究竟是女孩子家，尤其是自己的心上人，多多罵在罵，打在打，均不似皮蛋，大笨牛那樣激烈。

打打鬧鬧，翻騰了好一會兒，累了，也餓慘了，不過，吃起來的確更有味，狼吞虎嚥，風捲殘雲，四個人幾乎吃掉大半隻豬。

多多忽然伸手一指道：「咱們好像有客人來啦。」

順着多多手指之處望去，只見來人非別，乃天竺波羅門六僧是也。

待來至近前，阿郎才晃動一下手中的烤豬肉的，招呼道：「掌門人，早啊，是冤家路窄，還是特別有緣，怎麽老是碰上你們這六個番和尚，怎麽樣！來一點吧，野山豬，香得很。」

「阿彌陀佛」，阿巴達誦了一聲佛號，雙掌合十的道：「出家人不動葷腥，張教主請自用。」

皮蛋故意挖苦他，道：「掌門人不動葷腥，倒很會動心眼，做了兩架雲梯，害得西門、公孫二世家拚死拚活，坐收了不少『漁利』吧。」

烏克拉道：「施主說笑了，本門一無所獲。」

多多道：「你們沒有找到寶藏？」

阿巴達說道：「那片石壁，被公孫、西門二世家的人幾乎挖空了，根本一無所有。」

張小仙道：「西門敬德、公孫長風那兩個老傢伙蹺了沒有？」

烏克拉道：「兩位老堡主雖然沒有死，但彼此皆損失慘重，元氣大傷。」

多多最關心的還是父兄老姐的安危，道：「我們錢家的人又如何？」

阿巴達道：「沒有事，可能仍在桐柏山中到處尋寶。」

大笨牛粗聲大氣的道：「換句話說，掌門人也是不死心，所以死不離開。」

烏克拉早已注意到掛在四人脖子上的大項鍊，說道：「請恕貧僧直言動問，本門聖僧哈里巴的寶藏，可是已被白吃教尋得？」

阿郎給多多使了一個眼色，道：「我們是找到一些東西。」

多多捧着「碧玉寶劍」，嬌滴滴的道：「包括這一把玉劍在內。」

「碧玉寶劍」乃是波羅門的掌門信物，自阿巴達以下六番僧一齊跪倒在地，同聲高呼：「拜見掌門人。」

大笨牛覺得不過癮，道：「你們番邦的禮數就這麽寒酸，少林寺拜見掌門人，要擊鼓二十一通，鳴鐘二十一響，全寺弟子拜伏在地，還要焚香誦經。」

阿巴達畢恭畢敬的道：「波羅門的門規亦復如此，只因身在中原，地處荒山，無鐘可鳴，無鼓可擊。」

皮蛋道：「聖僧哈里巴同時收我們四人為入室弟子，同樣皆具有掌門人的身份，你們是否該一個一個的來拜見？」

阿巴達道：「那是當然，當然！」

多多立將「碧玉寶劍」交給皮蛋。

六番僧不敢怠慢，立即重新見禮。

玉劍交在大笨牛手中，六番僧再起再拜。

最後，當六番僧拜完阿郎後，小仙手捧玉劍，沉聲說道：「阿巴達，有幾句話，本掌門想要問一問你，希望你能够實話實說。」

阿巴達仍跪在地上，昂首說道：「請掌門人示下。」

「首先，本掌門想瞭解，你們此來中原的主要目的何在？」

「一為請回聖僧遺骸，二為尋回掌門信物，三為『波羅經』。」

「可知聖僧哈里巴為何遠來中原。」

「因為當時敝門的內部，出了叛逆集團。」

「這一股逆流鏟除了嗎？」

「早在第十八代時鏟除盡淨。」

「由何人領導。」

「聖僧的徒孫，貧僧的師祖，本門的第十八代掌門人哈爾納拉・巴杜拉。」

「你是第幾代掌門人。」

「二十代。」

「哈里巴聖僧呢？」

「第十六代。」

「本掌門等四人又算是第幾代。」

「既是十六代掌門人的入室弟子，自然是第十七代的掌門人。」

大笨牛搖頭晃腦的道：「如此說來，咱們的資格要比你這個掌門人老得多？」

阿巴達道：「嚴格來說，四位掌門人應該是貧僧的師曾祖。」

大笨牛道：「那就叫呀，別偷工減料，打馬虎眼。」

阿巴達那裏敢打馬虎眼兒，果然領着門下番僧，一個一個的連叫了四聲：「師曾祖。」

架子擺够了，癮也過足了，阿郎不爲已甚，朗聲說道：「好啦，本人身爲白吃敎的敎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人，開封的白吃賭坊需要照顧，救濟大會亦需要我來操心，天竺波羅門實無暇兼顧，現在就宣佈辭職，由你們去自由發展吧。」

立將『碧玉寶劍』，『波羅經』移交給阿巴達。

阿巴達千謝萬謝，並且即席聘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爲天竺波羅門的榮譽掌門人，然後起身說道：「四位師曾祖，弟子尚有一事相求。」

多多眞以爲自已做了師曾祖，聲音都變得蒼老許多，道：「有話但說無妨。」

阿巴達道：「不知聖僧的遺骸坐化何處？」

皮蛋比手劃脚的指點一番，道：「很好找啦，只要照着我老人家的指點去找，一定可以找得到。」

大笨牛補充道：「最好準備一個木匣子，不要弄壞了師父的肉身菩薩。」

「是！是！」

阿巴達連聲應是，立率衆番僧一揖而別，走出去丈許遠後，忽又回頭說道：「公孫、西門二世家，乃至前來桐柏山尋寶的所有天下英雄，正在四處尋找四位師曾祖的下落，務請格外當心。」

張小仙冷冷一笑，道：「好啊，歡迎之至，在未摘下西門敬德、公孫長風的腦袋之前，本敎主睡不安枕，食不知味。」

天竺六番僧甫在視綫內消失，三絕婆婆忽又飄然而現，一照面就說：「小仙子，這幾天你們跑到那裏去了，婆婆到處找不到人，快跟婆婆走。」

不由分說，拉着阿郎就走。

張小仙一怔神，道：「婆婆，要到那兒去？」

「去找你娘。」

「我娘現在何處？」

「斷情庵！」

「我娘究竟是誰？」

「到時候自會明白。」

「找到情痴先生沒有？」

「找到了，也在斷情庵。」

「多多、皮蛋、大笨牛他們——？」

「你娘說過，歡迎他們一起去。」

衆人聞言大喜，立即跟着三絕婆婆走，大笨牛捨不得丟下吃剩的烤山豬肉，偷偷的放在裝乾糧的袋子裏，也帶走了。

還是被三絕婆婆發現了，正容道：「大笨牛，『斷情庵』門規森嚴，佛門淨地是不准吃肉的，要是被無情師太發現可不得了。」

大笨牛伸一下舌頭，遮遮掩掩的將烤山豬肉藏好在袋子裏，拎在手上，嘻皮笑臉的道：「婆婆放心，我藏的很好，無情神尼不會發現的。」

三絕婆婆慈祥的笑笑，亦未堅持己見，一馬當先奔向斷情庵。

× × ×

進得斷情庵，無須通報，直接來到無情神尼居住的「無情精舍」內。

精舍內的陳設甚是簡樸，兩排竹椅，數張小几，正面供桌神像前香烟繚繞，無情神尼正手握念珠，雙目緊閉，坐在蒲團上誦經。

三絕婆婆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待無情神尼誦經完畢，睜開雙目時，才開口說道•「打攪師太的清修了。」

無情神尼一反冷肅的臉孔，起身含笑道•「那裏，只要婆婆不嫌小庵簡陋，貧尼隨時歡迎。」

大家分賓主坐定，小尼獻上香茗，阿郎迫不及待的道：「婆婆，我娘呢？」

三絕婆婆沒有說話，望着無情神尼、無情神尼也沒有說話，作了一個手勢，兩名小比丘尼應諾了一聲，隨即躬身退出。

不久，前次在斷情庵外所見的那位白衣女子，便進入無情精舍。

白衣女子先叫了無情師太一聲：「師父！」又叫了三絕婆婆一聲：「乾媽！」然後目注張小仙，欲言又止。

大笨牛想起一件事來，問白衣女子：「公孫鳳回庵沒有？」

三絕婆婆笑道：「我的乾女兒公孫鳳就在你的面前。」

多多道：「好漂亮啊，莫怪情痴先生爲妳發狂！」

皮蛋道：「好美麗啊，莫怪情痴先生爲妳痴迷！」

阿郎却一心只關心自已生身的母親，顯得有點忐忑不安的道：「我娘怎麽還沒有來？」

無情神尼指着公孫鳳道：「傻孩子，她就是你親生的娘。」

這話好似晴天霹靂，張小仙的心頭猛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顫抖的聲音說道：「她——她——她是我親生的娘？」

在他的潛意識裏，儘管他一直在盡力排斥，但許許多多的事實擺在他的眼前，連他自已都以爲，十之八九是天魔女秋水寒的兒子，有一個骯髒而又齷齪的身世。

現在，突如其來的冒出另一個母親來，自然免不了會疑雲滿腹，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三絕婆婆以極其肯定的語氣道：「一點不錯，她的的確確就是你親生的娘，當年婆婆正是從斷情庵把你抱走，交給風塵雙俠扶養的。」

有了媽，阿郎馬上又想到爹，道：「婆婆，如此說來，我親生的爹豈不就是情痴先生西門豪？」

三絕婆婆道：「你爹確是西門豪，你們這一家三口，歷盡千苦萬難，今天終於在斷情庵內得以團圓。」

話至此時，室內又多了一位四十歲不到，容光煥發的中年男子。

多多道：「這一位前輩是誰？」

中年男子自報姓名道：「西門豪！」

皮蛋吃了一驚，道：「你就是情痴先生？」

西門豪力持鎮靜的道：「理個髮，又戒了酒，你們自然會感覺陌生。」

大笨牛道：「豈止是陌生，我們簡直就不認識了。」

眞象已明，事實已清，三個人再也忍俊不住激動的情愫，一齊快步衝上去，擁在一起了。

「鳳妹！」

「豪哥！」

「爹！娘！」

「孩子！孩子！」

多少相思，多少孺慕，盡在不言中，全化作了滾滾熱淚。

是感傷的淚，也是歡樂的淚，彼此互相擦拭着，却越拭越多。

連三絕婆婆、無情師太都受到感染，爲之熱淚盈眶。

多多哭了。

皮蛋哭了。

大笨牛哭得最傷心，嗚嗚咽咽的連鼻涕都流出來了。

多多忍不住說道：「大笨牛，別哭出聲，多難聽，快把鼻涕擦掉，免得無情師太笑咱們。」

大笨牛擦一下鼻涕，摸一把淚，仍然淚流滿面的道：「嗚嗚，人家心裏難過嘛，好想哭，哇哇。」還是哭個不停。

皮蛋道：「這是喜事，掉淚是喜極而泣，你嗚嗚哇哇的難過什麼？傷腦筋。」

大笨牛道：「我是替秋阿姨難過。」

多多道：「幹嘛要替秋阿姨難過？」

大笨牛道：「秋阿姨始終以爲老大是她的兒子，現在阿郎已經有了娘，秋阿姨怎麼辦？」

皮蛋道：「這事好辦，等桐柏山的事完結後，咱們好好的替她做一次宣傳，敲着鑼，打着鼓，帮秋阿姨找兒子。」

大笨牛還是啜泣不止，道：「也是爲我自己哭。」

多多道：「你自己又怎麼啦？」

大笨牛道：「我自己也是一個孤兒，看到老大找到了父母，說多高興有多高興，却不知道我爹我娘到底是誰。」

皮蛋道：「你的父母不是早就死了嗎，替人家放牛，東家的女兒嬌嬌還差點嫁給你做老婆？」

大笨牛道：「不是啦，死掉的是我的養父養母，我是在思念我的生父生母。」

多多、皮蛋總算明白了大笨牛痛哭流涕的原因，西門豪、公孫鳳、阿郎亦已止住啼泣，化悲爲喜，正在娓娓而談，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名小尼入內，稟說道：「啓稟掌門人，公孫堡的老堡主公孫長風求見。」

此話一出，在座之人齊皆一怔，無情神尼目注三絕婆婆道：「妳看此事該如何處理？」

三絕婆婆思索一下，道：「師太不妨先以禮相見，然後再看公孫老兒的態度如何再作定奪。」

無情神尼望着公孫鳳、西門豪、阿郎，道：「要不要讓他們父女、翁婿、祖孫見一面？」

三絕婆婆想一想，道：「以公孫長風的性子而言，還是暫時不見爲妙，以免弄巧成拙，待見面之後再見機行事可也。」

無情神尼頷首稱善，交代那小尼道：「說本掌門出迎。」

小尼應諾一聲，當先快步而去，無情神尼也接着離開無情精舍。

公孫長風來的好快，不待小尼回報，已自闖進斷情庵，來到無情精舍前面的廣場上。

身後的人不多，將公孫龍、虎、豹、美算上去，總共也不過二十上下，其中且有數名帶傷之人，與初來桐柏山時的聲勢相比，已相去甚遠，顯見與西門世家連番爭戰，損失慘重。

無情神尼語頗不善的說道：「貧尼本當至山門迎駕，却想不到老堡主自己進來了。」

公孫長風當然聽得出話中隱含責備之意，當下一拱手，聲若洪鐘般道：「老夫因有急事，來得鹵莽，尚祈老師太包涵一二。」

無情神尼道：「老堡主有何急事？」

「老夫想找一個人。」

「是那一位？」

「白吃教的那個小惡棍張小仙。」

「何事？」

「見面之後自當言明。」

「抱歉，張教主不在本庵。」

「老師太眞會說笑話，老夫親眼目睹，見那個瘋婆子領着四個小毛頭進入斷情庵。」

「來是來過，但已經走了。」

「老夫不信。」

「要怎麼樣老堡主才肯相信？」

「除非讓老夫搜上一搜。」

「假如貧尼不答應呢？」

「哼，這可由不得妳！」

一扭頭，立對屬下高手下令道：「給我搜，不管是誰，只要膽敢攔阻，就放手一搏，凡是逮住張小仙者，不論死活，一概重重有賞！」

「是，老堡主！」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衆高手聞言精神大振，紛紛四散，欲往各處去搜尋四大金剛的下落。

這簡直欺人太甚，在斷情庵內如此肆無忌憚，擺明了未將無情師太看在眼內，氣得老師太怒眉雙挑，杏眼圓睜的道：「公孫長風，你可是存心要與本庵爲敵？」

公孫長風冷哼一聲，毫不諱言：「公孫堡並不想與斷情庵爲敵，但如師太不肯交出白吃教的那四個小惡棍來，老夫則不惜一戰！」

「辦不到！」

「辦不到就打吧！」

「打就打，難道貧尼會怕你不成！」

公孫世家的人好霸道，斷情庵的比丘尼已聞警趕至，欲阻止他們四處亂闖，公孫龍、虎、豹竟率先出手幹上了。

而公孫長風、無情神尼亦已暗運功力，擺好了架式，看來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

猛可間，從無情精舍內傳出來一聲：

「住手！」

（未完・十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江前後將翁氏昆仲收藏在會主的內院中，由陸丹接應，再和司馬能行商議拯救姜不幸和送出繪圖，只通知李婉如，不敢向馬芳芳透露，舉事前因葉伯庭發現翁老四，小江將葉伯庭點了穴道，一起上船，準備離開洞庭，不料麥遇春知機趕來，姜不幸暗中被馬芳芳截回，司馬能行、小江力敵不是麥遇春對手，小江示意將葉伯庭解去穴道，他參戰讓司馬、小江上船逃走，寧自己受重傷在所不計，麥遇春用火箭命對岸攔擊無效，只好撤回。凌鶴知道姜不幸仍留在洞庭，決意暗中和曲能直隻身入洞庭，惡扁鵲勸止不聽，只好問計蕭辰解救……

苦樂相磨練　心照各不宣

「還有曲直能。」「惡扁鵲」道。

蕭辰默然良久，道：「自求多福。何必怪他？」

「你這是風凉話，他的身手再高，虎入狼羣，又能如何。況且馬芳芳、馮君實以及黃宗海及黃世海兄弟都非等閑之輩。麥遇春本人就更不必說了。」

蕭辰想了一下道：「爲了我未來的女婿，我不會坐視的。」

「惡扁鵲」道：「原來你並非不關心凌鶴和娟娟。」

「好說！」蕭辰道：「蕭某早有三大心願，也可以說是三大雄心，相信不久必然全部兌現。一是具有武林第一的身手，二是擁有武林最大的財富，三是擁有最成名也最孝順的女兒和女婿。」

「惡扁鵲」心道，他娘的！你可眞會想大的。世上的便宜事都被你沾上了。道：「你怎麼個不坐視法？」

蕭辰和他乾了一杯，然後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惡扁鵲」一楞，道：「眞會有這種事？」

蕭辰道：「千萬不可洩漏隻字片語，反之，你原先所担心的悲觀絕望結局，就十分可能了！」

× × ×

一艘較大的快船泊在湖邊較偏僻的蘆葦中，不久，二輛篷車，車幃低垂，疾馳而來，一直到達蘆葦邊緣，再往前五步就是爛泥巴了。

這工夫兩個車伕下車，自篷車內取出三條長一丈餘的潮板（上下船墊脚不至濕了鞋襪之用），連接起來，延伸到蘆葦之中。

此刻，天已黑下來，西天由橘紅而變成暗紫。

車幃撩起一角，一個個環肥燕瘦的年輕女子下車順着潮板進入蘆葦叢中上了快船。

然後，篷車離去，快船出了蘆葦叢中向君山駛去，到了君山，有人十分秘密地把十七八個尤物接走。

人去船空，一個人自船底鑽出來，翻入艙中，濃郁的脂粉香氣仍然中人欲醉，這人喃喃地道：「我也要盡快離船，據說夜間不再用時，會把快船抬到岸上。」

這人打量一陣，出船在草中伏行，如不是君山的偏僻之處，而在碼頭上，不被人發現是很難的。

君山很大，而且在蕭展的經營之下，各方面都很齊備，就以這個藏嬌的暗室來說，就只有麥遇春知道，這是他發現的地下密室。

夜已深，黃氏兄弟陪麥遇春進入密室中。

這兒當初本是蕭辰靜修之處，有內外間，一切設備齊全。內間還有床榻。

麥遇春坐上太師椅，黃氏兄弟左右陪侍，且為麥斟上一杯酒，接着黃宗海擊掌三聲，於是內間笙竽聲傳來，門簾啓處，半裸的尤物們魚貫而出。

吹笙和竽的是爲首數人，後面的邊扭擺胴體邊哼着靡靡之音，把僅有的褻衣除去，丢在屋中一角。

這些女人，都是「怒堡」中的堡主夫人，最大的二十七歲，最年輕的只有十五歲。

黃氏兄弟是閹人，有所「不能」，却又不甘放手，這十八個怨女在他的嚴密監視之下，過着連尼姑也不如的生活。因爲尼姑並不會受到監視。

這是違反人性的迫害，但黃氏兄弟給她們唯一「不能」以外的享受，吃油穿綢，披金戴玉。應有盡有。除了不能給她們的，樣樣都有了，却也不能使他們眉頭舒展。當然，這是黃氏兄弟的看法。

笙、竽聲低沉而憂鬱。配合着沒有笑靨的艷舞，形成另一種男人非常欣賞的舞蹈。

在乳波臀浪、肉香陣陣之下，笑靨並非唯一誘惑男人的香餌。冷漠或嚴肅往往更能充實女人的魅力。男人的這種興趣是多方面的。

這十八個女人，都是經過精挑細撿的。環肥的肉浪如山，燕瘦的細腰隆臀，高腰長腿。個個肌膚如雪，皮白如脂。

黃氏兄弟偷看麥遇春，兄弟二人面有得色，他們相信會主大悅之下，他們在會中必然擧足輕重。

聳胸，隆臀加上細腰，而部份還梳着高髻。不免令人想到有此同好的古人：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

女人可以餓死，腰不可不細；女人絕對不能失節。但可以餓死。這可能就是這些年輕女人尚能活下去的主要支柱吧？

只要有人欣賞她們的胴體和艷舞，她們活下去的勇氣就會獲得亢奮。

「怎麽樣？會主？」黃世海諂媚地道：「會主對任何一個有興趣，只要叫出她們的編號：……」

麥遇春笑笑，說道：「這箇倒是不急，麥某要和一個女人進一步嬉戲，必須待情緒培養起來之後才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黃宗海道：「不足之處，會主自管指出，卑職可以叫他們改正。」

麥遇春笑笑道：「只是說說而已，這樣不妥。」

黃宗海正色道：「會主和卑職兄弟有隔閡了！」

麥遇春道：「本座比較喜歡看男女共舞，不知兩位可願讓本座一飽眼福？」

黃氏兄弟面色驟變，這正犯了他們的忌諱。但麥遇春正色道：「如本座也算一個，賢昆仲還會介意嗎？」

黃氏兄弟一愣，會主也能裸裎共舞，這自是大出意料，但是，就算會主也一絲不掛，所展示出來的却完全不同。

會主的「有」正反映了他們的「無」。有與無之間的差别是絕對的。是質的迥然不同，而非量的大小。

可是黃氏兄弟也不敢表示反對，畢竟，會主能和他們一齊脫光同樂，這也是一份殊榮。他們相信和會主裸體同樂者，前無古人，後也不可能再有來者。

於是，二黃怯怯地寬衣解帶。

對於他們的解除衣裝，十八個妻妾根本不發生興趣。他們兄弟本以爲會主不會脫的。不過是哄他們而已。

但是，舞了一會，見麥遇春也開始解衣時，二兄弟內心矛盾極了。會主不會是「無」，「有」「無」對比，十八個女人看到的一刹那又會如何？

於是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梁不凡淬於瓶中的標本。他們對那些標本恨之入骨，却也不無懷念。因爲他們並非天閹，他們也曾擁有過。

如要以量來分級編號的話，他們的標本瓶子應放在梁不凡的瓶子左近。所以他們很不欣賞「好漢不提當年勇」這句話。

當他們（包括她們）的炙人視綫盯在麥遇春的最後一件內褲上時，心情何其複雜？

但是，在那一瞬，所有的目光似都凝凍在那個類似小田螺的東西上。所有的視覺，幾乎被每個人（自己）所懷疑。

麥遇春高大的身材，使「有」和「無」產生了不太明顯的差距。「無」的並非全「無」，反之，爲何宮廷中的閹人要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而「有」的却又不是絕對的「有」。

這麽大的人，在那部位嵌上一個幾乎和小型福壽螺大小的東西，在黃氏兄弟心目中。既無「臨淵羡『魚』之情，也無「退而結網」之心。

而在十八位尤物眼目中，「有」固不能謂之「無」，這種「有」又何濟於事？

至少，這「田螺」是絕對進不了「怒堡」展覽室的標本瓶中的。

十八個尤物的目光中沒有濺出火花，幾乎全是憐憫之色。

黃氏兄弟心頭大悅，他們本以爲差距太大，不能比擬。事實上他們幾乎够資格和會主歸爲一類之中了。

這種是求人同情的心情，非閹人是無法想像的。

他們三人舞蹈、歡愉。因爲只有他們在一起，才可以把自卑減少到最低程度。

但黃氏兄弟忽然想到一件事，陸聞鶯這位壓寨夫人的洞房之私，和這十八個尤物有多大差别？由於差别如此之小，二黃不由肅然起敬。

× × ×

「烈火無鹽」王色和「夜叉」阿九正在交班。王色下班，阿九上班。王色道：「九妹，小心點！絕對不能再出岔子了。這差事，他奶奶的眞不好幹！」

阿九說道：「放心！我不會再打磕睡了。」

王色到另一屋中睡了。阿九站在鐵門外向內望去。姜不幸躺在床上，也正在望着她，姜不幸雖生過一個孩子，身段仍然窈窕，側身而臥，曲綫動人。

阿九道：「妳看我幹什麼？」

姜不幸說道：「難道妳不以爲也在看我？」

阿九道：「醜人在美人心目中是什麼樣子？」

「妳並不醜。」

「妳哄人！」

「眞的！」姜不幸道：「如妳有子女，他們會嫌妳醜嗎？」

阿九一想也對，子不嫌母醜。爲什麼子女不嫌母醜？甚至還以爲自己的母親比別人的母親可敬可愛呢？這可能是因爲母愛偉大。外型的醜俊已微不足道。阿九道：「妳懂得還不少哪！可是生而爲醜人，其心情不足爲外人道。」

姜不幸道：「任何人一生中必有得意之事，想大嫂亦不例外。李太白有貴妃捧硯、司馬相如有文君當壚、嚴子陵有足加帝腹事，而王子安却有順風過江作滕王閣序事。」

「妳拿我和那些名人比？」

「爲什麼不可以呢？人的貴賤豈在外貌？」

阿九忽然覺得身後有聲音，回頭發現一個蒙面人的手已近在她的肩背處。不論她如何快速，也閃不過這一擊的。她道：「男子漢爲什麼要施襲？」

來人道：「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要囚禁一個無辜的女人？」

阿九道：「這是會主的事，有本事你爲什麼不去找本會會主？」

「我只是希望在妳的一生中也作一件像李白、司馬相如，嚴子陵以及王子安等人的得意事。」

「你是否把老娘估高了？」

「不，只要把姜姑娘放了，妳比上述四人還偉大。」

「小子，我聽得出你的年紀不大，你快走吧！就算你能殺了我，也無法把她弄走的。」

「我只是想要妳做一件好事，妳怎麼樣？」

阿九一動，後面的人猛戮一指，阿九應指而倒。姜不幸自然能聽出此人的口音，因爲他對她一直很敬重。他就是「三六九」——司馬多聞。

「司馬小弟，你快走吧！千萬別爲我陷在這裏。」

「我一定要把不幸姐救出去。」

「只有你一個人來了？」

「據我所知和凌鶴大哥和曲能直也要來。」

「那你爲什麼不和他們一起來？」

「因爲他們必不會帶我來的。」這時他已在阿九身上搜出鑰匙。開了鐵門。道：「不幸姐，快走！」

姜不幸沒有動，她仍然坐在床上，道：「司馬小弟，好意心領，老實說，上次令尊、江涵、馬如飛主僕以及翁氏兄弟等人都未能把我救出去。你一個人絕對辦不到的。」

司馬多聞道：「不幸姐，這很難說，有機會我們就要試。妳不能說這不是機會。快走呀！」

「小弟，你快走，如果再遲，就來不及了。」姜不幸又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司馬多聞道：「島外運來十來個年輕女人，好像十分秘密，我就是藏在兩艘快船船底舵下進島的。」

「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女人？」

「我隱隱聽出，似乎是黄護法獻給會主的禮物。」他道：「不幸姐快走，告訴妳，妳不走我是不會走的。」

姜不幸也相信這一點，把阿九弄到床上鎖上門。撿起阿九的雙叉竄了出去。道：「小弟，就憑我們二人能走得了？」

司馬多聞道：「試試看。」

這院子四周自然還有人巡邏，二人出院不遠就被發現。二人聯手，對付這些堂主以下人物自是綽綽有餘。一個個被打得東倒西歪。

但深夜動手，那會不弄出聲音。立刻有人趕來。二人且戰且走。由於司馬多聞路不熟，竟進入了內院。

巧的是，此刻正是麥遇春和黄氏兄弟們在密室內大跳裸舞之時，他不在，在巡夜的自然就會鬆懈些。

二人誤走誤闖，竟進了馬芳芳的院落。兩個副會主各佔一個院落，加上護法的住處，呈衆星拱月狀把會主的住處環境繞起來。

更巧的是，馬芳芳也不在，她和馮君實各司一職，她管陸上，馮管湖上及船泊。每夜她必然出巡一至兩次。此刻她正好出巡未回。

李婉如不認識這蒙面人是誰？却看出另一人是姜不幸，立刻把他拉入室內吹熄了燈，道：「姜姑娘，這位是誰？」

司馬多聞道：「在下『三六九』。」

李婉如恨極「二五八」，對司馬多聞的印象也不太好，但看在姜不幸份上，道：「姜姑娘，只有他一人來救妳。」

「是的。後面還有人，但可能還沒進島。」

「這太不自量力了！」李婉如急得直搓手道：「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一旦被發現，湖邊的快船就被嚴密看守。沒有船，水性又不高能逃得了嗎？」

「三六九」道：「試試看。」

「去你的吧！現在趁芳芳未回，我必須把你們送到一個較爲安全的地方……」她稍稍一想，正要行動，這工夫院門外道：「馬副會主……馬副會主……」

李婉如在屋中道：「什麼人？」

「在下是游堂主游天彪，發現刼走姜不幸的奸細往這內院竄來，請馬副會主小心。」

李婉如忙說道：「馬副會主出巡未回，我們這兒不會有奸細藏匿，快往湖邊去搜。」

「是……」游天彪即水中高手「游氏

三雄」老三。水性僅次於「南海五鯊」翁氏兄弟。這工夫外面奔掠聲此起彼落。李婉如說道：「『三六九』，你是如何進來的？」

司馬多聞說了，李婉如愕然道：「島上有這麼多的女人，連芳這位副會主都不知道，寧非怪事？」

姜不幸道：「陸聞鶯對麥遇春似乎表錯情了。」

李婉如知道芳芳有多麼恨姜不幸？不禁暗暗焦急，估計她也該回來了，道：「走，我送你們到一個地方避一避去。」

由此去陸丹的院子還隔着馮君實的院落，要不就必須兜個圈子。李婉如在牆邊低聲叫道：「馮副座……馮副會主……」連叫數聲沒有回應，相信也是聽到來了奸細外出兜捕去了。立刻帶着二人越過馮君實的院子來到陸丹院中。

但剛剛落入這個院中，外面立刻傳來一個漢子的斥呵聲，道：「什麼人？」

李婉如和姜不幸在前，已掠入正屋之中，司馬多聞在後，來不及掠往正屋，竟自半開的廂房窗中穿入屋內。一入屋就感到蒸汽騰騰，且有女人胴體上自熱水中蒸發出來的氣味。

外面的漢子自然知道這是會主女公子的院落，剛才看到這個人蒙面，又是奸細，立即掠入。

此人正要大叫，提醒少會主戒備，忽然人影自上空罩下。此人是個護院，身手不高，而且處於被動，才仰起頭，上面的人影「雙風貫耳」在他的太陽穴上輕輕一拍，此人的顱骨已經碎裂。

施襲的正是李婉如，她怕此人吆呼，自正屋後窗穿出，自廂房頂上閃電下擊，這時廂房中傳來陸丹的聲音道：「誰？」

李婉如在窗邊低聲道：「丹妹，我是婉如，撂倒了一個，我把他送遠一點，以免涉嫌。姜姐正在妳的正屋中……」

陸丹心頭一跳，這又是一件麻煩的事兒，上次救姜不幸功敗垂成，尚幸司徒孝守口如瓶，她的住處經常窩藏人，總是危險。

「是姜姑娘嗎？」陸丹正在出浴，她當然聽到有人進入浴室內。但這廂房有兩間，他以為姜不幸必藏在內間中，剛才李婉如說是姜不幸在正屋中，她未聽清。

內間有人道：「陸姑娘，我……我不是阿幸姐……我是司馬多聞……」邊說還邊探出頭來。

廂房中未亮燈，那是怕人窺浴，可能來這一手的有司徒孝和百里松等人。但因有月色，仍可隱約看到浴池中露出上半身的陸丹。

陸丹雙手捂住雙峯，氣得發抖，道：「賊，司馬多聞又是誰？」

司馬多聞，道：「我……我就是『三六九』嘛！」

提起這代號，陸丹自然知道，急忙轉過身去，道：「死人！你進來幹什麼？沒安好心！」

「不，不！陸姑娘，我只是一時情急，看到這窗子半開，就進來了。要進正屋已經不及。沒想到姑娘在洗澡。」

陸丹道：「你說吧！怎麼辦？」

司馬多聞吶吶道：「怎麼辦？妳說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陸丹道：「你看到什麼了？色狼，你說實話。」

「我看到的，姑娘一定知道……這不用我說。我也知道非禮勿視的古訓，可是在當時不看也來不及了。」

「看了以後又怎麼樣？」

「看……看了以後？」司馬多聞搔搔頭皮，道：「這叫我怎麼說呢？反正該高該挺拔之處是夠挺拔的……只不過該細的的地方我……我沒看到……」

「我是問你看後的感想。」

「感想？」司馬多聞太年輕，心地又純潔，吶吶道：「我的感想怎麼可以告訴妳呢？」

陸丹道：「你要是不說，我就大叫『色狼』！」

「姑娘…千萬不要這樣，我…我說就是了？不過…姑娘可別生氣。」

「不會的。」

「光看上身，很美，只不過…不看下身我也不便誇大形容姑娘的身段是天下至美…獨一無二的。」

「哼…」陸丹哼了一聲道：「你希望不希望得到這答案。」

「希望，當然希望。」

「我的衣衫放在中間的床欄上，偏勞你拿過來……」

司馬多聞取過衣衫，來到外間，忽見她已站在池中，目光立被吸住，他呆立在池邊，竟忘了遞過衣衫。

陸丹道：「小賊，你的一雙賊眼在看什麼？」

司馬多聞慨然道：「看曉粧宜于傅粉之後，看晚粧宜于更衣之後，看殘粧宜于微醉之後，因眼花撩亂矣，如要看出浴，正宜于無燈而有朦朧月光之下……」

陸丹早已注意到司馬多聞了，只是由於他們弟兄三人有兩個行為不端，陸丹當時也不敢確定這一個會例外，但以後繼續觀察，三六九果然不同，這也正是她對司徒孝和百里松不感興趣的原因。

「傻子，還不把衣衫給我！」她背着身子伸出手接到衣衫道：「到內間去，不准再看。」

她想到這小子文事底子不差，人品當然也比他另外兩個弟兄好，更重要的是，他心地光明，好色而不淫邪。

陸丹穿好了衣服，到內間一看，這小子在床上正襟危坐，如老僧入定，她道：「傻子，跟我來。」

二人來到正屋，陸丹和姜不幸見了面，司馬多聞說了如何進島？如何救人之後，陸丹說道：「真有十七八個年輕女人進了島。」

「當然。」司馬多聞道：「隱隱聽出這些女人和黃氏兄弟有點關連。」

陸丹又問道：「為什麼一個也不見了呢？」

司馬多聞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會不會是獻給會主的女人怕夫人知道。」

陸丹點點頭，心道，娘，妳可能被他耍了。道：「傻子，只有你一個人來了，好大的膽子。」

司馬多聞道：「稍後還有人會來。」

「誰？」

「淩大俠和曲能直。」

陸丹對姜不幸道：「姜姑娘，你們先住在這兒，千萬別出屋，有適當機會再出島，已經不早了，睡吧！」

× × ×

陸丹道：「娘，女兒爲妳抱屈，妳太可憐了。」

「我可憐？」陸聞鶯淡然道：「阿丹，妳又要說妳爹爹的壞話。」

「娘，島上已來了十八個年輕女人，據說夜夜笙歌，您信不信。」

本以爲她的母親必會十分驚異，那知陸聞鶯却笑笑，說道：「是妳親眼看到的嗎？」

「娘，據說那些女人是黃氏兄弟送給會主的。」

陸聞鶯道：「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一會之主也有他自己見解，有些事不可言之過早。」

陸丹道：「娘，我以爲您對他太迷信，正因爲如此，他才敢愚弄妳的。」

陸聞鶯嘆口氣道：「就憑他的良心吧！人是沒有十全十美的。」

「是不是一定要女兒找到證據娘才相信？」

陸丹一番苦心居然未能說服母親，心情惡劣，對自己的母親，不得不生輕視之心，立刻拂袖而去。

但陸聞鶯却喃喃地道：「孩子，妳又何必爲娘操心？妳怎麽知道娘根本不在乎他來這一手？就算他不來這一手又有什麽用處……。」

此刻，晚膳剛過，百里松在馬芳芳院門前經過，馬芳芳把他叫了進去，他對馬芳芳的印象談不上好壞，道：「副會主有何吩咐？」

馬芳芳道：「百里護法初來乍到，雖未建功，却也未犯大錯，然而會主似乎對你頗有成見。」

這話正說在他的痛處，憤然道：「那是因爲有人說我的壞話，惡意中傷。」

馬芳芳自然知道司徒孝誣栽，說百里松告訴他吹號角可傷人內腑於十餘步以內之事，道：「百里護法，好歹我們同是後來者，多少應有關顧之心，現在有個現成立功的機會。」

百里松道：「副會主請指點。」

馬芳芳道：「告密此事，是大功一件，不知你能不能絕對守口如瓶，永遠不對任何人說？」

百里松道：「卑職可以發重誓，如洩漏馬副會主告訴卑職的秘密，就使我活不了三十五歲。」

馬芳芳道：「這件告密事件非同小可，而且你非但可以獲得會主的信任，且可報復惡意中傷之人一箭之仇。」

石里松長揖道：「多謝副會主栽培，今後只要副會主吩咐一聲，赴火蹈湯在所不辭！」

馬芳芳低聲道：「速去報告會主及馮副會主，就說被刦走的姜不幸尚未離島，藏在陸丹那裏。」

百里松一震，這果然是大功一件，就算得罪了陸丹，也在所不惜，他道：「莫非是陸姑娘刦了姜不幸的！」

「不，是『三六九』，他也在陸丹那兒。」馬芳芳道：「我總以爲司徒孝太混帳，所以決定給你一次表現以及報仇的機會。」

百里松又是一揖到地，道：「副會主成全，卑職永生不忘……」

石里松去請會主，馮君實也在座，二人一聽這消息同時一震，麥遇春道：「無怪上次姜不幸被刦，一直找不到內奸，原來是這個賤人吃裏扒外。」

馮君實說道：「會主你也不必太責難女公子，刦人不會是她，必是司馬多聞所爲。」

麥遇春道：「那麽姜不幸爲何藏在那賤人處呢？」

「這個……卑職就弄不清了。」馮君實道：「卑職這就去一趟，百里護法。」

「卑職在！」

「你是如何知道人是會藏在小姐院中的。」

百里松道：「卑職巡邏，無意中聽到陌生女人說話的聲音，偷窺之下才知道的，而且『三六九』還在那裏。」

時近二更，姜不幸、陸丹和司馬多聞等人正在正屋暗開小酌，院中忽然落下二人，陸丹打個手勢示意噤聲，道：「什麽人？」

「在下馮君實，有人告密，說是小姐屋中藏有逃犯。」馮君實說道：「小姐如果馬上交出來，馮某保證能使會主從輕發落。」

陸丹、姜不幸和司馬多聞三人大吃一驚。是誰告密的呢？這在目前當然都不重要了，陸丹來到正屋門外。道：「馮副會主，這是誰造的謠言？」

馮君實道：「小姐不必多問，可敢讓在下搜一搜？」

「沒有什麽敢不敢？」陸丹道：「只不過我爲什麽要向別人低頭，別人憑什麽搜我的屋子。」

「這是會主的命令。」馮君實道：「誰也阻止不了？百里護法，進去搜！」

百里松往屋中一竄，還沒進入暗間，就被「三六九」擋住，「三六九」恨他變節附敵，一出手就是狠招，可惜他們的武功皆來自黑中白和百里絳雲，而百里松是百里絳雲親傳，「三六九」却是因黑中白傳司馬能行，再由他傳給「三六九」等人的間接授藝，自然差些。

馮君實在院中道：「小姐還有什麽話說？如果我是小姐，就儘快把人交出來，我仍敢保證……」

陸丹冷冷地道：「馮君實，我要是你就絕不會到『天一會』中來當副會主。」

馮君實道：「爲什麽？」

「武林中人對『天一會』的風評如何？你不會不知道。」

馮君實不動肝火，笑笑就想要進屋去，陸丹一攔，說道：「深更半夜，副會主自重！」

馮君實冷笑道：「姑娘如果自重，試問和百里護法打鬥者是什麽人？」

陸丹道：「屋中那有什麽人？」原來此刻當眞是靜悄悄地沒有聲音了。不但陸丹奇怪，馮君實更是吃驚。什麽人能在五七招內制服百里松？

馮君實硬往裏闖，陸丹才擋了兩三招

，自然擋不住，人巳入屋，可是黑暗中有人撲向他。

馮君實身份高，身手也高，一看此人撲向他的身法就心頭一凜，陸丹居然會認識這等絕世高手，以九成力道砸出一掌，對方出掌一撩，掌力立刻化於無形。

馮君實道：「何方高人？」

這人不答，再欺上雙臂一紋，連抓帶拍，馮君實識貨但却又不能不接，全力一接，忽感對方掌上輕飄飄地，要收招、變招都巳不及，「啪」地一聲，胸前中了一掌。

現在馮君實才知道對手是個女人，他吐了一口血，道：「姑娘何人……」對方的性別被認出，更不會饒他。突然變柔為剛，雄渾的掌力，凌厲招式和奇詭的機變，一切都是曠世少見的。

一個是剛入屋中，一個是久巳習慣屋中黑暗，這不可抗拒的一掌自意想不到的方位和角度砸來，馮君實忽有所悟道：「妳是……」

這一掌似乎用了七成以上的力道，「蓬」地一聲砸在馮君實的腰上，馮君實不甘，急退中向跟來的人影掃出一掌。

當這一掌落空時，天靈上被按了一掌，原地塌下。

陸丹入屋要亮燈，這位女中高手立刻制止，道：「快把兩具屍體弄走，姜姑娘也要弄走，陸姑娘有沒有更好的地方？」

陸丹失聲道：「是馬副會主！」

「不錯，陸姑娘，馮君實和百里松二人的屍體我先帶走，姜姐和『三六九』怎麼辦？」

姜不幸感到意外，「三六九」也不信馬芳芳會在緊要關頭出手救他們二人，但事實又擺在眼前。

「要快作決定，會主巳知這件事。」

此時此刻，陸丹也不知道把二人藏在何處？司馬多聞道：「陸姑娘，現在出島成不成。」

「絕對不成。自上次刦人未成事件之後，快船和一切船泊都嚴加看管。」

姜不幸道：「為了我使姑娘惹了一身痲煩，我實在過意不去，我看還是回到籠子裏去算了。」

「不，」，陸丹道「馬姑娘把馮副會主都殺了，這件事巳是欲罷不能，讓我想想辦法。」

司馬多聞道：「馬副會主處是否可以暫時藏身？」

姜不幸不出聲，自她的失心瘋好了之後，常聽一些長輩談到馬芳芳，自是貶多于褒，且和她不能倆立。她自然知道原因，雖然今夜她突然來了個大轉變救人，姜不幸還是不敢慮到馬芳芳那裏去。

可是司馬多聞不知道其間的一些恩怨，說道：「馬芳芳身為副會主，她的住處無人敢去搜索，藏在她的住處，也是個辦法。」

姜不幸仍不出聲，陸丹也看出，姜、馬之間可能不怎麼和諧，她也聽說過有關馬芳芳的兩次「奇遇」，以及姜不幸的一些不幸，也就不便勉強，道：「有個去處可以試試看。」

司馬多聞道：「什麼地方？」

陸丹道：「我娘的住處。」

兩小一聽，不由相顧愕然，司馬多聞道：「會主天天都會到妳娘那裏去，豈不是往虎口中闖？」

「不，會主很少到我娘那兒去，他們不睡在一起，只是偶爾在一起吃飯，也大都在『聽濤閣』進餐。」

姜不幸道：「如此說來，令尊令堂並不甚和睦了？」

陸丹道：「我以為會主在利用我娘，而我娘似乎也知道他在利用她。」

「彼此利用？」司馬多聞自然無法想像，馬丹道：「有些話也不必瞞着兩位，我的生父是以前的洞庭居士蕭辰蕭大俠，會主利用我娘為他要過解藥，也利用我娘把藥伯庭手中的大批寶藏騙到了手，還有我娘三言兩語，就把蕭大俠這洞庭的偌大產業騙到手，變成了會主的私產。」

司馬多聞說道：「妳娘眞傻，也眞可憐。」

陸丹道：「我以為我娘並不傻，她也許另有打算，至少我看得出，他們是貌合神離，尤其島上來了十八個女人，却一個也未露面，我告訴娘，她却一笑置之，二位想想看，不吃醋的夫妻會有情感嗎？」

姜不幸點點頭，司馬多聞道：「雖說他們有點貌合神離，但窩藏兩個敵人，令堂未必敢冒此大不韙。」

「一個是可以的，」陸丹道：「另一個再想辦法！」

姜不幸看得出來，陸丹對司馬多聞似乎有情，她道：「如陸姑娘有把握，我到令堂那裏去暫避一下。」

司馬多聞道：「我呢？」

姜不幸道：「放心，陸姑娘會救人救到底，她一定會為你想辦法的。」

陸丹對使女小芙道：「小芙，為他梳個高髻，給他一套女人衣衫換上。」

司馬多聞幾乎叫起來，姜不幸道：「小弟，你要乖，聽陸姑娘的話沒有錯，你爹來此投靠，不旋踵就叛了。你如被擒，絕不會輕饒你的。」

「來呀！」小芙一拉司馬多聞，說道：「要快點！會主知道馮君實和百里松來此，時間一久，不見回報，必來查看，快點！」

稍後，陸丹和姜不幸站在陸聞鶯的床前。陸聞鶯本來矇矓欲睡，現在立刻清醒。她見過姜不幸，也曾為他的玉質仙姿感嘆過，乍見她和女兒站在床前，驚得坐了起來：「丹兒，妳們……」

陸丹低聲道：「娘請帮女兒個忙。」

「這不是姜不幸姜姑娘？」

「是的，娘，被一個楞小子救了出來，但出不了島，只好先藏匿一段時間。」

「妳好大的胆子，妳以為我會背叛你爹？」

「娘，這不是背叛，這只是善心的發揮而巳，再說爹對妳並不忠實。」

「妳少來挑撥。」陸聞鶯打量姜不幸一下，心道：這個小女人太那箇，任何女人在她身邊都會感到自卑，能把他送出島外，既作了順水人情也解除了自己的威脅，何樂不為？

「娘，要救人就要快點，會主同來就完了。」陸丹道：「再說，不看僧面看佛

面，蕭大俠的女兒娟娟，將來也可能嫁凌鶴，蕭大俠也很欣賞凌大俠，娘就是看在蕭大叔面上——」

「丫頭，妳倒是很會拿話擠兌人哪！娘可不吃這一套，不過，娘願意冒這風險救人，但能不能救得了却毫無把握。」

陸丹道：「只要娘肯救，就十拿九穩，沒有人敢來搜妳的屋子。」

陸丹返同她的住處，小芙已把司馬多聞打扮起來。薄施粉脂，看起來居然比小芙還標緻呢。

陸丹掩口笑了起來，道：「在我身邊冒充丫頭，少說話，走路邁小步，沒有人能認出你是男人，好在我這裏的丫頭來來去去很多。」

× × ×

司徒孝被黃世海放了出來，同時來見會主。這工夫會主和馬芳芳正在共進晚餐，會主冷冷地說道：「還不快來謝過馬副會主？」

由於黃世海對司徒孝說過，是馬副會主說情，會主才答應提早放他出來的。司徒孝躬身道：「多謝副會主的關照。」

馬芳芳道：「司徒護法也不必客氣，以後作事多加思攷就是了，你去吧！」

司徒孝走後麥遇春道：「馬副會主以爲，馮副會主和百里松護法之失踪，是遭了奸細的毒手還是叛了本會逃走的？」

馬芳芳並未立刻同答，停了一會才道：「按理說，會主對他們的按插，並未慢待，馮爲副會主，百里爲護法，實不該變節的。」

「是啊！本座就想不通這一點。」

「會主，這要往深入一層去想，馮副會主乃百里絳雲的師兄，曾屬意於她，迄未成家，但因百里絳雲情有獨鍾，馮君實不免妒恨凌鶴亡父凌翎。且聽說馮來此之前曾找凌鶴印證過，馮君實非凌鶴敵手，馮君實來此的動機既是一時氣忿，並非對本會有堅強之向心力。加上百里松又是百里絳雲的姪子，二人在對方的威脅、誘惑之下，倒戈而刦人逃走是十分可能的。」

麥遇春點點頭，道：「馬副會主的見解很有道理。這麼說，姜不幸是被他們二人救走的了？」

馬芳芳道：「如果說他們來此投靠時早有異志，也並非不可能。」

麥遇春道：「可是並沒有快船私自出島。」

馬芳芳道：「會主，馮君實，百里松的水性都很高明，他們要把姜不幸弄出島去並非難事。」

「馬副會主不是說司馬能行之子司馬多聞也來了？」

「是的，但八成又和馮君實等人一起出島而去。」

麥遇春似乎信了馬芳芳的話，馬走後麥遇春還沒吃完，自側門外走進一人，此人表情木然，明眼一看就知道是易過容的人。

「老三，你這是幹什麼？」

來人道：「大哥，就算有人遇上，也不知道我是誰？」

「老三，你來幹什麼？」

這人忽然嘆了口氣，道：「大哥，創業維艱，守成更難。所以古人說：老來多病，都是壯時招來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造成的。故持盈履滿，君子兢兢。」

「老三，不必文縐縐地，有話就明說吧！」

這人道：「大哥稍有小成，就沉迷酒色之中，黃氏兄弟絕非益友，大哥應該知道。『天一會』創派立寨還不到半年，就有人叛離，而且……」

「老三在大哥面前說話又何必吞吞吐吐地？」

「大哥，陸聞鶯對大哥是否忠貞，小弟暗中觀察，大有疑問。」

麥遇春道：「小弟，你不必担心，表面上我雖大而化之，心裏却有數。一切盡在不言中。」

「大哥，就算有數，也該小心謹慎才行。」

「老三，有你在暗中監視，愚兄放心得很。」

「大哥也不可全依賴小弟，自己也要時時留神。陸丹並不喜歡大哥，大哥想必知道。」

「當然，非我骨肉，也不必苛責。」

「馬芳芳就可靠嗎？」

麥遇春道：「愚兄當然不會太天眞。但馬芳芳情場失意，恨透凌鶴，這一點不可否認。」

「大哥，我以爲她恨的只是姜不幸，並不恨凌鶴，至少到目前爲止還不會恨凌鶴。」

麥遇春道：「何以見得？」

這人道：「馬芳芳曾囚禁過蕭娟娟，而蕭却裝瘋騙過了馬，只是馬到現在還不知道被蕭娟娟賺了。」

「蕭娟娟呢？」

「大哥，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希望大哥不要等閑視之。」這人低聲道：「不了和尚有位師兄，大哥一定知道的。」

「當然，他叫蕭健，而且他——」

「大哥，他已收娟娟爲徒，他的立場也就不問可知了，這不該防他一手嗎？」

麥遇春忽然搖搖手，道：「老三，蕭健之出現，對我們未必是負數，因爲他欠我一份情。」

「他欠你的？多久的事？」

「總在二十年以前了吧！」

「是什麼情？」

麥遇春閉目凝思了一會道：「這件事說來荒唐，蕭健必然引爲畢生最大憾事，某年初冬，我在金陵勾欄中正好遇上一件事很可笑的事。而聞鶯也就在那兒作歌伎。某日一大早樓上大吵，原來是一位嫖客身上的銀子遭竊，付不出渡夜資，他要掛帳，妓女和老龜奴都一口拒絕。」

「那個嫖客莫非就是蕭健？」

麥遇春點點頭，說道：「事隔約三十年，人都老了。但相信他不會忘記，我爲他墊了七両銀子，分手之後却再也沒有遇上。」

「看來此人和他的師弟不了和尚差不多。」這人道：「這件事果然算是欠你一份情，除非他矢口否認。」

麥遇春道：「以蕭健的剛直，我以爲他不會否認。必要時以公佈這件事爲威脅，他會遷就我的。」

「大哥，本會有此基業，人手却還差

得很多，我已經又約了七人來此，希望大哥能量才而用。大約在這兩天內，就會到達。」

「都是些什麼人物？」

「第一位是『冰原老人』冷心。大哥，這位够份量嗎？」

「够够。」麥遇春道：「此人的身份，給他副會主的職位都有點大材小用呢！這種人眞甘爲我用？」

「大哥，也不必把他們看得不沾一點烟火氣，人生在世，不是爲名就是爲利，要成名到本會來比幹什麼都快，一來就是副會主，聲名不脛而走嘛，幹哪行能月入二百兩銀子。」

「對！還有呢？是些什麼人物？」

「小弟有鑑於本會除了馬、馮二人之外，沒有什麼出色的高手，才決定去物色，寧缺毋濫，還有『摧心手』艾君達、『飛刀』申屠長虹、『扶桑三鶩』瀨戶一郎、二郎、三郎和『醉翁』獨孤有疾。」

「噫！老三，你爲什麼把獨孤有疾列在最後？他的身手幾乎和『冰原老人』相伯仲。」

「大哥，所謂『醉翁』你一定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此人一年三百六十天離不開女人，格調較低，所以把他列在最後一名！」

「其實這也不必苛責。」麥遇春道：「食色性也，只要未淪爲採花盜，就未便排斥。而好此道之古人名流也不乏人，明朝開國名將常開平（遇春），日必數度，軍中常備營妓；清代的年羹堯也是如此，什有過之，某次行軍忘帶營妓，竟以母牛代之。」

「此人來此，豈不還要爲他準備大量的雌兒？」

「這箇你也不必操心，已有現成的女人。」麥遇春道：「『扶桑三鶩』瀨戶三兄弟，只聞其名，未見其技。」

「弟相信水中技藝不在『南海五鯊』翁氏兄弟之下。」

「那就太好了。『醉翁』獨孤有疾決定也讓他作副會主，但在『冰原老人』冷心之下，『飛刀』申屠長虹爲首席護法。『摧心手』艾君達爲護法。瀨戶兄弟爲壇主。」

此刻，司徒孝來到馬芳芳院中，道：「馬副會主叫屬下有事？」

「請進來。」

司徒孝對馬芳芳心存感激，進入屋中就要行大禮，馬芳芳說道：「不必客氣！坐。」

「不敢！副會主有什麼遣差？自管吩咐！」

馬芳芳道：「關乎吹五號號角這檔子事兒，我以爲你可能是上了人家的當。不過這件事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如有個立大功的好機會，我要提示你。」

司徒孝道：「副會主栽培之恩，卑職永記在心。」

馬芳芳嘆口氣道：「我雖有成全你之心，只可惜你這人老是孩子氣，口風不穩，如傳出去說是我對你說的，我倒無所謂，你却不大光采了。」

「卑職會對誰說呢？」

「陸丹陸姑娘，你敢說不會露了口風？」馬芳芳道：「我既要成全你，就希望你獨建此功，以扭轉會主對你的壞印象，絕不希望陸姑娘三句好話就把你肚中的秘密全套出來了。」

「請副會主放心！卑職發誓絕不告訴任何人。」

「好吧！你去報告剛上任的副會主『冰原老人』冷心，就說被刦的姜不幸尚未離島，藏在會主夫人處，請他立刻去抓人。由於現在會主和夫人正在『聽濤閣』用晚膳，這會去逮人再好不過。」

司徒孝精神一振，說道：「眞有這回事。」

馬芳芳揮揮手，說道：「難道騙你不成，快去！更要記住，不可說是我告訴你的。」

「是！」司徒孝要改變「聾子的耳朵」這句輕視的話，這是會主對他的評語，他必須建殊勳、立大功才能洗脫此辱。

他以最快速度來見冷心。他就住在以前馮君實的院中，可憐的是，馮君實和百里松的屍體就埋在此院之中，他們素行不算太壞而有此下場，令人扼腕。在當時，如果馮君實不輕敵，且不是入屋較晚，尚未習慣屋中的黑暗，也絕不會未過十招就失手送命。

當然，馬芳芳下手够狠够毒也有關係。她明知馮君實不會立下煞手，必然輕敵，在一個輕敵、一個全力施爲情況下，差距就太大了。

司徒孝懷着感恩的心情來到「冰原老人」冷心的院落中，這是除了會主及夫人的院落外最大的院落了。司徒孝進入院中道：「冷副會主在家嗎？」

屋中無聲，司徒孝邊叫邊走向小齋門口道：「冷副會主在嗎——」忽然發現一個鬢眉皆白、鷹鼻鷂眼，吸着旱烟的老人坐在迎門的椅子上。

兩人對望了一眼，司徒孝躬身道：「卑職司徒孝參見副會主。」

冷心木然地噴着白烟道：「你叫司徒孝？是什麼職位？」

「卑職忝爲護法之職。」

「有什麼事？」

「啓稟副座，逃犯姜不幸藏在會主夫人屋中，卑職特來報告副座裁奪。」

「姜不幸又是誰？」

司徒孝說了。那知冷心道：「這麼大的功勞本座讓給你了！快去抓人吧！」

司徒孝一窒，沒想到這個老小子這麼絕，初來本會，寸功未建，這麼現成的立功機會居然放棄，他道：「啓稟副會主，到會主夫人那兒抓人此刻正是空檔，機不可失。」

「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會主和夫人正在『聽濤閣』用膳。」

冷心愕然道：「既是這麼好的空檔，你爲何把這建功的機會讓與別人？」

司徒孝心想，是啊，果眞如此，馬芳芳爲何叫我來找冷老頭去逮人，我去抓姜不幸，相信也能手到擒來呀。他吶吶道：「副座，姜不幸身手極高，卑職怕辦砸了這件事。而且以副座的身份去抓人，夫人也不敢置一詞的。」

這小子當然也並不太笨，也知道馬屁要拍得不文不火，軟硬可口，果然，冷老頭「巴喞、巴喞」吸了兩口旱烟，把烟渣子往地上一磕，把烟管往束腰上一插，道：「你沒有報告其他副會主？」

「沒有。」

「為什麽不報告別人却報告我？」

司徒孝心道，娘格細皮！我怎麽知道馬芳芳為什麽不讓我去找「醉翁」獨孤有疾？莫不是嫌他老沒正經？他道：「這話晚輩本不該說，可是不說出來，對副座也是不敬，大家私下裏都說冷前輩的技藝和身份要比獨孤有疾高些，當然，比之馬副會主就更不必說了！」

冷心聽了這話十分舒坦，這才揮手道：「帶路。」

司徒孝正要轉身外出，而冷心也剛剛站起來，桌上的一根巨燭「卜」地一聲熄滅。

司徒孝以為是冷心吹滅的。但冷心却知道這吹滅的人非同小可，因這桌子距小齋門前約五步左右，距後窗約十五步左右，吹燈的顯然是後窗外的人。這一手叫着「百步吹燈」。

功力不強的人施這「百步吹燈」，不能「卜」地立滅，必然會使火頭由直變歪，再由大變小而熄滅，不會如此快速，且聲音却又不大。

「什麽人？」冷心低喝聲未畢，後窗「卡噠」一聲人影瀉入，人在空中以「蕭蕭落葉」的飄逸身法轉折迂迴，向冷心踩出五脚。

冷心心頭一凜，也以「喜鵲鬧枝」絕技左右前後閃避。他那「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傲氣已在這五脚及對方的身法下消失無踪，他雖然閃過五脚，却未能搶回機先。

對方的足尖在桌上一蹭，又如激流中的梭魚，凌空旋迴中，砸出三掌兩腿零一拳。

冷心全身一陣暴响，他活了七十多歲，還沒有使他全力施為，窘態百出却仍未搶回主動的。

在他勉強閃避及格架了這一掄狂攻之後，忽然感覺這人十分年輕，但內力之渾厚，遠遠超過了他，老實說，冷心本來連會主都沒看在眼裏的，如要把武林名人排列一下，他絕對不會在第二名以下。

現在他不能不承認，他把自己估高了太多。但他成名四十年，「冰魄掌」也被列為武林三大絕學之一。僅次于不了和尚和其師兄蕭健的及百里絳雲的絕學，甚至和百里絳雲不相上下。

冷心在全力拚命之下，掌上砭骨寒氣氤氳，使在一邊觀戰的司徒孝瑟索顫抖不已。

兩人硬碰硬地交換了四十招左右，司徒孝緩緩往外退，直到現在他才想到該去報告馬副會主。但這蒙面人來勢如箭，似未見出手，司徒孝已經躺下。

冷心直攻上，來人這次專心一志，勁力更加渾厚，未出三招，砸了老賊一掌。

二人如此硬拚那會不弄出聲音？

正好黃氏兄弟聞聲趕來，三對一，冷心雖中了一掌，尚可再戰，那知怪客遇強更強，無儔的攻守威力，幾乎連小齋的牆壁都震動起來。

三對一居然還稍落下風。黃宗海喘着道：「你是何人？」

蒙面人當然不會出聲，一拳砸出，黃宗海背上中拳咳嗆兩聲，鼻中噴出血來。三人越打越寒心，什麽人有此功力？

黃世海和冷心受了傷，又告危急，首席護法「飛刀」申屠虹一現身，抖手飛出兩道寒芒。

在武林中，使飛刀的大不乏人，但最出名的應屬申屠長虹，由于他的手法近似施襲，而且這蒙面怪客又在力戰三大高手，閃過一柄飛刀，另一柄自左肩上划過，衣破血出。

此人見敵人越來越多，忽自後窗穿出，似非不敵，而是另有企圖，但路又不熟，略一打量，冷心又跟了出來，接着剛來的護法「摧心手」艾君達也如電射到。

此人的掌力奇特，絞臂之下嘯聲大作，劈出凌厲的一掌。但怪客一閃讓過，却把冷心又逼了回去。這時，黃氏兄弟又趕到。

這四個高手聯手對付怪客一人，居然仍佔不到上風，其中老魔冷心怒嗥連連。而申屠長虹又趁機射出五柄飛刀。

在這瞬間，除了申屠長虹，另外三人都一邊攻擊一邊看對方如何避過這五柄飛刀。沒有人相信他能再次倖免。

但是，一種速度的極限，角度的奇絕和內力玄奧，就在這瞬間表現出來。那不是彈跳，也不是騰挪，只能說是飛掠或隱現。身子的折疊、四肢的伸縮，五柄飛刀中的四柄全部落空，一柄失踪。

就在申屠長虹微楞之間，寒芒倏閃，「奪」地一聲，這失踪的一柄飛刀竟釘在「推心手」艾君達的右大腿上。

五大高手為之氣結，這到底是個什麽人？

當另一副會主「醉翁」獨孤有疾一加入，這怪客的優勢立刻改觀。因為當今武林恐怕沒有人有此能耐。能接下這六人的全力合擊，且時時還要提防申屠長虹的飛刀。

就連麥遇春也不成。此刻可以說除了「天一會」會主和那個被會主稱為「三弟」的神秘人物之外，所有的精英全卯上來了。

怪客的反擊也是史無前例的，不免使人懷疑人類的堪力是否有其限度？但無論如何？這是武林中有史以來最多高手的合擊，最不光采的聯手。

三十招左右，怪客已負傷數處，相對的，六人之中，又傷了一個，那是申屠長虹。

就在這危急檔口，上風頭忽然傳來一聲貓叫。怪客立刻伸手入袋取出一粒藥丸納入口中。不久，這六人的攻勢忽然減弱。只是這種減弱不會使人立刻感覺出來。

怪客忽然向貓叫處疾射，一掠十二丈餘，等于越過兩幢房子。六人瞠目不已，在這屋脊之後，冒起一條人影，向會主夫人的院落指指。

二人正要掠向會主夫人院子，同時聽到了傳音入密的女聲道：「凌大哥，我是芳芳，目前麥遇春已回到夫人陸聞鶯的住處，千萬不可前去，救人之事要稍緩，請

隨我來……。」

怪客就是凌鶴，他和曲能直也以「三六九」同樣方式在快船底下進入島中，正好聽到司徒孝報告冷心有關姜不幸藏在夫人處的事，這才出手阻止他們前去逮人。

此刻凌鶴和曲能直都聽到馬芳芳的「蟻語傳音」，凌鶴對她的成見太深，本不願受她庇護，因娟娟假瘋馬芳芳還不知道。但曲能直以為，馬芳芳對凌鶴用情至深，絕不會害他。拉着凌鶴奔向傳音的方向去。

馬芳芳的院落很近，二人眼見馬在院中向二人招手。此刻島上號角大作，各壇、堂主緊急出動。弓上弦，刀出鞘，眞是刁斗森嚴，寸步難行。

二人進入屋中，並未亮燈，曲能直却仍能看出馬芳芳此刻的眸子特別明亮。如果愛和恨是金礦的話，那麽顯露礦苗最明顯之處就是眼睛」。

「凌大哥，這太危險。」

「芳芳，妳是知道，凌老弟非來不可的。」

「曲先生，只要我在此，必然盡一切努力營救阿幸姐的，是我把她和司馬多聞送到會主千金陸丹處，而她大概自知危險，又把阿幸姐送到夫人處。」

凌鶴焦灼地道：「可是『冰原老人』和司徒孝二人已知不幸藏在夫人處。」

馬芳芳道：「凌大哥，我設法通知夫人，說是冷心已知阿幸姐在她院落中，請其速謀對策。」

凌鶴道：「夫人還有什麽辦法？凡是她藏人之處，麥遇春都會知道。」

馬芳芳搖搖頭，道：「不然，夫人顯然和會主有隔閡，反之，不會夜夜和黃氏兄弟的妻妾在一起鬼混。而夫人似已知道，却不動聲色。」

曲能直道：「芳芳，這又怎能知道夫人會為不幸冒險？必要時會不說出來？」

馬芳芳笑笑道：「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夫人陸聞鶯的三個男人之中，很可能她眞愛的仍是蕭大俠。」

「蕭辰？」曲能直有點不信。

芳芳神秘地笑笑道：「好在眞象不久便知。二位先避一下，我出去看看。」

芳芳走後，凌鶴說道：「老曲，不是你剛才施用那『散功粉』，我恐怕不易脫身。」

「不但你脫不了身，我不以為天下有任何人能一人接下這六個絕世高手的。」

凌鶴道：「芳芳會不會……」

「不會的，凌鶴，至少在她尚未對你絕望之前是不會的，而且拚了命她都會保護你。」

「我好担心阿幸……」這時馬芳芳正好回來道：「凌大哥，不必担心了！阿幸姐已被夫人另外藏起來了。」

凌鶴對馬芳芳不太信任，道：「她所藏人的地方，麥遇春會不知道？」

「這你就不知道，由于夫人和蕭老伯交厚，蕭老伯必然會告訴她此島上的一些秘密處所，既為秘密處所，別人自然不易找到的。」

「怎能證明阿幸已被夫人另外收藏起來？」

「因為冷心等人去搜索過，只是空手而回。」

「為什麽夫人會對阿幸這麽好？我想不通。」

「因為夫人知道娟娟和你交厚，將來夫人可能嫁蕭大叔，她和娟娟就是一家人了，而娟娟又和阿幸姐交厚，夫人自然要賣帳的。凌大哥如不信，明天我設法讓阿幸姐寫幾個字箋你看看如何。」

曲能直道：「凌鶴，這是可信的。」

這時李婉如回來，說了全島戒備，而且全部動員搜捕蒙面怪客的事。她見了凌、曲二人，不免有點錯愕，她當然知道馬芳芳是兩面人。只是對凌鶴死心塌地。

「婉如，妳要掩護令師兄，必須同睡一床。」

「這……這怎麽可以？」

「怕什麽？妳不是說過，令師兄和黃氏兄弟一樣？」

事實如此，曲能直也是闇人，但聽起來却十分不入耳。李婉如帶走曲能直，馬芳芳取出藥箱為凌鶴療傷。她望着他身上的傷痕，有如紋身。稍後，他們睡在一床之上。

「芳芳，凡事防患未然，總是沒有錯的。」

「凌大哥，我以為古人說得好：心不可不虛，虛則義理來居；心不可不實，實則物欲不入。小妹對大哥不但心實，且已死心塌地，永生不變：…」他脫了外衣，裏面竟是凌鶴的一件內衣。

凌鶴心頭悸震，這是多麽強烈的證明。一個人痴心到此地步，不是可感可佩，而是可怕了。至少，凌鶴對馬芳芳是這樣的。

凌鶴木然站在床上，但馬芳芳却蹲在他的腿前，他的面部緊貼在他的下部處。

老實說，馬芳芳本就艷麗動人，幾次與男人接觸，已很成熟，到此地步的女人最具魅力。

她的慾潮已泛濫，但凌鶴却在控制。她的動作很奇特而惹火，喃喃地：「哥……我忍……忍了幾年……朝朝暮暮……春來秋去……我等的是你……哥，你就當作施捨好了……」

稍後，她全裸了。而且抖着手去解除凌鶴的「武裝」。凌鶴不是仙聖，他也是凡人。馬芳芳再不好，她對他的摯情却一點也假不了。他可以不接受別人的情感，却沒有理由輕視她。

苦、樂相磨練，練極而成福者，其福必久；疑、信相參勘，勘極而成智者，其知始眞。

凌鶴年紀輕，人生經驗却極豐富，在男女情感方面也較常人通達得多。他知道馬芳芳這位強烈的情感，其心可憫，但是，他總是對她有所蒂芥。

所以她的火熱動作，居然沒有引起凌鶴的反應。凌鶴為什麽能經得住這種攷驗？包括手、嘴交替使用，馬芳芳居然失敗了呢？

第一是凌鶴心地光明，意志堅決。其次是對阿幸和娟娟的責任感。這兩個少女，在他內心深處留下太深的烙印，永不會磨滅，也永無人能取代。

馬芳芳大為失望，但未絕望。

（未完・廿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展鵬、蟋蟀、飛燕三人先爭論飛燕是不是一定要去，問題不是去不去這樣簡單，最重要的是如何應付天衣這個主要問題上，講來講去，蟋蟀只好先了解燕王這個主要人物的關係，然後才可以採取措施對付……天衣原派張華在晉王府當副總管臥底，發現晉王府的曹升對張華跟踪，怕事機敗露，約張華相會，乘機將他殺掉滅口，曹升想乘機擊殺天衣，反被天衣佈下的豹組將他手下的人全部殲殺，只留曹升一人，目的是留活口，審問他與司馬長風的關係，說出他是晉王的心腹手下，但曹升準備一死，亦不願吐露眞相，天衣繼續盤問……

利用證據 偵察敵情

曹升道：「沒有這種人。」

天衣道：「你難道不是。」

曹升道：「我只是那種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知道必要時以死來守秘密。」

天衣沉聲道：「我要見識這種人。」

語聲一落，他的身形便展開，向曹升迫近，曹升即時抬手，一枚藥丸在手中出現，拍向嘴巴。

兩枚魚鱗也似的暗器，即時由天衣手中射出，不偏不倚，左右打在曹升的雙臂上。

曹升雙臂的動作立時停頓，那枚藥丸從手中飛出，天衣正好接在手中。

「要自盡，那有這麼容易？」天衣冷笑。

曹升亦笑。「天衣也許眞的算無遺策，却並非天人，並沒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

天衣面色一沉。「你是要告訴我，這顆藥丸只是用來引開我的注意。」

曹升笑接。「這正是我要說的。」

天衣手一揚，接在手中那顆藥丸飛出，曹升那張臉也就在這時候一變再變，變成了紫黑色，一縷黑血同時從他的口角淌下來。

一個豹組的殺手迅速撲至，一手捏住了曹升的嘴巴，曹升即時大笑。「那有這麼笨的人？」

那個豹組的殺手一怔，面上隨即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曹升差不多在說話同時，兩枚暗器，早已從衣袖中射出，射穿了那個豹組殺手的咽喉。

天衣看在眼內，沒有阻止那個豹組的殺手，只因爲他知道阻止已來不及。

那個豹組殺手也就那樣倒斃在曹升脚下，曹升目光轉回天衣面上，大笑。「手下這麼笨，做頭兒的相信也不會怎樣聰明的。」

天衣冷冷的盯着曹升。「你若眞的是司馬長風的手下，對這個人我可要重新估



計的了。」

曹升冷冷地說道：「你應該重新估計的。」

天衣盯得曹升更穩，只希望能夠從曹升的眼神變化再發現多一些。

曹升的表情已逐漸僵硬，嘴唇牽動了幾下，沒有聲響發出。

天衣看着他倒下，目光才轉向豹組那些殺手，搖頭。「同樣的事我不希望再發生。」

豹組十二個殺手不由都垂下頭，他們最初都有那種衝動，要撲上前去制止曹升將毒藥嚥下。

天衣接道：「那種毒藥不是絕對有效，他是絕不會那麼鎮定的。」

一個豹組殺手道：「頭兒放心，以後絕不會再有同樣事情發生。」

天衣說道：「你們應該明白自己的重要。」

那些豹組的殺手齊應一聲，天衣接道：「我有一種感覺，曹升跟司馬長風不是同一種人。」

那些豹組的殺手一齊沉吟起來。

天衣道：「這也許只是一種錯覺，但萬一是事實，我們對晉王、司馬長風便要重新估計。」

沒有人作聲，天衣歎了一口氣。「也許由開始我們便犯了錯誤。」

一個殺手忍不住問道：「難道除了司馬長風之外，晉王府內還有其他更厲害的高手？」

「不無可能。」天衣雙眉不覺皺起來。「有關司馬長風的一切資料我們都已收集起來，以那些資料分析，司馬長風並不是一個那麼厲害的人。」

「頭兒沒有出手暗算他？」

「沒有。」天衣目光寒起來。「暗算他的人竟然要假借我的身份，實在難以想像，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會不會眞的是苦肉之計？」

「我們想到的，司馬長風也應該想到。」天衣雙眉皺得更深，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要分出虛實，已經不容易的了。」

「那麼頭兒的意思——」

「一切按照原定計劃進行。」

豹組十二個殺手應聲散開，沒有理會那個已死的豹組殺手屍體。

他們的身上除了暗器就是兵器，沒有其他足以識別他們的身份的東西，也沒有任何的東西足以透露他們的秘密，即使死在任何地方，也只是一具屍體。

天衣當然更不會理會，目送豹組十二個殺手離開，亦拔起身子，躍上旁邊的高樹。

這一次他是眞的要離開的了。

× × ×

又是清晨。

蕭展鵬、仇香、丁磊，謝方平還有晉王的十二個侍衛在拜別晉王後，隨着司馬長風走出大堂。

司馬長風雙手策着鐵杖，行動緩慢，可是神態仍然是那麼的威武。

他在石階前停下，緩緩回過身子，目光一掃。「這一次事關重大，大家相信都非常清楚，要說的王爺都已經說過了，只

希望大家以國家爲重，同心合力。」

蕭展鵬應聲道：「頭兒放心，我們就是拚了命，也一定會將證據送到使者的手上。」

其他人亦無不情緒激昂，例外的似乎就只得一個謝方平，顯得很冷靜。

司馬長風早已發覺，却佯作不見，既不想引起謝方平的懷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揭破謝方平的秘密。

他不想做一些對他完全沒有好處的事，現在也只想利用這些人將天衣引出來，能够將天衣擊殺，免除了後顧之憂，他才會考慮對付其他人。

也所以他只應一句：「好——」接揮手。

蕭展鵬等人急步走下石階，崑崙奴一直都留在石階下，這時候才走上石階，跪倒俯身在司馬長風的靴上吻了一下。

司馬長風等他站起來才道：「你放心去協助他們對付天衣。」

崑崙奴點頭，轉身奔出。

司馬長風看着他們離開，嘴唇邊才綻出笑容，他計劃的第一步已順利進行，只看天衣是否那麽聰明，連他的秘密也洞悉，完全不上這個當。

× × ×

才出晉王府，蕭展鵬他們便已在豹組殺手的監視下，豹組的殺手以各種不同身份的出現，有兩個甚至與蕭展鵬他們很接近。

這兩個都是小販裝束，也絕無疑問經過嚴格的訓練，非常相似，表面一點也看不出來。

大街上行人往來甚多，這兩個小販的反應又是那麽自然，完全不像是兩個殺手，以蕭展鵬目光的銳利，也看不出有可疑之處。

他們繼續前行，以其他身份出現的豹組殺手隨即開始熟練的追踪。

蕭展鵬他們仍然一無所覺。

謝方平走着有意無意走到蕭展鵬的身旁，没有人在意，只是崑崙奴面上立即現出緊張之色，快步走到蕭展鵬與謝方平之間。

司馬長風已經跟他說過，謝方平這個人大有問題，叫他小心，亦吩咐他小心保護蕭展鵬，以免蕭展鵬遭受任何的傷害。

謝方平當然明白崑崙奴是司馬長風忠心的僕人，却怎也想不到司馬長風已發現他的秘密。

司馬長風發現他的秘密以來，也一直什麽表示也沒有，與平日對他並無分別。

謝方平也所以完全沒有考慮到秘密已洩漏，更不會聯想到崑崙奴突然接近蕭展鵬，是以爲他會對蕭展鵬有所行動。

蕭展鵬一樣不覺得崑崙奴有什麽特別，司馬長風只對他提及他們一夥當中可能是內奸，並未肯定的指定是謝方平。

崑崙奴亦只是受命暗中保護，不能够向蕭展鵬透露，所以蕭展鵬完全不覺得謝方平崑崙奴的接近有什麽特別。

司馬長風也正是要他有這種感覺，否則不難就會引起謝方平的注意。

謝方平的秘密司馬長風仔細考慮下來，還是覺得由蕭展鵬發現來得好。

至於什麽時候，以那一種方式發現，如何處置，司馬長風亦已經擬好，是否一如所願他當然不能够肯定，也覺得能够成功便可以。

蕭展鵬什麽也不知道，表面上他身負重任，其實即是由人安排，身不由己的一着棋子，一切的行動，都已在別人的算計中。

能否擺脫這命運，當然也就只有看命運的安排了。

看見謝方平崑崙奴接近，蕭展鵬當然知道是有話要說。謝方平也只是說：「聽說蕭大哥還有兩個朋友來帮忙。」

「他們在城門等着。」蕭展鵬不覺搖頭。「有一個是不該來的，但一定要來也没有辦法。」

謝方平下意識接問：「也是高手？」

蕭展鵬道：「武功很不錯，一般來說，可以說是高手的了？」

謝方平「哦」一聲，又問：「還有的一個眞的是高手的了。」

蕭展鵬笑笑。「絕無疑問，有他助我們一臂之力，就是天衣，也不足爲懼。」

謝方平點點頭，蕭展鵬接道：「當然，我們一切都必須小心。」

「天衣暗器厲害，也擅長暗算，不小心不成。」謝方平笑笑。「可不是，我們的頭兒一不小心，也爲他所算。」

蕭展鵬道：「頭兒的意思是……」他没有說下去，那刹那他突然省起司馬長風的訓示，小心每一個人。

謝方平也没有追問，他是看出蕭展鵬已經動疑，再問下去並無好處，然後他突然發覺崑崙奴一旁虎視眈眈。

他只有笑笑，崑崙奴没有回以笑容，更靠近蕭展鵬，雙拳緊握，彷彿隨時都準備出手。

蕭展鵬這時候亦發覺，目光一閃。「有什麽不妥？」

崑崙奴一怔，如夢初覺，搖搖頭，蕭展鵬且没有追問，繼續前行，這一次崑崙奴亦步亦趨，保護蕭展鵬的心態很明顯的了。

謝方平看在眼內，心頭一動。「姓蕭的必定是司馬長風的得力助手。」

也只有這樣，司馬長風才會讓崑崙奴全力去保護蕭展鵬。

謝方平當然想不到司馬長風這樣做目的也就是要他們有這種錯覺，因而留意蕭展鵬，加重他們的心理負担，出錯的機會也就自然增多了。

× × ×

崑崙奴絕無疑問是一個忠心的僕人，司馬長風的吩咐他完全記在心中，也一心一意要保護蕭展鵬，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了。

他也絕對相信自己可以收到專心一致，可是一看見蟋蟀高歡，一般怒火湧上心頭，他便什麽都忘記。

蟋蟀與高飛燕等在城門外，高飛燕一身勁裝，顯得很興奮。

她知道此行很危險，也知道事情的嚴重，可是能够與蕭展鵬走在一起她便已滿足，而她也是少女心情，能够到外面跑跑總是開心的。

蟋蟀仍然是一副吊兒郎當表情，在他來說，没有什麽特別，只不過天衣名堂那

麽大，能够與天衣一較高下，在他來說也是一種刺激。

看見崑崙奴，他却是不由自主精神大振。

崑崙奴與之同時亦看見他。

不等他開口，崑崙奴便要舉步向他衝近來，才有這個勢子，蕭展鵬已察覺。

在蕭展鵬感覺不妥之前，崑崙奴已衝到蟋蟀身前，一雙鐵拳疾擊而出。

蟋蟀笑着叫着：「原來是你──」雙拳齊出，「四兩撥千斤」，巧勁展開，將崑崙奴連環六拳接下來。

崙崑奴咆哮連聲，雙拳更急，蟋蟀一面招架一面倒退，仗着身形矯活，避過了崑崙奴的追擊，再一閃，到了丁磊身後。

丁磊刀立即出鞘，便要向蟋蟀劈出，蕭展鵬已喝住：「是自己人。」

丁磊應聲按刀不動，崑崙奴置若罔聞，繼續向蟋蟀追撲去，鐵拳連環不停。

蟀蟋縱身從丁磊頭上躍過，再一個翻身，飛躍到蕭展鵬身旁。

蕭展鵬伸手欲將他截住，他半身一翻，又倒躍了出去，崑崙奴與之同時撲到，鐵拳橫出，快要打到蕭展鵬身上，及時收住。

蕭展鵬再次伸手，將崑崙奴截下，一面高呼道：「這是我的朋友。」

崙崑奴一怔，手指蟋蟀，大叫起來，他用他的語言，非獨蟀蟋，連蕭展鵬其他人也聽不懂。

崑崙奴大叫大嚷了好一會，完全忘記了蕭展鵬他們聽不懂他的語言。

蟋蟀一樣聽不懂，却從崑崙奴的神態隱約猜到他在訴說昨天的遭遇。

等崑崙奴將話說完了他才道：「他們好像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麽。」

崑崙奴一怔，突然省起的，盯着蟋蟀，一雙手一陣指動，他是希望用手以表情表達出來。

謝方平丁磊他們呆望着他，到底還是不懂，蕭展鵬平日與崑崙奴比較多接近，總算多少明白一些，看着道：「你是說昨日那隻鴿子是他截下來的。」

崑崙奴搖頭又一輪動作，蕭展鵬看着，再問道：「因爲他插手，所以給鴿子飛走？」

崑崙奴點頭，怒瞪着蟋蟀，蟀蟋打了一個「哈哈」。「我只是鬧着玩，完全無意。」

蕭展鵬接對崑崙奴說道：「蟋蟀不是燕王的人，所以發生那件事，完全出於無心。」

蟀蟋接着說道：「却是有意要跟你玩耍。」

崑崙奴又叫起來，雙手握拳，一拳疾擊出去，蟋蟀雙手一按，接來拳，先將內勁卸去，雙手接搶上，順着崑崙奴的雙臂扣向穴道。

崑崙奴暴喝一聲，雙臂一掄，便要將蟋蟀擲出去，蟀蟋的反應也不慢，雙手一縮，身子亦往後一縮，正好避開崑崙奴的一掄之勢。

崑崙奴一掄落空，身形沒有停下來，一搶又再上，雙手抓向蟋蟀凌空落下的雙脚。

蟋蟀雙脚一縮一踢，在崑崙奴雙手抓到之前已經借力彈開。

崑崙奴怪叫着撲前，雙手連環抓出，一下急接一下，只想將蟋蟀抓住，他快蟋蟀更快，凌空翻滾，雙脚落在城牆，也就踏着城牆往上疾跑。

連跑七步他雙膝一弓，一個身子借力倒翻，人在兩丈多三丈高處凌空躍下，正好落在崑崙奴身後。

崑崙奴反應也不慢，雙拳立即向後橫掃，一脚接踢出，暴喝連聲。

蟋蟀雙脚着地，立即倒退，正好避開崑崙奴的雙拳一脚，身形接展，攻向崑崙奴。

蕭展鵬身形同時展開，插進蟋蟀崑崙奴之間，雙掌翻飛，截住了崑崙奴與蟋蟀的攻勢。

崑崙奴看見是蕭展鵬，立即停下手脚，蟋蟀却趁這個機會，橫來一掌，正好印在崑崙奴的面頰上，雖然完全不用力，給他這一印，崑崙奴却全不是味道，一聲大叫，揮拳向蟋蟀擊去。

蟋蟀輕笑一聲，身子一縮，躲到蕭展鵬身後，崑崙奴待要繞過去，立即被蕭展鵬擋住。

蟋蟀又要趁這個機會作弄崑崙奴，這一次却被高飛燕叫住。「哥哥，你還要作弄他？」

蟋蟀半身一轉，笑應：「我原就沒有意思跟他過不去，他却是偏偏要跟我過不去。」

蕭展鵬插口道：「你是怎樣的性子我難道還不清楚，不是你曾經作弄他，他也不會這樣。」

蟋蟀道：「這是說，你對他的性子很清楚的了。」

蕭展鵬道：「當然了。」

蟋蟀笑道：「不管怎樣，這個人實在有趣得很，本領也實在很不錯。」

蕭展鵬道：「你跟他是怎樣回事，昨天他追的那隻鴿子是你弄掉的。」

蟋蟀笑道：「那有這麽怪的人，竟然跑去追天上的鴿子。」

蕭展鵬心裏已猜到了幾分，一聽更肯定，皺皺眉，道：「你可知道那是一隻信鴿。」

「信鴿？」蟋蟀一怔。「帶着重要的文件？」

「非常重要，要是他能够追上，將信鴿抓住，我們便能够將內奸找出來。」蕭展鵬搖搖頭，說道：「那是我們唯一的綫索。」

蟋蟀一怔。「這麽嚴重。」

蕭展鵬道：「事實是關係重大。」

蟋蟀接問：「沒有補救的方法？」

蕭展鵬道：「沒有。」

蟋蟀再問：「這你說怎麽是好？」

蕭展鵬說道：「你既然已答應帮忙我們，保護證據交到使者手中，還有什麽問題？」

他這句話其實是告訴崑崙奴，聽他這樣說崑崙奴果然呆住，只是望着蟋蟀。

蟋蟀目光一轉，看着他。「這你說怎麽是好，我們若是勾心鬥角，等如給天衣可乘之機。」

崑崙奴瞪大了眼睛，突然雙手握拳，左右一揮，看樣子怪兇惡的。

蟋蟀看着打了一個哈哈。「好，你一定要動手，我一定奉陪。」

蕭展鵬截道：「他的意思是爲了大局到此爲止。」

這些日子下來，多多少少他都明白崑崙奴動作所表達的意思。

崑崙奴目光轉向蕭展鵬，點點頭，再回到蟋蟀面上，右拳一挑，左拳再往右拳一落。

蟋蟀接問：「這又是什麽意思，這件事之後再跟我一決高下？」

蕭展鵬尚未回答，崑崙奴已朝着蟋蟀一點頭，再一個奇怪的動作。

蟋蟀搖頭。「這我可就不懂了。」

蕭展鵬道：「他是要你好好保重。」

蟋蟀笑接道：「我福大命大，一直以來都是逢凶化吉，倒是你這個崑崙奴，非要小心保重不可，好像你這種對手，我是到現在才遇上，難得一見。」

崑崙奴悶哼一聲，蟋蟀又道：「其實一隻鴿子也沒有什麽大不了。」

崑崙奴立時一聲咆哮，蟋蟀接道：「可是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千金易得，對手難尋。」

蕭展鵬有些奇怪的插口：「什麽時候你想到要找對手打架？」

蟋蟀笑望着崑崙奴。「就是遇上他之後，你不知道，這個人實在有趣。」

崑崙奴拳頭立時向蟋蟀伸來，蟋蟀腰身一轉，便要回手，蕭展鵬伸手擋開，搖頭道：「事了之後你們再分高下好了。」

蟋蟀笑應。「你放心，我一定以大局爲重，跟他又不是有什麽過「。」

崑崙奴聽說又是一番動作，蟋蟀看着大笑。「這一次我明白的了，我們都是先將大事做妥，私人的恩怨以後再解決。」

崑崙奴雙拳一掄，蟋蟀搖頭道：「那隻鴿子相信現在已沒有多大用處，我看你只是不服氣，一定要將我弄倒，這可要看你的本領了。」

崑崙奴手指蟋蟀，不等他說話，蟋蟀已接道：「你別跟我多說廢話。」

崑崙奴面色一沉，蟋蟀又道：「你說的我都聽不懂，不是廢話又是什麽？」

崑崙奴一怔，蟋蟀接道：「一路上多的是時間，你若是喜歡，你們的方言可以教我，那我學會了，你罵起來不是快樂得多。」

崑崙奴又是一怔，蟋蟀又說道：「這其實是最好的辦法，你怎麽一直都省不起來？」

這一次崑崙奴突然偏過頭去，蟋蟀到底也是聰明人，立即知道說錯話，崑崙奴的身份，當然只有他學習別人的方言。

蕭展鵬也立即感覺崑崙奴那一份傷感，却也無可奈何，看着蟋蟀，搖搖頭。

蟋蟀既然早已經明白，又怎會不清楚蕭展鵬那一看的意思，沒有理會蕭展鵬，一轉轉到崑崙奴面前。「你放心，我一定會學好你們的方言，再跟你交手的時候，我便跟你拚一個清楚明白。」

崑崙奴奇怪的看着蟋蟀。

蟋蟀接道：「你也得花一點時間，學好我們的方言，現在你只懂得聽，不懂得說，到時候你我對罵起來，可也是沒有樂趣。」

崑崙奴冷笑，欲言又止，蟋蟀看着他，道：「你難道已學會了很多？」

崑崙內沒有作聲，蟋蟀笑接道：「那罵我一句。」

「混蛋——」崑崙奴衝口而出。

蟋蟀一怔，大笑：「罵得好——」一頓又接問道：「混蛋用你們的方言又是怎樣？」

崑崙奴不假思索，又是衝口而出，蟋蟀聽得清楚，立即用那種聲調，大罵崑崙奴。

崑崙奴亦怔住，蟋蟀笑接：「那有這麽笨的混蛋？」隨即又是崑崙奴那種方言，再一聲混蛋。

崑崙奴悶哼一聲，鐵拳緊握，蟋蟀手一指。「說好了，事了之後再算帳。」

「混蛋——」崑崙奴怒罵一聲。

蟋蟀應聲笑顧崑崙奴。「一聲混蛋還你一聲混蛋，沒有這麽便宜的事哩。」

崑崙奴瞪着蟋蟀，沒有作聲，神態却已然充份表示：「你要怎樣子解決。」

蟋蟀也竟然看得出來，笑接：「以後你可要隨時隨地小心。」

崑崙奴一怔，雙手胡亂一陣指動，蟋蟀看得很仔細，又失笑。「不錯，事了之後我們才算總賬，一般的，隨時隨地有機會便算的了。」

崑崙雙眼瞪得更大，蟋蟀看着笑接道：「你也可以這樣子算的，可惜你未必會這樣做。」

崑崙奴怔怔的等他說下去。蟋蟀隨又道：「因爲你這個人一股牛脾氣，直性子，那懂得繞彎？」

這番話又是讚又是罵，崑崙奴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麽樣答話。

飛燕聽着忍不住又插口。「哥哥就是喜歡作弄別人，欺負別人。」

蟋蟀一笑。「這個人可不是容易欺負的，我看他是跟我沒完沒了。」

飛燕搖頭。「你若是就此罷手，不成他還會跟你過不去。」

「難得遇上一個這樣的對手，怎能夠就此罷休？」蟋蟀說來帶着笑。

飛燕到底太清楚他的爲人，知道他認眞其事，誰也阻止不了，只有搖頭。

蕭展鵬亦只有搖頭。

× × ×

一天過去，路上並沒有什麽不妥，豹組十二個殺手的追踪監視果然是老到，並沒有露出破綻，引起蕭展鵬他們的懷疑。

入夜豹組的殺手便散開，經過一天的追踪，他們已確定蕭展鵬他們行走的路綫，那與曹升送出來的消息完全一樣，所以他們可以暫時放棄追踪監視，安心休息，準備第二天採取行動。

襲擊的行動，由天衣擬定，由豹組的頭兒執行，確定了蕭展鵬他們的行動才宣佈。

豹首絕無疑問是天衣的心腹。

他們聚在這裏，由豹首宣佈天衣的計劃，等到每一個人都明白計劃的細節，隨即散開。

沒有必要他們都不會聚在一起，萬一有什麽變化，聚在一起便會全軍覆沒。

天衣算無遺策，可是與晉玉交手以來，雖不是每一次，但大都是落在下風，也

所以更加小心。

這一次他的計劃更加完整，可是人算到底不如天算，他到底不是一個眞正的天人，沒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仍然漏算了一件事。

豹組之內也有內奸！

豹組雖然由他一手組成，但挑選人手方面，還是由其他的殺手選拔，那當然是武功好，一向也有很好表現的殺手。

內奸是豹尾，一個中年人。

豹尾在未進豹組之前是蝎組的頭兒，由蝎尾升到蝎首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事，蝎組全組覆沒而只剩他生存下來，當然也不簡單。

天衣並不知道豹尾是在魏大中的仔細安排下進入蝎組，蝎組的覆沒完全是由於豹尾的暗通消息，與晉王的人裏應內合。

那一戰的慘烈，天衣却是知道的，豹尾回來的時候身上大小二十七處傷，若換是別人早已經倒下，豹尾能够支持着回來，可見的確是身手不凡。

更重要的是豹尾負傷回來，還帶來一個珍貴的消息，也因爲那個消息，狼組的七個殺手及時取消一項襲擊行動，倖免於難。

天衣也就更加相信豹尾了，也因而才將他編入豹組，當作心腹。

豹尾仍然保持冷靜，一些不重要的消息絕不放出，等待時機，也避免天衣的懷疑。

天衣開始的時候的確在觀察他，有些消息完全是假的，也有些半眞半假。

豹尾的冷靜完全贏得天衣的信任，然後他發覺豹組幾乎是完全沒有行動，只是一次接受嚴厲的訓練考驗，也所以他更加肯定豹組的確是天衣的心腹，除非不出動，否則必定是驚天動地的行動。

事實證明的確是這樣，令他最放心的還是他知道天衣對自己完全信任，可以放心將消息送出去，無須顧慮，當然他仍然會極盡小心。

這些日子不是他已經完全清楚豹組每一個殺手的性格，在大家散開之後，原地潛伏了半個時辰，肯定每一個殺手都已離開他才離開。

在他離開之前已經在附近留下了暗記，暗示天衣厲害的殺手將會在前面的樹林採取襲擊行動，暗示晉王的人小心避開。

他並不知道晉王這一次祇出的是什麼人，但從天衣的審愼，又出動他們這一批殺手，已想知事態的嚴重，也想像得到其中必然有魏大中的心腹，可以明白自己留下的暗記知所趨避。

留下了暗記他仍然不放心，再在前面路上再留下暗記，警戒晉王的人更小心。

豹尾可以說費盡心思，極盡所能，推測也沒有錯誤，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算漏了這一次的行動並非由晉王或者魏大中的心腹策劃。

魏大中這一次也可以說是弄巧反拙，他滿肚子計劃，一心只想將天衣導入歧途，好使晉王收集的證據能够安全送到使者手上，却忘了豹尾的存在。也忘了豹尾並不知道晉王府方面的情形，看見晉王的人踏入陷阱，當然會提出警告。

看得懂那些警告暗記的也就只有他的人，而他們能否阻止蕭展鵬的決定也就得看蕭展鵬對他們的信任。

蕭展鵬既然已立下決心，能够影响他的人當然也就只剩下一個司馬長風。

豹尾的警告對蕭展鵬來說可以說是一些作用也沒有，魏大中的人提出警告，也難以啓齒，話說了非獨沒有作用，反而引起蕭展鵬的懷疑。

第一個發現豹組殺手留下警告暗示的不是別人就是謝方平。

第二個是丁磊，這個人竟然也是晉王的手下，魏大中的心腹。

他與謝方平也當然彼此明白，沒有秘密，各自發現暗記，互看一眼，便有意無意倒退到一旁。

謝方平隨即一聲低呼。「小丁，你看怎樣？」

丁磊沉吟着。「是豹方來的消息，絕不會錯的了。」

謝方平歎一了口氣。「我只是想知道你會怎樣說服不讓他們踏進陷阱？」

丁磊道：「有命令吩咐我們小心，保護蕭展鵬。」謝方平冷冷的看一眼丁磊。「我們方面不是也有踏進陷阱的可能？」

「當然——」丁磊目光一閃。「除非我們現在離開，不再走下去。」

「那不是壞了大事？」

「豹方面大概也想不到大爺會這樣安排。」丁磊沉吟着。「但無論怎樣安排，天衣的截擊是在所難免，除非他早已看破我們的企圖。」

「也是說天衣的出現反而是一件好事的了。」

「按照原定計劃，我們應該穿林而過，豹方面來的消息也就是豹方面會全力出擊。」

「豹一組比狼一組更兇悍，突然襲擊不是我們所能够應付得來。」

「好漢不吃眼前虧，唯有暫避其鋒好了。」

謝方平苦笑。「這是好辦法，問題只是我們怎樣說服蕭展鵬。」

「當然不能够告訴他事實。」丁磊亦苦笑。「那告訴他什麼？」

謝方平沉吟着。「總要一說的。」

×　　×　　×

蕭展鵬一無所覺，一路走來都是那麼安全，並無意外，所以謝方平丁磊對他提及改道，他實在是有些奇怪。

「這條路有什麼不妥？」他當然提出這個問題。

「路雖然好走，可是彎路繞得太多，若是改走別的路，可以省許多時間。」謝方平只有提出這個理由。

丁磊看見蕭展鵬沒有反應，連忙帮腔。「而且也安全得多。」

「這條路難道不安全？」蕭展鵬接問道。

丁磊連忙搖頭。「路上安全的，只是沒有那條路好走。」

「頭兒安排我們走這條路，當然有他的道理，一路上既然那麼安全，也就不用改變了。」蕭展鵬隨即展開司馬長風的地圖。

那是一幅很詳細的地圖，每一個地方都有註明是什麼地方。（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諸葛瑜和展娟查明涂六公去了巴縣，同行的還有胡輪、白玉香，是去追踪狄飛虹，二人便將探到的情報告知覃小蝶，她決定渡江去巴縣，金輪、五鐵衞帶兩隻神鷹先出發，此時武林各派已先後進入黔境，集結於銅梓縣城，由此南下，要經過大婁山區，峨嵋掌門普渡禪師和門下途中過隘道遇險，覃小蝶命桃花島主協助解救；崑崙掌門神機先生、無影姥姥領着弟子龍鏢客和少林寺同樣也遭遇險境，通過石樑，三面都是峭壁千仞的絕地，原來是不知那些門派，在此設下陷阱，想坑殺武林門派，獨霸江湖，嫁禍黃蜂谷，幸得覃小蝶援手，才釋疑團……

旣堅定意志　和邪惡周旋

覃小蝶道：「前輩誤會了，我大哥的確中人暗算，被人所擄，祇不過前來黔省的，爲的未必就是我大哥。」

了欲大師道：「谷主，妳是說……」

覃小蝶嘆息一聲道：「黃蜂谷爲維護正義，曾經不斷的與邪惡周旋，加上我大哥巧獲紫河眞解，習得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那麽這對心存不軌的野心之人來說，豈不是芒刺在背，寢食難安！」

了欲大師道：「谷主說的是。」

覃小蝶道：「賊人擄獲我大哥，必然已經得到紫河眞解，他們沒有必要帶我大哥到此地來，如果他們沒有獲得那本奇書，也沒有理由來到這兒，因爲我大哥自巧獲奇書，中人暗算，並未走出山西省境。」

神機先生道：「如此說來，那陰謀者是以紫河眞解爲餌，想一網打盡天下武林。」

無影姥姥道：「那還用說，如非覃谷主洞觸奸計，派人施救，咱們只怕已經死在那孤峯之上了。」

神機先生道：「黃蜂谷前來黔省，除了救助各派同道，不知還有什麽打算？」

覃小蝶道：「晚輩旨在引出幕後的陰謀者，跟他作個了斷。」



東方秀道：「谷主在此地按兵不動，是要陰謀者無法估量咱們行動而自亂陣脚？」

覃小蝶道：「不錯，不過我猜得陰謀者可能是一個組織嚴密，勢力龐大的集團，當他們猜不出下一步咱們如何出招之時，也許會……」

神機先生道：「狙殺？」

覃小蝶道：「是的，這樣咱們就會互相猜忌而亂了章法，鳳岡城裏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各位前輩應該提高警覺，加強防範。」

東方秀道：「谷主，旣然有人瞧到狄大俠被人挾持，一路來了貴州，不論是眞是假，咱們都不該放棄追尋。」

覃小蝶道：「東方門主放心，這個我另有安排。」

神機先生道：「好，咱們告辭。」

覃小蝶道：「各位前輩好走。」

送走了四大掌門，覃小蝶立命桃花島，紫陽觀，了眞大師魔僧與五鐵衛，分別組成三支隊伍，暗中巡視全城，以便支援江湖各派。

× × ×

小丹江是一個山鎭，位於貴州苗嶺雷公山的東南，此地居民多爲苗族，由於地處窮鄉僻壤，他們的生活仍未完全開化，也就是所謂的生苗。

在鎭外一塊廣場之上，聚集着百多名苗人，笑聲，鬧聲，吶喊聲，嚷成一片。

原來這是苗民每年一度的鬥牛比賽，此時參加的有四個部落，他們各據一方，每人手執小旗，爲他們的鬥牛助威。

首先每一部落選出精壯男子數十人，用長布包紮鬥牛的一隻後腿，衆人執着長布，就能隨時牽制鬥牛，以免牠野性突發，演出傷人的不幸事件。

在鬥牛開始之前，要先用稻草遮着牛眼，然後將鞭炮放在鬥牛的後足，待號令一响，立刻點燃鞭炮，同時除去牛眼上的稻草，兩條肥壯的鬥牛，便像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般，開始狠鬥起來。

這是頗富刺激，及有危險性的娛樂，苗人却視爲大事而樂此不疲，這天終於發生了意外，幾乎造成大量的傷亡。

原因是鞭炮，吶喊，及四面鼓噪之聲，已經激發了鬥牛的野性，一方牽制牛腿的長布，却於此時忽然斷裂，蠻牛一聲長鳴，四蹄奮發，其快若風，低着頭逕向對面的人叢中衝去。

由於事出突然，人們的反應是神色一呆，甚至還有一些人不知道已經發生了危機，及蠻牛奮蹄衝來，再想四散逃避，已是時不我與了。

就在慘案難以避免，危機繫於一髮之際，忽然寒芒一閃，蠻牛牛頭開花，龐大的軀體摔倒下去，發出一聲轟然巨响。

苗人鬥牛的危險解除了，但此事的發生到結束，當得是驚心動魄，危險萬狀，因而他們仍然圍着那條腦袋被劈開的蠻牛，議論紛紛，喧嚷不已，却沒有人注意正有兩名身着苗服的嬌小人影悄然離開。

「夫人，多虧了妳那一劍，否則那兒的場面不堪設想了。」

「適才我沒有注意，那長布是怎樣斷的？」

「是被人以柳葉飛刀斬斷的，當時大夥只注意兩條惡鬥的蠻牛，沒有人顧及牽制蠻牛的長布，小婢爲恐他們牽制不住，所以湊巧瞧到，但出手攔阻却已不及。」

「妳沒有瞧到出手那人？」

「沒有。」

「妳說他爲什麽要這樣？」

「這就難說了，也許他想挑起苗族部落間的仇恨，在其中謀取某些利益。」

「嗯，有此可能，哦，有人來了，咱們躲起來瞧瞧是什麽人。」

「好的。」

這兩人是羅蘭及拂琴，她們奉覃小蝶之命，喬裝改扮，深入苗區，來追查狄飛虹的眞假，並相機予以援救。

她們以快如閃電般的身法，避入一座山峯之上，居高臨下，查看後面的來人。

片刻之後，來人果然出現了，他們一共三個，身法極爲快捷。

羅蘭道：「這般人功力不弱，想不到苗人之中竟有這等高手。」

拂琴道：「他們不是苗人，只是穿着苗人的服裝而已。」

羅蘭道：「妳怎麽知道的？」

拂琴道：「小婢只是這麽猜想，咱們跟過去瞧瞧就明白了。」

羅蘭道：「先別動，他們是在找咱們，待找不到就會返回巢穴，那時咱們再跟上去。」

她的估計不錯，這三人的確是在尋找她們，但找遍方圓數里，仍是鴻飛冥冥，他們只得敗興而返。

論江湖閱歷，他們稱得上是三隻老狐狸，講武功，也是一時之選，可是他們却無法查覺身後跟着兩名年紀輕輕的女娃兒，並且一直將她們引上門來。

這兒四面皆山，中間是一片綠樹蔭森，蒼翠滿目的盆地，景物倒是不俗。

靠着左側山邊，有很多低矮的茅屋，環繞茅屋的空曠之處，正有一些嬉戲的兒童，及工作的男女，呈現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景象。

羅蘭藏身在一顆濃密的大樹之上，她見那三人進入一幢較大的茅屋之內，立即回顧身側的拂琴道：「咱們必須接近那幢茅屋，才能察看其中的眞象。」

拂琴道：「咱們由山邊繞過去，樹蔭很密，不會有人發現的。」

羅蘭道：「好，咱們走。」

她們一路輕登巧縱，終於到達茅屋的後窗之下，兩人摒息靜氣，運目向裏面瞧去。

裏面是一間簡陋的廳堂，下首立着兩高一矮三名中年大漢，正是適才追趕她們的三人。上首一坐一立，羅蘭向那名倨坐的青衣一瞥，幾乎驚得叫聲來。

他是狄飛虹，羅蘭深愛着的丈夫。

但拂琴却以傳音入密在她耳畔道：「沉着一點，夫人，他不是二谷主。」

羅蘭也以傳音回答道：「他不是大哥？妳是從那兒瞧出破綻的？」

拂琴道：「夫人跟二谷主是夫婦，妳應該知道他與衆不同的特質，小婢不必多作描述，只以兩句話來作形容……」

羅蘭問道：「哦，是那兩句話？妳快說。」

拂琴道：「天下男人皆糞土，惟有飛虹是英物。」

羅蘭心頭不由一震，她決心想狄飛虹在金帶四婢的心目中却是如此的重要，由婢及主，看來覃小蝶仍然是她情場上的勁敵。

不過她沒有忘記目前的處境，心神略加收束，便專心傾聽屋裏的對話。

下首三人已報完鬥牛場上的變故，及追躡兩名可疑人的失敗之情形。

假狄飛虹勃然大怒道：「飯桶，牛頭被人劈開，你們竟連是誰出的手，以及如何出手的都不知道。」

一名高個子道：「稟少教主，當時場面太過紊亂，咱們被擠在人潮之中，所以無可奈何。」

假狄飛虹哼了一聲道：「挑起苗族內部仇恨，進而控制整個苗嶺，是教主既定的決策，你們居然把事弄砸了，你說，叫我怎樣向我爹交代？」

高個子道：「控制苗嶺是咱們的目標，只要有機會，咱們就全力進行，不過這是急不來的，所以教主並未規定限期，只是黃蜂谷及各大門派，在鳳岡城裏按兵不動，其中只怕大有蹊蹺，咱們白埋了幾萬斤炸藥不算，此地還出現武功驚人，行跡可疑的高手，依屬下看，此事決不簡單，咱們應該儘快稟報教主。」

「不必了，你們去向閻王報告吧。」

下首三人霍的轉身，向當門而立的羅蘭拂琴瞥了一眼道：「是你們……」

羅蘭沒有理會他們，只是對拂琴道：「這三個交給妳了，原則上要活的，否則就擺平他們，」語音未落，脚下已向假狄飛虹身前跨去。

下首三人一聲怒吼，紛紛掣出兵刃，意圖攔阻羅蘭，但眼前金光一閃，他們同時遭到一記重擊，脚下一個踉蹌，一連倒退數步。

這三人互相瞧了一眼，長刀一挺，分三路攻向拂琴，他們武功頗高，而且是以三對一，但這全力一擊，不僅連邊都沒有摸到，並在金光一閃之下，他們再度被震退三步。

這就叫做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拂琴不讓他們離開原地，他們就無法越雷池半步。

此時羅蘭已婷立假狄飛虹身前八尺之處，嘴角一挑，眉兒一揚，冷冷道：「你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本夫人動手！」

假狄飛虹由椅中緩緩立起，哈哈一陣長笑道：「怎麽啦？夫人，小別勝新婚嘛，妳幹嗎要生氣！」

羅蘭道：「哦，你認爲你是誰？」

假狄飛虹道：「夫人，看來咱是生份了，我是妳的丈夫狄飛虹啊！」

羅蘭道：「這當眞可惜得很。」

假狄飛虹道：「此話怎講？」

羅蘭道：「閣下滿臉邪氣，一身賤骨，如果與狄飛虹相比，他是精金美玉，你只是一堆臭泥而已，閣下的扮相，叫人一眼就已瞧出，豈不可惜。」

假狄飛虹大怒道：「賤人竟敢對本公子如此無禮，給我拿下。」

他身後立着的一名黑衣大漢，練有一身刀槍不入的橫練功夫，此時一聲虎吼，掄着斗大的鐵拳，猛向羅蘭的香肩搗去。

羅蘭右臂疾吐，一記巧妙的擒拿，抓着黑衣大漢的手腕，隨手一抖，將他摔出八尺以外，他雖是鋼筋鐵骨，仍然哼哈半晌才能爬起身來！

這已經不錯了，因爲羅蘭出手之際，貫注了內家眞力，如是換了常人，只怕再也爬不起來了。」

拂琴早已制住三名對手，此時正在旁觀，她瞧出黑衣大漢身具橫練的功夫，遂傳音對羅蘭道：「夫人，此人混身刀槍難入，請以魚腸劍對付他。」

羅蘭依言取出魚腸劍，待黑衣大漢再度撲近，玉腕一振，寒芒划起一道耀眼的光圈，鬥場立即傳出一聲慘吼，一具狂噴鮮血的屍體仆倒下去。

她一劍解決了黑衣大漢，回頭瞅着假狄飛虹道：「該你了，朋友。」

假狄飛虹道：「別這樣，夫人，一夜夫妻百夜恩嘛，妳忍心謀害親夫不成？」

拂琴怒叱道：「狗賊無恥，夫人，妳歇一下，讓小婢來整治他！」

語音一落，騰身急起，手揮金色短棒，直指假狄飛虹的咽喉。

此人父子組織邪教，倡亂江湖，如非身具驚人的武功，又怎會有這等野心及氣魄！

拂琴在金帶四婢之中，是最出色的一個，自古洞巧獲奇緣，一身功力更是突飛猛晉，幾乎令人莫測高深，她揮棒一擊，雖未使出全力，當今之世，能够接下這一擊的必然不多。

但見噹的一聲脆响，短棒去勢一窒，她這招攻勢竟被假狄飛虹以長劍接了下來，而且是功力悉敵，難以分出軒輊。

此後拂琴嬌叱連連，金鐵交鳴之聲不斷傳入耳鼓，一晃二十招，他們仍然是平分秋色。

雖然拂琴還有最後一招未曾使用，只因那招太過威猛，她還未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因而易發難收，出必傷人。

她們必須生擒此人，作爲交換狄飛虹的人質，拂琴空有一身奇功，此時却使用不出。

羅蘭不想再浪費時間，口中一聲嬌叱道：「拂琴退下去，這人交給我，」她說話之間，一股晶瑩奪目的劍氣，已經掃了出去，只聽得㖡唰一聲，假狄飛虹的長劍已被削斷，他也像木雕泥塑一般被制住了穴道。

茅屋裏面的事解決了，因爲她們已經控制了全局，但她們却驚動了苗人，另一塲駭人的風暴，可能會立即發生。

苗人民風強悍，歷代常有苗族叛亂的戰爭，如今這間茅屋已被苗人包圍，也許他們畏懼這幾名奸人，所以暫時沒有進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事一個處理不當，可能引發一塲流血千里的慘劇。

羅蘭畢竟是將門之女，臨到這等緊要的關頭，沒有人能在她的臉上找出半點恐懼之色。

拂琴由門縫向外面瞧了一陣，道：「夫人，此事如何處置？」

羅蘭說道：「沒有人能够攔阻咱們……」

拂琴道：「可是，這幾個人……」

羅蘭道：「不必帶着他們。」

拂琴道：「夫人，那怎麽行，如果沒有這般人質，咱們用什麽換回二谷主。」

羅蘭神色一肅道：「咱們只好賭一賭命運了！」語音一頓，突然吐指如風，連續向假狄飛虹點出幾指，然後雙臂環抱，冷靜得像沒事人一般。

片刻之後，假狄飛虹突然一跳五尺，再倒地翻滾起來，他雙目突出，臉形扭曲，四肢不停的顫抖，却無法哼出一聲。

羅蘭見他已經難以忍受，立刻彈出兩指，假狄飛虹的痛苦就馬上消失。

待他喘息一陣，羅蘭才以冷峻的語氣詢問道：「我有幾項問題問你，希望你能够合作。」

假狄飛虹道：「妳想知道什麽？」

羅蘭道：「你是誰？」

假狄飛虹道：「在下花滿門，是天慾教的少教主，並兼任神鳥堂主之職。」

羅蘭道：「閣下原來還是一個大有來歷之人，當眞失敬得很，那天慾教主人又是那位高人？」

花滿門道：「家父花無咎，人稱天慾神君。」

羅蘭一怔道：「拂琴，妳知道天慾神君花無咎麽？」

拂琴道：「據小婢所知，江湖上似乎沒有這麽一號人物。」

花滿門哼了一聲道：「那是妳們太過孤陋寡聞了。」

羅蘭道：「就算咱們孤陋寡聞吧，我丈夫呢？你們將他弄到那裏去了。」

花滿門道：「不知道。」

拂琴玉手一揮，連續賞他兩記耳光，道：「你再敢說不知道，姑奶奶就一寸一寸的剮你。」

花滿門道：「我說的是實話，狄飛虹的確曾經落在咱們的手裏，後來忽然失踪了，妳就算剮了我還是不知道。」

羅蘭道：「下手擄我丈夫的是誰？」

花滿門道：「是女純陽。」

羅蘭道：「果然是她，下次讓我遇上，我要她生死兩難。」

花滿門說道：「這個不勞費心，她丟了狄飛虹，辦事不力，已經按教規處死了。」

羅蘭道：「好，這個咱們不談，我問你，我丈夫跟你們有什麽深仇大恨，你們要不斷的加以迫害？」

花滿門道：「本教縱橫捭闔，志在天下，黃蜂谷是本教的最大阻力，咱們不得不傾全力將他除去。」

羅蘭道：「這次苗嶺之行，也是貴教一網打盡異己的無恥陰謀了？」

花滿門嘆口氣道：「咱們小看了黃蜂谷，才有今日之敗，不過……」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玫瑰釵被花裏嬌擄去，黃小虎等四個小鬼及紫玉釵十分擔心，他們終於又想出個主意，由呆瓜扮丞相子，紫玉釵扮嫲嫲，知府大人領着他們到媒婆館去相親，中途却讓魚四認出呆瓜來，使救人計劃又落空，呆瓜也被抓住……為了救玫瑰釵，呆瓜只好答應花裏嬌，四處去找小虎，但呆瓜此刻也不呆，帶着金銀二釵來到喜年來茶樓，並鬧得一場胡塗，小虎找不到，還讓二釵賠了千多両銀子……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二：歷劫重逢　恍如再世

他聲音愈嚷愈大，像在敲鑼宣告，雙手也沒閒着，碗盤齊飛，胡亂摔了出去。二名夥計急忙閃頭彎腰躲開。

但是不躲還好，這一躲，摔出的碗盤，挾着殘湯賸水，齊向四週鄰桌上客人飛去。乒乒乓乓，立刻天下大亂，有的在吆喝吵鬧着站起來，有的是因為聽到是人肉豬菜做的，將信將疑，紛紛要召喚夥計。

於是別桌的碗盤也飛過來了，有的連桌子也掀翻了，像發生了大戰，整個店堂鼎沸起來，鬧得二名夥計臉都綠了。

呆瓜拍手大笑，他是唯恐天下不亂，一亂他就有機可趁，金銀雙釵已發覺情勢嚴重，金釵立刻狠狠地盯了呆瓜一眼，道：「快走。」

「咦！你們不是要找小虎哥嗎？」呆瓜好像已把小虎的「唬」字訣運用得爐火純青，得心應手。

金釵將信將疑，看了銀釵一眼，道：「真的？」

呆瓜目光一掃，嘻嘻笑道：「那不是來了嗎？」

從裡面出來一位青緞長袍的黑鬚老者，一見店堂亂成這樣，立刻大喝一聲道：「各位請靜一靜，靜一靜。」

天翻地覆的場面立刻靜了下來。

那老者臉露笑容道：「今天因為夥計與一位客人有點誤會，打擾了各位雅興，實在抱歉，我是掌櫃的，決定今天由本店請客，所有賬目一概不收，大家盡量吃。」

一聽免費吃喝，眾賓客們立刻吆呼鼓掌起來，被碗盤砸到的，被湯水濺了一身的，也摸摸鼻子，不吭氣了。

呆瓜笑道：「二位嫂子，怎麼樣，這樣一來，豈不是連銀子也不用花了。」

「你們不但要花銀子，而且要賠償本店所有的損失。」

話聲從桌旁響起，抬頭一看，只見一大羣夥計已擁着臉色鐵青的老掌櫃站在面前。

「就是他，就是這小子。」那名被點心扣臉的夥計，衣衫上都是蛋黃汁，指着呆瓜的鼻子在打報告。

呆瓜靜坐不動，其實有人看着，他也動不了，心中却在盤算，闖出去的禍，該怎麼才能引起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那老掌櫃目光一掃，然後盯着呆瓜，雙目像在噴火，倏冷笑着喝道：「拿下。」

二名夥計立刻伸手向呆瓜抓來，但金銀雙釵豈能坐視，伸手一抄，那二名夥計啊呀一聲，雙雙倒退，撞翻了後面的客人，惹得那二桌客人紛紛站起來要吵架。

後面的夥計連忙向那二桌客人賠不是，前面的老掌櫃冷笑道：「原來是會家子，怪不得敢來本店找事，但是本店有那一點得罪了你們，請說出來聽聽。」

金釵冷冷道：「我們是來找你要人的。」

老掌櫃一怔，道：「要人，你們要甚麼人？」

呆瓜見再問下去西洋鏡就會穿幫，忙道：「老人家，你仔細看看我，是不是有點面熟？」嘻嘻的對他一笑，居然立刻把僵持的氣氛緩和過來。

老掌櫃果然向呆瓜仔細打量起來。



小孩子的臉，都差不多，他老花眼左看右看，右看左看，覺得不熟，或許在那裡見過忘了，故而又覺得有點眼熟。主要是呆瓜這句話太含糊，使人搞不清楚其中交情的程度。

其實呆瓜的心機也就在這裡，又嘻嘻笑道：「老人家，我知道你見過我，却又不好意思承認，其實事情很簡單，座上這二位嫂子是找老公來的。她們的老公也就是我的大哥。」

這番胡說八道，幾乎把金釵的心肺氣炸，銀釵是哭不得笑不得，但是事情却在節骨眼上，急着想知道小虎的下落，也計較不了那麼多，不計較就等于承認，使得老掌櫃一頭霧水，搞不懂是怎麼回事。

「你大哥又是誰啊？怎麼找到本店頭上來了呢？」老掌櫃一板一眼地問。

呆瓜笑道：「這點你老人家還不懂啊！他們的老公是小虎，小虎也就是我的大哥。」

見呆瓜說得頭頭是道，老掌櫃就更迷糊了，以為呆瓜找的是店裡的人，但喜年來是大茶樓，上上下下的夥計連帶廚房裡的大竈二竈三竈下手一共算上有幾十個，以他掌櫃的地位來講，也弄不清楚誰是小虎，于是轉首問左右道：「咱們店裡有這個人嗎？」

衆夥計齊都搖搖頭。

呆瓜一看不能再歪纏下去了，再胡搞八搞一定會引火焚身，忙道：「這麼說我那位小虎哥是走了。」

老掌櫃覺得這也有可能，夥計常常會跳槽，那兒銀子多，就往那兒跑，這是常事，也是常情，于是道：「我這兒的夥計上上下下的人多，你們還是往別家去找找吧。」

呆瓜裝模作樣地道：「二位嫂子，你們也不用傷心，小虎哥也不是薄情寡義的人，我相信多跑幾家，一定找得到他的，我們走吧。」

人已經不在，不走還能幹嘛，金銀雙釵立刻站了起來，一人一手，抓住呆瓜手腕，就要開路。

老掌櫃冷冷道：「弄得本店天翻地覆，損失不貲，就想這樣收篷，一走了之嗎？」

呆瓜道：「你剛才不是宣佈要請客的嗎？怎麼說話不算數？」

老掌櫃冷笑道：「其他客人是遭池魚之殃，本店當然要請客，你們是禍首，理該賠償本店損失。」

左右一望，喝道：「帳單拿來。」

管出納的二櫃早已拿着帳單在旁邊等着，聽到老掌櫃吩咐，立刻把帳單雙手奉上，口中道：「一共是一千三百五十四兩六錢銀子，包括一切營業損失，碗盤損失以及名譽損失。」

「哇呀，獅子大開口，敲竹槓啊？」呆瓜故意叫了起來。

老掌櫃道：「誰叫你們闖禍，闖禍就要負責。」

金釵冷笑道：「我們賠不起，不賠怎麼樣？」

「賠不起可以商量，不賠就不行。」老掌櫃說的每個字都是斬釘截鐵。

呆瓜冷笑道：「那好啊！談不攏就

開打，看誰打得過誰？」

他又在耍心機，煽風點火了，反正他料定打起來用不着自己動手。

那知老掌櫃態度沉着，冷冷笑道：「用不着打，打也解決不了問題。」

「那你想怎麼樣？」金釵冷冷問。

老掌櫃道：「很簡單，不付帳留下地址就行了，本店自然會派人去收。」

「這樣說就好談啦。」呆瓜道：「我這二位嫂子就是花媒婆媒婆館的人。」

老掌櫃啊了一聲，笑道：「原來是花媒婆的人，難怪有恃無恐，二掌櫃，明天一早立刻去向舅老爺打個招呼，叫他備妥一角公文，召喚花媒婆點個卯。」

「是。」二掌櫃應了一聲立刻離開了。

老掌櫃微微一笑，道：「你們可以請了。」

看老掌櫃老神穩穩的樣子，呆瓜禁不住好奇，問道：「老人家，你那位舅老爺又是誰啊？」

旁邊的夥計神氣十足地道：「就是淮陽府大名鼎鼎的縣丞判官苟有理。」

金銀雙釵頓時臉變綠了。

淮陽城裡誰不知道這位嚴刑峻法的苟判官！芝蔴綠豆的案子，只要一送到判官的手裡，立刻會脫層皮，而且苟判官精通律法，引經據典，輕犯會變成重犯，有理也會變成無理，所以有個綽號，叫「狗也有理」。

假如喜年來的掌櫃真的去告一狀，那花裡嬌就有好看了，花裡嬌有好看，一定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十二金釵鐵定倒大霉，金銀雙釵愈想愈不妥，江湖上可以橫行四海，見到官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忙停下了腳步，對老掌櫃道：「請把帳單拿來。」

「二位嫂子果然知趣，」老掌櫃的笑容有一絲嘲弄的味道：「帳單就在這裏。給這位嫂子拿枝筆來。」

金釵取過帳單與筆，在上面畫了押，道：「請你們明天去收帳吧，一切我們認了。」

老掌櫃收回帳單，哈哈笑道：「這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難怪知府大人在老朽面前稱讚過花媒婆是個人才……」

金銀雙釵已經聽不下去了，拉着呆瓜匆匆走出喜年來茶樓，一出門金釵就厲聲道：「小鬼頭，門檻一進一出，就花去一千多兩銀子，連人影亦沒看見，看你回去怎麼跟大姊頭報帳。」

呆瓜笑嘻嘻道：「我說的話妳們也聽見了，小虎的確在那兒待過，不過又溜了，那有甚麼辦法，再說，天下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讀書人攷上狀元，寒窗十載就是代價，你們媒婆館撮合做媒，賺點紅包，也要磨破二層皮，這也是代價，現在找小虎，當然也要付代價啦。」

金釵手一緊，道：「你的話有完沒完啊？」

呆瓜痛得哇哇大叫，道：「不說就不說，我是在說理嘛。」

銀釵對呆瓜是愈來愈有興趣，笑道：「你剛才說做媒要磨二層皮，那二層皮啊？」

「一是腳跟皮，二是嘴唇皮，妳說對不對。」呆瓜笑嘻嘻地回答。

銀釵道：「你倒懂得變多的嘛，看來並不呆啊！」

「這妳就不知道了，」呆瓜得意洋洋地道：「是我小虎哥薰陶有方啊！」

金釵嗔斥道：「二妹，妳還跟他閒扯甚麼呀，還不叫他帶路，去找那批臭小子。」

銀釵只好克制住自己笑意，道：「呆瓜，現在往那兒走啊？」

呆瓜東望望西望望，道：「現在我們走回頭路。」

金釵狠狠道：「從現在起，他最好少玩鬼把戲，告訴你，你這套把戲老娘十年前就玩過了，再玩下去這條小命就玩掉了。」

呆瓜暗暗一哼：我不信妳十年前就玩過了，剛才為甚麼花一千多兩銀子做了寃大頭，要唬人也要有個底，他娘的，唬到我面前來了，妳可知道小虎哥是唬人的小祖宗，我呆瓜是二祖宗。

這番話他雖然不敢說，心裡却又在想壞點子了。

小孩子都有點槓子頭脾氣，有時自己的老爸老媽都講不聽，何況是外人，現在金釵愈是凶巴巴，呆瓜就越是拗了性子，他對小虎那句「打不過人家，就來陰的。」記得最清楚，所以他覺得非要整整金釵，給她一點顏色瞧瞧不可。

走着走着，呆瓜伸手一指，道：「那邊也是個落腳點。」

金釵隨着呆瓜手指方向望去，原來是家澡堂子。她不禁一怔，心裡有點猶疑起來了。

老一輩的人都知道，開澡堂以淮陽一帶最有名，淮陽一幫人對捶背扞腿捏腳的工夫，獨冠天下，無出其右，使洗澡的人飄飄如仙，不知塵世是何年。

許多南方的官宦，若要上京做官，只要身邊有幾文，一定帶個淮陽扞腳捶背的師傅同行，眞到了不可一日無此召的程度。

遠如明太祖朱元璋，近到袁大總統，歷史斑斑，皆可稽攷，不過這是男人的玩意兒，不像現在有三溫暖，女人也可以去泡一泡，呆瓜這麼一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該怎麼進去呢？

難道眞要進澡堂子看男人洗澡不成？

這眞是十二金釵的難題。

＊　＊　＊

小虎為了玫瑰釵與呆瓜的生死，食不下嚥，陷入苦思，到了傍晚，紫玉釵與艾心苦苦相勸，才算扒下了一碗飯，正在這時，一名盲女進來了。

「稟告師父，呆瓜有消息了。」盲女在向艾心報告。

小虎精神不由一振，急急道：「怎麼樣的消息？」

那盲女道：「呆瓜出現在知府衙門附近，好像週圍還有一批女人在看着他。」

盲女眼睛看不見，怎麼會突然打聽到消息？小虎感到奇怪，問道：「妳們怎麼知道的？」

「他一路在大叫呀，小虎哥，我來找你了，你快出來見我啊！」盲女述過了呆瓜的嚷嚷聲。

小虎總算露出一天來稀有的笑容，道

：「高，想不到呆瓜也變聰明起來了，他一定是見到妳們的人，所以才發出訊息。」

艾心道：「好，下去吧，有甚麼隨時傳進來。」

「是。」那盲女敲着竹棒棒退了出去。

隔不了多久，又有消息傳進來了：

「呆瓜大鬧喜年來茶樓……」

「呆瓜到了上海浴池門口……」

這一道又一道的消息振奮了大家沉悶的心情。

同時由這些消息，可以輕易地判斷出，一定是花裡嬌逼着呆瓜找自已這批人。而呆瓜居然亂點七星譜，在大兜圈子，先進喜年來茶樓，再到上海浴池，她奶奶的，居然把花裡嬌的人耍得暈頭轉向。

「高呀，呆瓜可以傳我衣缽了。」小虎由衷地讚嘆着。

紫玉釵道：「你慢點風騷好不好，我們終不能讓呆瓜老在街上跑啊！該快想法子救他啊！」

小虎道：「三八花，妳跟盲劍門的人去跑一趟，給我查清楚一件事，跟着呆瓜的是些甚麼人，花裡嬌在不在？」

三八花點頭立刻奔出門。悶了太久了，她也想看看一向瞧不起的呆瓜在玩甚麼把戲。

＊ ＊ ＊

呆瓜見金銀雙釵走到上海浴池門口，始終在徘徊，故作不解道：「進去問問啊！怎能不走了呢？」

金釵惡狠狠地道：「這落脚點是眞的？你沒耍鬼把戲吧？」

「唷！你這位嫂子說話就好笑了……」

話沒說完，就被金釵叱喝住：「你少跟我叫嫂子嫂子的，割斷你的舌根子，看你還敢不敢叫，姑奶奶還沒嫁人，你亂叫亂叫的像甚麼話。」

呆瓜裝出苦臉道：「這又不是我要這樣叫，是小虎哥要我這樣叫啊！」

銀釵不解其中道理，道：「小虎爲甚麼要你這麼叫啊！」

「小虎哥常常說，能娶到花裡嬌手下的十二金釵做老婆，是人生最大的福氣，連皇帝也可以不當，所以叫我們以後碰上了，不能叫大姐，一定要叫嫂子，一來替他過過乾癮，二來叫得妳們嫁不到老公，他就來個一把罩，統通收。」呆瓜是有話沒話，大繪唬亂，却把金銀雙釵繪得啼笑皆非。

金釵厲聲道：「他是想早死啊！」

「那妳只有現在進去問問他囉。」呆瓜嘻嘻笑道：「走啊！不進去問一問，怎麼知道小虎哥在不在？」

金釵望着銀釵，似乎在徵求她的意見。

呆瓜道：「這樣吧，我知道男人的澡堂女人進去不方便，妳們放開我，我進去問一問如何？」

金釵道：「你休想找機會溜，好歹進去問問再說。」

＊ ＊ ＊

上海浴池進門口就是一個櫃台，坐着一個癡肥的老年人，穿着白布背心，正在算牌子。

一般客人只要在櫃台上交了衣服給櫃台，領取毛巾牌子，就可以進澡堂去泡了，手續簡單而方便。

此刻那個癡肥的掌櫃見進來二個女人牽了一個小毛頭，神色就一呆，道：「妳們要洗澡啊？」

金銀雙釵雖然是老江湖，粉臉也不禁紅了起來。

「我們是在找人的。」金釵道：「你們這裡有沒有一個小虎？」

「有啊。」

金銀雙釵精神一振，呆瓜却大感意外。莫非是無巧不成書？他急急問道：「人在那裡？」

肥掌櫃道：「在後面灶間燒火哩。你們是他甚麼人？」

呆瓜道：「是鄉下來的親戚，勞駕能不能叫他出來見一見？」

「好，你們等着。」肥掌櫃倒是蠻通人情，把櫃台上收一收，就轉身向裡走去，沒片刻帶了一個粗大個子出來：「這是小虎，你們聊聊吧。」

呆瓜一楞，幾乎笑出聲來，原來這小虎不是那小虎，只是受同名之累。

粗大個子也弄得莫名其妙，道：「我不認識你們啊，你們到底找那個呀？」

金釵回頭狠狠盯了呆瓜一眼，呆瓜聳聳肩道：「小虎常來這裡洗澡，我沒騙你們嘛。不如讓我進澡堂子看一看。」

「不用了。」金釵向銀釵打個眼色，掉頭就走。

出了上海浴池，呆瓜振振有詞，道：「假如小虎正在澡堂子裡，你們錯過機會可不能怪我啊！」

「你少討打。」金釵厲叱道：「眞眞假假，姑奶奶假如還看不出來，這幾年豈不是白活了。小鬼頭，一種把戲耍玩二次，就會把小命玩掉的，我早已警告過你，難道還不死心？」

「我是說眞的嘛。」呆瓜雖然嘴巴還在硬，但終究是小孩子，在這方面，就沒有小虎老練了，那種詞窮心虛的窘態，立刻表露無遺。

以金釵的江湖經驗那有看不出來之理，手一緊厲聲道：「到底在甚麼地方，快說。」

小虎哥啊，你怎麼還不來救我，我快要死翹翹啦！呆瓜痛得裂嘴咬牙，心中大叫救命王菩薩，但轉心一想，反正是死定了，絕對不能鬆口，好歹也讓小虎知道我呆瓜是個英雄，不是狗熊。

他忙開口道：「在文化城。」

其實呆瓜也不知「文化城」在那裡，只是住在國賓大客棧時，聽到有嫖客提起來，「文化城」是個銷金窩，裡面要甚麼有甚麼，所以記得這個地方。

十二金釵跟着花媒婆的老巢就在淮陽，當然知道地點。金釵這才鬆手道：「走。」

＊ ＊ ＊

小虎等了半天，三八花終于回來了。

「小虎哥，呆瓜帶了十二金釵進了澡堂子，但進去不久就出來了，他的把戲好像不太靈光，給那婆娘看破了，所以在澡堂門口，咬牙裂嘴的吃了不少苦頭，現在聽說又在甚麼『文化城』去了，『文化城』是甚麼地方啊？」

「妓院。」紫玉釵回答。

三八花格格笑道：「帶女人去逛妓院，眞鮮。」

小虎道：「有沒有看到花裡嬌？」

三八花道：「我跟了他們好一陣，沒看到。」

紫玉釵道：「只有小弟一個，花大姊是不會出動的。」

猛然一拍桌子，小虎道：「好機會，我有救人的辦法了。」

三八花高興地跳起來道：「救呆瓜？」

「不，先救玫瑰姊。呆瓜還死不了。」

小虎決定要親自出馬了。

花裡嬌自十二金釵走後，把人員重新調配了一下，尤其在地牢方面，防守得更嚴密。

她現在就等十二金釵的消息，依她估計，只要呆瓜在手中，小虎早晚會被引出來落網。

正在想着，看門的大漢進來稟報：「有個小鬼要見老板娘，說有小虎的消息。」

花裡嬌精神一振，揮揮手道：「快帶他進來。」

看門的大漢出去了，帶了一個頭戴草帽穿黑布衣衫的半大小子，一頂草帽戴得低低的，看不清面目。

「小兄弟貴姓啊？聽說你知道小虎在那裡？」花裡嬌問。

那小子見身後的大漢已經離開，目光一掃，花裡嬌旁邊還有二個侍女，倏地哈哈一笑道：「我就是小虎。」

花裡嬌神色震動，仔細望去，只見小虎從容脫下草帽順手一丟，倏從腰中掏出一顆比卵蛋還大的黑丸子，交到左手，右手一抹腰際，握在手中，竟是一根丈餘長的蔴繩鞭子。

這時花裡嬌的神色更吃驚了，因爲小虎手中的東西，她最識貨，只要丟出了手，房子人命，就會像「武則天」的大家樂一樣，全部化灰。

「小兄弟，你這是幹嘛呀？」花裡嬌滿臉笑容：「我們又不是有什麼血海深仇，何必來這一招。」

小虎笑瞇瞇地道：「你不是押着呆瓜在找我嗎？旣沒血海深仇，爲什麼非要置我死地不可。」

「那裡有這種事情？」花裡嬌連忙否認：「只是想請來談談。」

「要談什麼？就談啊！」小虎淡淡地說。

花裡嬌道：「其實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筱乩童付出了買命錢，非要你這條命不可。」

小虎暗暗吃驚，問道：「筱乩童沒死？」

「他的奇門遁法高得很，那裡會死。」花裡嬌把責任都推在筱乩童身上，免吃眼前虧。

小虎道：「旣然這樣，妳先把玫瑰姊放出來。」

「可以可以。」花裡嬌連聲答應，對二名侍女道：「快去把么妹放出來，交給這位小兄弟。」

二名侍女立刻轉身離去。

小虎見只剩下花裡嬌一個人，嘻嘻笑道：「花媒婆，妳這麼知趣，可是怕我手上的衛生丸子？」

「我……我……我當然知道厲害。」

就在花裡嬌期期艾艾檔口，小虎手上的蔴繩鞭子倏然飛起，影鞭指向她右邊。

突然出手，來勢又那麼快，花裡嬌未曾防備之下，大吃一驚，上身急忙往左閃，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那知小虎那招「千影鞭」的鞭影雖在右邊，實際却在左邊。花裡嬌一閃讓，就像把自己的脖子湊上去一樣。

鞭梢如響尾蛇一樣，甩過脖子，就套上二圈，花裡嬌大驚，伸手去抓鞭繩掙扎，小虎哈哈一笑，人已飛起，鞭柄一拋，從屋樑上穿過，他跳過去順手接住用力向下一拉，就順勢把花裡嬌吊上半空，再把繩子掛在柱上打一個結。道：「花裡嬌，妳只認識衛生丸子厲害，却沒想到我的鞭法比衛生丸子更厲害吧。」

花裡嬌武功再好，現在被繩子吊住脖子，越掙扎抽得越緊，四面不能着力，也施不出功力，急得啞聲叫道：「快放開我吧，我什麼都答應你。」

「妳不答應行嗎？他奶奶的，妳一心要殺我，現在看誰殺誰？」小虎老神穩穩，得意地道：「本來要想請妳吃衛生丸子，現在我看也不必了。」

「小虎……不……小祖宗，這都是筱乩童的主意啊。」花裡嬌爲了性命，只有把筱乩童拉出塡背了。

小虎道：「那妳說，筱乩童在那裡？」

「舒梅死了，他一定住在小扇子那兒。」花裡嬌現在是什麼都招了。

小虎一怔，道：「小扇子又是誰啊？」

「是筱乩童的相好，是怡春院的紅姑娘。」

「謝謝妳這麼爽快的告訴我。」

「小祖宗，你放我下來吧。等她們把玫瑰釵押下來，你就難以脫身了。」

小虎笑道：「妳不用爲我操心。老實告訴妳，我已埋下伏兵，妳去押人，半途上就會有人把她救走的，放一百二十個心吧。」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二名侍女去押玫瑰釵，在回家途中，就遭到紫玉釵與艾心的襲擊，雙雙身亡，二人早已把玫瑰釵救走。

這是小虎的連環計，花裡嬌暗嘆一口氣，她想不到會栽在一個毛孩子手上，現在她只想先活命要緊：「小祖宗，人旣救走了，一切事情都已過去，咱們沒多大仇恨，何不放我一馬。」

「嘿！妳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別忘記，還有一個呆瓜在妳手中。」

「這簡單，我馬上叫人去把她叫回來放人。」

小虎大笑道：「妳不去叫，她們也要回來的，我就在這裡等他。」

他拉了一把椅子，乾脆就大剌剌地坐了下來。

花裡嬌發覺再怎麼苦苦哀求也沒有指望了，她只能暗暗運功掙扎，可是她不知道小虎這根蔴繩鞭是臨時新做的，還浸過菜油，所以韌性極强，不掙扎還好，愈掙扎愈緊，花裡嬌就慢慢地閉過氣，吊死在樑上。

小虎還不知道，他張網待兔，坐着慢慢地等。

果然，夜半時分，步履聲從外响起，十二金釵押着呆瓜回來了。

不用說也知道，在淮陽城裡兜了個大圈子，毫無結果。所以先進來的金銀雙釵臉色都不大好看。

銀釵是担心花裡嬌的責罵，金釵簡直是氣暈了。所以呆瓜已被整得臉青鼻腫。這裡紫一塊，那邊青一塊。

可是當她們看到要找的小虎，就大刺刺的坐在客廳中，自己的大姊頭花裡嬌竟吊在樑上，頓時駭得呆了。

呆瓜就在金銀雙釵失神之際，掙脫雙手，急奔過來，口中叫道：「老大，我被他們整慘了，快逃。」

「逃個屁，」小虎駡道：「花裡嬌在我手裡，我正要發發威風，修理他們，你給我站在旁邊，好好看着。」

金釵見小虎手中拿着黑漆漆的衞生丸子，心裡也發毛，嬌喝道：「小虎，找了你半天，原來在這裡，你把咱們大姊頭放下來，否則你也休想走出媒婆館，姐妹們，散開圍住。」

十二金釵正要行動，小虎大喝道：「都不許動，誰動一動我就宰了花裡嬌。」

這些女人的身形都停住了，大家的眼光都望着金釵。因爲花裡嬌不在的時候，金釵名列十二金釵之首，權威最大，誰都得聽她的。

金釵道：「你想怎麼樣？」

小虎笑嘻嘻道：「我有二個條件，妳們答應了我就放人。」

金釵急道：「好，你先把大姊頭放下來再說，這樣吊久了會吊死了。」

呆瓜一直注意吊在半空中恍盪的花裡嬌，倏見花裡嬌舌頭已伸出嘴巴外面，不由說道：「老大，花裡嬌已經死啦！」

這句話使得金釵臉色大變，小虎暗吃一驚；心想糟了，原本是想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下子人死了一定會翻臉，對方有九個人，自己却帶個呆瓜，怎麼脫身？

果然，金釵厲聲道：「小鬼，你居然敢吊死我們的大姊頭，敢情是不想活了。」

小虎狠狠地盯了呆瓜一眼，大笑道：「我早就不想活了，只要你敢動一下，大家就一齊同歸于盡。」

呆瓜知道剛才說錯了話，不該大聲嚷嚷，一見小虎揚手眞的想同歸于盡的樣子，急急道：「老大，你可千萬不能扔啊！咱們還要回家去見爹娘。」

小虎氣得跳脚，叱道：「你給我閉嘴，不講話沒人當你啞巴。」

呆瓜這才畏畏縮縮閉上嘴巴，小虎又目光一掃道：「花裡嬌死了最好，你們不是少個人管了嗎？只要你們能改邪歸正，不要跟筱乩童來往，其他的一切都好談。」

這番話的確擊中十二金釵的要害上，一時之間，十二金釵，你望我，我望你都靜靜觀望起來。

大姊頭已死，誰是繼承人，這是非常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其中不但牽連到切身利害關係，而且還牽連這片產業與財產的歸屬。

小虎見情形，覺得有希望，又道：「你們這麼多人，意見一定很多，現在推選一個頭頭出來說話吧。」

金釵一挺胸道：「大姊頭既死，我就是頭，有什麼話你說吧。」

呆瓜倏湊在小虎耳邊低聲說道：「老大，這婆娘等于是第二個花裡嬌，剛才把我修理個七葷八素，你千萬不能讓她當頭頭，倒是旁邊那位銀釵姐姐，性情善良，對我很照顧。」

小虎點點頭對金釵說：「妳這位大姊自稱是頭，憑的是什麼呀？」

「我就是十二金釵之首。」金釵氣色難看，頗有一肚子火不敢發的模樣：「再說這是我們媒婆舘中的家務事，不必讓你干涉。」

小虎笑嘻嘻道：「妳這話太霸道了吧，現在跟本幫主有生死利害關係，我不干涉行嗎？而且假如有人不服，我跟妳談條件，豈不是白談。」

金釵道：「你的意思要怎樣？」

「很簡單，我得先問問，妳當頭頭，有沒有人不服？」小虎大聲道：「各位已聽到我的話，同意她當妳們頭頭的舉手？」

大家靜靜站着，好像變成木雞一樣，沒有一個人舉起手來。小虎笑道：「妳看看，我說得沒錯吧。」

金釵大怒，轉着目光一掃，厲聲道：「妳們要造反啦！」目光倏停在銀釵臉上，道：「二妹，我先問妳，妳怎麼說。」

銀釵嘆息一聲道：「大姊，花大姊屍骨未寒，還是先求這位小兄弟放下來，把屍體埋了，大家再商量。」

小虎覺得銀釵說話做事果然透出仁厚的性格，笑道：「這位二姊說的話有情有理，呆瓜，你放開繩子先把屍體放下來。」

呆瓜不知道小虎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葯，應聲解開柱上的繩結，噗通一聲，花裡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動未動，果然已氣絕死亡。

呆瓜抖開繞在脖子上的繩索，看到那副吊死的鬼樣子，忙把鞭子交給小虎：「老大，我們快走吧！」

小虎何嘗不急着脫身，但他怕走不了，現在聽呆瓜一催，於是對金釵道：「我想妳們也要忙一陣子，本幫主現在告辭，反正只要妳們不跟筱乩童來往，咱們就算前帳皆清，誰也不欠誰。」

金釵厲聲道：「你還想走。」腰上軟劍，錚地一聲彈出，伸劍直指小虎，道：「殺我大姊頭，留下命來。」

小虎大吃一驚，他知道金釵這一招是唯一能維繫人心之計，借自己一條命來立威。他心裡雖急，表面却不在乎，道：「妳能留得住嗎？」

「我正要試試。」金釵說着，劍勢已起。她存心要殺小虎，才能名正言順接收花裡嬌的一切。

就在這刹那，一道劍光自廳角凌空電擊而來，自背後刺入金釵後心。

這道劍光來得出人意料：「啊唷！」金釵痛得狂叫一聲，劍勢廻圈，却又被格飛，停神一看，失聲叫道：「五妹。」

不錯，來的正是紫玉釵，十二金釵個個發呆，紫玉釵不是已經死了嗎？棺木還

停在紅岩寨，怎麼又活回來了呢？

紫玉釵長劍一抽，金釵捂胸倒在地上，已經氣若游絲。喘着氣道：「妳為何要暗算我？」

紫玉釵道：「花大姊在世時，妳最會作威作福，十二金釵豈能讓妳再當家，妳縱然當了家，衆家姊妹也不會心服口服，所以我今天我要殺妳，免得貽患將來。」

說到這裡，目光一掃衆人道：「花大姊雖死了，但衆家姊妹絕不能散，這片基業也是大家辛辛苦苦打出來的天下，據我所知，以二姊最為仁慈，能體諒人，所以我建議以二姊接掌門戶，衆家姊妹以為如何？」

「好啊！我贊成！」

「我服從……」

廳中立刻響起一片歡呼聲，銀釵忙對紫玉釵道：「五妹，妳怎能把這麼重的責任，套在我頭上……」

「二姊，妳衆望所歸，也不必推辭了。」紫玉釵接過銀釵的話頭說：「只是花大姊生前作孽太多，二姊何不改弦易轍，稍補前愆，大家幫忙小虎兄弟，做點好事。」

銀釵笑道：「我正有此意，衆家姊妹認為如何？」

「好。」十二金釵自然沒有異議。

銀釵向小虎福了一福，道：「昔日對小兄弟多有犯冒之處，請看在五妹份上，多多寬恕。」

紫玉釵也笑道：「小虎，還拿那顆衛生丸幹嘛，收起來吧，以後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小虎嘻嘻笑道：「這是救命法寶，我真還不捨得扔哩。」說着已把火葯丸子裝回袋裡。

呆瓜已嚷嚷道：「快先把死人埋了吧，這樣子說話，終覺得陰氣森森，鬼影幢幢的。」

「你到底要多久才會說話啊！」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不過呆瓜的話不錯，各位大姊把善後處理處理，我也要回去休息了，咱們明天再見。」

呆瓜倏然跑到銀釵面前，牽着她的手，道：「我不走。」

銀釵訝然道：「你有什麼事嗎？」

呆瓜對銀釵道：「二姊，妳不知道，我們老大有一位紫大姊，還有玫瑰姊，整天神得很，我也要你做我的姊姊，再介紹一位姊姊給我，不讓老大專美于前，讓人看了就鬧火。」

這一說大家都嘻嘻笑了起來。

紫玉釵道：「呆瓜，你這次表演得的確不錯，不過今天二姊忙，明天我們再來，二姊一定認你做弟弟。」

呆瓜高興得跳起來，道：「真的？」

銀釵拍拍呆瓜的手，道：「當然是真的，我明天再陪你。」

紫玉釵道：「我先送小虎兄弟回去，再來與各位商量。」

於是與小虎呆瓜向十二金釵揮手道別。

＊　＊　＊

回到艾心的按摩院已是二更，小虎一見玫瑰釵憔悴的臉色，二人不禁抱頭大哭。

呆瓜一拉三八花，暗示她到另外一間房間，三八花嘟着嘴被拉到門外，氣呼呼地道：「你拉我幹嘛？」

呆瓜道：「做人要識趣一點，我們夾在裡面當燈火，叫人家怎麼說話呀！妳看大牛不也出來了嗎？」

三八花道：「你管那麼多幹嘛。」

呆瓜笑道：「妳也用不到吃醋說氣話，其實我對妳蠻有意思的，妳為什麼一定要喜歡小虎哥。」

「喜歡你的頭。」三八花打了呆瓜一個響頭，自己往炕上一躺，把被子蒙着頭，再也不理呆瓜了。

呆瓜自然知道她在傷心，嘆了一口氣，想起自己家裡的事，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破案，也是滿腹心事地發呆了。

那一邊，玫瑰釵抱着小虎，擦乾淚水，幽幽道：「聽說你為了救我，二天一夜未曾闔眼，我真抱歉。」

「做朋友要講義氣，這是應該的嘛。」

「可是我武功比你好，到頭還要你救我，真不好意思。」

小虎挺胸道：「誰教我是男人嘛，害妳受這麼多苦，我才不好意思哩！」

「嗤」一聲，玫瑰釵不禁破涕為笑，道：「你小小年紀，居然有這種大男人主義。」

「不對嗎？」小虎神氣十足地道：「以後我更要好好保護妳，不讓妳再受到一點點傷害。」

玫瑰釵呆呆望着小虎，她倏然幻覺到小虎不像一個小孩子，倒像一個偉丈夫，想起從小孤零淒苦，不由感動得抱着小虎，輕聲道：「你也該休息了，明天還有很多事，就躺在姊姊懷中睡吧。」

小虎柔順地躺在玫瑰釵懷中，覺得好舒服，好溫暖，心中覺得甜甜的，不知不覺倦意中來，沉沉地睡了過去。

第二天紫玉釵回來了，也傳來使人興奮的消息。

消息可以歸納三點：

一、十二金釵全部改邪歸正，並且願意幫忙小虎偵破搶案。

二、要偵破搶案，找回失去的鉅額銀子，唯有找到筱乩童，因為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筱乩童是接綫的人，唯有他最清楚。

三、真正的源頭應該是在紅岩寨，但筱乩童已在城外佈下了十面埋伏，非置小虎呆瓜等于死地不可，所以解決不了筱乩童，不但破不了搶案，而且還有生命之憂，所以十二金釵準備隱瞞花裡嬌的死訊，不讓筱乩童知道，以便引他出來，一舉解決。

＊　＊　＊

聽完紫玉釵的簡報，小虎立刻道：「昨夜花裡嬌曾經說過，筱乩童在怡春院紅姑娘小扇子那兒，我們去査一査。」

怡春院的經營規模相當宏大，而且經營的手法與天下任何一家妓院都不一樣。

他把妓女分為「整批」與「零售」二種形態經營。他把怡春院四進院落分割為二。

前二進當然是零售生意，嫖客上門，自然有姑娘出來待客，不用說，這些做零售的姑娘都是條件比較差的，無論從姿色，風韻來看，僅能算是女人而已。

消息沒錯，判斷也還正確。」

小扇子一怔，冷笑道：「看樣子，你對我還下過一番功夫？」

「請妳別誤會，我是對筱乩童下過工夫，倒不是對妳下功夫。」那人分辯道：「走江湖要動腦筋，打打殺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要求人，也得先打聽個鉅細無遺，還得出報門，這表示絕不能讓幫忙的人難過，難過的話，銀子縱然賺到手，也就沒有多大的意思了。」

小扇子對這幾句話倒頗聽得進，笑道：「這麼說，我幫你的忙，也不會有甚麼風險囉！」

「就是這話。」那人笑笑說道：「現在言歸正傳，我有批東西要運出淮陽城，可是最近城門口一直盤查得很緊，運不出去，所以要請妳幫忙。」

小扇子嬌聲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轉託筱乩童幫忙？」

「不，是請另外一個人幫忙。」

「誰啊？」

「小虎。」

小扇子一呆，道：「你神經不是有毛病，我根本不識小虎，也不知小虎是何許人，怎麼叫人家幫忙？」

「我腦子一點毛病也沒有。」那人笑道：「我打聽過行情，也仔細分析過，那小虎早晚會派人來找妳。」

小扇子黛眉輕皺，道：「找我幹嘛？」

「因爲妳是筱乩童的相好啊。」那人道：「妳知不知道筱乩童的三元壇是誰炸掉的？就是這個小虎，妳知不知道舒大姐的大家樂是誰炸的？也是小虎，現在他們一定到處在找筱乩童，也一定會打聽到妳，所以妳不妨來個交換條件，請小虎他們把我的這批東西運出去，而妳不妨拿筱乩童的藏匿地點作交換，自然妳也不妨說明，不能在這裏動手，這樣妳就一個巴掌二面光，錢賺到了手，自己也不必淌渾水。」

小扇子謹愼地道：「這麼說，小虎那批人就是筱乩童的仇家？」

「可以這麼說。」

小扇子又問道：「談了半天，你是要我出賣筱乩童？」

那人深沉地道：「這是妳唯一離開筱乩童而又有財源貼補損失的機會，這一萬兩只是一半，事成之後，我會再送一萬兩過來，至少等於你一年半的包底銀，應該也夠妳過下半輩子了，妳好好攷慮攷慮。」

小扇子蹙眉沉思起來了，第一這筆橫來之財太誘人，第二也正說中她的心事。半晌，才問道：「這小虎究竟是甚麼人？」

「告訴妳也無妨。他只是十四歲的毛孩子，是江夏府捕頭的兒子，不過他身邊還有不少人幫着他。」

小扇子大感意外，筱乩童結仇竟會結上一個毛頭孩子，其中究竟有甚麼寃結，她不禁把這個問題問出來。

「這點我就不淸楚了，不過我說的情形絕對錯不了。」

「那你的那批貨究竟是甚麼東西？爲甚麼非要小虎運出去不可？」

那人道：「這點妳最好不要問，知道了對妳絕對沒好處，要賺錢又不想淌渾水的話，照我的辦法去做，最乾脆也最乾淨。」

小扇子想了半天，道：「好，我幹了，不過我總該知道你是誰吧。」

就在這時，繩鈴又叮叮噹噹地響起來了，那人迅速站起來，笑道：「說不定說曹操，曹操就到，我要走了，要想知道我是誰，天下無人不知，城門口就貼着我的畫像及名字，妳去看看就知道，再見了，祝妳順風好運。」

說完，開了門倏又回頭在小扇子耳邊咬了一陣耳朶，然後就一溜烟地走了出去。在三進院的門口，他依稀見到一個女客坐在裏面，正等待小扇子見面。

小扇子定了定心神，先把信封及銀票放在衣箱底下藏好，心裏却一直在思索那人的話，怎麼會拿他的畫像與姓名貼在城門口呢？

她已經沒時間細想，因爲又有鈴聲見客，於是她叫了貼身小丫環進來，輕聲叮嚀了一番，叫她到城門口去看看。然後一步三搖，閒靜地走了出去。

這時候不會有人求見，莫非就是那人所說的小虎？她心裏想着，走到門口櫃台前一看，不由一怔，來人竟是個女的。

那女的風姿也不俗，開口就道：「小扇子妹妹，我是城裏花媒婆館的人，別人都叫我銀姊，想找妳有點事談談。」原來這女子就是銀釵，她居然親自出馬了。

小扇子心裏也有了些底子，笑道：「花媒婆的人找我，該不是替我做媒吧。」

銀釵笑了笑道：「自然不是，我知道妳已有老公啦！何況你老公又是我們的朋友。」

「請房間裏談。」小扇子將信將疑地把銀釵迎入房中，因爲她曾聽筱乩童提起過，花媒婆的確是他朋友，那這位銀姊是爲筱乩童而來呢？還是爲小虎而來？她無法分辨。

雙方坐落後，小扇子道：「銀姊有甚麼指教？」

銀姊道：「明人不說暗話，我有要緊事，想找筱法師，聽說妳跟法師是相好，所以來請妳指條明路。」

小扇子靈機一動，心想何不打個馬虎眼，管她是那方面的人，把消息洩漏出去就行。筱乩童縱然知道也有個推托。心意一定，却故意道：「銀姊，很抱歉，我不能告訴妳，他有時來，有時不來，我也不知道那個時候能見到他的面。」

銀釵立刻捉住她話中的漏洞，沉下臉道：「小扇子姑娘，沒有急事我們不會找得這麼急，妳說不能講，莫非是知道了不肯說，這就不上路了。」

小扇子道：「銀姊，妳何必要爲難我，筱乩童是怎樣的人，妳也應該清楚，若被他知道了，我這條命就完啦。」

銀釵點點頭道：「好吧，要怎麼樣妳才肯說，妳講吧。」

「我願意講，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小扇子也在耍弄心機了。

銀釵一怔，道：「妳是想要錢？」

「我不要錢。」小扇子搖搖頭，道：「我是要見一個人。」

「誰啊？」

「小虎。」

銀釵大吃一驚，心想自己要找筱乩童

下落，莫非筱乩童已經算準了，也想利用她打聽小虎的下落？

她提高了警惕，冷冷道：「妳怎麼提起他，難道妳不知道小虎是筱法師的對頭寃家？」

「我當然知道。」小扇子淡淡道：「我只問妳辦得到辦不到？能辦到一切好談，辦不到一切免談。難道妳還怕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

銀釵咬着銀牙，想了半天，道：「妳能不能告訴我找小虎的緣因？」

「我不能告訴妳，只有見到小虎才能說。」小扇子雖然是個女人，說話却像打鐵一樣，毫不更改。

銀釵也用心機了，道：「可以，但我不能告訴妳他在那裏，只能帶妳去見他。」

「可以。」小扇子表示同意。

「甚麼時候？」

「隨便。」

「現在行不行？」銀釵問。

「可以，我立刻叫二頂轎子，跟妳去。」

於是她叫門外的大茶壺僱了二頂轎子，到了媒婆館。

銀釵先把小扇子安頓在一間密室裏，又派人匆匆去通知小虎。半個時辰內，小虎到了。

這對小虎來說，可算是天大的喜訊，事情似乎進行的非常順利，筱乩童的下落，終於有了一根看得見的綫頭。

他與紫玉釵，玫瑰釵一齊進入密室。雙方一見面，都同樣感到意外。

小虎感到小扇子竟然這麼秀麗玲瓏，個子跟自己差不了多少，有一份親切的感覺。

小扇子却感到這位名震江淮江湖道的英雄，竟是這麼小的毛孩子，眞有點莫測高深，尤其身旁二個妞兒，竟一個比一個漂亮，眞可稱得上是天下奇人了。

小扇子先開口了：「二位姊姊，我只想與小虎兄弟一個人談，希望二位能廻避一下。」

玫瑰釵首先變臉了，冷冷道：「我們同小虎三位一體，不分誰是誰，妳有話就請說。」

小扇子淡淡道：「我不是甚麼良家婦女，但我只知道『誠信』二個字，說過的話就像釘子打在鐵板上，沒有絲毫可以更改。假如二位姊姊要知道內容，讓小虎兄弟事後告訴二位也是一樣，不過現在，法不傳六耳。」紫玉釵還想說話，却讓小虎給搖手打斷了：「二位姊姊，人家上門來是客，既來找我，就讓我作次主吧，二位請先離開，等客人走了，咱們再商量還不是一樣。」

玫瑰釵與紫玉釵想想也對，悻悻地走出密室，關閉上門戶，小虎這才道：「現在妳可以講了吧。」

小扇子點點頭，嬌聲道：「小虎兄弟，我的話很坦白，我是個娼門女子，筱乩童只不過用銀子買了我的身子，如此而已，至於他在外面搞甚麼花樣，我不知道，也無權過問。」

小虎也點點頭道：「這點我清楚，所以我也不會爲難妳的。」

「我想說明白的不是這一點，而是說明筱乩童的去處，我也捉摸不定，他到我那邊也不定是那一夜。」

小虎一怔道：「那妳指定要見我，是想說甚麼？」

小扇子閒靜地笑了笑道：「並不是我要見你，而是那位銀姊來見我，說你急着要找筱乩童，難道不是這樣？」

小虎一怔道：「沒錯，可是妳不知道……」

「不錯，我是不知道，不過有個人知道，他是筱乩童的手下，希望透過我，告訴你，要想知道筱乩童的下落，得交換個條件。履行了條件，他就會說得一淸二楚。」

小虎道：「他要錢？」

「他不要錢，只想要你把那批貨送出淮陽城。」

「甚麼貨？」

「他不肯說，不是我的事，我也不想問。」

「那人又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他說過他的名字就在城門口，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說過假如你肯答應，下午未時，他在鳳凰茶樓樓上天字號雅座等你，有甚麼交易，你可以直接跟他當面說。話已經傳到，我該走了。」

小虎想想該問的都已問了，於是大方地道：「請吧。」

把密室門打開，送小扇子出門，那知却被門口的玫瑰釵與紫玉釵攔住。

紫玉釵對小扇子冷冷道：「妳不能走。」

小扇子居然不表示反對，笑笑道：「隨便，只要有吃有住就行。」

小虎一愣道：「紫姊，留下這位大姊幹嘛？」

玫瑰釵道：「她已知道十二金釵幫你的秘密，萬一她去告訴筱乩童怎麼辦？」

小扇子微笑道：「這位妹妹說得有理，不過留了我等於不打自招，更糟糕，其他的我就不必多說了。」

這次輪到玫瑰釵與紫玉釵發呆了。小虎毅然道：「我們不能留小扇子姊姊在這裏，她已經把話攤明白了，我們也要坦誠相對。小扇子姊姊，妳還是請快回去吧。」

「小虎兄弟，你果然有些門道。拿得起放得下，我小扇子佩服你，再見啦。」

小扇子衷心讚嘆着，揮揮手，走出密室，小虎親自送她到廳門，見她坐轎離去，然後把小扇子講的一切，告訴了銀釵等人。

說完又道：「現在先派個人去城門口看看，此人的名字怎麼會貼在城門上」。

銀釵道：「除了朝廷查緝人犯的榜文，誰的名字會貼在城墻上。」

紫玉釵神色震動，嬌聲道：「最近城門口只有一張榜文，查緝的要犯是火器販子闞積德，小扇子說的莫非是他？」

玫瑰釵更吃驚地道：「這麼說，他要小虎幫忙運出城的貨就是軍火囉，這件事千萬不能答應，那是犯了滅族之罪的，這筆交易千萬做不得。」

（未完・十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上文提要： 司馬洛到賭場裏使用假鈔票、空頭支票，以至被召進經理室去問話，也因此而達到他到賭場的眞正目的，原來賭場經理簡福基是個職業殺手，警方却捉不到他，司馬洛用此法捉住了簡福基，把他放在小舢板上，讓探長自己去捉他歸案……莫先生把左鶯鶯交給司馬洛，讓他去破一件案，原來左鶯鶯得罪了一個黑社會頭子姚光祖，姚光祖正派藍殺手追殺左鶯鶯，司馬洛的任務就是對付藍殺手。

二：艱巨任務　接踵而至

左鶯鶯的呻吟，使那老頭子大爲興奮，但是同時，也使司馬洛的眼睛大大地張開了，他忽然覺得火氣冲天了。

爲甚麼生氣？他只是在做一件工作！

「不行……不行……」左鶯鶯喘着：「不行了……你一定要給我……」

「嘻嘻，我還有三寸不爛之舌……」

「不！」左鶯鶯嬌笑着，「這個不行！我從來沒有做過……哎唷，怎麼了？你……你快要弄死我了……」

那老頭子忽然也呻吟起來了，那是高潮來臨的呻吟。

司馬洛差一點就把那隻原子粒收音機揑碎了。

司馬洛緊張地傾聽着，但是，原子粒收音機裏面，那聲音又靜了下來。

兩方面都靜了下來，沒有聲音。

那個老頭子既然已登上了極樂的境界，那是當然需要休息一段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的了。

至於左鶯鶯，她當然是正在把衣服穿回身上了。

司馬洛咬緊牙關，等着。

後來，他聽到了一些細碎的聲音，好像是高跟鞋聲，接着他聽見左鶯鶯說：「我要走了！」

「鶯鶯，」那個老頭子有氣無力地，「你……你眞可愛！過來，讓我再摸一摸！」

「你還沒有摸夠嗎？」左鶯鶯嬌嗔地說。

「夠？」又有怪笑聲傳來，「摸你也會摸夠的？來，給我再摸一次！」

「好吧！」左鶯鶯說。

靜默了一下，然後老頭子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謝謝你，左鶯鶯，現在，請你替我做一件事！」

「又做一件事？」

「別這樣小器吧！」老頭子說：「這件事，保證是對你有好處的。那邊，那隻抽屜裏，請你替我把錢包拿出來。」

高跟鞋聲，打開抽屜的聲音。然後老頭子又說：「對了，就是那一隻，替我打開來吧！」

「嘩，那麼多鈔票！」左鶯鶯說：「你會印鈔票的嗎？」

「比印鈔票更好，」老人吃吃笑，「我開三間銀行，人們天天把鈔票拿來存進我的銀行，這些鈔票，不就等於是我的嗎？你拿兩張吧！」

「兩張？」左鶯鶯說：「你知道這些是甚麼面額的鈔票嗎？」

「哎，」老頭子沒好氣地道：「鈔票對我算得甚麼？只要你服侍得好，再多幾張也沒有所謂！」

「謝謝你！」左鶯鶯表示感激。

「過幾天我再打電話給你，」老頭子說：「我是眞想每天都找你的，可惜就是身體支持不來。」

「等你電話！」左鶯鶯說。

這時候，司馬洛才終於鬆了一口氣，因爲，他終於聽出，左鶯鶯是要走了。

幾分鐘之後，左鶯鶯就在大厦的門口出現了。司馬洛打開了另一邊車門，讓她上了車。

左鶯鶯坐上了他的身邊座位上，咭咭

地笑着，擁着他，在他的耳朵上一吻：「打令，你等得苦了！」

「別再演戲了，」司馬洛沒好氣地道：「你現在又不是在做生意。」

「我不是演戲，我是眞情的！」左鶯鶯又咭咭地笑起來。

「你瘋了！」司馬洛說着，開動了車子，故意令馬達響得很，車子飛馳而去。

左鶯鶯還是在笑着：「你說得對極了，司馬洛，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如果不是半瘋，那麼怎過日子？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認眞，今天晚上，我就要自殺了！」

「我看不出爲甚麼你要幹這個。」司馬洛說。

「不幹這個，又有甚麼可幹的？」左鶯鶯說：「美麗是我唯一的本錢，只有出賣我的美麗，才可以賺到這許多錢的！」

「出賣美麗，有許多更好的方式！」司馬洛說：「譬如做明星，做歌星。」

「你在開玩笑，」左鶯鶯冷冷地：「你以爲幹那些就會好些嗎？哼！許多當明星的，要陪製片家睡覺，要陪導演睡覺，甚至要陪南洋的影片代理商睡覺。做歌星的，也是差不多，而且還沒有錢可收呢！你知道嗎？我錯就錯在做一個女人！」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不能回答。

左鶯鶯說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司馬洛也知道，這些是事實。也許，左鶯鶯是眞的幹這一行更好了。反正是出賣美麗，出賣得淸淸楚楚，乾乾淨淨。

於是司馬洛只是沉默着，開着車子直向前駛，駛向他們的家。他們的家是在市中心區一座相當豪華的住宅大廈。由於收入豐富，左鶯鶯的排場是不小的。

司馬洛這份工作，並不好做。回到家裏，他要替鶯鶯備水洗澡，拿衣服出來給她換。當然，這些工作，是可以由鶯鶯自己來做的，不過，司馬洛旣然扮演一個角色，就得扮演到十足。

左鶯鶯忽然說：「讓我們今天做點新鮮事情。我們不要回家，我們到海邊去吧！」

「到海邊去幹甚麼？」

「游泳，」鶯鶯說：「天氣這麼熱，而且我覺得自己很髒，要大海的水才能洗乾淨。」

「想不到你也會覺得自己骯髒的！」司馬洛說。

左鶯鶯瞪了他一眼，「這算是甚麼話？你講話，愈來愈像我的媽媽！」

「對不起，」司馬洛有點抱歉地，「我實在不該對你這樣說話的！」

左鶯鶯忽然又咭咭地笑了起來，在司馬洛的腿上一伏，把他緊緊地抱住了。

「謝謝你！」她說：「這表示你是對我關心，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人關心我了！」她緊緊抱着他，在他的腿部吻着、吻着，不但吻得他的腿子酥軟，而且連心也酥軟了。

「你是瘋的！」司馬洛說。

「難道我瘋得不可愛嗎？」

「瘋得很可愛！」司馬洛說。

* * *

左鶯鶯到了海灘之後，做了一件更瘋狂的事，在月光之下，她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

「我的身體美麗嗎？」左鶯鶯問。

司馬洛還是目瞪口呆。他和左鶯鶯一起已經住了兩個星期，一直，他和她都是保持着君子之交。他們分兩間房間睡覺，他除了見過左鶯鶯穿着睡衣之外，連手都沒有碰過她的，更沒有看過她的裸體。

她的裸體，想不到竟是那麼富於吸引力。在月光之下，她那奶白色的皮膚在一閃一閃的，光綫雖然暗，司馬洛却感到目爲之眩。那一雙乳房，是介乎碗形及椒形的，好像兩座柔和的山峯，峯頂尖尖的，乳暈淡杏色。

她故意讓他看了一會，對於自己的吸引力，她十分之具有信心。

後來，當司馬洛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困難地咽了幾口唾液之後，她才走上前去，把他抱着。

「脫下來吧，司馬洛，」她柔聲地說：「如果單單是我一個人脫光衣服，我會臉紅的。來吧！和我一起去游泳！」

跟着，她就不由分說，動手替司馬洛解開衣鈕。司馬洛沒有動，只是站在那裏，任從她擺佈。

很技巧地，她替他把衣服脫了下來。一件一件，全部脫了下來。

於是，他便變得和她一樣了。

她輕輕吻他的胸膛，滑膩如脂的肌肉貼在他的肉上，使他整個人都發抖起來。她的咀唇吻在他的乳頭上，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兩臂朝她一抱；但是，在將抱着她之前，她却有如狡兔一般脫走了。

「來呀！」她叫着，一面向海邊跑去。

他手裏拿了一隻黑袋子跟着左鶯鶯跑到海邊，左鶯鶯問：「這是甚麼？」

「護身符！」

他們一先一後下了水，跟着，她叫道：「司馬洛，我們來個比賽，那邊有一座小島！我們看看，是誰最先在那小島上登陸。」

她轉身，以優美的動作，向那座小島游去。

司馬洛跟在她後面大約五碼。左鶯鶯游得還不錯，如果司馬洛要追，那是很容易就可以追上的，但是司馬洛並沒有追她。和女人比賽，如果贏了她，那是完全沒有意思的，一個女人一定不會高興給你贏了，但是，如果輸了給她，反而會使她高興，即使她明知道你是手下留情讓她的。

他們就保持着這個距離，一先一後地游到了那座在海中心的小島上。

左鶯鶯在月光之下跑進了那樹林的陰影中。

司馬洛投進林中時，因爲眼睛還未習慣那黑暗，所以一時也看不見她是在何處，接着，她忽然咭的一聲，從一棵樹後跳出來，向司馬洛攔腰一抱，把他撞得倒在地上。

「唏，鶯鶯，你——你瘋了！」司馬洛說。

左鶯鶯眞的像是瘋了一樣，伏在司馬洛的身上，不停地吻他，輕輕地咬他，她的手無禁忌地撫弄着他。

司馬洛的熱度很快地高升。「鶯鶯，」他吶吶着，「你……你在幹甚麼？」

左鶯鶯哈哈地笑起來：「如果你今年超過了十六歲的話，你沒有理由不知道我正在幹甚麼的！」

司馬洛的身上巳經顯示着反應，而他半呻吟地：「鶯鶯，別再這樣，我快要忍不住了，這不是開玩笑的。」

「沒有人跟你開玩笑，」鶯鶯說：「如果我也不能使你衝動，那我才算丢臉呢！」

司馬洛忽然猛的執住她的兩手，把她從身上推開了。鶯鶯忽然放軟了身子，在地上躺了下來，腿子張開，成爲一個大字形。

「來吧，司馬洛，」她呻吟着說：「你不知道，我是多麼飢渴！」

司馬洛站到她的面前，凝視着她。

女人眞是奇怪的動物，每一個美麗的女人，都有不同的美麗的地方，沒有兩個女人是相同的，然而，她們對男人的吸引力都同樣是很强烈的。

接着司馬洛伏下來，吻她，咀唇輕揩着她的皮膚，而她挺起胸來迎接。她的喉嚨間發出着幽怨的呻吟，兩隻手的指甲在他的背上爬抓着，好像要刺入他的皮膚裏面似的。

後來她忍耐不住了，她的盤骨熟練地一挺，送上去，便深深地、完全地把他包藏了。她是那麼緊湊，簡直難以置信，不過想深一點，這可是不足奇怪的，以她所收的價錢，以及她的營業次數，她的性生活是還遠不及一個普通家庭主婦那麼頻密的。

然而她的技巧却是十分之高，她的動作與他完全配合，而且她的手懂得在他身上那些最敏感、最能催情的地方摸着。

司馬洛好像抱着一隻八爪魚，她的身體是不斷地動着的。

司馬洛覺得他快要忍耐不住了，她是那麼可愛。她那一個部份，就像是自己有生命的；但是，每當他要忍不住的時候，她又會放鬆下來，讓他能再保持冷靜。

他知道，她是受過特別訓練的。這種表現，不是一個普通人會有的。她的特別訓練，加上他的經驗，他們就成爲了旗鼓相當的一對。

他們的做愛時間延得很長，差不多十五分鐘之後，左鶯鶯就開始劇烈的抖顫，因爲，她的第一次高潮來臨了。也許，她是終於敗下陣來了。但，這却是多麼甜蜜的失敗。

她呻吟、扭動，但是並沒有狂亂地把盤骨扭動，只是盡量把他套住，使他不能動，也暗示他不要動。於是司馬洛不動了，只是强勁而穩定地充實着她。她的高潮排山倒海地達到了最高峯，她就像要把他整個人吸進去了。

他知道，她並不是在假裝的。

她的呻吟聲那麼響，如果是在家的話，可能會把鄰家的人也吵醒了。如果在家裏，他眞會臉紅。

接着她就放鬆了下來，完全放鬆，就像死了一樣。

司馬洛也靜下來，等着她。

好一會之後，她才恢復了動作，手動，口也動。她的手撫着他的背，她的口在呻吟着說：「天，司馬洛，天，你眞可愛！我從來沒有碰到一個這麼可愛的男人！我就像一個飢餓已久的人，忽然得到了食物。」

「那是說，你已經吃飽了？」司馬洛問。

「不，」左鶯鶯微笑，「我只是半飽罷了，我還需要你的努力。」

「現在？」司馬洛問。

「現在！」左鶯鶯點頭。

於是，司馬洛又動了，有節奏地動着。

以後的情形，和剛才差不多的，唯一的分別，就是，他們來得更加劇烈的。

差不多在半小時之後，他們才終於分開。

左鶯鶯就像死了似的。現在，這個飢餓的人，是已經飽了。

司馬洛離開了她的身邊時，她也是毫無感覺的。

司馬洛拿起了他帶來的那隻黑袋子，到了樹林邊，在一棵樹的後面停了下來。他把黑袋子打開，取出了裏面的兩件東西來，一件是一副望遠鏡，另一件則是一把黑色的手槍。

司馬洛把那副望遠鏡舉了起來，望向對岸。

他是望向他們剛才駛來的那部車子。

他預料他是會有所見的，他也果然有所見。他們離開的時候，那部車子是空的，但是現在巳經有人坐在車中。

有一個黑影蜷縮着坐在車中，如果不是一副那麼優良的望遠鏡是看不清楚的。

司馬洛的咀邊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

這一個大概是藍殺手吧？

司馬洛再把望遠鏡小心地移動着，觀察着車子附近的樹林。他是知道，藍殺手不是一個普通的殺手，他行事起來，習慣了只是一個人的，他和司馬洛差不多，是一個獨行俠。那些本領高超的人，多數是獨行的；但是，爲了防萬一起見，司馬洛還是小心一點看清楚。

但是，他沒有看到有別人。

他又微笑了。這眞是好得很，藍殺手原來是一直都監視着他們的。也許，藍殺手認爲，他是找到了一個最佳機會了。兩個人都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在荒涼的海灘上，還有什麼反抗的可能？

藍殺手果然是十分小心的，而且也很有幽默感。他等他們玩過了之後，回來時才動手，他們脫下了衣服，始終要回來穿衣服的。

一隻冰凉的手搭在司馬洛的肩上，司馬洛嚇了一跳，轉身，看見原來是左鶯鶯。她也來了，她臉上泛着一種特殊的光采，是一個性滿足的女人才會有的那種光采。

「你在看什麼？」左鶯鶯笑着問：「偷看人家做愛嗎？」

司馬洛把望遠鏡塞進了左鶯鶯的手中，說：「你看看吧，望向我們的車子。」

左鶯鶯提起望遠鏡來，依司馬洛的指示望過去。她也看到了藍殺手，而且，她所見到的，比司馬洛所見到的還要多。她看見藍殺手現在正把手中的槍舉了起來，用槍咀搔着額頭邊的癢處。

忽然之間，她發抖了，發抖得很厲害

，發抖到連那副望遠鏡也丟下了。司馬洛連忙替她接住。

「怎麼了?」司馬洛擁着她。

左鶯鶯還是發抖着，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我害怕!」她飲泣着說：「我……眞害怕!」

「我還以爲你是不怕死的!」司馬洛說。

「我……我也以爲我是的，」左鶯鶯嗚咽着，「但是現在，當我看見……那把槍……」

「不要緊!」司馬洛吻她耳朵，「不要緊的，你用不着害怕!我會去解決他，我現在就去解決他。」

左鶯鶯看着他：「怎能呢？他就在那裏等着我們回去。」

司馬洛微笑：「我還可以由另一條路走到岸上去的，對不對?」他又把望遠鏡舉了起來，望向藍殺手。他看見這時藍殺手也正在舉起了一副望遠鏡，他也正在向島上望；不過，還不是正望着他們。

司馬洛連忙把望遠鏡在身後的地上一放，抱緊鶯鶯。

在她的耳邊說：「現在，我們演一幕戲給他看看吧!」

「演什麼戲?」

「你跑出去，我追你，你再逃回來，讓他以爲，我們是還要再來一次。你的演技不壞，你是幹得來的!」

左鶯鶯沉默一下，忽然笑了起來，把司馬洛一推，就咭咭在笑着，跑出了林外。

司馬洛追在後面，到了沙灘的中央，就向她的脚一撲過去，似乎是企圖抱住她的雙脚，但是左鶯鶯卻嬌笑着跳開了，司馬洛只是撲了一個空。

司馬洛一滾身坐起來，左鶯鶯已經逃進了樹林中，他追了進去，在樹林的深處捉住了她，把她緊抱。她是冰冷的，手和身體都是冰冷的。暫時，她是完全沒有了情慾了。

司馬洛輕吻一下她的耳朵。「別害怕吧!」

「講是講得容易的!」她幽怨地說：「你教我怎能不害怕?」

「我現在就過去，」司馬洛說：「我很快就回來的!」

「小心一點!」左鶯鶯握着他的手，「別讓他——」

「我會小心的，」司馬洛說：「你放心好了!但，你千萬不要出去，如果他一見你出去，他就會醒覺的。」

左鶯鶯點點頭。司馬洛離開了她，向樹林的後部走去。左鶯鶯就留下來，抱着一棵樹，就像那棵樹是可以代替司馬洛，而成爲了她的洩慾品。

司馬洛出了樹林的後面。那座小島，是四面環水的，一座小島四面環水，那是理所當然的了。司馬洛到了小島的後面，悄悄地下了水。那一個地方，是藍殺手所看不見的。

司馬洛就用那隻袋子裝着那把槍，繞一個大圈，向對岸游過去。

那個藍殺手，大概一直都看着他們登陸那個方向的，所以，他一定不會注意另一個方向。而且，司馬洛是大多數時候都潛泳在水底的，只在需要的時候才把咀巴伸出水面吸一口氣。

他一直向着遠離車子所在的岸邊游去。

差不多廿分鐘之後，司馬洛便到達了岸邊。那裏不但遠離車子的所在，而且還有一塊尖尖的岩石伸出水面，擋住車中人的視綫，因此，司馬洛上岸，是車子的方面看不到的。

司馬洛蹲低着身子，離開了空曠的地方，跑進了林中。

他穿過樹林，再兜一個大圈，漸漸接近了那部車子。

司馬洛在林中移動着，是一點聲息都沒有的。而且，那個藍殺手的注意力，也並沒有放在後面。終於，司馬洛到達了車子的左後方，他可以看到，藍殺手是一個頭髮很長的人，不是青年，然而卻是一個追上時代的人物。

司馬洛微笑着打開那隻黑色袋子，從裏面取出了他那把手槍，由於那隻袋子的內層有塑膠，是防水的，所以槍一點都不會濕。

他把槍舉了起來，向車窗瞄準。此刻，他在心裏埋怨着老莫，每一個都要生擒活捉，連藍殺手也要生擒活捉，眞是危險的玩意!

不過，好在司馬洛的本領是廣泛的，可以說，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

司馬洛瞄準了，扳動槍機。很奇怪，那把槍雖然沒有滅聲器，卻並不是發出「砰」一聲，而只是發出「卜」一聲。

一顆相當大的子彈直向那車窗飛去。

當子彈飛出的時候，那個藍殺手就十分之機警地蹲低了，那顆子彈沒有射中他。然而，這卻並不表示他能逃得過，因爲，子彈擊中了車窗玻璃，就「卜」一聲爆開了，爆出一陣白烟，充滿了車中。

藍殺手大聲地嗆咳起來。司馬洛看見車門在搖動，終於，車門給推開了，藍殺手仆了出來，仆在地上。

一隻手掩着喉嚨，一隻手仍然拿着那把槍。他把槍舉了起來，似乎正在找尋射擊的目標，可是兩秒鐘之後就已經支持不住，而頹然仆倒，一動也不動了，他連槍也丟掉，顯然不是假裝的。

但司馬洛還是很小心，他從身邊拾起了一塊石頭擲出去。那塊拳頭般大的石頭擊中那人的後腦，「托」一聲，彈開了。

給那塊石頭一擊，那力度是不小的，即使剛才藍殺手是假裝暈倒，經過石頭這樣一擲，也非暈不可了。

司馬洛這個時候才舒了一口氣，從林中走出去，把藍殺手的槍拾了起來，那個人是已經失去知覺了。在月光下，司馬洛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已過中年的人，不過打扮得十分之新潮，就像他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年紀。除了頭髮留得長長之外，他並且還穿上了最新款的西服，花色耀眼的襯衣，配上花色耀眼的領帶。他身裁矮小得很，不過是那種結實而蘊含氣力的。這個人一定是很不服氣了，還沒有經過正式的交手，就倒了下來。

司馬洛鼻端仍然嗅到一陣酸味，那就是他射進車中那顆子彈造成的那股白烟所留下來的，這是一種可以使人馬上暈倒的

痲醉性氣體。司馬洛那把槍，發射出來的並不是鉛頭子彈，而是這種會爆發出迷烟來的子彈。老莫說要活捉，他就只好這樣了。

在沙灘上，他小心地把這人的身子搜了一遍，這人原來一身都是武器。除了那把手槍之外，他的西服的內袋還插着一把已經拆開了的長射程步槍，兩腿上縛了兩把小飛刀，腰間還縳着一隻手榴彈、兩匣子彈。

司馬洛微笑。這個人眞厲害，發起狠來，三十個人也可以給他殺掉的。

司馬洛把他的武器全部沒收了，最後，又從這人的皮帶抽出了一條長長的黑綫，只是比頭髮粗了一點點；但是，卻十分之韌。司馬洛知道，這是由合金纖維揉成的，大概是用以爬登屋宇之類用途的。司馬洛知道，那是因爲他自己也有這種工具，他也用過這種工具。

這種古怪工具，世界上大概沒有人比S組更多了；而且，用得最多的人，就是司馬洛。在司馬洛的面前，這種工具對他簡直普通之極。

司馬洛索性就用這根黑綫把這個人縛了起來。用這根黑綫縛着，這就比較用繩子更保險，被縛者更加難掙脫。

司馬洛微笑着離開了那人的身邊，走到沙灘的邊緣，向島上望過去。太遠了，他只是可以看到那座小島的一片黑影，而看不到左鶯鶯。難道又游過去把她找回來嗎？他舉起兩隻手來，揮舞着，也許，左鶯鶯會看見吧？他是把望遠鏡留在那邊的。

接着左鶯鶯出現了。他可以看到，對面那座沙灘上出現了一個小黑點，在移動着。這個小黑點，最後投進了水中。

＊　＊　＊

左鶯鶯上岸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在水邊等着她，拿着她的衣服。她上來，他就替她披上。她發覺，他們的車子附近，已經增加了兩部車子。還有好些人。

「你已經捉到了他？」她問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點頭，「而且老莫也來了！」

老莫會把藍殺手帶回總部去，老莫會用各種方法把藍殺手這個人的腦子拆開來，使他能把可以招供的全部都招出來。

但那是老莫的事情了，司馬洛並沒有打算參加逼供。左鶯鶯也不需要參加的。所以司馬洛說：「現在，鶯鶯，我送你回家吧！」

他們一起走回他們開來的車子，開走了。

＊　＊　＊

回到她那佈置如皇宮的寓所，左鶯鶯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你是可以鬆弛下來。」頓一頓他又說：「要不要我備水給你洗澡？」

左鶯鶯苦笑：「別跟我開玩笑吧！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不再需要這樣做了。」她忽然一抬眉毛，「不如我們來改變一下吧！我來替你備水。」

司馬洛微笑：「這也是一個好注意！」

左鶯鶯把身上的衣服脫光了下來。司馬洛呆了一呆，在燈光之下，她那裸體，又別有一番美態了。因爲在燈光之下，她的身體是纖毫畢現的。她站在那裏，好像一個模特兒似的，在那裏展示着她的美態。

「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是一個眞正美麗的女人！」

「謝謝你，」左鶯鶯微笑，「但這句話，你已經不是第一次說了。」

司馬洛伸手出去抱她，但是在他的手觸到她之前，她卻及時跳開了。她嬌笑着：「別胡鬧吧！司馬洛，我要去替你備水洗澡呀！」她竄進了浴室中。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閉上了眼睛，他實在是太累了。把藍殺手收拾了，這看來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他做起來，也並未遭遇過什麼困難；但實在，他的神經卻一直都緊張着。從跟了左鶯鶯回家那時開始，他就一直沒有鬆弛過，因爲，那時候，就已經是工作開始的時候了，一直到現在，工作已經完畢，他才能鬆弛下來。

坐在那裏，他又想起了藍殺手這個人。

藍殺手究竟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呢？很可能並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藍殺手也會知道是一個陷阱，而不敢來了。

但雖然不知道，藍殺手卻還是那麼小心的。對付一個他以爲是普通的人，藍殺手還是那麼小心，可以想見他是一個怎樣的高手？

一個高手，栽在一個本領更高的人手中。

「司馬洛！」左鶯鶯在浴室裏叫道：「想洗澡就來吧！」

他去了。

左鶯鶯在浴室中已放好了一缸溫暖的水，就像一位褓姆似的，她體貼地把司馬洛扶進了浴缸中，也當是一個孩子似的爲他洗澡。

司馬洛微笑。

「這是報答，」左鶯鶯笑着，「報答你對我幾星期來的服侍，和報答你救了我的命。」

「我並沒有拒絕，」司馬洛笑着，「何必說這許多理由呢？」

但是司馬洛到底不是小孩子，因此，他產生了小孩子不應有的反應。

左鶯鶯吃吃笑：「怎麼了？你並沒有集中精神洗澡。」

「我已經極力集中了，」司馬洛說：「可惜就是集中不來！」他忽然向她腋下一伸手，她癢得「哇」的叫了起來。司馬洛卻已經把她整個抱起了，放進浴缸中。

他們在浴缸中的泡沫裏翻騰着，動得很快，然而，他們所做的，卻全部都不是洗澡的動作。

後來，他們放棄了洗澡。左鶯鶯首先踏出浴缸，逃向睡房。

「我受不了！」她叫着。

「我也受不了！」司馬洛也追出去。

他在睡房門口追到了她，他們倒在地毡上。以後的一幕，又是小島上林中那一幕的重演，只不過這一次則是在地毡上。

當他們完畢了的時候，他們已經很鬆弛，而且完全精疲力盡了。

後來，左鶯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眞了不起，司馬洛！你知道嗎？自經人道以來，我就從未經歷過這麼多次高潮的。」

「你究竟是怎樣初經人道的？」司馬洛問。

「我是給人强姦的，」左鶯鶯說：「第一次，那時我還是只有十五歲。那天晚上，三個比我年紀還小的男孩子截住我，把我拖進一條小巷裏。事後，我是很痛，也很恨，我恨所有的男人！」

「你卻幹上了這一門與男人最親密的行業。」司馬洛說。

「那正是因爲我恨男人，」她說：「告訴你，只有恨男人的女人，才能幹這個。這是一種玩弄男人的職業。我們有機會看到男人最醜陋的一面，證明我們恨男人是對的。」

「你卻不像很恨我。」

「我並沒有恨你，」左鶯鶯說：「因爲你救了我的命。」

「但在沙灘上的時候，我還未曾救你的命。」

「那時你已經是正在爲了救我的命而努力了。」

「謝謝你的另眼相看。」司馬洛微笑。

左鶯鶯把頭枕在他的胸膛上，毫不畏羞地撫着他。她說：「告訴我，司馬洛，你和一個妓女做愛，有什麼感覺？」

「我並沒有和一個妓女做愛。」司馬洛說。

「別哄我吧，」左鶯鶯說：「難道你忘記了我是一個妓女嗎？」

「我並不是買你，你就不是妓女了！」司馬洛說：「在我心目中，你是一個特別的女人，特別的地方並不因爲你是妓女，而是因爲你是一個特別可愛的女人。」

左鶯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你眞會說話，司馬洛！我所遇到的男人之中，每一個都是對我說這種花話的，可是這一次，你的花話卻能使我感動！」

她忽然把頭轉側了，舌頭在他的胸膛上舐着，給他帶來了一股奇癢感覺。

「不，不要！」司馬洛的眼睛緊緊地閉上，「我不能……我實在沒有氣力了！」

左鶯鶯吃吃笑：「但我不想放過這個最後機會。」

「什麼最後機會？」

「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鶯鶯說：「你和我都知道，我們快要分手了。那個藍殺手已經給捉了下來，再沒有什麼能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了。」

司馬洛也嘆了一口氣：「這是眞的！但，世界上有永不分手的人嗎？只差遲早吧了！」

「我知道，」鶯鶯說：「但在分手之前，我要盡量享受我能夠得到的。」

她伏在他身上，輕咬着他的耳朵：「爲了我？」

司馬洛實在不是爲了她，他是自然地有了反應。她移動一下身子，他們便再次合二爲一了。這一次，她並沒有動，只是緊緊地壓着；不過，她的深處卻在動的。這使他用不着發力，卻可得到最高享受。

司馬洛笑起來：「你從那裏學到這個的？」

「一位鴇母教我的，」左鶯鶯說：「她是叫我留起來招待特別的客人的，不過我一直沒有用過。」

「沒有人出得起這個高價嗎？」

「沒有人值得，」鶯鶯說：「這可以使時間特別持久，但做這門生意，當然是速戰速決的好。那些臭男人，我才不要給他們太長的享受！」她又咬他的耳朵，「但你這個臭男人卻不同了！」

忽然之間，她動得很快。外表是靜，然而那灼熱的、軟滑的內部卻像狂風，而且，緊湊的程度也愈來愈增加了。

司馬洛這一次無法忍耐了，他的情慾，在一種銷魂的境界中迸射。

然後他就靜了下來，他的喉嚨間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呻吟，之後他們就睡着了。

但是卻睡了不久，忽然之間，左鶯鶯低低地尖叫一聲，一跳而醒。司馬洛也坐了起來，他是一個機靈的人，很醒覺的，有什麼異動，他就馬上醒過來。

他四面望望，然後按着鶯鶯的肩，「有什麼不對？」

「我——做了一個噩夢，」左鶯鶯靠在他的懷中，嬌弱地，「夢見你忽然不見了！」

「這不是意外的事情，」司馬洛聳聳肩，點上了一根香烟，「我始終要走的！」

「是的，」左鶯鶯低着頭，「我實在也不應該大驚小怪的，反正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對不對？」

司馬洛輕輕地撫着她的肩：「鶯鶯，當我們分了手之後，你幹什麼呢？」

「還有什麼好幹？」左鶯鶯聳聳肩，「還不是幹老本行？」

「不要！」司馬洛搖頭，「這不是人類的生活。我可以替你想出許多條好的出路。」

「例如加入S組，替老莫工作之類嗎？」鶯鶯說。

「這也是一條好的出路，」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這件工作，你應該適合的。」

「我已經考慮過，」鶯鶯說：「也許我會加入的。但，如果我加入的話，我也還是會以妓女的身份出現。這對於我的工作，也是一種很好的掩護，對不對？」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隨便你吧，你一定要這樣，也沒有辦法！」

「你呢？」鶯鶯拉着他的手，「你又怎樣？你又會幹什麼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永遠都是我！」

「你永遠都做一位催命專員嗎？」鶯鶯問。

「也不是，」司馬洛微笑，「我平常不是做這種工作的。這只是老莫叫我做的工作。」

「你們究竟在搞什麼鬼？」鶯鶯問：「爲什麼要把這些人一個一個捉下來？」

司馬洛躺了下來，長長地噴出了一口烟，然後說：「有一件國際間諜案，S組正在追查。有一班知情的人，現在已經各散東西了。要知道這件案子的眞相，必須把這些人一個一個地捉起來，從他們的身上逼出口供，再把這些口供綜合起來！」

「這件案，究竟是怎樣的？」左鶯鶯問。

司馬洛微笑。「你還是不要知道太多

的好。」

左鶯鶯又伏在他的身上。「別太快走，司馬洛，起碼多留一兩天，給我一點快樂！」

「沒有關係，」司馬洛說：「反正，我暫時也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就在這時，電話响了起來。在那溫馨的靜寂中，電話鈴聲是响而刺耳的。

左鶯鶯看着那電話機，苦笑：「希望不是那老鬼打來的。」

她拿起電話來，說：「喂？」接着把聽筒交給司馬洛：「是找你的！」

司馬洛接過了電話，聽了一會，表情就嚴肅了下來。他並沒有說什麼，只是聽完之後，就把電話掛斷了。他又把香烟拿起來，深深地吸了一口。

「是老莫打來的，是嗎？」左鶯鶯問。

「當然了。」司馬洛點頭。

「你要走了？」

「是的，」司馬洛點頭，「而且現在就要走。」

「又有工作？」她苦惱地凝視着他，跟着搖搖頭，「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難得到手的一件東西，到了手，馬上又失掉了！壞的呢，卻老是纏着我甩不掉！」

「世界上不是多數人都是如此的嗎？」司馬洛說。

左鶯鶯也下了床。「很好，我替你收拾行李吧！」

那個人有着很長很亂的頭髮，上唇蓄着長長的鬚，又戴着一副大眼鏡，因此眞面目很難看得清楚。近日的新潮派人士就有這個毛病，兩個髮型相同的人，你就不容易分清楚究竟那是誰了。祗見那個人穿着一件黑皮飛機恤，提着一隻大大的麖皮行囊，下身一條紫色的喇叭褲，如果不是作這種打扮，他可能會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了。

他慢慢地沿着月台而行，最後跳上了停在月台的火車。

司馬洛也上了那一列火車。大約有十個S組人員也上了這火車，他們看來和普通乘客並無分別。

那個長頭髮的新潮人物到了頭等車廂，出示車票，查票員領他到了其中一個私家廂裏，他進了去，關上門，下了鎖。

司馬洛和那十個S組人員在十分鐘之後到了頭等車廂，他們出示車票，每兩人各佔一個廂房，他們所佔的幾個廂房，把那個新潮人物的廂房夾在中間。

那個新潮人物一點都沒有疑心。他知道有這許多人跟着他上車的，但是他並沒有疑心，反而覺得很開心。

三天之前，這個人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那電話是打到他經常光顧的無上裝酒吧的。一把用手帕掩飾着的聲音說：「牛皮，有一件很值錢的工作，你幹不幹？」

「怎樣值錢？」牛皮問。

「有兩個女人，我們認爲她們活得太久了，」那把聲音說：「我們想你去告訴她們，她們的確是活得太久了！」

「唔，兩個女人！」牛皮點頭，「這果然是比較値錢的工作。」

要殺女人，不是那麼容易找到殺手。多數職業殺手都自命是英雄人物，他們會認爲，殺女人是有損他們的英雄氣概的。所以，要殺一個女人，通常需要高一點價錢。

「你付得起多少？」

「每個五千元，美金。」那把聲音說。

「這很公道，」那個叫牛皮的人吃吃笑，「這個價錢，我可以替你去殺死美國總統夫人！」

「但這不是一個人的工作，」那把聲音說：「你需要一位搭檔，因爲那兩個女人必須在同一分鐘死去。一個死了，一個活着的話，活着的那個就會給我們很大的麻煩。她們是正在受着警方保護的，警方要她們在一件案子中作證，到目前爲止，她們還不肯開口，但是如果一個死了，另一個還活着，那活着的一個，咀巴就會像機關槍一樣了。」

「哦，」牛皮說：「受警方保護着的證人，那又値錢一點了，不過五千美元一個還是很公道。但，我怎知道你不是和我開玩笑的？」

「我在侍役領班阿林那裏留下了一隻信封，那裏有一千美元，你可以先去拿了。」那把聲音說。

「你別收綫！」牛皮興奮地說。他把電話聽筒放在一邊，走過去找侍役領班阿林，阿林點點頭，說是的，剛才有一個戴黑眼鏡的人留下了一隻鷄皮紙信封給牛皮，但那人聲明，要等牛皮來問才好交出來的。阿林把那隻信封交給了牛皮。

牛皮回到電話間裏，用身子遮着，把信封打開來看一看。沒有錯，一千美元。他的手也微微顫動了。他把錢在袋裏塞好了，又拿起了聽筒：「現在我知道你不是開玩笑了！」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那邊的人說：「你有沒有一位可靠的搭檔？」

「有的！」牛皮說。

「你可以和他聯絡嗎？」

「那要廿四小時的時間才行，」牛皮說：「不過這個價錢，他也不會有問題的！」

「你這位搭檔很忙嗎？爲什麼要廿四小時才找到？」

「他並不是很忙，」牛皮說：「他只是很小心！即使像我這樣一位老朋友，也不能馬上找到他。我得打電話到他的電話服務處，留下話，他打電話到電話服務處，知道了消息，才打電話來給我的。這就可能需要二十四小時之久了！」

「那很好，」那把聲音說：「你和他聯絡好了，後天中午，你搭十二點半開的火車向東行，我會在途中找你的。我會把餘下的錢交給你，和告訴你詳細的計劃。」

那人不等牛皮的回答，「格搭」一聲電話就掛斷了。牛皮呆了一陣，才再撥動號碼，打一個電話。現在，他就是依照那人的吩咐，上了東行的火車……

火車好像一條笨鈍的長蛇般在曠野之中蜿蜒而行。大約行駛了兩小時之後，牛皮幾乎睡着了，門上就給敲响了。牛皮問：「誰？」

「我！」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個字，但是牛皮已經認出了，這就是電話上的那把聲音。

他拉開了門。

外面走廊中站着的人就是司馬洛，只有一個人。

鼻子上架着的那一副大大的太陽眼鏡，把他的面貌遮掩了一大部份，但他仍然是一個英俊的男人。

「我是送錢來的！」司馬洛微笑。

「進來！」

司馬洛進去了，在座位上坐下，牛皮又把門關上了，轉對司馬洛：「錢呢？」

司馬洛從上裝的內袋裏掏出另一隻厚厚的鷄皮紙信封來，在他的眼前現一現。但是沒有交給他。

「還有你的搭檔的問題，怎麼樣？」司馬洛問。

「你信任我，你就應該信任我的搭檔啦！」牛皮說。

「你要讓我知道得多一點，我才能信任。」司馬洛玩弄着那隻信封，「至少要和你同一級的才行。」

「那你更加可以放心了，」牛皮微笑着，「我這位搭檔，比我還要高一級。」

「那是誰？」

牛皮得意洋洋地，臉上那個微笑更盛了，「我猜只要告訴你名字已經夠了，那就是班納。」

「班納？」司馬洛表示吃驚，「我不相信。人們傳說班納已經死了，也有人說他已經不幹了。」

「兩樣傳說都不是眞的，」牛皮說：「他的老朋友可以找到他，而且，爲了老朋友，和爲了適合的價錢，他是會幹的。」

「他現在在那裏？」

「我不知道，」牛皮說：「但我已和他通過電話，我今天晚上就要與他相會。我得拿着錢去見他。」

「我也要去見他！」司馬洛說。

「不行！」牛皮忽然表示恐懼了，「我沒有跟他說好帶你去，他不會肯見你的。」

「那我怎麼知道你的搭檔是班納？」司馬洛問。

牛皮氣結地長嘆一聲。「既然你信任我，肯把一千美元交給我，爲什麼又不肯相信我這一句話？」

「我只是不相信，」司馬洛說：「你能找到班納這樣的一級高手來和你合作。」

牛皮搖搖頭：「這個辦不到，即使我答應你，他也不會肯見你的。」

「讓他決定吧！」司馬洛說。

「不行，」牛皮搖頭，「你看，我是和他約好了在——在這個地方見面，我在這裏等他，他來赴約。但如果他見到我不是一個人，他根本就不會出現。」

「約好了在那裏見面？」司馬洛問。

「總之沒有用的，」牛皮說：「他不會見你！不過我可以保證，他的確是班納。」

司馬洛表示不悅：「你完全不信任我，這樣我們怎能交易呢？」

「我不能告訴你！」牛皮固執地說。

「那麼，一千元拿回來吧！」司馬洛伸出手。

牛皮坐直了身子。「你在開玩笑嗎，朋友？我們不是小孩子在玩遊戲，我們是正正當當地交易的。我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你卻說要把錢拿回。」

「你告訴我約了在那裏，不然就把錢還來。」司馬洛那隻手再伸前一點。

「喂，」牛皮叫道：「你剛剛從瘋人院裏出來的嗎？」

「拿回來！」司馬洛疾言厲色地。

牛皮的手撩開了衣服，很快地好像毒蛇一般鑽到腰間去，摸出一把槍來。但是司馬洛的手則比他更快，他的手早已伸出去，角度很方便。

牛皮槍一出來，司馬洛的手掌就劈了下去，擊中了牛皮的手腕。牛皮「哇」地叫了一聲，槍也掉在地上了。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已握成拳頭，從上而下，擊中了他的下頷，而這一拳使他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

他連忙忍痛彎身要去拾回那把槍，但這又是錯誤的一着，因爲司馬洛的膝蓋又向上一頂，他又向上飛去，鼻孔鮮血直噴，因爲這一下，是頂中了他的鼻子。

牛皮痛得暈了一陣，再定一定神時，發覺他的手已經給司馬洛扭到了背後，而且司馬洛正無情地把他這隻手向上提起。

「救命！放手——」牛皮哀叫着。原來這個殺人專家，自己卻是受不起痛苦的。

司馬洛冷笑，放手了，不過放手之前又把他一推。牛皮的頭撞在墻壁上，「隆」一聲，又彈回來，司馬洛的拳頭再一次擊中了他的下頷。

這一次，牛皮則是直接翻了一個觔斗，頭下腳上，眼前天旋地轉的。

「不要！」牛皮呻吟着，「不要！」

「你告訴我班納在那裏？」司馬洛說：「不然我把你的骨頭全部拆下來。」

「不！」牛皮呻吟着，「我不能，他會殺掉我的。」

「你不說，我現在就殺死你！」司馬洛說着把牛皮一揪，他又從倒轉的姿勢改直過來了。手又給拉到背後，他聽見「格搭」一聲，發覺他的雙手已經給一副手銬鎖在後面了。

「你是警探？」他問着，又給司馬洛揪了起來。這一次，司馬洛是把他向窗口一推。

牛皮整個人飛出了窗外，看見那急急後退的鐵路邊的路面正在向他迎上來。不過在他的頭差不多撞到地面時，他又停住了。是司馬洛把他的脚執住的，使他不能跌下去。

他的頭頂距離地面不到一呎。火車仍然在飛馳着。

「怎麼樣？」司馬洛的聲音在上面道：「我只要一鬆手，你就會掉下去了。告訴我還是不告訴我，你快點決定！」

「我不能——」

這樣說了半句，司馬洛就放鬆了他一隻脚，只拿着他另一隻脚。他的身子又跌低了一點，差一點他的頭就觸到了地面了。

牛皮又尖叫起來。但是他的尖叫聲在曠野中隱沒了。

「怎麼樣？」司馬洛問。

「在雷霆谷！」牛皮叫道：「我是要到雷霆谷去等他的。雷霆谷你知道嗎？」

「我知道！」司馬洛說。

「谷中間有一大片草地，」牛皮說：「我是要在正正午夜的時分，到那片草地中央等他。」

（未完・二）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眉老道用「吸星大法」將銀拂叟、竹卭叟、金鞭叟、天池釣叟的各種兵器都吸着，人也被黏附着，正在得意，不防橫裏殺出上官靖的青陽劍，破解他的吸星大法，上官靖和沈雪姑再用合籍雙修神功接了他的第二招，再用返照神掌、劈空掌代刀迫退他的第三招，說明三招定勝負，黃眉老道只好依言退走，黃衫客夫婦亦爲上官靖等高興而離去，還有陰山老祖李大嚼另和少林三老拚鬥，已用玄冰掌傷了兩位長老。上官靖、沈雪姑及時趕到，替出智成大師，二人聯手擊退李大嚼，他一如黃眉老道輸得心服口服，聲稱今後不出現江湖……

清魔教餘孽　四天王伏誅

「行宮」瓦解了，銀拂叟向天倫和青松道長、上官老夫人會商的結果，公推青松道長、卞藥師、萬點星率同四十名武士留在石窟中處理善後事宜，所有被擒的道院灰衣道士，和教主夫人門下女弟子，一律廢去武功，從「行宮」中搜出魔教聚歛的金銀財物，每人發放千兩紋銀，令他們各自謀生，從此不得再爲非作歹。

下首左右兩處洞窟中的七十二名鐵甲武士，（剩下已只有六十六名）因竹逸先生和上官靖手中各有一面指揮他們的鐘形金牌，他們神智被迷，只認金牌不認人，並未發生變故，由上官靖手持金牌，發出號令，要他們隨同自已下山。

各大門派的人，仍由銀拂叟爲首，一起退下山去。

金鼠早已傳下令去，要埋伏山下的武當派靑石道人率領的「太極劍陣」，和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率領的兩座「羅漢陣」先行撤退，趕到距離三官廟一里光景，遠遠佈下陣勢，把三官廟包圍起來。

接着由上官靖率領的六十六名鐵甲武士趕到了，上官靖把金牌交給了李天雲，何津舫兩人，自己和丁瑤各自取出面具戴上，依然裝扮成唐紀中和霍如玉，悄悄趕回三官廟。

剛到離三官廟不遠，就見兩道人影劃空而來，瀉落面前，正是義父南宮老人和赤煞西門淵。

上官靖急忙叫了聲：「義父。」

南宮老人目光一注，問道：「情形如何了？」

上官靖道：「魔教行宮業已破去，大家隨後即可趕來。」

南宮老人點點頭，又問道：「所有的人全伏誅了？」

上官靖道：「伏誅的只是教主夫人，余無天，和總管秦皓，他其實還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的秦天白。」

「他會是秦天白！」南宮老人也深感意外，一面又道：「他們的教主到底是誰

呢？」

「不知道，」上官靖道：「他們教主並沒在行宮之中。」

南宮老人不由得一怔，輕輕歎息一聲道：「給此人漏了網，不出幾年，又會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眞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上官靖問道：「義父，這裏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南宮老人低聲問道：「現在……竹逸先生可有什麼安排嗎？」

上官靖道：「孩兒就是奉到前輩之命，率同六十六名鐵甲武士前來，現在都已經到了，他要孩兒和丁姑娘一起趕回來，仍以唐紀中、霍如玉的身份出現，旁的並沒指示。」

「好，那麼咱們就先回去，」南宮老人把銀哨遞還給上官靖，說道：「你是神武隊的領隊，這哨子還是由你拿着。」

上官靖接過銀哨，只見何津舫（金鼠）悄悄走來，說道：「天色快亮了，竹逸先生要少俠可以收隊了，不過要你知會黑衣衛領隊宓飛虹一聲，秦總管要他不可盲從，聽候發落，可保他父女無事。」

上官靖直到此時，才知道促使宓飛虹父女重逢，原來也是竹逸先生安排的，當下點了點頭，就要何津舫傳下令去，命神武隊的人一起在三官廟門首集合，何津舫領命而去。自己就和丁瑤、南宮老人、西門淵四人，先行回到三官廟門首。

只見宓飛紅匆匆迎了過來，看到上官靖，含笑招呼，道：「唐領隊賢伉儷辛苦了。」

上官靖連忙拱手道：「宓副總管，在下正想去找你呢？」

宓飛虹忙道：「唐老弟有事？」

上官靖點頭道：「在下確是有一件事要轉告宓副總管。」

宓飛虹道：「老弟請說。」

上官靖朝右首走了幾步，眼看宓飛虹跟着走了過來，這就悄聲道：「宓副總管可知白衣聖教有一處行宮嗎？」

宓飛虹身軀微震，遲疑了下，才道：「兄弟聽說過。」

「宓副總管知道就好。」

上官靖繼續道：「據說行宮是在一處石窟之中，住有余無天，秦天白，教主夫人，另外還有一座道院，有三位壇主主持，並且還邀請來了黃衫客、白髮仙娘夫婦和勾漏神魔漆黃眉，陰山老祖李大嚼四位助拳……」

宓飛虹越聽越驚奇，忍不住問道：「老弟怎麼知道得如此清楚？」

上官靖沒有回答他，只是繼續說道：「在下方才得到的消息，上官老夫人也就是從前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聯合了終南五老、少林、武當、衡山、四川唐門、白虎門、金刀門等門人，在二更光景，大破行宮……」

宓飛虹吃驚道：「大破行宮？」

上官靖道：「教主夫人、余無天、秦天白、以及道院三位壇主均已罹難，黃衫客夫婦，勾漏神魔漆黃眉，陰山老祖李大嚼四人撤手走了，行宮已破，只有教主下落不明……」

宓飛虹聽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才迸出一句：「他們……第二個目標，自然是這裏了。」

上官靖道：「方才在下遇見秦總管……」他是試探宓飛虹知不知道秦皓即是秦天白？

只見宓飛虹急急問道：「秦總管怎麼說？」

上官靖心中暗道：「看來他並不知道秦皓就是秦天白了。」一面壓低聲音說道：「秦總管要在下告訴宓副總管，情勢比人強，你老率領黑衣衛，只要你約束所屬，不可盲從，聽候發落，可以使你父女無事。」

宓飛虹望着上官靖問道：「老弟，你呢？你是神武隊領隊，如何安排呢？」

上官靖道：「連高手如雲的行宮，都已被人家破去，咱們這點力量，豈不以卵擊石，秦總管要咱們約束所屬，不可盲從，咱們自然只有聽他的了。」

「好！」宓飛虹點頭道：「兄弟也聽秦總管的，多謝老弟通知。」

上官靖道：「宓副總管那就快去安排吧。」

「老弟說得是。」宓飛虹點點頭，迅快轉身奔去。

丁瑤走了過來，低聲道：「你說服他了？」

上官靖道：「現在我們還得趕快去找楚琬才是。」

丁瑤道：「你知道她在那裏嗎？」

上官靖道：「她負責內巡，自然在廟中了。」

丁瑤朝他神秘一笑道：「最好還是你一個人去，我和南宮前輩在這裏等你，神武隊的人很快都會趕來，你要他們在廟門口集合，總要有人招呼才是。」

上官靖想了想，覺得她說的也是實情，這就取出銀哨交給丁瑤，說道：「妳招呼他們集合之後，沒有我的命令，不准妄動，我去去就來。」說完，急匆匆往裏行去。

他剛走到第二進左廂，左足堪堪跨進院子，只聽一個聲音尖得像鴨子叫的老婦口音喝道：「是什麼人？」

上官靖擧目看去，階上一張圓櫈上坐着一個青布衣衫的婆子，正是賣花婆，這就抱抱拳，道：「在下唐紀中，有要事求見。」

他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見廊上迅快的閃出一個青衣少女，嬌聲道：「祝婆婆，他是唐領隊，小姐吩咐過，唐領隊來了，要他很快進去。」

賣花婆冷冷的道：「他是神武隊領隊，妳當老婆子不認識他？」

青衣少女朝上官靖招招手，神秘一笑道：「唐領隊快隨小婢來，小姐剛才還問過，今晚最少也已經問過十七八遍了。」

上官靖聽得暗暗奇怪，楚琬怎麼知道自己會來找她的呢？」腳下急步跟在青衣少女往裏行走。

穿過一間起居室，一直來至湘帘低垂的門口，左右站着兩個青衣少女，那領路的少女腳下没停，一直走到門前，才躬身道：「啓稟大小姐，唐領隊來了。」

裏面响起楚琬的聲音道：「快請。」

青衣少女一手掀起帘子，說道：「唐

領隊請進。」

上官靖舉步跨入，只見楚琬已經迎了過來，目光凝注着上官靖，輕輕舒了口氣道：「你終於來了！」

這口氣，她似是積壓了很久，看到上官靖才吁出來的，她轉身朝伺立在身邊不遠的另一名青衣少女吩咐道：「春香，妳們四個守到外面去，不奉呼喚，任何人都不准進來。」

那青衣少女答應一聲，就退了出去。

上官靖望着她，問道：「妳怎麼知道我會來找妳的？」

楚琬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是深情欵欵望着他，說道：「這大半夜，我一直提着一顆心，不知多少次要秋香到外面去守着你，我幾乎要急瘋了……」

她淚珠不由自主的奪眶而出，一個人也隨着一下撲入上官靖的懷裏。

上官靖一時之間竟然手足無措，急忙把她接住，抱着她雙肩，輕輕問道：「琬妹，妳怎麼了？」

「你還問呢？」楚琬低低的道：「你要神武隊守住三官廟，不准一個人出入，你……去了那裏，你知道一直提心弔胆的過了這大半夜，剛才看到你，這顆心才算定下來。」

「謝謝妳，琬妹，」上官靖在她秀髮上輕輕吻了一下，低聲說道：「現在一切都沒事了。」

楚琬忽然站直身子，抬頭問道：「你說什麼？什麼一切都沒事了？」

上官靖附着她耳朶，細聲道：「行宮已經破了。」

「你說什麼？」楚琬嬌軀一震，睜着一雙鳳目，問道：「行宮已經破了？」

「是的。」上官靖在她耳邊輕聲把此行經過，扼要的說了一遍。

楚琬眨動眼睛，問道：「現在呢？」

上官靖道：「家母和各大門派的人，天亮前就可抵達。」

楚琬喜道：「乾娘來了就好。」接着低「哦」一聲道：「你要我怎麼做呢？」

上官靖道：「我是負責外巡的，妳是負責內巡，另外還有宓飛虹的黑衣衛，大家只要按兵不動就好。」

楚琬說道：「你和宓飛虹連絡過了沒有？」

上官靖點點頭，道：「我已經連絡好了。」

楚琬道：「那就好，這裏，縫窮婆、孫虔婆、賣花婆三人，我都已給她們服了解藥，只有管玲玲身邊的使女，是戚嬤嬤管的，我無權指揮她們。」

上官靖道：「她們只有一小撮人，那就不用管她們了。」

楚琬點點頭，說道：「你小心些！」

上官靖朝她笑了笑道：「妳放心，這裏四周已被包圍，沒有一個人可以插翅飛得出去。」說完，匆匆掀帘走出。

回到大門口，神武隊的人已在左首集合。只缺了一個李天雲，本來的李天雲是由卡藥師喬裝的，他爲了要救女兒，（以爲卡藥姑在三官廟）後來由金鼠通知他趕去「行宮」，就沒有人假扮李天雲，到了此時，也用不着再假扮了。南宮老人、赤煞西門淵和丁瑤站在一起，所有神智已經恢復的，也已由南宮老人以「傳音入密」告訴了他們魔教行宮已破的消息。

這時東方已漸露曙光，前面大路上出現了一隊頭戴鋼盔，身穿鐵甲、手持鋼刀的武士，步伐整齊，朝三官廟行來。

領隊的兩人赫然是身穿紅衣的東化龍（李天雲）和萬成章（何津舫），他們一直走到三官廟大門的右首，才列隊站停下來。

上官靖沒向他們招呼，率領鐵甲武士的李天雲和何津舫也沒向他打招呼，大家只是在三官廟大門左右兩邊廣場上列隊集合，雙方誰都沒向誰看上一眼。

晨曦漸漸由東方升起，淡淡的陽光，使人有溫煦清新之感，這時三官廟前面又出現了大隊人馬。

那是由終南五老領頭，計有上官老夫人，少林智虔、智成、智難三位大師，衡山飛雲道長，唐門唐世賢、金刀門風雲刀柴崑、白虎門白虎神暴本仁、侯休、沈雪姑、管巧巧，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王牙婆、劉媒婆、趙之欣，徐永昶、慧修、慧持、郭勇、羅尚武，以及金刀門的二十名刀客，黃龍寺十六名僧侶、虎頭莊八名武士，在大門前面三丈來遠，就停了下來。

這一行人，聲勢已經十分浩大，但就在這一行人剛剛行近三官廟之際，在三官廟四周，又有武當派青石道人率領的五十名身穿天藍道袍的武當弟子，列成大衍太極劍陣，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率領的兩座「大羅漢陣」（每座一百單八人）品字形緩緩移動過來，把三官廟圍了個水洩不通。

這時，三官廟大門內，也走出一行人來，那是由宓飛虹率領的三十六名黑衣衛，一律黑色勁裝，肩揹大刀，一個個神情標悍，一望而知是一支久經訓練的勁旅！

宓飛虹朝上官靖點了點頭，就左手衣袖一揮，命令三十六名黑衣衛站到大門左邊神武隊的下首，才列隊站定。

他已經看出情勢果然如唐紀中（上官靖）所說，對方有如泰山壓卵而來，三官廟註定非失敗不可，因此就遵照秦總管所說，只有約束所屬，靜觀其變了。

各大門派的人三官廟前面一片草坪上停下來之後，銀拂叟向天倫左手一抬，回頭朝南山樵子陶石田道：「五弟，你去傳話，叫管玲玲這妖女出來。」

陶石田答應一聲，大步走出，筆直走到三官廟門前，運起一口真氣，大聲喝道：「魔教餘孽管玲玲聽着，終南五老聯合各大門派，在此集合，妳危害武林，作惡多端，還不出來受縛？」

這話聲以內功傳出，恍若春雷，三官廟前後三進，每一角落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 × ×

管玲玲自從和喬裝南宮靖的面首花豹侯元有了勾搭，就任命侯元爲副總管，負責內宅事務，有了這個名義，就可以朝夕相聚，雙宿雙飛。

這時正當清晨，一夜雲雨，自是春眠不覺曉了，驀然聽到陶石田這聲焦雷般的大喝，把正在相擁酣臥的男女從睡夢中驚醒。

管玲玲顧不得雲鬢蓬鬆、酥胸袒露，急急披衣而起道：「外面出了什麽事？」

侯休道：「好像終南五老聯合各大門派的人，已經到了咱們三官廟大門口！」

管玲玲怒哼道：「唐紀中率領的神武隊，宓飛虹率領的黑衣衛，都到那裏去了？難道他們是死人？怎麽會一點消息也沒有？任人家逼近大門，還沒有警號？」

話聲甫落，只聽房門口响起一名侍女的聲音說道：「啓稟老夫人，戚嬤嬤說咱們這裏已被對方的人團團圍住，請老夫人趕快出去。」

× × ×

三官廟大門中出現了一行女將，她們是由楚琬爲首，她身後則是縫窮婆、孫虔婆、賣花婆、飛虹、和春、夏、秋、冬四香，急步飛奔出來。

楚琬一直走到上官老夫人面前，雙膝一屈，叫道：「乾娘，女兒給妳老人家磕頭。」

縫窮婆等三人也和王牙婆、劉媒婆握手敍起舊來。

上官老夫人藹然笑道：「琬兒，起來，這時候委屈妳了。」

楚琬盈盈站起，沈雪姑拉着她的手，含笑道：「琬妹，妳太性急」，再遲一回，把管玲玲擒來，不是第一件大功嗎？」

楚琬一怔，忙說道：「待我去把她擒來……」

「不用了！」上官老夫人含笑道：「妳以爲管玲玲好對付的？她是魔教教主夫人門下大弟子，練成一身魔功，妳那是她的對手？回來了，就站在娘身旁，看熱鬧就好了。」

沈雪姑低笑，道：「看，乾娘有多疼妳！」

說話之時，三官廟中又有人來了！

那是十六名身穿綠色勁裝，身材婀娜的少女，腰插雙劍，手提綠紗宮燈，這時已是大白天，紗燈裏面還點燃着綠陰陰的燈焰。這一情形，使人登時想起教主夫人手下八名使女提的宮燈，把余無天活活燒死的——天魔燈。由此可見這十六名侍女手中分明也是「天魔燈」無疑。

十六名侍女後面是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灰白頭髮的瘦高老婆子，一張狹長臉上，雙顴突出，腰背挺直，看去就像男人一般！她，就是戚嬤嬤。

稍後走出來的是一對年輕男女，男的風流英俊，他的面貌扮的依然是上官靖。

女的年約二十八九，身穿蘋果綠衣裙，秀髮如雲，長長的披在肩頭，一張白裏透紅的桃花臉，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稱得上妖嬈多姿，有着十足的女人味。

她就是一直喬裝上官老夫人的管玲玲，今天卻以她的本來面貌出現！

她才走到階上站定，勾人的眼波一轉，發現唐紀中率領的神武隊和宓飛虹率領的黑衣衛一起站在左肩，出乎她意外的是右邊居然會是三師弟束化龍、四師弟萬成章率領了鐵甲武士趕來支援，一時頓覺心頭放下了一塊沉鉛，對方人手雖衆，自己這邊也同樣高手如雲！這一想，不覺柳眉一挑，冷冷的道：「我當是什麽人，敢來三官廟撒野，原來就是你們一帮人，碧落山莊沒把你們炸死，已是叨天之幸，居然還敢衝着白衣聖教來叫陣，這樣也好，今天就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她話聲未落，突聽管巧巧叫道：「姐姐，妳到了這時候，還執迷不悟？妳也不看看……」

管玲玲聽得一怔，目光抬處，才發現自己妹子站在上官老夫人身邊，沒待她說完，忙道：「巧巧，妳怎麽會落在他們手裏的？哼，你們以爲擄了我妹子當人質，我管玲玲就會屈服了嗎？」

話聲一落，右手一揮，嬌聲喝道：「唐領隊，你要神武隊的人上！」

沈雪姑一把拉着管巧巧的手，說道：「妹子，她陷溺已深，不可救藥，妳不用和她說」。」

上官靖冷冷的道：「所有神武隊的人，都是各大門派中人，他們中了魔教迷迭散，迷失神智，才被魔教利用，如今他們已經服了解藥，神智恢復清明，未必還會聽在下指揮。」

管玲玲一怔，怒聲問道：「唐紀中，你說他們服了解藥？是什麽人給他們解藥的？」

上官靖笑道：「自然是在下了。」

管玲玲又是一怔，厲聲道：「你……反了！好哇，姓唐的，你父子體內劇毒，非我莫解，你是嫌命長了？」

上官靖微笑道：「在下並不姓唐。」他緩緩從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

管玲玲目光一注，不覺一呆，說道：「你是上官靖！」

丁瑤也在此時揭下面具，冷笑道：「管玲玲，我也不是霍如玉。」

「會是丁瑤！」管玲玲又是一怔，哼道：「妳居然吃裏扒外，叛離本教，還敢和本教作對！」

她感到事態嚴重，急忙喝道：「宓副總管，你要黑衣衛的武士過來。」過來，就是集中人手。

宓飛虹眼看自己女兒跟着楚琬過去，心中已無顧忌，這就大刺刺的道：「宓某奉秦總管之命，要我約束所屬，不得妄動，宓某只是副總管，自然聽總管的了。」

管玲玲沒想到變生肘腋，神武隊和黑衣衛士全已不聽指揮，心頭又驚又急，回頭朝右首率領鐵甲武士的束化龍、萬成章道：「三師弟，四師弟，你們率領鐵甲武士開路，咱們衝出去，退回行宮再說。」

李天雲扮的是束化龍，聞言大笑一聲道：「妳還要退回行宮去？魔教行宮早在兩個時辰以前就全毀了，只有這六十六名鐵甲武士，是咱們兩人帶下來的，他們已不是魔教的人，豈肯爲妳賣命？」

管玲玲身軀一顫，失聲道：「你不是三師弟？」

李天雲道：「李某當然不是妳三師弟。」他和何津舫同時以手拭面，抹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

管玲玲眼看大勢已去，倏然回身，急急的說道：「戚嬤嬤要她們斷後，咱們速退。」

戚嬤嬤雙手一叉，十六名綠衣少女手提綠紗宮燈在這一瞬間突然從左右閃出，紗宮交叉，遮住了管玲玲的身子。

站在管玲玲身側的花豹侯元大聲道：「我們不能退！」

一下攔住了管玲玲的去路，雙手疾發，朝管玲玲雙肩拂落！他突然出手，不僅管玲玲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對面各大門派的人也深感意外，因爲大家都認爲他已作了管玲玲的面首。

管玲玲一張桃花般的臉色，變得鐵青，身形迅疾向左移開一步，尖哼一聲：「侯元，你是找死！」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侯元大笑道：「好個妖婦，妳把侯元當作什麼人？我爹是你們魔教害死的，所以我要親手毀了你們魔教！」同時揮手一掌迎了上去，左手隨着斜拂而出。

他練成「洗髓神功」，又有南宮老人授他「五行掌」和「截脈手法」，這一掌掌風如濤，挾着一團炙熱的內勁，正是「五行掌」中的「丙丁掌」，左手後發，使的却是「截脈手法」。

在他想來，「丙丁」屬火，定可尅制魔教陰功，但他怎知管玲玲急怒攻心，這一記「九陰摧心掌」中暗含「魔火煉形」，雙掌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

「九陰摧心掌」震力雖強，遇上「五行掌」，倒也平分秋色；但「魔火練形」遇上「丙丁掌」，因同是屬火，反而助長了魔燄，侯元和她雙掌接實，但覺掌心如同火燒，一縷炙熱之氣，立即緣臂而上，整條手臂都有火辣辣的感覺，心頭大吃一驚，口中大喝一聲，手腕一振，接着往前推出，由「丙丁掌」改爲「壬癸掌」。

他左手原是緊接着「丙丁掌」之後拂出，這是南宮老人的特殊手法，管玲玲和他右掌交擊，沒想到他左手會隨後拂來，等到發覺，再待封解已是不及，匆忙之間，左手一抬，纖纖五指上翹，朝前架去。

南宮老人的「截脈手法」何等神速，一下就拂上管玲玲的左手，但管玲玲之腥紅的指甲也一下劃上了侯元的脈腕！這一下雙方動作，都快速如電，管玲玲一條左臂立時軟軟的垂了下來，侯元但覺左手一麻，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他練成「洗髓神功」，右手雖被「魔火練形」侵入，因他及時變招，由「丙丁掌」迅速改變「壬癸掌」推出，配合體內的「洗髓神功」，才算把侵入的魔火逼住，但此刻左手脈腕被管玲玲指甲劃過，只覺手腕乍然一麻，往後退了一步的人，突然砰的一聲跌坐下去。

這一段話，說來似乎較長，實則不過是管玲玲準備後退，侯元向她出手，雙方只使了一兩個回合的時間而已。

南宮老人聽到侯元的話聲，洪笑一聲道：「你小子還算不錯！」人隨聲發，突然飛撲過來。

威嬷嬷冷哼一聲道：「南宮老兒，你給我留下來！」雙爪揚起，十道尖風朝南宮老人襲去。

這同時，上官靖、丁瑤二人因相距較近，也隨着飛撲過來。

管玲玲左手被侯元「截脈手法」拂中，整條手臂下垂若廢，心頭恨極，右手一抬，長劍出鞘，猛向侯元當胸刺落。

正好上官靖、丁瑤二人及時飛身掠來，丁瑤身形還未落地，揮手發劍，「噹」的一聲，架開了管玲玲的長劍，嬌聲道：「大哥，你把侯元救下去，由我來對付管玲玲好了。」

上官靖一把抄起侯元身子，雙足一頓，越過十六名少女的頭頂，落到地上，黑豹侯休急忙迎了上來，問道：「舍弟如何了？」俯首看去，侯元已經雙目緊閉，不省人事。

上官靖放下他身子，瞥見侯元一隻左手已呈烏黑，忙說道：「令弟似是中了劇毒。」

白虎神暴本仁拉着唐世良走來，說道：「唐兄，快請看看，我侄兒中的是什麼毒？」

李小雲急忙閃身而出，用洗容劑洗去了侯元臉上易容藥物。

唐世良取起侯元左手，朝他脈腕上看了一眼，微微搖頭道：「這是魔教最厲害的胭脂毒，暴兄請看，令侄中毒昏迷，整隻手臂都黝黑如墨，但雙頰之間却像塗了一層胭脂一般……」

「你別談理論了。」暴本仁急着道：「我侄兒還有救嗎？」

唐世良黯然地說道：「中了胭脂毒的人，不出一盞熱茶，雙頰發赧，就沒有救了。」

上官靖突然想到黃衫客老哥哥送給自己的蟾珠，專解天下奇毒，不知有沒有效，急忙從身邊取出，握在掌心，按在侯元被劃傷的左腕，運起內功，把眞氣從珠上傳了過去。

暴本仁聽說侯元無救，口中怒吼一聲：「好個妖女，老夫去劈了她！」

一個高大身形，陡然凌空朝管玲玲當頭飛撲過去，人還未到，一記「大風掌」已朝她當頭劈落。

管玲玲此時和丁瑤雙劍並擧，激戰正酣，丁瑤使出來的一路「執法劍法」，每一記都緊扣住管玲玲的劍法，一招一式的破了下來，直打得管玲玲胆顫心驚，幾乎不敢再使下去，左手連展，使出蘭花拂穴手法，纖纖如玉的五根手指，掩映着腥紅尖利的指甲，似拂似抓，側身搶攻，以彌補她被一路破下來的劍法，只要被她指尖劃上一點，她就勝利了。

就在此時，只聽一聲震耳欲聾的大吼，一道人影宛如大鵬展翅，壓頂而來，一道帶着強大無倫的掌風，有若黃河天來，勢道之猛，令人爲之窒息！

管玲玲是豁出去了，右手長劍突然往地上一插，右掌一記「九陰摧心掌」朝上迎擊上去，身向左側，右手五指閃電朝丁瑤肩頭劃去。

沈雪姑眼看暴本仁凌空發掌，丁瑤竟然不知避讓，心頭一急，匆忙之間，右手凌空朝丁瑤推出，左手緊跟着凌空一指朝管玲玲點去。

丁瑤但覺一股大力推到自己身子，後力源源湧到，把自己推得身不由己的連退了五六步之多。

管玲玲右掌堪堪朝上翻起，陡覺「玄機穴」上一麻，再也動彈不得。

「砰」！一道從上而下的巨大掌力，在她不避不閃之下，端端正正擊中天靈，管玲玲一個人驟然之間，竟然被「大風掌」力壓得一寸寸往下縮去，直到「砰」聲着地，管玲玲已被掌力壓扁，那裏還成人形？

暴本仁飛身落地，厲笑道：「侯元，

老夫已經替你報了仇了！」

戚嬤嬤攔住南宮老人，雙爪揮舞，招招狠毒凌厲，如同拚命。也只有拚上命，才能截得住南宮老人。

南宮老人先前倒也並未注意，等到被戚嬤嬤截着，對方雙爪搶攻，一連三招，才發現這個臉長如驢的老婆子功力之深，出手之奇，跟自己只是稍遜一籌而已，要想勝她，必須施展全力才行，心中暗暗驚異，魔教中居然還有這樣一個高手？

就在此時，暴本仁一記「大風掌」，把管玲玲壓死，戚嬤嬤看得白髮飛揚，雙目盡赤，左手朝前一指，咬牙切齒，厲聲喝道：「給我擲！」

隨着她左手一指，十六名綠衣侍女手中提着的慘綠宮燈一齊朝前揮出，向上官老夫人等人立身之處投擲過來！

原來她們宮燈向前一揮之際，脫手飛出來的並不是整盞宮燈，而是宮燈裏面的燈蕊，化作十六點綠芒，流星般投射過來。因爲她們手中執着燈桿，朝前揮出，故而可以投射得極遠！

大家在行宮中見識過「天魔燈」的威力，遇物即燃，正待舉掌遙劈。

突聽有人大喝一聲，說：「掌風劈不得！」

一道紅影比流星還快瀉落當場，大袖向空飛舞，那十六點慘綠火燄，嗖嗖有聲，一齊飛入他大袖之中。

原來這人正是身穿紅道袍的離火門羅道長，他收下十六點火燄，呵呵一笑道：「差幸貧道趕來，大家若是用掌風一劈，火仗風勢，至少這十丈方圓，都被魔火毒燄所籠罩了！」

銀拂叟向天倫問道：「道兄都已辦好了嗎？」

羅道長頷首笑道：「貧道是最後一道手續，投入三顆霹靂彈，已把全部行宮石窟炸塌，此後不至再有黑道歹徒利用它作爲盤踞之所了。」

原來他留在行宮石窟，等青松道人率人退出石窟之後，由他把石窟炸毀，再一起趕來三官廟。

再說南宮老人眼看戚嬤嬤在和自已動手之際，還指揮十六名綠衣侍女擲出宮燈，心頭不覺大怒，沉喝一聲，身形暴起，雙掌呼呼兩聲直劈而出！

這回五行叟發了威，「丙丁掌」一道炙熱狂飈和「庚辛掌」一道鋒利如刀的掌風同時出手。

戚嬤嬤到了此時，只得奮起全力，接下「丙丁掌」，一個人已被震得滿臉通紅，白髮飄飛，連退了三步，胸口起伏，只是喘氣，那裏還有還手之力？

「蓬」！第二道掌風相繼劈到，她連哼都沒哼出口，已被「庚辛掌」金氣震斷心脈，往後倒去。

暴本仁在十六名侍女擲出宮燈的同時，口中虎吼一聲，雙爪乍發，抓起兩名侍女向外摔出，一轉身又是兩個被他抓住摔出，只要被他「虎爪」抓上，那裏還有生理？

沈雪姑急忙飛身而上，叫道：「暴前輩，侯元醒過來了，這些人交給我來對付吧！」

口中說着，雙手十指連彈，把其餘十二個侍女一起制住了穴道。

上官靖以掌心按着蟾珠，放置在侯元脈腕之上，再用本身眞氣透過蟾珠輸入侯元體內，這一着原是死馬當活馬醫，在沒有辦法之際，聊盡人事，試試罷了，那知居然被他用對了！

蟾珠由他眞氣透入，迅快就奏效了，侯元紅如胭脂的雙頰漸漸消退，人也及時醒轉，雙目緩緩睜開，看到上官靖，張了張口，說道：「上官兄，兄弟幸不辱命……」目光再轉到侯休臉上，說道：「大哥，兄弟中毒已深，已經不行了……」

上官靖笑道：「侯兄放心，你已經沒事了。」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上官老弟，你用什麼方法解了元兒的胭脂毒？」

上官靖站起身，伸手一攤，掌心托着蟾珠，說道：「這是黃衫客老哥哥送給晚輩的蟾珠，說是可解天下奇毒，方才晚輩也毫無把握，只是用本身眞氣透過蟾珠從侯兄傷口輸入，想不到果然解了侯兄之毒了。」

唐世良點着頭道：「蟾珠天材地寶，是一切毒物的剋星，區區胭脂毒，那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管巧巧眼看乃姊慘死，含着淚水，走到近前，哭拜下去，說道：「姐姐，妳這是何苦？妳一直執迷不悟，替魔教出力，其實妳也是被萬惡的魔教教主利用上了當了……」

管玲玲和戚嬤嬤一死，三官廟的實力，也瓦解了。這時青松道人、卞藥師、萬點星也正好從「行宮」辦完善後，匆匆趕來。

這時李天雲已由沈雪姑分了六十六顆「迷迭散」解藥，手持鑼形金牌，命令六

十六名鐵甲武士脫下鐵甲，每人服下解藥。再由南宮老人，沈雪姑兩人分別廢去了各人的武功。

只見金鼠急匆匆走到銀拂叟向天倫身邊，低低的說了幾句。向天倫點點頭，就以「傳音入密」朝上官靖說了幾句。

上官靖從丁瑤手中取過銀哨，和南宮老人、沈雪姑一起朝左首走去。先朝宓飛虹拱拱手道：「宓老哥信守諾言，只是這三十六名黑衣衛，却是黑道中人，身中魔教迷迭散，迷失心智，希望你宓老哥合作，讓他們服下解藥才好。」

宓飛虹飛起右手衣袖，拱拱手道：「兄弟能得父女重逢，都是少俠所賜，宓飛虹一生感激不盡，自當遵命讓他們服下解藥，恢復清明，也好重新做人。」

上官靖數了三十六顆解藥，遞給宓飛虹，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宓老哥，在他們服下解藥之後，就得及時廢去他們武功，這一點不可忽畧了。」

宓飛虹點着頭，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少俠放心，兄弟省得。」

上官靖這才轉身走到神武隊衆人面前，然後用銀哨吹了一下，說道：「諸位前輩，身中魔教迷迭散，神智被迷，現在總算取到解藥了，請大家把解藥服下了。」

神武隊衆人之中，除了神燈教主蒼龍寧勝天、霍五、柴一桂，裘通，敖六五人，沒有分服解藥，其餘的人，其實早巳服過解藥，恢復了神智，只是剛才集合之際，由南宮老人以「傳音入密」通知其餘的人，務必裝作神智被迷，不可妄動，所以所有的人依然站在三官廟左側，始終沒有動靜。

上官靖話聲一落，就由自已和南宮老人、沈雪姑三人各自拿着解藥，依次分給大家。原巳服過解藥的人，只是裝個樣接過解藥，舉手送入口中。

但在分給大家解藥之時，同時也以「傳音入密」，告訴無形刀邢鏗，長白神拳莫奇齡二人，前面由南宮老人分送解藥給寧勝天、霍五等五人的時候，由邢鏗、莫奇齡出手，務必制住五人穴道。

前面既有南宮老人和上官靖，沈雪姑三個高手監視之下，邢鏗和莫奇齡很順利的從身後點了五人穴道。

過了一回，大家才裝作「迷迭散」初解，有人口中輕咦出聲，接着大家都紛紛道：「咦，咱們怎麽會站在這裏的？」

也有人咦道：「是什麽人點了兄弟穴道？」

銀拂叟向天倫走到衆人面前，抱抱拳道：「莫老哥，寧老哥，還有幾位掌門人和諸位道兄，諸位在萬松山莊被魔教暗中下了迷迭散，迷失神智，編入神武隊，作爲魔教餘孽的高級殺手，差幸上官老人、青松道兄、上官少俠、沈姑娘等人聯合老朽和少林、武當等各大門派，於昨晚破了魔教行宮，今天又破了在這裏的魔教外圍，才找到解藥，給諸位服下，現在諸位總算巳經恢復清明了……」

大家靜靜的聽着他說話，沒有一人發問。

向天倫接下去道：「至於方才在諸位服藥之時，點了諸位的穴道，這也是不得巳的事，因爲咱們破去魔教行宮之時，始終不見魔教教主出現，方才有人急促傳遞消息，魔教教主很可能就混迹在神武隊中，目前誰也不知道此人究竟是誰？因此只好委屈諸位老哥，等咱們查證清楚了，再向諸位賠禮。」說完，又連連拱着手。

這話聽得大家不禁聳然動容，萬青峯怵然道：「會有這等事？這會是誰？」

蒼龍寧勝天洪笑一聲道：「不知向老哥要如何查證？」

向天倫道：「諸位道兄且請稍待，大概很快就可以有人會趕來了。」

崔介夫道：「如今魔教兩處巢穴，均巳破去，咱們等上一回又有何妨？如果魔教教主確實混迹在咱們這些人中，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大家心中自己明白，又何須不安？」

封居易道：「崔掌門人說得不錯，咱們就等上一回好了。」

霍五洪笑道：「兄弟想不出有什麽人會是魔教教主？」

這時黑衣衛士和鐵甲武士服下解藥，均巳清醒過來，另外還有十二名侍女，她們神智並未迷失，但都巳被廢去武功，由萬點星率同四十名武士，把從魔教行宮中搜來的金銀，按人發給紋銀一千兩，告誡他們從此安份守己，重新做人，打發他們走了。

快近午刻，才見兩個人急匆匆的奔行而來，那是竹逸先生和黃鼠狼。

向天倫急忙迎了上去，問道：「劉老哥事情如何了？」

竹逸先生含笑拱手道：「總算查出眉目來了。」

上官老人問道：「魔教教主到底會是誰呢？」

竹逸先生笑了笑道：「這個兄弟不敢確定，不過兄弟可以向大家報告一件事，四十年前由少林寺聯合各大門派，聲討魔教之時，魔教中號稱四天的四名護法，均巳逃走，此後也一直不曾在江湖露面，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魔教假白衣聖教之名，出現江湖，就是由四大天王幕後操縱，咱們在魔教行宮發現了兩個，那就是化名金道長，被天魔燈燒死的余無天，和化名秦皓，担任碧落山莊總管的秦天白，另外還有兩個，一個叫姬承天，一個叫霍天行，目前尚未露面，是否混迹在神武隊，就很難說了。」

姬承天，霍天行，照他所說，這兩人都是昔日魔教的四大天王中人，也極可能混迹在神武隊中，但神武隊這些人，都是有來歷的人，誰會是魔教中的「四天」呢？這個如何能查得出來？

大家不禁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什麽話來。

「阿彌陀佛！」智虔大師合十當胸，徐徐說道：「諸位之中，如果確有這麽一個人，老衲認爲魔教爲害江湖也好，作惡多端也好，如今均巳過去了，這位施主也應該可以大澈大悟，回頭是岸，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何不就坦然承認，覺今是而昨非，正是新的開始，還望這位施主三思才好。」

竹逸先生微微一笑道：「大師我佛慈悲，與人爲善，但有些人却偏偏執迷不悟，其實他不說出來，兄弟也巳可猜料到十

之五六了！」

暴本仁洪聲道：「劉老哥，你說是誰？咱們這裏的人，門派雖異，有志一同，你老哥既然已有十之五六的把握，就不妨直說出來，是他，那就正好，不是他，那也無妨！」

「哈哈！」竹逸先生大笑一聲道，說道：「諸位不妨仔細想想，神武隊人數不多，有的是成名幾十年的人物，有的是一派一門之主，都是有來歷可以查考之人，對不？」

「不錯！」暴本仁點着頭道：「劉老哥似乎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出來？」

竹逸先生大笑道：「底下的話，還用兄弟說嗎？」

他雖然沒說出來，但等於已經說出來了，神武隊這些人中，不論黑白兩道，都是有來歷的人，只有一個人，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出身來歷，那就是霍五了！

除了江湖上都稱他為霍五太爺，又有誰說得出他的姓名籍貫、出身來歷？

在場的都是老江湖，自然一點就透，心中都不禁暗「哦」一聲，忖着：「竹逸先生說得不錯，霍五姓霍，魔教四大天王中有一個豈不是正好叫霍天行的？」

「就是他！」大家的目光不禁朝霍五投去！

「哈哈！」霍五突然大笑一聲道：「諸位雖然把老夫認作霍天行，那就算我是霍天行好了！」話聲未已，雙脚突然一頓，一道人影凌空飛撲而起，他居然運氣衝開穴道，企圖乘機逃走！

他以為自己暗中運氣解穴，只有他已經衝開穴道，其餘的人都是穴道受制！但他怎知穴道受制的只有他和寧勝天、柴一桂、婁通、敖六等五人，其餘的人根本並未被點穴道。

尤其站在他身後的無形刀邢鏗、長白神拳莫奇齡早經上官靖以「傳音入密」通知，要他們注視五人行動。另一個赤煞西門洲，因是黑道著名兇人，上官靖並未給他們解藥，却也暗中叮囑他注意霍五、寧勝天的行動，一旦發現這兩人有何動靜，只管出手。

這三人早經安排，就站在五人身後，前面不遠，又有南宮老人和上官靖、沈雪姑三人監視着他們的舉動。

霍五不知就裏，大笑聲中騰身飛起，就在這一瞬間無形刀邢鏗右手抬處迎空發出一記「無形刀」，長白神拳莫奇齡也在同時振腕打出一記「百步神拳」。上官靖更不怠慢身形跟着拔起凌空攔在霍五前面，大喝一聲：「回去！」右掌迎面劈去。

「無形刀」不帶絲毫風聲，掌力如刀，一下劈中霍五背後，「百步神拳」一團罡風也同時擊中他右肩，把霍五一個人擊得像斷綫紙鳶，在空中連翻了兩個觔斗。

上官靖凌空攔到他前面，他已經翻跌出去，迎面劈去的這一掌自然也落了空。

但就在上官靖拔起的同時，另一道人影却如影隨形，跟着霍五翻出去的身子貼身飛去，左手一探，一隻赤紅忧目的手掌橫擊而出，又是「砰」的一聲，「赤煞掌」不偏不倚擊在霍五右肩背上。

霍五連透口氣的時間都沒有，就一連被三大高手拳掌擊中，一個高大身子從半空中直摔下來，一聲蓬然大震，摔倒在地。你別看他一身肥胖，武功底子可着實要得，在連經重創之餘，依然一下從地上躍起，雖然踉蹌不穩，却是站起來了，只見他目光凌亂，剛張了張口，又砰然倒下，這回就再也不動了！

等衆人圍了上去，霍五已經死了，唐世良目光一注，發現他右太陽穴有一點細如針尖的黑血，不禁神情微動，訝異的道：「他是中了見血封喉的毒針致死！」

「一點不錯！」竹逸先生大笑道：「這是有人怕他洩漏機密，才下的毒手！」

向天倫聳然道：「這會是誰？」

竹逸先生含笑道：「自然是魔教教主了。」

向天倫道：「霍天行不是教主嗎？」

「哈哈！」竹逸先生大笑道：「霍天行在四大天王中排名老四，他們教主自然是四大天王的老大姬承天了。」

一面回頭朝蒼龍寧勝天含笑道：「寧教主，四十年前你老哥也曾應邀參加圍剿魔教，你一定知道的了？」

寧勝天點頭道：「不錯，魔教四天，老大確實叫姬承天，這個兄弟還記得。」

竹逸先生問道：「寧教主曾見過姬承天嗎？」

寧勝天道：「兄弟沒見過他。」

竹逸先生道：「當年寧教主是和武當青風道長、少林智石大師一同守候魔宮西北方，據說魔教三位護法，也就是四大天王中的余無天、秦天白、霍天行，都是從西北方突圍的，不知是也不是？」

寧勝天道：「當時魔教中人分頭突圍，從西北方突圍的確有幾個高手，兄弟力戰負傷，而且他們都蒙着面，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人。」

竹逸先生又道：「據說當時和寧教主一起的青風道長、智石大師都死在魔教毒針之下的，情形和今日霍天行差不多？」

寧勝天冷然道：「兄弟一生不使暗器，不像唐掌門人以毒藥暗器著名，一眼就看得出來。」

竹逸先生又道：「可惜當時守魔宮西北方的只有寧教主三位，若是多派幾個高手，就不至被四大天王漏網，也就不至有四十年後的今天這場武林浩刧了。」

寧勝天作色道：「劉老哥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還是兄弟故意放走的嗎？」

「寧教主當然不會是故意放走他們的」。竹逸先生一手拈鬚，接着笑道：「只因為有一個人，有着雙重身份，譬如有人叫我劉轉背，當面我還是劉仲甫，轉個背，我就變成另一個人了。」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步步逼緊，聽到在場的人耳中，莫不心裏暗暗「哦」了一聲，事情經他抽絲剝繭般說出來，就漸漸有了眉目。

寧勝天怒哼一聲道：「你這話在說什麼人？」

竹逸先生忽然正容道：「教主心裏明白，何用問我？」

「哈哈！」寧勝天發出龍吟般一聲長笑，突然右手一抬，一道銀虹像靈蛇般飛出，喝道：「劉轉背，你果然不愧是奇胲門的傳人，只可惜你知道得太多，反足以招禍！」他身形一個急旋，像旋風般從站立的一行人中飛旋而出，他這一旋身，正

是預防身後有人襲擊的身法，一道銀虹却朝竹逸先生頸上圈來。

竹逸先生沒防他會突然出手，急急往後躍退，寧勝天手上是一支軟劍，劍尖依然疾劃過來。向天倫及時拂出手中銀拂，但聽嘶的一聲劍光擦過，銀拂立被削斷。

竹卬叟易南軒竹卬橫掃過去，又是嗒的一聲，竹卬頭上也被削斷了一截。

上官靖忙道：「諸位小心，他手上是一柄利劍。」口中說着，「嗆」的一聲青陽劍一道青虹揮了過去。

沈雪姑右手一揚，從她袖中飛出一支細長軟劍，跟着朝寧勝天刺出。

丁瑤同樣掣劍在手，跟了上去。

上官老夫人叫道：「瑤兒，妳快退下來。」

丁瑤回身道：「乾娘，妳老人家放心，女兒這柄劍也削鐵如泥，是師父賜我的。」仗劍加入戰團。

寧勝天劍法展開一道耀目銀虹，力敵上官靖、沈雪姑兩支軟劍，等到丁瑤仗劍加入，寧勝天突然身軀一震長劍疾撩，「噹」「噹」兩聲架開上官靖、沈雪姑兩人劍勢，喝了聲：「住手！」一面朝丁瑤喝道：「丁瑤，妳手上這柄劍那裏來的？」

丁瑤道：「自然是師父賜我的了！」

寧勝天問道：「妳師父是誰？」

丁瑤從她懷中取出寒鐵天字令，說道：「你認識這個嗎？」

寧勝天神色大變，問道：「公主怎麼說的？」

丁瑤道：「什麼公主？我師父要我用這面金牌，這支長劍，誅殺叛敗類。」

寧勝天忽然仰首向天，浩歎一聲道：「公主，妳既然不見諒，我又何必要如此費盡心力？」

突然回手一劍刺入胸膛，仰首垂淚道：「我姬承天不是魔教叛徒……」砰的一聲倒了下去。

向天倫道：「他果然是姬承天，四十年來，大家都被他蒙在鼓裏，劉老哥，你怎麼會知道的？」

竹逸先生笑了笑道：「兄弟只有十分之三是推想來的，有十分之七，還是南宮前輩發現的，他們從計劃燬去萬松山莊，刦持在萬松山莊所有的人，都被南宮前輩偵知了，所以只有他一個人未被迷迭散迷失，才能事前控制全局，不讓他們有機會中途逃逸。」

「哈哈！」向天倫大笑道：「幸虧如此，不然大家還會疑心到老夫頭上，以爲我向天倫是魔教四天哩！」

魔教餘孽終於肅清了，但上官老夫人慈藹的眼光看着站在前面一表人材的兒子，不禁暗暗攢眉、沈雪姑、楚琬、丁瑤、李小雲、管巧巧、祝小青，一個個長得如花如玉的姑娘，沒一個不和靖兒有着患難與共，生死一心的深厚情誼，而且在自己眼裏，每一個都是好媳婦，連自己都難以決定，除了照單全收，看你靖兒怎麼辦？

這一難題，如果是現在實行一夫一妻制，確實無法解決；但書中故事，可是二三百年前的事兒，就不能以現代的眼光來衡量了。好在那是本書故事以外的文章！讓讀者去自由心證吧！哈哈，謝謝親愛的讀者，本書就此結束了。　（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眞假龍驤正在爭持，何素月在旁無法排解，旁邊鑽出南宮北，他在暗裏已觀察很久，見武士所扮的龍驤不是那中年醜丐的對手，怕出岔子，以爲龍驤是丐帮的人，便上前打招呼，想誘龍驤說出自己的身份，反被龍驤誘至荒廟門前，點了穴道，原來南宮北是奉金臂劍魔任明傑下山來接假龍驤，自己反出了岔子，正想拖延時間，等待任明傑來救援，經過一番答話，才發覺眼前的醜丐，就是龍驤，龍驤只知道他們的秘密派叫天心帮，至於內幕他不肯透露只好將他收藏在神龕內，穿了他的衣服，再回到平安客棧，又被一紅衣童子作弄，只好還擊……

摔死採花賊　保護一枝花

紅衣童子心知不妙，連忙大聲喚道：

「姊姊，姊姊……」

那個白衣少女側身坐在馬上，端莊嫻靜的任由座下駿馬緩緩踏步前進，由於她臉上幪着一層白紗，身上穿着一襲白衣，風姿綽約，儀態端莊，引得路人不住偷看，却又都生出自慚之心而紛紛讓開。

這個白衣少女彷彿見慣了人們的如此神態，一點都沒露出奇異之態，整個人有如一尊玉石雕就的人像，冷漠而肅靜。

可是當她身後的紅衣童子被突然直立的駿馬給拋了下來時，她却突然注入了一股力量，霍地躍下馬來，動作之快捷迅速，與她剛才的端靜肅穆之色完全不同。

她剛自馬背躍下，已見到那紅衣童子飛身衝進平安客棧裏。

由於紅衣童子的行動完全出乎她的想像之外，是以她根本弄不清楚爲何自己的弟弟跌下馬後，飛身衝進裏面。

她站在街上，頓了一會，連忙追躡着紅衣童子身後而去。

可是她的動作僅是緩了一緩，那個紅衣童子已經逃出客棧，反而身子被龍驤以奪來的軟鞭纏住。

那白衣少女並不知道紅衣童子爲何持着軟鞭衝進客棧去。

但她却可從他滿臉惶急，腰上纏着的軟鞭被拽進客棧的樣子看出來他已吃了大虧。

一聽紅衣童子的驚呼之聲，她毫不猶疑地舉步掠去，但見她的衣袂飄拂，姿態美妙，左手一操，將那紅衣童子的身軀抱住，右手玉掌直削而去，便將那根軟鞭一削兩段。

龍驤原是存着好玩之心，跟那紅衣童子開個玩笑，這才奪下對方軟鞭，又將對方身軀纏着拽回。

他的手腕往後一拉，那根軟鞭被拉得畢直，眼見便將拽回那個紅衣童子，那知他的眼前一花，紅衣童子已被那個白衣幪面少女救去，手中的軟鞭已被斬斷。

龍驤心頭微微一震，望着那白衣少女

姿態美妙地在客棧門口旋了半匝，飛身落在客棧裏，不由急得暗忖道：「這個白衣少女的輕功身法好像傳說中的崑崙雲飛八式，單憑她露出的那一手單刄削斷軟鞭之功，便已超過華山何素月……」

一念乍閃，他已見到那白衣少女眼中露出冷肅的光芒，朝他掃了一眼，然後落在愕然站立在她身旁的紅衣童子身上，沉聲道：「翔弟，在下山時爹曾經對你說過甚麼話來？你却依然如此胡鬧……」

那個紅衣童子狠狠的瞪了龍驤一眼，才囁囁的說道：「是他傷了大灰，所以我才……」

那個白衣少女哦了一聲，秀眉微微一揚，道：「那有這等事情？準是你胡說，人家是武林前輩，怎會與你一般見識？」

紅衣童子嘟着小嘴，說道：「明明是他……」

「不許再說了。」白衣少女道：「我不會相信你的話。」

那個紅衣童子眼圈一紅，咬了咬嘴唇，默然不吭一聲，轉身便走。

他才走出兩步，左手便被白衣少女一把抓住。

他用力掙扎，大聲道：「妳不要抓着我，讓我走，讓我走……」

那白衣少女寒聲道：「翔弟，你要走到那裏去？」

紅衣童子聽得他姊姊的聲音冷厲，不敢用力掙扎，低聲道：「我囘家去。」

白衣少女道：「這次下山也是你吵着要來，怎麽還沒到武當便要吵着囘家？你這是作什麽？」

那紅衣童子道：「我再也不要來看什麽比劍大會了，我要囘家，我不管，我就要囘家。」

「胡說！」白衣少女叱道：「翔弟，你要是再胡鬧，小心我打你。」

那紅衣童子嘟着嘴氣道：「妳打就是了，反正我活該是妳的弟弟，妳把我打死算了。」

他這句話使得那白衣少女眞是哭笑不得，她愣了一會，嘆一口氣道：「翔弟，你眞是使我傷心。」

「哼，我才傷心呢！」那紅衣童子冷哼一聲，道：「我被人欺負了，妳不帮我，反而要打我，還說妳傷心……」

那白衣少女道：「你的個性我不明白，平常已經沒事找事了，更何况别人欺負到你頭來，豈不早就拔出短劍了，還會這麽老實……」

那紅衣童子瞪了龍驤一眼道：「我打不過他嘛，妳應該帮我打才對……」

「你曉得就好了！」那個白衣少女道：「人家是武林前輩高手，又怎會欺負你一個孩子？還不是你找人家的痲煩？」

龍驤從那白衣少女那身進得客棧，便一直默然無語的站立一旁，他把這姊弟倆的對話全都聽在耳裏。

他本來是想看看那白衣少女是如何處理此事，那知聽來聽去，却只見那白衣少女在責備她的弟弟，却一直沒有問及自己有關此事發生的經過。

他心中不由得對那少女起了一陣欽敬之心，忖道：「這個少女年紀輕輕的，却知道遇到事故發生，先責備自己人，而不遷怒他人，這種美德着實不多見到，可想而知她的父母必是一個很通情理，絕不縱容子女的……」他想到這裏，心中還在欽佩那個白衣少女的不偏護自己人，却聽得她話風一轉，已指向自己。

那白衣少女雖是在責備自己的弟弟，可是話中的含意却很明白地指出龍驤身爲武林前輩高手，不該與一個孩子一般的見識……

當然，她所見到的龍驤只是一個跛足的中年怪人，並不明白龍驤的本來面目以及眞正的年齡，否則她絕不會這麽說的。

雖然如此，龍驤也覺得臉上火辣辣的，有些掛不住了。

他方才只是覺得那紅衣童子非常可愛，並且頑皮之極，這才動了童心，想要出手教訓一下那個紅衣童子。

這下一聽那白衣少女之言，他才想起自己以一個成名的武林高手身份，却要去跟一個孩子計較，確實不太應該。

是以他乾咳了一聲，掩飾自己的窘迫之態，抱拳道：「這位姑娘請了。」

那個白衣少女眼波一轉，哦了聲道：「不敢當，老前輩有什麽指示？」

龍驤道：「在下能否對姑娘說幾句說話？」

那白衣少女說道：「老前輩太客氣了，舍弟得罪前輩，非常不該，晚輩已經在教訓他，前輩若是認爲晚輩責罰他太輕的話……」

龍驤連忙搖手道：「不，不，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是說此事姑娘處理得極是適當，倒是在下不該……」

他於是簡單明瞭地將方才紅衣童子以暗器暗算自己，以及自己接過暗器與對方開玩笑之事說了出來。

那白衣少女輕輕一笑，道：「原來前輩是與他鬧着玩的，這就怪不得了，不然以前輩的身份武功，若是眞要出手，舍弟早就沒命了。」

龍驤被她說得臉上一紅，好在他臉上是易過容的，被厚厚的一層油彩顏料蓋住了原來的面目，他臉上的那等尷尬之色才沒有顯露出來。

他尷尬地乾笑一聲，道：「姑娘妳眞會說話，在下甘拜下風。」

那個白衣少女眼中掠過一絲笑意，側首對紅衣童子道：「翔弟，你還不快向這位前輩陪個禮？」

紅衣童子哼了聲道：「他打傷了大灰，我還要向他陪禮，這等丢臉的事我才不幹呢！」

白衣少女道：「幸好這位前輩只是向大灰出手，不然你還能站在這裏說話？去，還不快跟他陪個罪？」

龍驤搖手道：「不必了，姑娘再如此說，在下可更加難堪……」

白衣少女道：「旣然前輩你這麽說，那麽失禮了……」

他微一襝衽道：「前輩若是沒有什麽話要吩咐，晚輩們就此告辭了……」

龍驤抱拳道：「請便——」

那個白衣少女淡然一笑，拉着那紅衣童子的手，轉身往門外走去。

龍驤望着她那孆娜的身影，暗暗吁了口氣，忖道：「這個丫頭看來美艷無雙，

想不到口舌有如此厲害，使人無法加以反駁……」

他的心中突然昇起一股奇異的情緒，不由自主的走到門口，想要多看那少女的背影幾眼。

那知他剛走到客棧門口，却突然發現街上的行人中出現三個熟悉的人影。

他定睛望去，但見那三人當中兩個老者一高一矮，一瘦一胖，而那另外一個年輕的叫化頭大如斗，拖着一根綠色的竹棍，不是他在長江遇上的宇內雙魔以及早上在那小廟中碰見的怪丐歐陽雄是誰？

龍驤心頭一震，連忙側身轉首，貼身在門邊，把自己的身形掩住。

他暗暗吁了口氣，忖道：「好險，這兩個老魔頭也來了，並且還跟着那大頭叫化在一起，若是讓他們碰見，豈不是糟糕麼？」

他是個很聰明的人，一看宇內雙魔跟那怪丐歐陽雄在一起，立即便想到宇內雙魔可能是因爲在長江上吃了個暗虧，所以才找上丐帮查問自己行踪。

偏偏自己在早上進入郊外的小廟裏休息時，遇上了那個大頭怪丐歐陽雄，以致形踪落入丐帮眼裏，這才使得宇內雙魔趕來此地。

他曉得自己目前的武功，絕非宇內雙魔中任何一人之敵，若是被他們發現自己的行踪，決定難逃毒手。

他心中暗暗着急，正想不出辦法該如何避過宇內雙魔的追躡之際，却已聽得歐陽雄拉開了沙啞的喉嚨，道：「啊，李姑娘，李小弟，你們怎麼也到這兒來了？」

龍驤凝目望去，但見那個紅衣童子朝歐陽雄奔了過去，大笑道：「原來是大頭哥哥，你怎麼也在這裏？」

歐陽雄一把摟住了紅衣童子，笑道：「哈哈，好多年不見，小弟，你長得高多了，若不是你還穿着紅衣服，我可認不出是你。」

那紅衣童子伸手摸了摸歐陽雄的大頭，嘻笑道：「大頭哥，你的頭是愈來愈大了，這麼下去你如何得了？」

「有什麼不得了？」歐陽雄笑說道：「頭愈大愈表示我聰明，何況賣酒的有酒帘，賣飯的有飯招，我歐陽雄這個大頭就是金字招牌，誰看了都不會忘記，豈不妙哉。」

他哈哈哈的一陣大笑，笑聲引得街上往來的人不住地側目觀看。

笑聲未住，站在他身旁的大力神魔已冷聲道：「歐陽雄，你去陪我們去找那叫化子還是在這兒賣弄你的笑聲？」

歐陽雄還未出聲，那紅衣童子已經說道：「大頭哥，這個像殭屍模樣的老鬼是誰？」

歐陽雄臉上浮起一層駭然之色，連忙伸手掩住紅衣童子的嘴，道：「翔弟不要胡說，你可知道這兩位前輩是誰？」

那個乾瘦如一枝竹桿樣的大力神魔嘿嘿一陣怪笑，道：「歐陽雄，你不必害怕，老夫倒頗喜歡這個小子，絕不會傷害他的。」

那紅衣童子似乎忘了方才碰了龍驤一個釘子之事，他一聽大力神魔之言，呸了一聲，說道：「誰是小子？你才是老小子呢。」

「不許胡說！」歐陽雄道：「翔弟，這位是大力神魔，那位是陰山神魔，他們兩位前輩成名武林數十年了，每一個都有六十多歲，叫你一聲小子有什麼關係？」

那紅衣童子星眼中閃出驚駭之色，道：「原來你們兩個便是名震天下黑道的宇內雙魔？」

大力神魔嘿嘿笑了兩聲，道：「老夫的聲名何止震懾天下黑道？就連白道中人也不敢當着老夫之前像你如此大胆呀，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那時那白衣少女已走了過來，她見到大力神魔的模樣，雖然並無惡意，却也不放心，連忙喚道：「翔弟，你下來。」

那個紅衣童子倒也聽話，聞聲自歐陽雄的懷中跳下來，站在他姊姊的身旁。

大力神魔和陰山神魔兩人一見到白衣少女，立即便被她那神秘的風儀所懾。

他們的臉上頓時泛起一絲肅然之色，大力神魔側首道：「歐陽雄，這位姑娘是誰，你也不跟我們兩個介紹介紹？」

歐陽雄心中忐忑不安，也不明白宇內雙魔有什麼企圖，他硬着頭皮道：「這位是李若薇姑娘，這是她的胞弟李鵬翔，他們是崑崙派掌門魔天大鵬李金鵬老前輩的膝下雙寶……」

大力神魔哦了一聲道：「原來妳們是李老兒的兒女，老夫在大漠之中便曾聽過玉觀音和紅孩兒之名，想不到今日在這裏見到了你們，眞是非常榮幸。」

他這麼一說，那站在一旁，至今都沒說一句話的陰山神魔也面露驚駭之色，道：「老大，原來她便是大宗師所提到的那個女娃兒？」

大力神魔點了點頭，道：「大宗師所說的便是她了。」

陰山神魔打量了李若薇一眼，頷首道：「難怪大宗師口裏一直在讚許着她，果然是謫凡仙子，難怪有玉觀音之名……」

李若薇雖是弄不清楚宇內雙魔嘴裏所說的「大宗師」是何許人，但是她一聽得陰山神魔在誇獎自己，却也不能緘默了。

她襝衽行了一禮，道：「多承老前輩誇獎，晚輩實不敢當。」

陰山神魔笑了笑還了一禮，道：「本來衝着李老兒，老夫不必對妳如此客氣的，可是妳是大宗師所嘉許的人，老夫不得不對妳客氣一點。」

歐陽雄也弄不清楚宇內雙魔所說的大宗師是何人，但他從宇內雙魔的陰山神魔口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紅孩兒李鵬翔是沒有惡意了。

他心中的負担一輕，又恢復原先的嬉笑之態，道：「李姑娘，妳的面子可眞大，連我們的宇內雙魔老前輩也……」

陰山神魔沉聲道：「歐陽雄，不許你胡說。」他話聲一頓，道：「我們敬的是大宗師，可不是崑崙派李老兒，你別以爲認識了李姑娘，我們便會放過你，哼，你若是不替老夫找到那叫化子，老夫非要踏平你們丐帮不可。」

歐陽雄聽他這麼一說，這才想起自己身上負有重任，他苦着臉道：「李小弟，你們住在那裏？等我辦完了事，我再去找你。」

李鵬翔詫異地望了望宇內雙魔，道：「大頭哥，他們找你辦什麼事？」

歐陽雄道：「沒有什麼，是要找一個人……」

李若薇曉得宇內雙魔找上歐陽雄必定有什麼事，因爲這個宇內雙魔與丐帮之間的事，她身爲外人是不便過問的。

是以她只試探地道：「歐陽雄，有什麼需要我們姊妹效力的地方……」

歐陽雄搖手道：「沒什麼大事，只是找一個人罷」。」

李若薇不便繼續追問下去，她側目對大力神魔道：「請兩位前輩念及晚輩與歐陽兄是世交之故，多多方便，以後見到『大宗師』，晚輩會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此事的……」

她是個極聰明的女子，雖然不清楚宇內雙魔所提的「大宗師」是什麼人，却從他們言談時的欽敬之態中看出來宇內雙魔所提及的「大宗師」必是極有地位之人，否則以宇內雙魔在武林中的聲望與奇詭莫測的武功，絕不會對那人如此崇敬。

果然大力神魔點了點頭道：「衝着李姑娘妳這麼說，老夫不會難爲他的。」

歐陽雄弄不清楚李若薇有什麼玄虛，他感激地對她道：「李姑娘，多謝了。」

李若薇道：「我們這次從崑崙下山，是要到武當去觀看比劍大會，你若是辦完了事，可到武當山去找我們。」

歐陽雄點了點頭道：「我辦完了這件事，一定去武當找你們。」

李鵬翔道：「大頭哥，你可要快點回來，我還要等着你帮我找人打架。」

「找人打架？」歐陽雄問道：「找誰打架？誰還敢欺負你不成？」

李若薇道：「別聽他瞎說，他一天到晚惹事生非煩得要死，我可眞後悔這次帶他來武當……」

李鵬翔哼了聲，道：「姊姊，妳不願陪我，我就找大哥去……」

李若薇輕叱道：「別胡鬧了，他有事去辦，豈能帶着你？」

李鵬翔道：「大頭哥，我先陪你去辦事，然後你再陪我去找人打架好嗎？」

大力神魔也笑起來道：「小兄弟，是誰欺負你了，你告訴老夫，老夫陪你去找他……」

龍驤躲在平安客棧門後，將他們的對話全都聽在耳裏，他心中對大力神魔所提及的「大宗師」也存下不少疑問，弄不清楚他們所說的是誰。

他心裏正在猶疑之際，已聽得紅孩兒李鵬翔把話題轉到自己身上，而那大力神魔居然要帮助他來找尋自己打架。

他的心一跳，不敢再聽下去，連忙轉身走進店裏陰暗處。

那個店伙計自龍驤一進門開始，便一直像看熱鬧似的看着這一切事情的發生。

龍驤在門後偷聽街上宇內雙魔等人說話的情形，他也看得清清楚楚。

由於龍驤的形像惡醜，行動詭異神秘，因而使得這個店伙計對他份外注意。

不過像這種在客棧裏做伙計的人，對於三流九教，形形色色的旅客是見得多了，自然也就學會了應付不同客人的手腕。

若非如此，恐怕他在剛才看到玉觀音李若薇的那雪白如玉的手掌切斷軟鞭時，便已嚇得躲到櫃台後面去了，那還有胆子站在店裏？

他此刻見到龍驤向門外窺探了半晌，又輕身退入店中，連忙弓着腰，堆着笑，湊上前去，道：「客官，你老還要不要住店？」

龍驤道：「要，當然要。」

他的目光一閃，自懷中摸出一把碎銀，塞在那個伙計手中，道：「你還記得早上住進店裏的那一男一女兩個客人嗎？」

那店伙計被龍驤這麼突然行動嚇了一跳，尤其是看到那一把塞在自己手中的碎銀，更加使得他頭暈目眩起來。

他結結巴巴地道：「有……有……他們兩個就住在敝店裏，老……老爺……你是要……」

「我是他們的朋友！」龍驤打斷了他的話聲，說道：「你替我找一個房間在他們的隔壁。」

那個店伙計點頭不迭地道：「是，是，小的這就去準備……」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碎銀，道：「老爺子，這……這些銀子可是要存在櫃上？」

龍驤笑着搖搖頭，道：「不，這都是給你的，你收下好了。」

「給……給我的？」那個店伙計如遇雷殛，被龍驤這麼一句話給震傻了，他望着手中的十幾顆碎銀，口吃地道：「老爺子，這……這裏有十幾兩銀子，你老別開玩笑了……」

龍驤臉一沉，道：「誰跟你開玩笑來了？」

那個店伙計雙手捧着碎銀，一聽龍驤這麼說，登時雙膝一軟，跪了下去，磕頭道：「老爺子，老神仙，小的劉二跟你叩頭了。」

龍驤看到劉二這個樣子，眞是哭笑不得，他爲了躲避宇內雙魔的追查，豈能跟這伙計耗着下去？

他一把提起劉二，沉聲道：「快把銀子藏起來，別讓你們掌櫃的看見了。」

他這句話比什麼都靈，那劉二連考慮都沒考慮，忙不迭地把碎銀一股腦的塞了自己的腰包。

定了定神，他的臉上浮起一個滿足的笑容，道：「老爺子，你有什麼事情需要小的替你去効勞的嗎？」

敢情他也曉得無功不受祿，龍驤給他那麼多的銀子，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

龍驤點了點頭道：「我有兩件事要交待你，第一，等會有人找我就說我已經走了，不許說我住在這兒。第二，替我找個房間緊貼早上那姓龍的客官隔壁的……」

劉二點頭道：「小的知道了！」他話聲頓了頓，又問道：「老爺子，你既然認得那位客官，他此刻在喝乍，又何不去跟他們……」

龍驤沉聲說道：「你不必多問了，走吧。」

「是！」劉二望了他一眼，隨即低下頭來，道：「老爺子，請這邊來。」

龍驤也不多言，隨着劉二往客店裏面行去。

走過一個小天井，劉二引着龍驤轉過一條短廊，來到一間房前。

他推開房門，道：「老爺子，這間好嗎？」

龍驤目光在室內掃了一眼，只見屋內除了一榻一几一桌，另外幾張木椅，沒有其他什麼陳設了，不過這裏收拾得倒也乾淨，窗明几淨，倒也不顯得多簡陋。

他點了點頭，又問道：「他們住在那裏？」

劉二伸手指了指右邊的一間，才低聲說道：「男的住這間，女的住在隔壁那一間……」

龍驤側首望了望，只見隔壁的大門緊閉，倒是紙窗沒關，用一根竹棍撐開了。

他略爲望了一眼，便走進房中，說道：「你去替我準備一盆熱水來，我要洗個臉。」

劉二問道：「老爺子，你可要用點酒菜？」

龍驤搖了搖頭道：「不必了。」

他等到劉二走了，輕輕的掩上大門，然後坐在床邊默默忖思了一會，將胡亂的思緒全都整理一次，決定了下一步該走的途徑。

忖思之間，門上響起碌碌之聲，他沉聲問道：「是誰？」

門外有人應聲道：「是小的，小的劉二給你送熱水來了。」

龍驤站了起來，道：「門沒門，你進來吧！」

劉二聞聲推開了大門走了進來，但見他肩上揹着一條白毛巾，左手提着一個銅壺，右手拿着一個面盆。

他把面盆擺好，在桌上倒了水，將毛巾搭在盆邊，然後低聲道：「老爺子，門外那幾個人全都走了。」

「走了？」龍驤問道：「你說是那幾個人？」

劉二道：「就是那一白一紅的姊弟倆，還有個大頭叫化，兩個老傢伙，他們全都走了。」

龍驤哦了一聲，忖道：「他們都走了，大概宇內雙魔急於找我，所以才沒讓歐陽雄陪紅孩兒來打架，此刻他們可能到破廟裏去找連絡的人，丐幫的傳訊，跟踪之技，一向名傳武林，我雖然已經改變了裝束，或許仍然在他們的監視範圍裏，這麼一來，他們很快便會找到這兒……」

他的思緒被劉二的話聲打斷：「老爺子，你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龍驤揮了揮手，道：「我要好好的睡一覺，你不要打擾我。」

劉二喏喏而退，走出去，還替他掩好了房門。

龍驤聽得他的脚步聲遠去，這才閂上了門，脫去外袍，取出黑湖人妖馮飛虹交給他的洗去易容的藥水，然後倒了出來塗在臉上。

就着盆裏的熱水，他很快地洗去了臉上的易容藥，回復了原先的容貌。

許多天以來，他的臉上都敷上一層易容藥，雖說並不覺得如何難過，但是倒因爲藥物的關係，使得臉上肌肉有種被貼緊的感覺，此刻一洗去藥物，回復本來的面目，使他覺得格外的舒服。

他摸了摸自己的臉龐，然後從外袍上撕下來一塊布來，將整個面龐幪住，只露出兩顆眼珠。

幪好了臉，他走到屋內的後窗，將閉上的窗子推開了，一個翻身，輕靈無比的躍將出去。

屋後的一條寬僅三呎的空地，有一座矮矮的圍牆將這家客棧與隣屋隔開着，龍驤唯恐躍上屋去會被隣近的居民所看見，而躭誤了大事，因爲他只悄悄的沿着空地向隔壁走去。

到了隔壁房間的窗外，他停下了身子，發覺窗子已被閉得嚴嚴的，屋中竟然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凑首窗邊，伸出舌頭在窗紙上舐了個小洞，然後凑眼從洞裏將望進去。

龍驤凑眼往室內一望，但見這間房子的佈置也跟自己所住的一樣，一張圓桌擺在屋子中央，大床則是靠牆擺着。

此時桌上堆滿了盤碗，顯然是室內的人剛用過飯，所以桌面有不少殘肴酒水。

龍驤剛看到這裏，還沒有發現那假龍驤在何處，驀地聽得室內傳來一陣嘿嘿笑聲。

他心中微驚，還以爲自己不够小心，以致被室內人發現行踪，循着笑聲望去，却見到那假龍驤站在床旁，正在卸除衣衫，自己的那柄玉龍寶劍剛好掛在帳旁。

那個假龍驤一面卸除衣衫，一面兩眼緊盯着床上，嘴裏不住發出得意的笑聲，看他的神態，好似喝下不少的酒，因此在卸除衣衫的時候，身體還在不停的搖晃着，彷彿站立不穩。

龍驤一時之間還摸不清那假龍驤到底在做什麼，他正在疑惑之際，已聽得室內的那個龍驤嘿嘿笑道：「我郝泉什麼時候修來的這等艷福，竟然連華山一枝花也採拮到手……」

龍驤心頭一震，幾乎失聲驚呼起來，他這才恍然大悟，心中暗忖道：「敢情這人是武林中久傳惡名的花蝴蝶郝泉，聽說這郝泉在五年前因爲採花之時，被華山白眉老尼遇上，以致被白眉老尼殺死，想不到他不但沒死，反而混進那個神秘帮派裏，並且武藝也大有增進，竟然被派來冒充我……」

他一想起郝泉的來歷，立即便明白郝泉此刻要做什麼事來了！

頓時，他心裏怒火中燒，眼中射出凌厲冷煞的光芒，一震震飛了窗子，飛身躍進室內。

郝泉已將外衣全都卸去，他眼望着床上躺着的何素月，眼中冒出了熾熱的慾火，那裏還會想到此刻有人會闖了進來？

一聽窗上傳來一聲大響，他愕然側首，但見關得好好的整面窗子都飛進屋裏，跌在地上，隨着眼前一花，一條人影自窗外躍了進來。

他還沒有看清楚那自窗外躍進的人影是誰，本能地躍到床前，伸手便向掛着的玉龍寶劍抓去。那知他的手指才一觸及劍柄，一枝冰冷寒煞的劍刃已貼在他的咽喉上。

他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氣，全身一陣顫慄，只得放下了觸及劍柄的右手。

喉上架着鋒利的劍刃，使得他連動一下的胆量都沒有，這時再熾烈的慾火，再濃郁的酒意，在那枝長劍的威脅之下，也

都消除殆盡。

他顫聲道：「尊駕……」

話聲一說出口，他藉着眼角的餘光，立即便已看清楚龍驤身上的裝束，頓時他大驚，說道：「南宮分舵主，你這是做什麼？」

敢情龍驤身上的衣衫，手中的金劍，全是取自紫髯金劍南宮北的，加之他面上又幪了一塊布，看不清面目，那郝泉才誤以爲這持劍要脅自己的是南宮北。

龍驤見郝泉誤認自己是南宮北，也沒有出聲否認，依然仍用劍脅貼緊郝泉的咽喉。

他側目向床上望去，只見那華山女俠何素月閉着雙眼，如同死了似的躺着，身上的衣衫幾乎全被剝去。

床上的被褥，已被攤開來，蓋住了她的腰部以下，露出了她胸前兜着的紅色肚兜，襯着雪白的肌膚，使人看了格外的動心。

龍驤的目光僅僅在她身上一瞥，立即忙不迭地掉轉頭去。

他暗裏罵道：「眞是該死的東西，做出這等事來，幸好我闖了進來，不然還得了……」

當然，郝泉此刻的身份面貌都與龍驤一般無二，何素月若是受了他的侮辱，自然會認得是龍驤所爲。

以後若是有什麼事故發生，龍驤就算傾長江的水也不能够洗乾淨自己身上所負的罪，到時候又有誰會相信他龍驤的話？

是以他想到這裏，不由得毛骨悚然，全身打了一個寒顫。

郝泉見到龍驤不作一聲，也不將手中的長劍自喉上拿去，他愕了一愕，却見到龍驤側目向躺在床上的何素月望去。

頓時他心中大悟，笑道：「哦，原來南宮北舵主也想來分一杯羹，這沒有關係，你我……」

龍驤聽他這麽說，怒罵道：「該死的東西！」

他手腕一動，那枝鋒利的金劍已將郝泉的喉部皮膚割破。

郝泉驚叫一聲，道：「南宮分舵主，你……」

龍驤冷哼一聲道：「任總巡查叫你來武當，就是爲了辦這件事嗎？你……」

郝泉聽他這麽一說，心中一定，又道：「南宮分舵主，原來你是誤會我郝泉忘了身有任務，才這麽樣的，嘿，你是誤會了。」

「我誤會了？」龍驤問道：「莫非任總巡查要你……」

郝泉道：「敢情分舵主你還不知道總巡查的命令，這就難怪了。」

他此刻已認定龍驤是南宮北，是以也不再畏懼，伸出左手推開架在咽喉的長劍，埋怨地道：「看，把我的喉嚨差點都割斷了……」

龍驤見他這樣，心知郝泉誤以爲自己是南宮北，他腦海中轉過許多意念，終於一收長劍，道：「總巡查有什麽命令？」

郝泉抹了抹喉上的血迹，道：「總巡查因爲那龍驤一直不見行踪，所以利用我化裝成他的樣子，想要誘他出來，不過因爲比劍期近，唯恐他不出來，所以預先留下了第二步路……」

「第二步路？」龍驤問道：「什麽第二步路？」

郝泉道：「南宮分舵主很少跟小弟接近，對小弟不大了解，但是任總巡查却很了解小弟，他知道小弟的武功不能够參加比劍大會，所以……」

他在說話之時，緩緩向着床邊行去，說到這裏，他突然疾伸右手，握住了掛在床邊的玉龍寶劍。

「嗆」地一聲輕響，長劍出鞘，一道白色的光燦閃處，郝泉舉劍在胸，胆子登時一壯，喝道：「你是誰？」

龍驤正在全神注意郝泉所說的任明傑所定下的第二步路徑，那裏會想到郝泉會突然來這麽一手？

他一見郝泉拔劍在手，心中却也毫無所懼，僅是笑了笑道：「我是誰，老夫南宮北，剛才把玉龍寶劍交給你，你還不記得？」

郝泉身爲一代採花大盜，由於他所犯的罪行，爲江湖黑白兩道所不容，是以他在行走江湖之時，一向以機警出名。

當然，龍驤方才突然躍進屋來，使他着實吃了一驚，可是他很快地便已看清龍驤並非是南宮北。

由於他受制於人，不得不低頭，所以他才用盡心機，轉移龍驤的注意力，等到拔劍在手，他的胆氣頓時壯了起來，這才出聲喝住對方。

龍驤的回答，如何能够使他相信，他冷笑一聲，道：「你還當我是初出江湖的小子？會相信你的話？」

龍驤冷笑一聲道：「郝泉，你的胆子眞大，公務在身，還敢做出這等事來，你不要腦袋了？」

郝泉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若是怕死，也不採花了……」

龍驤不屑地道：「生成是狗，就不能不吃屎，像你這種人除了懂這種事之外，還懂得什麽？」

郝泉冷笑道：「你不必多說，快揭下你的面巾來。」

龍驤冷笑道：「等到我的面巾揭下來，便是你畢命的時候了，我看還是不必多此一舉……」

郝泉緊了緊手裏的長劍，道：「我行走江湖有十五年之久，那樣的怪事沒有見過？豈會被你所嚇着？」

龍驤冷笑一聲道：「連南宮北都不是我的對手，何況是你？嘻，你自命比紫髯金劍強嗎？」

郝泉嘿嘿一陣冷笑道：「南宮北在武林中雖然頗有名氣，但是在本帮中却沒有什麽地位，他又算得了什麽……」他說到這裏，似乎想起了什麽，話聲一頓，問道：「你到底是誰，爲何對本帮曉得如此清楚？」

龍驤輕笑一聲道：「你不妨想想，你一定可以想得出我是誰的。」

郝泉的眼中漸漸露出原先的恐懼驚凜之色，凝注着龍驤好一會，口吃地道：「你……你是龍……」

龍驤沒等郝泉把話說完，右手飛快地一拉，把幪在面上的面巾扯開，敞笑道：「你猜得不錯，我正是龍驤。」

郝泉雖說已經隱約猜出，站在面前的這個幪面人，是幫中久尋不到的銀衫劍客龍驥。

但是他可不能完全肯定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因此當龍驥霍地扯下面巾，露出與他完全相同的面貌時，使他的心裏受到了大大的震駭。

這許多日以來，自他被易容成龍驥以來，他任何時刻都謹記着任明傑對他所說的話，任何時刻都要記住自己就是龍驥，要他儘可能地忘却原來的身份。

俗語有說：「狗永遠都是吃屎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無論如何都不會忘却他固有的習慣，本來的天性。

郝泉雖然一直記住了那一點，而儘量模仿着去做龍驥，但是當他獨自一人遇到了何素月時，他的本性就顯露出來了，若非是龍驥的突然出現，他必定已完成了他的獸慾的發洩……

由於龍驥驟然出現，使他的意識又回到了自以為是龍驥的感覺，這種感覺尤其在握住了龍驥的玉龍劍後更加地強烈，使得他去除了駭懼之心，忘却身為採花大盜花蝴蝶的舊有身份。

不過，却因為這種心理上的影響，使得他在龍驥一揭開面巾，露出本來面目之後，獲致更大的驚駭，他在心中所培養的自信之心，頓時完全崩潰無遺。

他一時之間，又回復到以往採花時被人發現後的感覺，手裏雖然握着長劍，却忘了抵抗，飛身移步，一把抓起丟在地上的衣服，便待跳窗逃走。

龍驥那裏會想到郝泉的心裏會起了如許多的變化？

他一見郝泉飛身要逃，沉喝一聲道：

「你還想跑到那裏去？」

話聲出口，身如飛矢，疾射而去，一把扣住了郝泉的肩胛。

郝泉的肩胛被扣，輕哼一聲，反手便是一劍向龍驥劃來。

他這一劍完全是本能的反抗，根本沒有一點章法，龍驥又怎會被這一劍所傷。

但聽龍驥冷笑一聲道：「你還想要反抗？」

話聲未落，他已奪下了郝泉手中的「玉龍劍」，反臂一摔，便將郝泉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郝泉的「肩井穴」被龍驥鐵爪扣住，使得他全身酸麻無力，根本就無從反抗，那裏還經得起龍驥這一摔？

但聽「叭達」一響，他發出一聲慘叫，背脊骨已被摔斷，身軀在地上扭曲了一會，便昏了過去。

龍驥手裏握着玉龍劍，看着劍上閃爍出如一泓秋水般的光影，感慨地自語道：「玉龍呀，玉龍，你總算又回到了我的身邊，今後我決不讓你再離開我了。」

他曲起右手食指，在劍刃上彈了一下，長劍發出一聲龍吟似的輕嘯，似乎在回答他一般。

憐愛的撫着玉龍寶劍，他想起當初父親將這枝峨嵋傳派之寶的長劍交給他所說的話來，他記得很清楚，那句話是這樣說的：「驥兒，這枝寶劍乃是採鋼中之精英，經過千錘百鍊，方始鑄造成的，從你曾祖父開始便一直為峨嵋的至寶，如今我將這枝劍傳給你，希望你能好好的保有它，讓它為你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多除去幾個為害江湖的敗類，需知劍亦有靈，你若是以它為惡，而不在修心蓄德上痛下苦功，它必將離你而去……」

這句話雖然很嚕嗦，但是由於當時他父親神色肅穆，切切吩咐，以致使得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刻回想起來，他彷彿覺得父親就在身邊，那慈祥中透着嚴肅的目光炯炯的凝注着他。

微微發了一愣，龍驥暫時將雜亂的思緒拋開，向着花蝴蝶郝泉走去。

俯下了身子，他拉起了郝泉的衣襟，想要問幾句話，却發現郝泉嘴角掛着一縷鮮血，兩眼圓睜，露出痛苦而煞厲之色，氣息已經全無。

他吃了一驚，急忙以左手手掌貼在郝泉的左胸，這才發覺郝泉竟已在自己一摔之下死去。

他苦笑了下，忖道：「這傢伙怎地如此不行？就這麼摔一下便已沒命……」

他沒想到自己方才出手太重，含怒之下用的力太大了點，再加上郝泉穴道受制，無法提起真力相抗，以致脊骨摔斷，內腑出血過多，躺在地上沒多久便已死去。

正在忖想之際，他只聽到屋外傳來一陣拍門之聲，接着便聽到店伙計劉二在門外道：「相公，相公……」

龍驥清清嗓子問了，說道：「什麼事？」

劉二結結巴巴地說道：「沒……沒有什麼，小的聽到一聲……一聲慘叫，好像從相公你的房裏傳出來的，所以跑來問一問……」

龍驥沉聲道：「你胡說什麼？那有什麼慘叫聲？」

「是，是！」站在門外的劉二道：「是小的在胡說。」

龍驥雖然隔着一道門，却彷彿可以看到劉二那惶惑的神情，他暗暗地覺得好笑，又聽得劉二在門外問道：「相公，有什麼事吩咐嗎？」

龍驥應道：「沒有了，你走吧。」

他說完了話，聽得劉二在喃喃自語道：「明明是聽到了有人在叫，怎麼又沒有了？真是奇怪！」

接着龍驥聽到了劉二那重濁的腳步之聲漸漸地遠去，他方始吁了口氣，站了起來。

隨着目光的閃動，他又看到了躺在床上，露出兩截雪白玉臂的何素月。

心頭微微一跳，他趕緊還劍歸鞘，將被褥拉起，蓋住了何素月豐腴而充滿着誘惑力的嬌軀。

何素月臉頰紅潤，櫻唇微啓，襯着蓬鬆散亂在枕的黑髮，的確是很引人遐思。

龍驥在俯身替她蓋被的時候，便聞到從她的唇際噴出的氣息，他的眉梢微微一皺，忖道：「她也真是的，怎麼喝了這樣多的酒？醉得連一點人事都不知道……」

他的心裏雖是在埋怨着她，可是隨埋怨而來的是一種深深的顫悚，因為他知道，何素月若非是極端的信賴他龍驥，又怎會毫無警惕的喝了這許多的酒？

默默的望着何素月的臉龐，忖思道：

「她若非心目中以為我不致傷害她，或者她甘願受到我對她所施的傷害，她便不會喝成這個模樣，可見她……」

想到這裏，他不敢繼續想下去了，他扭轉了頭，不再凝視何素月。

許久以前，他在江湖上行走之時，便曾遇見過何素月幾次，但是相聚的時日都未超過一天，使他也無從對她了解什麽。

可是這次爲了參加武當劍會，他們四人相遇在武昌，龍驥却發現何素月的臉上突然出現的關懷之情……

終於，在這客棧裏，他看清楚了她的心底對自己的愛念，那是毫無疑問的……

他輕輕的嘆息了一聲，自語道：「唉，妳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他知道目前自己已經深陷入一個絕大的陰謀之中，一身所繫，是整個武林的存亡大計，就是在平時，他也不能夠接受何素月的那份感情，何況在這個時候？

此刻，展現在他面前的，只是幾條綫索而已，他需要以全部精神，全部時間去尋求隱藏在霧中的眞像，怎能浪費時間在何素月身上？

好在那花蝴蝶郝泉並沒有以他龍驥的面目對何素月怎樣，否則他今後連做人都難了。

龍驥站在屋内胡思亂想的想了一會，還沒決定該如何做，已聽得門外傳來劉二的呼喚聲：「龍相公，有人來找您。」

龍驥哦了一聲，問道：「是誰？」

門外傳來一聲陌生的語聲，道：「龍兄，你開門便知道了！」

龍驥沒有應聲，目光一轉，將郝泉的屍體踢進床底下，道：「呵，我來了。」

龍驥一聽屋外那人的話聲異常陌生，竟是從來都沒有聽見過的，他微微一楞，忖道：「這人到底是誰？」

他一面忖思着，一面向着房門行去，一直到他啓開房門，他依然沒有想出來那在外稱呼自己的是誰。

門門一開，他見到站在門口的除了店伙計劉二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瘦長身軀，生就一張馬臉的中年人。

龍驥的目光凝落在那人的臉上，却發現自己從來都沒有見過那人。

他沉吟地道：「你是——」

那人也看出了龍驥的錯愕之態，他微微一笑，說道：「龍兄，我是任先生派來的，你不記得了，任先生……」

「哦——」龍驥略一思索，隨即恍然大悟，笑了笑道：「原來是任先生派來的，任先生好嗎？」

他的反應是何等的快，一聽得那人自稱是任先生派來的，立即便想起可能是金臂劍魔所派出來與郝泉連絡之人。

他暗忖道：「好在我警戒得早，把郝泉的屍體藏在床下面，否則他一闖進來豈不糟糕？」

那個中年人笑了笑，道：「任先生很好！」

他向着門內跨將進來，說道：「龍兄，我們進去談談。」

龍驥道：「是，是，請進來坐。」

那站在門口的劉二探首在屋門望了望，朝龍驥擠了擠眼睛，問道：「龍相公，可要把桌上的盤子收走？」

龍驥看到劉二那種輕浮的樣子，心知他已看到了躺在床上的何素月。

他臉色一沉，揮手道：「不用了，等會再收吧！」

說着，把門掩上了。一轉身過來時，他只見那個中年人臉上浮起詭秘的笑容，道：「老七，你眞是好艷福，又放倒了一個妞兒……」

龍驥聽他這樣稱呼自己，眞不知道該怎麽說才好，他對於這個中年人連見都沒見過，自然不曉得對方的姓名。

他若是冒然的開口說話，豈不把自己假冒郝泉之事給揭露出來了？

但在一剎那之間，腦海之中已轉過了千百個念頭，想來想去，也不知該如何開口才好。

因而他只得含糊其詞地說道：「那裏，那裏，對付這種小妞兒，還不是容易得很……」

那個中年哈哈笑道：「老七我眞是非常羡慕你……」

他兩眼死盯着床上昏睡不醒的何素月，嚥了口唾液，嘆了一聲道：「唉，我周天翼就從來沒有這麽好的福氣……」

龍驥聽他這麽一說，不禁微微皺眉，忖道：「怎麽又是來了個色鬼！」

不過他倒頗爲慶幸那個中年人自報姓名，使得他比較好說話。

他暗暗的唸了兩遍周天翼這三個字，忽地恍然大悟忖道：「周天翼，莫非他是崆峒棄徒，被稱爲陰司秀才又名崆峒色魔的周天翼？他又何時跟花蝴蝶郝泉結爲兄弟起來……」

他的目光一轉，隨即便想起來，金臂劍魔所統率的正是蠓面的金衣武士，因此也就恍然周天翼必是身列金衣武士之中，並且還是第三號……

他乾笑一聲，竭力模仿着郝泉的聲音，道：「三哥可要試一試……」

周天翼笑了一下，回頭說道：「看這妞兒的樣子，好像是原封貨，莫非是兄弟你……」

龍驥嘿嘿笑道：「三哥的眼力眞是不差，這小妞果然是個原封貨，小弟還沒嚐新，你便闖了進來……」

周天翼哈哈一笑道：「哈哈，眞是不好意思，打破了七弟你的好事，失罪，失罪……」

龍驥的眼中閃過一絲殺意，笑道：「三哥是否有意思……」

天翼搖頭道：「嘿，三哥我怎好割兄弟你的靴子呢？不行，不行……」

他強自使自己的目光從何素月的臉上轉移開去，投向龍驥身上，道：「何况現在是身有重……」

他突然話聲一頓，眼中露出狐疑之色，問道：「七弟，你怎麽換了衣物？」

龍驥方才只記得把郝泉的屍體搬回床下，倒忘了換去身上的衣服，此刻聞聲一驚，幾乎給問住了。

好在他素負急智，眼光一轉，立即笑道：「哦，這都怪三哥你來得不是時候，小弟的衣物已經脫去，一時之間只得抓起衣服隨便穿上……」

他這樣解釋倒也合理，周天翼哦了一聲，點了點頭，乾笑道：「原來你已經快

「要上馬了……」

他說着說着，目光又忍不住轉向躺在床上的何素月，頓時臉上浮起一絲奸笑，向着床邊走去。

龍驤臉色一變，問道：「三哥，你要做什麽？」

周天冀聞聲回頭道：「怎麽，老七，我揭開被子看一看都不行？」

龍驤看到他那個樣子，眞想就此翻臉，可是，他想由周天冀嘴裏問出任明傑究竟有什麽打算，這才暫時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他嘿嘿低笑了一聲，道：「誰說不行，小弟我是怕誤了事情，不曉得總巡查有什麽命令……」

周天冀脚下頓了一頓，道：「也沒什麽，他只是要我來告訴你，龍驤那小子的行踪至今尚未發現，總巡查他已上了武當，此外要你按照第二步行動……」

他說到這裏，龍驤忙不迭地問道：「就是這些？還有什麽吩咐？」

周天冀搖搖頭道：「沒有什麽了，總巡查說一切都已安排好，那小子若不出面最好，他只要一露面，嘿嘿……」

他看到龍驤凝神靜聽的模樣，突然心起疑竇，問道：「七弟，你怎麽啦？」

龍驤搖頭道：「沒有什麽呀！」

周天冀的眼中露出疑惑之色，凝望了龍驤一會，問道：「我記得跟你準備衣衫的時候，並沒有這件衣服在內，你……」

龍驤笑道：「哦，原來是這件衣服，那是小弟在鎭上買的，叫店伙計去買回來的……」

周天冀皺了皺眉，說道：「我記得南宮分舵主也是有這麽一件衣服的，你又怎的……」

龍驤笑道：「這種料子的衣衫到處都是，又怎會……」

周天冀目光一轉，指着地上道：「老七，這地上的痕跡又是怎麽回事？」

龍驤向前行了兩步，低頭道：「什麽痕跡？讓我看看……」

他向前行出兩步，霍地拔出了長劍，「咻」地一聲，劍風激盪，隨着如電的劍光閃耀，劍尖已指向周天冀的胸前。

周天冀雖然心有疑竇，却沒料到龍驤竟會突然拔出長劍，等他一發覺情勢不對，連忙挪身閃過，那道劍光已有如影隨形，緊迫不放，一直將他逼到牆角。

周天冀臉色大變，道：「老七，你變了。」

龍驤冷笑一聲道：「誰是你的老七，你瞎了眼，看清楚點我是誰。」

周天冀驚呼道：「你是龍……」

龍驤冷笑道：「你想不到吧？」

周天冀面如死灰，道：「龍驤，虧你還是峨嵋弟子，怎麽如此卑鄙，用暗算的手段對我？」

龍驤冷笑道：「對付像你這種人還用客氣，你們沒想到是如何對付？」

周天冀趁他說話之時，突然右手一拍牆壁，欲待側身從窗外飛躍出去。

陰司秀才周天冀被龍驤以長劍逼住，退向窗旁的牆壁靠住，他心知自己落入龍驤之手，生命危厄，是以趁着對方說話之時冒險一試。

但見他右手一掌向着牆後拍去，身軀一側，向着敞開的窗外躍去。

龍驤一劍在手，若論本身武功，已較陰司秀才周天冀高上一籌，更何況他已控制了整個的優勢，豈能讓對方自劍下逃走出去？」

他冷笑一聲道：「你還想逃？」

龍驤劍刃一漾，自劍尖洒出一片如水劍光，頓時便將周天冀胸前劃破了三道傷痕。

可是周天冀逃命要緊，那還顧到身上的傷，他咬着牙忍着痛，一抖手之間，抛出兩柄柳葉薄刀射向龍驤而去，雙脚一蹬窗格，向外躍去。

龍驤由於還有話要詢問周天冀，是以出劍的角度與力量都用得恰到好處，沒有取他的性命，只想使他受點傷。

他那知周天冀如此狠毒，身上負傷依然不退，還出手以飛刀向自己射來。

龍驤冷哼一聲，說道：「你眞是不知死！」

話聲之中，他手腕一抖，劍芒急絞，錚錚數聲，便將對方射來的柳葉薄刀，絞得粉碎。

趁着長劍遞出的架式，他以劍脊一拍窗格，整個身軀，穿了出去，如脫弦的急矢，緊緊追在周天冀的身後，轉眼便已追及。

周天冀的身軀剛穿出窗口，飛躍在屋後的矮牆上，還沒越牆而過，便已被龍驤追到。

他一咬牙，說道：「龍驤，我跟你拚了。」

身軀在空中一扭，他反手拍出一掌。

這一掌是他拚命之擧，力道雄渾，掌風陰寒，正是崆峒的陰毒手掌功。

龍驤怎會被周天冀一掌鎭住？他一抖劍刃，發出一股凌厲的劍風，頓時便將那股掌勁擊散。

周天冀當然也明白自己這一掌不會對龍驤有什麽影響，他在反手發掌之際，左手已向着背後插着的長劍伸去，預備拔出長劍應敵。

那知龍驤的劍式快速，竟然不等他將長劍拔出，便已突破那股掌風而來。

耀眼的劍芒一閃，龍驤這急削而出的一劍，已將周天冀的整條大臂削斷。

周天冀痛得渾身一抖，嘴裏發出一聲慘叫。

他的叫聲才一出口，便被龍驤的劍尖閉住了「啞穴」，慘叫之聲戛然而止，他的身軀急墜而落。

龍驤左手一操，將周天冀的身軀抱住，脚尖在矮牆上一點，翻身掠回屋中。

龍驤一返回屋中，馬上便封住了周天冀斷臂處的血脈，不使血液繼續流出，然後解了對方的「啞穴」，改點他的「軟麻穴」。

周天冀痛得死去活來，滿頭汗珠一顆顆如同豆大般的湧現了出來，他一見龍驤站在他的面前，啞聲道：「龍驤，你殺了我吧！」

龍驤冷笑一聲道：「憑你以前的所作所爲，就算殺了也不爲過，但是……」

他的話聲一頓，道：「你若將這次貴幫爲何要插手比劍大會的目的說出來，我

或許能饒你一死！」

周天冀咬着牙道：「你休想！」

龍驤冷笑道：「在下對付江湖敗類，是不管什麽手段都使得出的，等會你可別怪我辣手……」

周天冀怪笑一聲道：「龍驤，你殺了我，你也逃不了本帮的追殺，嘿嘿，此刻你峨嵋山怕不巳化爲灰燼了。」

龍驤怒道：「什麽？你說什麽？」

他心中一急，下手不由稍重了點，一把扣住周天冀的肩膀，使得對方慘叫一聲，全身都不住顫抖。

周天冀的臉色一片慘白，兩眼望上，翻動不巳，眼見就將昏死過去。

龍驤看到他痛苦之極的神情，曉得自己是出手稍爲重了點，他吁了口氣，放鬆了手，沉聲問道：「你老老實實的把剛才說的話說清楚，免得皮肉上受苦……」

周天冀躺在在地上，不住的喘氣，他的眼光怨毒地死盯着龍驤，眞恨不得把龍驤片片撕裂。

可是，他心中很明白，自格此刻巳經落入對方的掌握中，逃生的機會是太渺茫了。

此刻，他的心中悔恨不巳，責怪方才一進室內，便將全部精神集中在何素月的身上，以致連龍驤所露出的那麽多的破綻都沒發現。

身上的陣陣劇痛，使他對自己的責怨更多，他咬了咬牙，恨恨地說道：「大爺今天眞是陰溝裏翻船，着了你的道兒，旣然落在你的手裏，你要殺便殺，何必再多言。」

龍驤冷冷笑道：「我還不想在這時候取你的性命，你放心好了……」話聲頓了一頓，又問道：「你剛才說什麽峨嵋山巳經……」

周天冀沒等他說完話，發出一陣怪笑打斷了他的話聲，龍驤，本帮要對付峨嵋派，還不是像巨山壓卵一樣，此刻恐怕整個峨嵋早巳化爲一片平地，你就算曉得了，又有什麽辦法。」

龍驤默默的凝目注視着周天冀，好一會兒，他胸中熾烈燃燒的情緒方始冷却下來。

周天冀沒想到自己的話竟然對龍驤不起絲毫作用，他愣了一愣，問道：「龍驤，你對於你的父母妻子的死活，竟然一點都不關心？」

龍驤淡然一笑道：「我雖然沒見過你們的帮主，但是我却可以想到他旣然以統一武林爲志願，想要雄霸天下，領袖羣傑，必定不是一個等閑之人……」

周天冀坐了起來昂然道：「你說的一點都不錯，我們帮主雄才大略，武功蓋世，一統武林只是早晚的事而巳。」

龍驤的臉上帶着微笑，道：「他旣是這麽一個人，所作所爲當然不會跟這樣的江湖敗類一樣，凡事總得三思而後行，非至計劃完整，籌備成功才一舉而動……」

他的話聲微微一頓，繼續道：「到現在爲止，你們帮中的一切行動還只是在暗中行事，也就是說你們帮派中的名字尚不被江湖所悉，他又怎會突然將箭頭指向峨嵋，招惹起江湖各派的注目。」

周天冀沒有想到龍驤會說出這番話來，他愣然地望着站在面前的這個年青人，不曉得對方是什麽意思。

龍驤拉過一張椅子，緩緩坐了下來，道：「依我的看法，這次劍會的劍主之席，貴帮一統武林有很大的關係，也可以說能够奪取到『劍主』之席，貴帮才有把握開始展開行動，因此這次劍會對於貴帮的成敗是一大關鍵……」

周天冀雖然投身在天心帮中數年之久，却也從未聽過龍驤所說的這一番話，他一時之間，倒忘了身上的傷痛，睜大了眼睛，盯住了龍驤。

龍驤說完了話，自己想了想，也覺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却又想到了整個問題的中心：「武當劍會只是五大劍派之間所約定的，目的只是在於互相觀摩各派劍法的精華，也等於是一種激勵各派弟子的手段，爲何又跟天心帮牽連在一起，那劍主一席又有什麽重要性？」

他正在忖思之際，只聽得周天冀冷笑一聲道：「龍驤，你講了那麽多的話，全都是放屁，嘿嘿，我們帮主才略武功擬比天人，又豈是你所能猜出來的？」

龍驤淡然一笑道：「總有一天我會跟你們帮主面對面的遇到，那個時候我可要好好的和他較量一番了……」

周天冀狂笑道：「姓龍的，你發什麽狂言？我們帮主若是要除去你，你還能活到今天？」

龍驤冷笑一聲道：「在下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並且還佔着優勢……」他腦海之中掠過一個意念，笑道：「你想想，我只要以眞正的面目出現，貴帮還一直以爲我是郝泉，以後自然會找人與我聯絡，到那時來一個捉一個，總有一天會讓我打進天心帮的核心……」

「呸！」周天冀罵道：「姓龍的，你以爲別人也都像我一樣的笨，會上了你的當不成？」

龍驤嘿嘿一笑道：「周天冀，你到現在才曉得你笨？可惜巳經晚了……」

周天冀氣吁吁地道：「姓龍的，你別以爲你聰明，你要那人妖替你傳信峨嵋，她早巳被我們截住，我們依計就計，派了帮中弟子……」

他說到這裏，似是覺察自己說漏了嘴，話聲戛然而停，不再說下去。

龍驤眞沒想到黑湖人妖馮飛虹竟會被天心帮給截住了，他一把揪住了周天冀的衣領，問道：「你說什麽？馮飛虹巳被你們截住？那……」

周天冀幸災樂禍地說道：「你就算殺了我，也不可能從我的嘴裏套出一句說話來……」

龍驤狠聲道：「周天冀，你這一輩子害的人也不少了，我就算對你用些不人道的手段也不爲過，你乖乖的囘我的話便罷，不然別怪我下毒手了。」

周天冀怪笑一聲，道：「老子連死都不怕，你還能對我怎樣……」

龍驤沒等他說完話，霍地揮起右掌，「啪啪」兩聲，打摑周天冀兩個耳光。

周天冀的穴道被閉住，連一絲反抗的能力也沒有，這兩掌打得他滿嘴的牙齒都掉落了一半，頓時兩邊臉頰腫起老高。

（未完・九）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